

鍾伯敬批評

忠義水滸傳

古本小說集成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鍾伯敬批評  
忠義水滸傳

二

〔明〕

施耐庵  
羅貫中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劍伯敬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二十一

竟陵鍾 惟伯敬父 批評

第二十五回

王婆計撥西門慶 淫婦藥鴆武大郎

詩曰

可恨狂夫戀野花，因貪淫色受波查。  
亡身喪已皆因此，破業傾資總爲他。  
半晌風流有何益，一般滋味不須誇。  
他時禍起蕭牆內，血污遊魂更可嗟。

話說當下鄆哥被王婆打了這幾下心中沒出氣處提了雪梨籃兒  
二徑透來街上直來尋武大郎轉了兩條街只見武大挑着炊餅擔  
兒正從那條街上來鄆哥見了立住了脚看着武大道這幾時不見  
你怎麼吃得肥了武大歇下擔兒道我正是這般模樣有甚麼吃得

把處。郇哥道：我前日要雜些麥稈，地裏沒處，人都避，屋裡有武大道：我屋裡又不養鴿，那裏有這麥稈？郇哥道：你說沒麥稈，你怎地打得肥，那地使個例，捉起你來，也不妨，你在鍋裡也沒氣。武大道：令為糊，搥倒罵得我好，我的老婆又不偷漢，我如何是鴨？郇哥道：你老婆不偷漢，子只偷手漢。武大扯住郇哥道：還我主來。郇哥道：我笑你只會扯我，却不咬下地，畜邊的來。武大道：好兄弟，你對我說是兀誰，我把這箇炊餅送你。郇哥道：炊餅不濟事，你只做箇小主人，請我吃三杯，我便說與你。武大道：你會吃酒，跟我來。武大挑了擔兒，引着郇哥到一箇小酒店裡，歇了擔兒，拿了幾箇炊餅，買了些肉，討了一旋酒，請郇哥吃。那小廝又道：酒便不要添了，肉再切幾塊來。武大道：好兄弟，你且說與我，則箇郇哥道：且不要慌，等我一餐吃了，却說與你，你却不要氣苦。我自替你打捉。武大看那猴子吃了酒。

肉道你如今却說與我，卽這樣說得，知把手來摸我，吻了虎臉。武  
大道却怎地來，有這腔嘴。卽可道我對你說，我今日將這 儘雪來  
去尋西門大郎，掛一小勾子，一地里沒尋處，街上有人說道他在王  
婆茶房裡，和武大娘子勾搭上了，每日只在那里行走，我指望去撻  
三五十錢使回耐，那王婆老猶狗，不放我去房裡尋他，大栗暴打我  
出來，我特地來尋你，我方纔把兩句話來激你，我不激你時，你湏不  
來問我。武大道：「真箇有這等事？」卽哥道：「又來了，我道你是這般的鳥  
人，那廝兩箇落得快活，只等你出來，便在王婆房裡做一處，你兀是  
問道真箇也是假武大聽罷，道：「兄弟，我實不瞞你說，那婆娘每日去  
王婆家裡做衣裳，歸來時，便臉紅，我自也有此疑忌，這訪正是了。我  
如今查了擔兒，便去捉姦，如何？」卽哥道：「你老大一箇人，原來沒些見  
識，那王婆老狗，什麼利害怕人，你如何出得他手？」他湏三人也有箇



人百般的欺負他。近日常也自知無禮，只得窩盤他些。窩當晚武大挑了擔兒歸家，也只和每日一般，並不說起那婦人。道：「大哥買盞酒吃。」武大道：「却纔和一般經紀人買三碗吃了。」那婦人安排晚飯，與武大吃了。當夜無話。次日飯後，武大只做三兩扇炊餅，安在擔兒上。這婦人一心只想着西門慶，那里來理會武大做多做少。當日武大挑了擔兒自出去做買賣，這婦人巴不得勾他出去了，便趕過玉樓房裡來，尋西門慶。且說武大挑着擔兒，出到紫石街巷口，迎見鄆哥，提着籃兒，在那里張望。武大道：「如何？」鄆哥道：「早些箇你且去賣一遭。回來他七八分來了，你只在左近處伺候。」武大雲飛也去賣了一遭，回來鄆哥道：「你只看我籃兒搬出來，你便搬入去。」武大自把擔兒寄了，不在話下。

虎有傷分鳥有媒

暗中牽陪恣施為

鄆哥拈計西門慶

他



却說那哥提着籃兒走入茶坊裡來，罵道：「老猪狗，你昨日做甚麼，便打我那婆子，舊性不改，便挑起身來，嚼道：『你這小糊搥老娘，與你無干。你做甚麼又來罵我？』那哥遵便罵你這馬泊六做牽頭的老狗，直甚麼死那婆子大怒，揪住那哥便打。那哥叫一聲：『你打我，把籃兒丟出當街。』那婆子却待揪他，被這小猴子叫聲你打時，就把王婆腰裡帶個住，看着婆子小肚上，只一頭撞將去，些些了，跌倒，却得壁子碍住不倒。那猴子死頂住在壁上，只見武大裸起衣裳，大踏步直搶入茶坊裡來。那婆子見了，是武大來，急待要關，當時却被這小猴子死命頂住。那里有放婆子，只叫得武大來也。那婆娘正在房裡做手脚，不迭先逃來頂住。門這西門慶便鑽入牀底下躲去。武大搶到房門邊，用手推那房門，特那里撞得開口裡，只叫得做得好事。那

婦人頂着門，慌作一團口裡，便說道：「開常時只如鳥嘴賣肉，教人  
奉棒急上場時，便沒些用，見箇紙虎也嚇一交。那婦人這幾句話，  
明教西門慶來打武大，奪路了走。西門慶在牀底下聽了婦人這  
句言語，提醒他這箇念頭，便鑽出來，說道：「娘子不是我，沒本事一時  
而沒這智慧，便來拔開門，叫聲不要來。武大却待要揪他，被西門慶  
早飛起右脚，武大矮短，正踢中心窩裡，撲地望後便倒了。西門慶見  
踢倒了武大，打鬧裡一直走了。那婦人不是話頭，撇了王婆，撇開街  
坊鄰舍，都知道西門慶了得，誰敢來多管。王婆當時就地下扶起武  
大來，見他口裏吐血，面皮臘查也似黃了，便叫那婦人出來，盥碗水  
來，救得甦醒，兩箇上上竹簪着，便從後門扶歸樓上去，安排他牀上  
睡。了當夜無話。次日西門慶打聽得沒事，依前自來和這婦人做一  
處，只指望武大自死。武大加五日不能勾起，更兼要湯不見，要水

不見每日叫那婦人不應。又見他濃粧艷抹了出去。歸來時便面顏  
紅色。武大幾遍氣得發昏。又沒人來承着。武大叫老婆來分付道。你  
做的勾當。我親手來捉着你姦。你倒把撥姦夫。踢了我心。至今求生  
不生。求死不死。你們却自去快活。我死自不妨。我你們爭不得了。我  
的兄弟武二。你湏得知他性格。倘或早晚歸來。他肯干休。你若肯可  
憐我。早早扶侍我好了。他歸來時。我都不提。你若不肯。覷我時。待他  
歸來。却和你們說話。這婦人聽了這話。也不回言。却趲起來。一五一  
十都對王婆和西門慶說了。那西門慶聽了這話。却似棍在水窖子  
裡。說道。苦也。我湏知景陽岡上打虎的武都頭。他是清河縣第一箇  
好漢。我如今却和你養戀日久。清淨意合。却不恁地理會。如今這等  
說時。正是怎地好。却是苦也。王婆冷笑道。我倒不曾見你養戀。這  
的我是越船的我。倒不慌你倒慌了手脚。西門慶道。我養戀你。

好詩  
天

子漢到這般去。長做夫妻短做夫妻。西門慶道：乾娘，你且說如何是長  
做夫妻？短做夫妻？王婆道：若是短做夫妻，你們只說今日便分散等  
武大將息好了，起來與他陪了話。武二歸來，都沒言語待他，再差使  
出去，却再來相約。這是短做夫妻，你們若要長做夫妻，每日同一處  
不擔驚受怕，我却有一條妙計，只是難教你。西門慶道：乾娘，周全了  
我們則箇只要長做夫妻。王婆道：這條計用着件東西，別人家裡都  
沒。天生天化大官人家裡，却有西門慶道：便是。要我的眼睛，也剜來  
與你，却是甚麼東西？王婆道：如今這搗子病得重，惹他狼狽裡便好  
下手。大官人家裡取些砒霜來，却教大娘子自己去贖一帖心疼的藥  
來，把這砒霜下在裡面，把這矮子結果了。一把火燒得乾乾淨淨的，  
沒了踪跡，便是武二回來待取怎地？自古道：殺叔不通問，初殺從親。

賤婦如何得睡地裡來。這半年一載便好了。每給夫藥。滿日大官人娶了家去。這箇不是長遠夫妻。陪老同歡。此計如何。西門慶道。乾娘。此計神妙。自古道。欲求生快活。須下死工夫。罷罷罷。一不做。二不休。王婆道。可知好里。這是斬草除根。萌芽不發。若是斬草不除根。春來萌芽再發。官人便去取些砒霜來。我自教娘子下手。事了時。却要重重的謝我。西門慶道。這箇自然。不消你說。何詩爲証。  
雲情雨意兩纏綿。戀色迷花不肯休。畢竟難逃天地眼。武

松暹砍三人頭

且說西門慶去不多時。包了一包砒霜來。把與王婆收了。這婆子却看着那婦人道。大娘子。我教你下藥的法度。如今武大不對你說。道。教你有活他。你便把些小意見。貼戀他。他若問你討藥吃時。便把這砒霜調在心痛藥裡。待他一覺身動。你便把藥灌將下去。却便走了。

起身他若母藥轉時必然腸胃迸斷大叫一聲你却把被只一蓋  
不要入聽得預先燒下一鍋湯煮着一條抹布他若毒藥發時必然  
七竅內流血口唇上有牙齒咬的痕跡他若放了命便搗起被來却  
將煮的抹布一揩都沒了血跡便入在棺封裡扛出去燒了有甚麼  
鳥事那婦人道姪却是姪只是奴手軟了臨時安葬不得屍首王婆  
道這個容易你只敲壁子我自過來撩撥你西門慶道你們用心整  
理明日五更來討回報西門慶說罷自去了王婆把這砒霜用手捻  
爲細末把與那婦人拿去藏了那婦人却是將歸來到樓上看武大  
時一絲沒兩氣看待死那婦人坐在牀邊假哭武大道你做甚麼  
來哭那婦人拭着眼淚說道我的一時問不是了乞那廝苟騙了誰  
想却踢了你這脚我問得一處好藥我要去贖來醫你又怕你疑忌  
了不敢去取武大道你救得我活無事了一筆都勾並不記懷武二

家裏亦不提起快去贖藥來救我則箇那婦人拿了些銅錢逕來王  
婆家裡坐地却教王婆去贖了藥來把到樓上教武大看了說道這  
貼心疼藥大醫叫你半夜裡吃吃倒頭便睡把一兩牀被發些汗  
明日便起得來武大道却是好也生受大嫂今夜醒睡些箇半夜裡  
調來我吃那婦人道你自放心睡我自伏侍你看看天色黑了那婦  
人在房裡點上碗燈下面先燒了一大鍋湯拿了一片抹布煮在湯  
裡聽那更鼓時却好正打三更那婦人先把毒藥傾在盞子裡却舀  
一碗白湯把到樓上叫聲大哥藥在那里武大道在我蓆子底下枕  
頭邊你快調來與我吃那婦人揭起蓆子將那藥抖在盞子裡把那  
藥貼安了將白湯兌在盞內把頭上銀牌兒只一攪調得勻了左手  
扶起武大右手把藥便灌武大呷了一口說道大嫂這藥好難吃那  
婦人道只要他醫治得病管甚麼難吃武大再呷第二口時被這婆

如就勢只一灌，一盞藥都灌下喉嚨去了。那婦人便反剗武大慌忙，跌下牀來。武大咬了一聲，說道：「大嫂，吃下這藥去，肚裏倒疼起來，苦呀，苦呀，倒當不得了。」這婦人便去脚後扯過兩牀被來，匹臉只顧蓋。武大叫道：「我也氣悶。」那婦人道：「太醫分付，教我與你發些汗，便好得。」武大再要說時，這婦人怕他掙扎，便跳上牀來，騎在武大身上，把手緊緊地按住被角，那里肯放些鬆，止似。

油煎肺腑，火燎肝腸，心窩裡如雪，亦相侵滿腹中，似剛刀亂攪，痛剛剛煙生七竅，直挺挺鮮血模糊，渾身冰冷，口內涎流，牙關緊咬。三鬼枉赴死城中，喉管估斃，七鬼投筆鄉臺上，地獄新添食毒鬼。陽間沒了捉姦人。

那武大當時咬了兩聲，喘息了一回，腸胃道斷，嗚呼哀哉，身體動不得了。那婦人揭起被來，見了武大咬牙切齒，七竅流血，怕將起來，只



得跌下林來，敲那雙子，王婆聽得走過後門頭咳嗽，那婦人便下樓來，開了後門，王婆問道：「也未那婦人道了便了了，只是我手脚款了，安排不得，玉婆道：『甚麼難處？我替你便了。』那婆子便把衣袖捲起，昏了一桶湯，把抹布攪在裏面，搨上樓來，捲過了破，先把武大嘴邊唇上都抹了，却把七竅淤血痕跡拭淨，便把衣裳蓋在屍上，兩箇從樓上一步一答，打將下來，就樓下將扇舊門停了，與他梳了頭，戴上巾幘，穿了衣裳，取雙鞋與他穿了，將片白絹蓋了臉，揀牀乾淨，被蓋在死屍身上，却上樓來收拾得乾淨了，王婆自轉將歸去了，那婆娘却號號地假哭起，養家人來看官聽說，原來但凡世上婦人哭有三樣：哭有淚有聲，謂之哭；有淚無聲，謂之泣；無淚有聲，謂之號。當下那婦人乾號了半夜，次早五更天色未曉，西門慶趁來，討信王婆說了備細，西門慶取銀子，把頭王婆教買棺材津送，就呼那婦人

讓這婆娘過來和西門慶說道我的武大今日已死我只靠着你做主西門慶道這箇何湏得你說費心王婆道只有一件事最要緊地方上團頭何九叔他是箇精細的人只怕他看出破綻不肯湊西門慶道這箇不妨我自分付他便了他不敢違我的言語王婆道大官人便速去分付他不可遲誤西門慶去了到天大明王婆買了棺材又買些香燭紙錢之類歸來與那婦人做羹飯點起一對隨身燈隣舍坊廡都來吊問那婦人虛掩着粉臉假哭衆街坊問道大郎因甚病患便死了那婆娘答道因患心疼病症一日日越重了看看不能勾好不幸昨夜三更死了又哽哽咽咽假哭起來衆隣舍明知道此人死得不明不敢抵問他只有人情勸道死自死了活得自安過娘子省煩惱那婦人只得假意見謝了衆人各自散了王婆取了棺材去請團頭何九叔但是入殮用的都買了并家裡一應物件也都買

了就叫了兩箇和尚。晚些伴靈多樣時。何九叔先撥幾箇火家來。整頓且說何九叔到已牌時分。慢慢地走出來。到紫石街巷口。迎見西門慶。叫道。九叔何往。何九叔答道。小人只去前面。這賣炊餅的武大郎屍首。西門慶道。借一步說話。則箇何九叔跟着西門慶。來到轉解頭一箇小酒店裡。坐下在閣兒內。西門慶道。何九叔請上坐。何九叔道。小人是何等之人。對官人一處坐地。西門慶道。九叔何故見外。且請坐。三人坐定。叫取瓶好酒來。小二一面鋪下菜蔬。菓品。按酒之類。即便篩酒。何九叔心中疑忌。想道。這人從來不曾和我吃酒。今日這杯酒。必有蹊蹺。兩箇吃了一箇時辰。只見西門慶去袖裡摸出一錠十兩銀子。放在桌上。說道。九叔休嫌輕微。明日別有酬謝。何九叔又手道。小人無半點用功效力之處。如何敢受。大官人見賜銀兩。若是大官人便有使令。小人處也不敢受。西門慶道。九叔休要見外。

話說過了却說何九叔道太商念但說不妨小人依聽西門慶道別無其事少刻他家也有些辛苦費銀只是如今驗武大的屍首凡百事週全一牀錦被遮蓋則箇別不多言何九叔道是這些小事自甚利害如何敢受銀兩西門慶道九叔不受時便是推却那何九叔自來懼怕西門慶是箇不徒把持官府的人只得受了兩箇又吃了幾杯西門慶呼酒保來記了帳明日來舖裡支錢兩箇下樓一同出了店門西門慶道九叔此心不可洩漏改日別有報效分付罷一而去了何九叔心中疑忌肚裏尋思道這件事却又作怪我自去驗武大郎屍首他却怎地與我許多銀子這件事必定有蹊蹊來到武大門前只見那幾箇火家在門首伺候何九叔問道這武大是甚病死了火家答道他家說害心疼痛死了何九叔揭起簾子入來王婆接着道久等阿叔多時了何九叔應道便是有些小事絆住了腳來遲了二



鍾伯敬先生批評忠義公詩傳卷之六

見後編 惺伯敬文 此評

### 第二十六回

耶哥大鬧接官廳 武松開殺西門慶

詩曰

奈透風流二字禪，好因緣是惡因緣。  
癡心做處人人愛，冷眼觀時個個嫌。  
野草開花林采折，貞姿動質自安然。  
山妻稚子家常飯，不害相思不損錢。

話說當時何九叔跌倒在地，下衆火家扶住王婆，便道：「這是中了惡，快將冰來，噴了兩口，刺九叔漸漸地動轉，有此麪醒。」王婆道：「且扶九叔回家去，却理會兩個火家，使扇板門。」一邊，何九叔到家裡，大小接着，就在床上睡。老婆哭道：「笑欣欣出去，却怎地這般歸來？」

曾不知申惡坐在床邊啼哭。他見家裏得大家都不在面前，踢那老  
婆道：你不要煩惱。我自沒事，却纔去武大家入殮，到得他巷口，迎見  
縣前開藥舖的西門慶，請我去吃了一席酒，把十兩銀子與我，說道  
所殮的屍首，多半遮蓋則個。我到武大家，見他的老婆是個不良的  
人模樣，我心裡有八九分疑忌。到那里，抬起下扶柩看時，見武大而  
皮紫黑七竅內津津出血，唇口上微露齒痕，定是中毒身亡。我本待  
聲張起來，却怕他没人做主，惡了西門慶，却不是去撩蜂剔蠅。待要  
胡盧提入了棺殮了。武大有個兄弟，便是前日景陽岡上打虎的武  
都頭，他是個莽人不轉眼的男子，倘或早晚歸來，此事必然要發老  
婆，便道我也聽得前日有人說道，後巷住的喬老兒子，那喬去紫石  
街武大捉姦，鬧了茶坊，正是這件事了。你却慢慢的訪問他，如今  
這事行甚難處，只使大家自去殮了，免問他幾時出喪。若是停喪，正

此係  
大  
人  
之  
言

家待武松歸來出殯。這個便及甚麼真麻線。若他便出去埋葬了，也不妨。若是他便要出去燒他時，必有蹊蹺。你到臨時只做去送喪。張人眼錯拿了兩塊骨頭，和這十兩銀子收着，便是個老人証見他。若回來不問時，便能却不留了。西門慶而皮做一碗飯，却不好。何九叔道：家有賢妻，見得極明。隨即叫火家分付我中了惡，去不得。你們便自去殮了，就問他幾時出喪。快來回報你得的錢帛，你們分了。都要停當，與我錢帛，不可要火家聽了。自來武大家入殮，停喪安靈已罷。回報何九叔道：他家大娘子說道：只三日便出殯去城外燒化。火家各自分錢散了。何九叔對老婆道：你說這話正是了。我至期只去偷骨殖便了。且說王婆一力撮掇那婆娘當夜伴靈。第二日請四僧念些經文。第三日早聚火家，自來扛擡棺材。也有幾家鄰舍街坊相送。那婦人帶上孝，一路上假哭。養家人來到城外化人場上，便教舉



死燒化只見何九叔手裡提着一箇紙錢來到場裡王婆和那婦人接見道九叔且喜得貴體沒事。何九叔道小人前日買了人婦一箇籠子厚炊餅不曾還得錢特地把這箇紙來燒與大郎王婆道九叔如此志誠何九叔把紙錢燒了。差攝燒化棺材王婆和那婦人謝道難得何九叔撮回家一發怕謝何九叔道小人到處只是出錢娘子。和乾娘自穩便齊堂裡去相待柴隣舍街坊小人自替你照顧使轉了這婦人和那婆子把火挾去掠兩塊骨頭負去側邊拿去煮骨湯肉只一浸看那骨頭酥黑。何九叔收藏了也來齊堂裡和閃了一回。骨不過了殺火收拾骨筋放在池子裡衆隣舍回家各自分散。那何九叔將骨頭歸到家中把幅紙都寫了年月日期送喪的人名字和這銀子一處包了做個布包兒盛着放在房裡。再說那婦人歸到家中去擗子前面設箇靈牌。寫亡夫武大郎之位靈床子前

一盞琉璃燈裡面貼些經旛，紫雲金銀錠，采繒之屬，每日却自和  
西門慶在樓上任意取樂，却不比先前在王婆房裡，只是偷鷄盜狗  
之歡，如今家中又没人碍眼，任意停眠整宿，自此西門慶整三五夜  
不歸去，家中大小亦各不喜歡，原來這女色坑陷得人，有成時必須  
有敗，有首鷓鴣天，單道這女色，正是

色胆如天不自由，情深意密兩綢繆，只思當日同歡慶，豈想蕭牆  
有禍憂，貪快樂，恣優游，英雄壯士報冤仇，請看褒姒幽王事，血染  
龍泉是畫頭。

且說西門慶和那婆娘，終朝取樂，任意歌飲，交得熟了，却不顧外人  
知道，這條街上遠近人家，無有一人不知此事，却都懼怕西門慶那  
厮是個刁徒，滾皮誰肯來多管，常言道：樂極生悲，否極泰來，光陰迅  
速，前後又早四十餘日，却說武松自從領了知縣言語，監送車仗到

武松親度處授下書來書交割了箱籠街上開行了幾日討了恩書  
願云村人取路回陽穀縣來前後往回人好將及兩個月去時新春  
天氣回來三月初頭於路上只覺得神思不安身心恍惚趕回要見  
哥哥且先去縣裡交納了回書知縣見了大喜看罷回書已知金銀  
寶物交得明白賞了武松二錠大銀酒食管待不必用說武松回到  
下處房裡換了衣服鞋襪戴個折頭巾領了房門一逕投紫石  
街來兩邊兼隣舍看見武松都下路吃一驚大家捏兩把汗膽暗地  
說道這番蕭牆禍起了這個太歲歸來怎肯下休必然弄出事來且  
說武松到門前擡起簾子探身入來見了虛床子罵着亡夫武大郎  
之位七個字呆了半晌變眼道莫不是我眼花了叫聲嫂也武二歸  
來那西門慶正和那婆娘在樓上取樂聽得武松叫一聲驚得屁滾  
尿流一直避後門從王婆家走了那婦人應道叔叔少坐奴便來

原來這婆娘自從棄死了武大那里肯帶孝每日只是濃粧豔抹和  
西門慶做一處取樂聽得武松叫聲武二歸來了慌忙去面盆裡洗  
落了胭脂拔去了首飾釵環蓬鬆挽了個髻兒脫去了紅裙綉襖旋  
穿上孝裙孝衫便從樓上哽哽咽咽假哭下來武松道嫂嫂且住休  
哭我哥哥幾時死了得甚麼症候吃誰的藥那婦人一頭哭一面說  
道你哥哥自從你轉背一二十日猛可的害急心疼起來病了八九  
日求神問卜甚麼藥不吃過醫治不得死了撇得我好苦隔壁王婆  
聽得生怕決撒只得走過來幫他支吾武松又道我的哥哥從來不  
曾有這般病如何心疼便死了王婆道都頭却怎地這般說天有不  
測風雲人有暫時禍福誰保得長沒事那婦人道虧殺了這個乾娘  
我又是一個沒腳蟹不是這個乾娘隣舍家誰肯來幫我武松道如冷  
埋在那里婦人道我又獨自一個那里去尋墳地沒奈何留了三日

把出去燒化了。武松道：「哥哥死得無日了。」婦人道：「再翻回便是。」  
武松沈吟了半晌，便出門去。運投縣裡來，開了鎖，去房裡換了一身  
素淨衣服，便叫土兵打了一條麻線繫在身邊，藏了一把尖長柄短  
骨厚刃薄的解腕刀，取了些銀兩帶在身邊，叫了個土兵，上了房  
門，去縣前買了些米麵椒料等物，香燭宣紙，就晚到家敲門。那婦人  
開了門，武松叫土兵去安攤，便像武松就靈床子前，點起燈燭，鋪設  
酒肴，到兩個更次，按排得端正。武松撲胸身便拜，道：「哥哥七陰魂不迷，  
你在世時軟弱，今日死後，不見分明。你暗是箇屈銜冤，被人害了，托  
夢與我兄弟，替你做主。我執把酒澆奠了，燒化冥用紙錢。」武松放聲  
大哭，哭得那一街樓會，無不恸。那婦人也坐在裡面假哭。武松哭罷，  
將羹飯酒肴和土兵吃了，討兩條席子，叫土兵中門傍邊睡。武松把  
一條席子就靈床子前睡。那婦人自上樓去，下了樓門自睡。約莫將近

三更時候武松細來後去睡不着看那土兵賊物動的却似死人一  
般挺着武松扒將起來看了那靈床子前瑠璃燈半明半滅側耳聽  
那更鼓時正打三更三點武松歎了一口氣坐在席子上自言自語  
口裡說道我哥哥生時懦弱死了却有甚分明說猶未了只見靈床  
子下捲起一陣冷氣來那冷氣如何但見

無形無影非霧非烟盤旋似怪風侵骨冷寒烈如熬氣透肌寒昏  
昏暗暗靈前燈火失光明慘慘幽幽壁上紙錢飛散亂隱隱遮截  
食毒鬼紛紛飄動引魂幡

那陣冷氣逼得武松毛髮皆豎定睛看時只見個人從靈床底下鑽  
將出來叫聲兄弟我死得好苦武松看不仔細却待向前來再問時  
只見冷氣散了不見了人武松一交顛翻在席子上坐地尋思是夢  
非夢回頭看那上兵時正睡着武松想道哥哥這一死必然不明却

總正要報我知。這又被我的神氣衝散了。他的魂魄直在心裡不題。等天明却文理會天色漸明了。士兵起來燒湯。武松洗嗽了。那婦人也下樓來看。着武松道。叔叔夜來煩惱。武松道。嫂嫂我哥哥端的甚麼病死了。那婦人道。叔叔却怎地恁了。夜來已對叔叔說了。官心疼病死了。武松道。却照誰的藥吃。那婦人道。見有藥貼在這里。武松道。却是誰買棺材。那婦人道。火及隔壁王乾娘去買。武松道。誰來扛抬出去。那婦人道。是本處團頭何九叔。盡是他維持出去。武松道。原來恁地。且去縣裡畫卯。却來便起身。帶了士兵。走到紫石街巷口。問士兵道。你認得團頭何九叔麼。士兵道。都頭恁地忘了。前項他也曾來與都頭作慶。他家只在獅子街巷內住。武松道。你引我去。士兵引武松到何九叔門前。武松道。你自先去。士兵去了。武松却揭起簾子。叫聲。何九叔在家麼。這何九叔却總起來聽得是武松來尋。嚇得手忙。

不  
由  
得

武  
二  
如  
微  
風  
第

脚亂頭巾也戴不迭急急取了銀子并骨殖藏在身邊便出來迎接道都頭幾時回來武松道昨日方回到這里有句話開說則個請那尊步同往何九叔道小人便去都頭且請拜茶武松道不必免賜兩個一同出到巷口酒店裡坐下叫量酒人打兩角酒來何九叔起身道小人不會與都頭接風何故反謔武松道且坐何九叔心裡已猜八九分量酒人一面篩酒武松便不開口且只顧吃酒何九叔見他不做聲倒捏兩把汗却把些話來撩他武松也不開言並不把話來提起酒已數盃只見武松揚起衣裳地掣出把尖刀來插在卓子上量酒的都驚得呆了那里肯近前看何九叔面色青黃不敢抹氣武松將起雙袖握着尖刀對何九叔道小子籠疎還曉得寬各有頭債各有主你休驚怕只要實說對我一一說知武大死的緣故便不干恁你我若傷了你不是好漢倘若半句兒差錯我這口刀立定



教你身上添三四百個透明的窟窿。閉言不道你只直說我尋屍的屍首是怎地模樣。武松道罷，手按住腮際，兩隻眼睜得圓，彪地看何九叔去袖中取出個袋兒，放在卓子上，道：「都頭，怒這個袋兒便是一個大証見。」武松用手打開看，那袋兒裡嘩嘩兩塊酥黑骨頭，一錠十兩銀子。便問道：「怎地見得是？」老大証見何九叔道：「小人並然不知前因後地。」忽于正月二十二日在家只見開茶坊的王婆來呼喚小人，說武大郎屍首，至日行到紫石街巷口，迎見縣前開生藥舖的西門慶，大郎攔住，邀小人同去酒店裡吃了一瓶酒，西門慶取出這十兩銀子付與小人，分付道：「所殮的屍首，凡百事遮蓋小人，從來得知道那人，是個刁徒，不容小人不接，吃了酒食，收了這銀子，小人去到大郎家裡，揭起千秋擔，只見七竅內有瘀血，唇口上有齒痕，係是生前中毒的屍首。」小人本待聲張起來，只是又沒苦主。

他的娘子已自道是害心疼病死了因此小人不取聲言自喫破  
尖只做中了惡扶歸家來了只是火家自去殮尸屍首不曾接受一  
文第三日聽得扛出去燒化小人買了一團紙丟山頭假做人情使  
轉了王婆并令嫂陪拾了這兩塊骨頭包在家裡這骨殖酥黑係是  
壽藥身死的証見這張紙上寫着年月日時并送喪人的姓名便是  
小人口詞了都頭詳察武松道姦夫還是何人何九叔道却不知是  
誰小人聞聽得說來有個賣梨兒的鄆哥那小廝曾和六郎去茶坊  
裡捉姦這條街上誰人不知都頭要知條細可問鄆哥武松道是既  
然有這個人時一同去走一遭武松收了刀入鞘藏了筭還酒錢便  
同何九叔望鄆哥家裡來却好走到他門前只見那小篋子挽着個  
柳籠拷拷在手裡糴米歸來何九叔叫道鄆哥你認得這位都頭麼  
鄆哥道解大虫來時我便認得了你兩個尋我做甚麼鄆哥那小廝

也賺了八分。便說道：「只是一件我的老爹六十歲沒人養贖，我却相伴你們吃官司，要武松道好兄弟，便去身邊取五兩銀子來，道：『哥，你把我與老爹做盤纏，跟我來說話。』」  
那哥自心裡想道：「這五兩銀子如何不盤纏得三五箇月，便陪侍他吃官司，也不妨。將銀子和米把與老兒便跟了二人出巷口，一箇飯店樓上來，武松叫過賣造三分飯來，對那哥道：「兄弟，你雖年紀幼小，倒有養家孝順之心，却纔與你這些銀子，且做盤纏，我有用着你處，事務了畢時，我再與你十四五兩銀子做本錢，你可倚細說與我，你怎地和我哥哥去茶坊裏捉姦。」  
那哥道：「我說與你，你却不要氣苦，我從今年正月十三日，捉得一籃兒雪梨，我去尋西門慶大郎，掛一勾子，一地里沒尋他處，問人時，說道他在紫石街王婆茶坊裡，和賣炊餅的武大老婆做一處，如今湖上了，他每日只在那里，我聽得了這話，一逕進去尋他，討耐王婆

老猪狗攔住不放我入房裡去。我把話來侵他底。那猪狗便打我一頓栗暴。直又我出來。將我梨兒都傾在街上。我氣苦了去尋你。大郎說與他脩細。他便要去捉姦。我道你不濟事。西門慶那廝手脚了得。你若捉他不着。反吃他告了。倒不好。我明日和你約在巷口取齊。你便少做些炊餅出來。我若張見西門慶入茶坊裡去時。我先入去。你便窩了担兒等着。只看我丟出籃兒來。你便搶入來捉姦。那日又提了一籃梨兒。逕去茶坊裡。被我罵那老猪狗。那婆子便來打我。吃我先把籃兒撒出街上。一頭頂住那老狗在壁上。武大郎却搶入去。時婆子要去翻截。卽被我頂住了。只叫聲武大來也。原來倒吃他兩個頂住了門。大郎只在房門外聲張。却不提防西門慶。那廝開了房門。透出來把大郎一脚踢倒了。我見那婦人隨後便出來。扶大郎不動。我慌忙也自走了。過得五七日。說大郎死了。我却不知。

地死了。武松聽道你這話是實了，你却不要說謊。那哥道：「我到官廳，我也只是這般說。」武松道：「說得是，兄弟便討傾家產了，還了飯錢，送個人下樓來，何九叔道：『小人告退。』武松道：『且隨我來，正要你們與我証一証，把兩個一直帶到縣廳上。』知縣見了，問道：『都頭告甚麼？武松道：』皆說：『小人親見武大被西門慶與嫂通姦，下毒藥，謀殺性命。這兩個便是証見。』要相公做主。則個知縣死問了何九叔，并那哥口詞。當日與縣吏商議，原來縣吏都是與西門慶有首尾的，官人自不必得說。因此官吏通同計較，道這件事難以理問。知縣道：『武松你也是個本縣都頭，不省得法度。自古道：『拔姦見嬰，捉賊見贓。』殺人見傷，你那哥哥的屍首又沒了，你又不曾捉得他姦，如今只憑這兩個言語，便問他殺人公事，莫非忒偏向麼？』你不可造次，須要口已尋思，當行即行。武松懷裡去取出兩塊酥黑骨頭，一張紙告道：『告相公，這個須不』

是小人捏合出來的。知縣看了道：你且起來，待我從常商議。可待時便與你拿問。何九叔雖尚都被武松留在房裡，當日西門慶得知，却使心腹人來縣裡許官送銀兩。次日早晨，武松在廳上坐堂，備過知縣拿人，誰想這官人貪圖財賄，回出骨殖，拿銀子來說道：武松你休聽外人挑撥，你和西門慶做對頭，這件事不明白，難以對理。聖人云：經目之事，猶恐未真；背後之言，豈能全信。不可一時造次。獄吏便道：都頭但凡人命之事，須要屍傷物踪五件事，方可推問得。武松道：既然相公不准所告，且叫文理會收了銀子，和骨殖再付與何九叔收了。下廳來到自己房內，叫土兵安排飯食，與何九叔同鄉哥嫂，留在房裡相陪。一等我去便來也。又自帶了三兩個土兵，離了縣衙，將了硯瓦筆墨，就買了三五張紙，藏在身邊，就叫兩個土兵，買了個猪首、一隻鵝、一隻鷄、一担酒，和些果品之類，安排在家裡。約英也。

日牌時候帶了個土兵來到家中那婦人已知特牀不准放更心  
怕他大着胆看他怎的武松叫道嫂嫂下來有句話說那婆娘慢  
地行下樓來問道有甚麼話說武松道明日是亡兒斷七你前  
了衆隣舍街坊我今日特地來把盃酒替嫂嫂相謝衆隣那婦人太  
刺刺地說道謝他個怎地武松道禮不可缺喚土兵先去靈床子前  
明晃晃地點起兩枝蠟燭燒起一爐香別下一陌紙錢把祭物去靈  
前擺了堆盤滿裏鋪下酒食果品之類叫一個土兵後面盪酒兩個  
土兵門前安排卓凳又有兩個前後把門武松自分付定了便叫嫂  
嫂來待客我去請來先請隔壁王婆那婆子道不消生受教都頭作  
謝武松道多多相擾了乾娘自有個道理先備一盃菜酒休得推故  
那婆子取了招兒收拾了門戶從後頭走過來武松道嫂也坐坐位  
乾娘對席婆子已知道西門慶回話了放心着吃酒兩個都心裏道

地武松又請這過下隣那銀鋪的姓二郎姚文卿。其人忙些不勞都頭生受武松拖住便道：「一番滾酒又不長久便回。」家那姚二郎只得相順到來，便教去王婆看卜坐了，又去對門兩家一家是開紙馬鋪的趙四郎，趙伸銘四郎道：「小人買賣做不得不及陪奉。」武松道：「如何使得無高，都在那里？」不山他不來，被武松扯到家裡。道：「老人家命文一般，便請在嫂嫂看卜坐了，又請對門那賣冷酒店的胡正卿，那人原是吏員出身，便曉道有些魘魘，那里官家被武松不啻他拖了過來，却請去趙四郎看卜坐了。武松道：「王婆你隔壁是誰？」王婆道：「他家是賣餅舖兒的張公，却好正在屋裏，見武松入來吃了。」驚道：「都頭沒甚話說。」武松道：「家間多接了街坊相請吃盃淡酒，那老兒道：『呀！老子不曾有些禮數到都頭家，如何請老子吃酒？』武松道：『不是微禮，便請到家。』老兒吃武松拖了過來，請進。」



燒二郎有下坐地說話的爲何先坐的不走了原奉都有土兵前後  
把着門都似監禁的一條且說武松請到四家隣舍并王婆和嫂嫂  
共是六人武松接條凳子却坐在橫頭便叫土兵把前後門關了那  
後面上土兵自來篩酒武松唱個大喏說道衆高隣休怪小人荒肉胡  
亂請些個衆隣人道小人們都不會與都頭洗沈接風如今倒來友  
擾武松笑道不是敬禮要高隣休得笑話則個土兵只顧篩酒衆人  
懷着鬼胎止不知怎地看看酒至三盃那胡正卿便要起身說道小  
人忙些個武松叫道去不得既來到此便忙也坐一坐那胡正卿心  
頭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暗暗地尋思道既是好意請我們吃  
酒如何却這般相待不許人動身只得坐了武松道再把酒來篩上  
兵斟到第四盃酒前後共吃了七盃酒過衆人却似吃了呂太后一  
子個筵宴只見武松叫叫土兵且收拾過了盃盤小間再吃武松抹

高隣在這里中間高隣那位會寫字。燒二郎便道：「此位胡正卿極高，行好武松便唱個喏。」道：「相煩則個。」便捲起袂袖去衣袋底下。地只一掣，掣出那口尖刀來。右手四指籠着刀靶，大厚拍按住掩心，兩隻圓彪彪瞪眼睜起道：「諸位高隣在此，小人冤各有頭，債各有主。只要來位做個證見，只見武松左手拿住嫂嫂，右手指定王婆四家隣舍，驚得目瞪口呆，別知所措。都面面相覷，不敢做聲。」武松道：「高隣休怪，不必吃驚。」武松雖是蔬虜漢子，便死也不怕。還者得有冤報冤，有仇報仇，並不傷犯衆位。只煩高隣做個証見，若有一位先走的，武松翻過臉來，休怪殺他。先吃我五七刀了去。」武松便借他命也不妨。衆道：「却吃不得做丁。」武松看王婆喝道：「那老猪狗聽着我的骨，出這個性命都在你的身上，慢慢地却問你回過臉來，看着婦人。」

道你那淫婦聽着你的哥哥性命怎地謀害了。從實招了。我甚  
恨你。那婦人道：「叔，你好沒道理。你哥自害心疾病死了，干我甚  
事。」說猶未了，武松把刀脫查了，插在卓子上，用左手揪住那婦人頭  
髻，右手匹胸捉住把卓子一脚踢倒了，隔卓子把這婦人輕二地提  
將過來，一交放翻在靈床上，上兩腳踏住右手，拔起刀來，指定王婆  
道：「老猪狗，你從實說那婆子只要脫身，脫不得，只得道：『消都頭發  
怒，老身自說便了。』」武松叫上兵取過紙墨筆硯，排在卓子上，把刀指  
着胡正卿道：「相煩你與我聽一句，寫一句。」胡正卿脫膽二抖着道：「小  
人便寫。」討了些硯水磨起墨來，胡正卿拿起筆拂開紙道：「王婆你實  
說那婆子道又不干我事，與我無干。」武松道：「老猪狗，我都知了。你賴  
那個去？」你不說時，我先刪了這箇淫婦，後殺你這老狗，提起刀來，望  
那婦人臉上一便，解兩解那婦人慌忙叫道：「叔叔，且饒我，你放我起來。」

此道  
武松  
通武  
通武  
通武

我便說了。武松一挺提起那婆娘跪在靈床子前。武松喝一聲淫婦。快說那婦人驚得魂魄都沒了。只得從實招說。將那時放簾子因打着西門慶起。并做衣裳入馬通姦。一一地說次。後來怎生踢了武大。因何說討下藥。王婆怎地教唆撥置。從頭至尾說了一遍。武松再叫他說。却叫胡正卿寫了。王婆道。咬虫你先招了。我如何賴得過。只苦了老身。王婆也只得招認了。把這婆子口詞也。叫胡正卿寫了。從頭至尾都說在上面。叫他兩個都點指畫了字。就叫四家隣舍書了名。也畫了字。叫土兵解胳膊來。背剪綁了。這老狗捲了口詞。藏在懷裡。叫土兵取碗酒來。供養在靈床子前。拖過這婦人來。跪在靈前。喝那婆子也跪在靈前。武松道。肯靈魂不遠。兄弟武二。由你報仇。雪恨。叫土兵把紙錢。帶着那婦人。見頭勢不好。却待要叫。被武松揪倒。來兩隻腳踏住他。兩隻胳膊。扭開胸脯。衣裳說時。趕那時。快把尖刀。

去胸前只一剗口裡銜着刀。隻手去幹開胸脯，取出心肝五臟，供養在靈前。肱查一刀，便割下那婦人頭來，血流滿地。回家隣舍吃了一驚，都掩了臉，見他兇了，又不敢動，只得隨順他。武松叫土兵去樓上取下一床被來，把婦人頭包了，揣了刀，插在鞘裡，洗了手，唱箇喏，說道：「道有勞高隣，甚是休愁，且請衆位樓上少坐，待武二便來。」四家隣舍都面面相看，不敢不依他，只得都上樓去坐了。武松分付上兵也教押那婆子上樓去，关了樓門，着兩個土兵在樓下看守。武松包了婦人那顆頭，一直遶西門慶生藥舖前來，看着主管唱個喏。大官人宅上在廳主管道：「却終出去。」武松道：「借一步閒說。」一句話，那主管也有些認得武松，不敢不出來。武松一引引到側首僻淨巷內，武松勸過廳來，道：「你要死，却是要活？」王管饒道：「都頭在上，小人又不曾傷犯了，都頭武松道：『你要死，休說西門慶去向，你若要活，實對我說西門慶』」

在那里坐定，纔却和一個相識，去獅子橋下大酒樓上吃酒。武松聽了，轉身便走。那主管驚得半晌，搖腳不動，自去了。且說武松逕到獅子橋下酒樓前，便問酒保道：「西門慶大郎和甚人吃酒？」酒保道：「和一個一般的財主，在樓上邊街閣兒裡吃酒。」武松一直撞到樓上去，箭子兩張時，窗眼裡見西門慶坐着主位對面一個坐着客席，兩個唱的扮頭，坐在兩邊。武松把那被包打開一抖，那顆人頭血淋淋的滾出來，武松左手提了人頭，右手拔出尖刀，挑開簾子，鑽將入來。把那婦人頭望西門慶臉上，擗將來。西門慶認得是武松，吃了一驚，再聲呀呀，便跳起在凳子上去。一隻脚跨上窗檻，要尋走路。見下面是街，跳不下去，心裡正慌，說時遲，那時快，武松却用手略按一按，托地已跳在桌子上，把些着兒樣兒都踢上來。兩個唱的行院驚得走不動，那個廚子有人權了脚手，也倒倒了。西門慶見來得兇，便把手

那脚正踢中武松右手。那口刀踢將起來，直落下街心裡去了。西門慶見踢去了刀，心裡便不怕他右手虛照一照，左手一拳照着武松心窩裡打來。那被武松略躲過，就勢裡從脇下鑽入來。左手帶住頭，連肩膊只一搥，右手早掉往西門慶左脚叫聲下去。那西門慶一者寬規纏定，二者天堯難容。三來志當武松勇力，只見頭在下。那口刀倒掉落在街心裡去了。跌得箇發昏，章第十一街上兩邊人都吃了一驚。武松伸手去兜子邊，提了淫婦的頭，也鑽出窓子外。翻身望下只一跳，在當街上先指了那口刀在手裡，看這西門慶已自跌得半死，直挺挺在地。只把眼來動武松，按住只一刀割下。西門慶的頭來，把兩顆頭相結做一處，提在手裡，把着那口刀，一直連那紫石街來，叫小童開了門，將兩顆人頭供養在靈前，把那碗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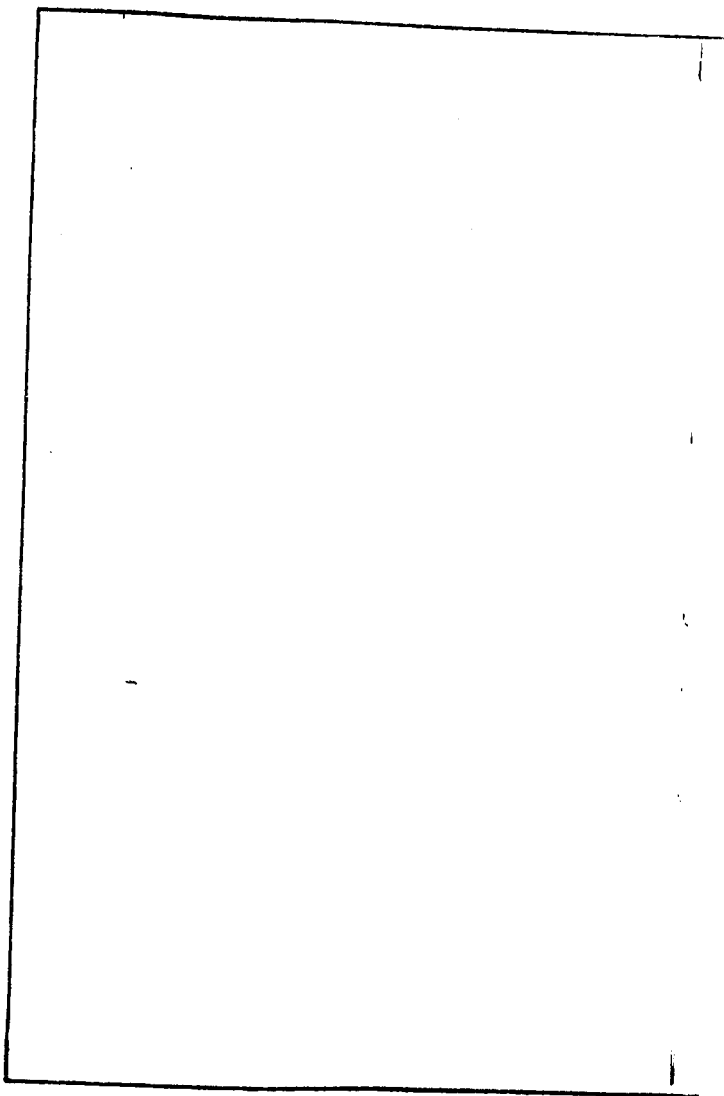
婦仇。漢子。就這。請。哥。漢。不。遲。早。生。天。界。見。弟。與。你。報。仇。殺。了。好。大。  
和。淫。婦。今。日。就。行。燒。化。便。叫。土。兵。樓。上。請。兩。隣。下。來。把。那。婆。子。押。在。  
前。面。武。松。拿。着。刀。提。了。兩。顆。人。頭。再。對。四。家。隣。會。道。我。還。有。一。句。話。  
對。你。們。四。位。高。隣。說。則。個。那。四。家。隣。會。又。手。拱。立。盡。道。都。頭。但。說。我。  
衆。人。一。聽。尊。命。武。松。說。出。這。幾。句。話。來。有。分。教。名。標。千。古。聲。播。萬。年。  
直。教。英。雄。相。聚。蒲。山。寨。好。漢。同。心。赴。水。涯。正。是。古。今。壯。士。談。英。勇。猛。  
烈。強。人。仗。義。忠。非。竟。武。松。對。四。家。隣。會。說。出。甚。言。語。來。且。聽。下。回。分。  
辨。

總評

武。松。郎。殺。此。奸。大。淫。婦。英。雄。子。眼。菩。薩。心。腸。一。段。從。容。詳。審。允。令。

人。千。古。莫。及。





鍾伯敬先生批訂德義水滸傳卷之二十七

竟陵鍾 惺伯敬父 批評

第二十七回

母夜叉孟州道賣人肉 武都頭十字坡遇張青

詩曰

平生作善天加福，若是剛強受禍殃。  
舌爲柔和終不損，齒因堅硬必遭傷。  
杏苑秋到多零落，松柏冬深愈翠蒼。  
善惡到頭終有報，高飛遠走也難藏。

話說當下武松對四家隣舍道：小人因與哥哥報仇，雪恨犯罪，正當其理，雖死而不怨，却纔甚是驚嚇了高隣。小人此一去，存亡未保，死活不知，我哥哥靈床子，就今燒化了，家中但有些三應物件，望煩四位高隣與小人變賣些錢來，作隨衙用度之資，聽候使用。今去縣裡

曾告休瘦骨小人罪重只替小人從實証一証隨即取靈牌和紙錢  
燒化了橫上有兩個箱籠取下來打開看了付與四隣收貯變賣却  
押那婆子提了兩顆人頭運投縣裡來此時鬧動了一個陽谷縣街  
上的人不記其數知縣聽得人來報了知縣駭然隨即陞廳武松  
押那王婆在廳前跪下行兇刀子和兩顆人頭放在階下武松跪在  
左邊婆子跪在中間四家隣舍跪在右邊武松懷中取出胡正卿寫  
的口詞從頭至尾告說一遍知縣叫那令史先問了王婆口詞一頓  
供說四家隣舍指証明白又喚過何九叔鄆哥都取了明白供狀喚  
當該作作行人委使一員把這一千人押到紫石街檢驗了婦人身  
屍獅子橋下酒樓前檢驗了西門慶身屍明白填寫屍單格目回到  
縣裡呈堂立案知縣叫取長枷且把武松同這婆子枷了收在監內  
一千平人特監在門房裏且說縣官念武松是個義氣烈漢又想他

可恨。武松。學沒了。公人。都。如此。

天理。人心。

上京去了這一遭，一心要周全他，又尋思他的好處，便喚該吏商議。道：「念武松那厮是個有義的漢子，把這人們招狀從新做過，改作武松因祭獻亡兄武大，有嫂不容祭祀，因而相爭，婦人將靈床推倒，救亡兄神主與嫂鬥毆，一時殺死。次後西門慶因與木姐通姦，前來強護，因而鬥毆，互相不伏，扭打至獅子橋邊，以致鬥殺身死。寫了招解送文書，把一千人審問，相同讀款狀與武松聽了，寫一道申解公文，將這一千人犯解木管東平府申請發落。這陽谷縣雖然是個小縣分，到有仗義的人，有那上戶之家，都資助武松銀兩，也有送酒食錢米與武松的。武松到下處，將行李寄頓，土兵收了，將了十二三兩銀子與了郵哥的老爹。武松管下的土兵大半相送酒肉，不送當下縣吏領了公文，抱着文卷，并何九叔的銀子骨殖，招詞刀仗，帶了一千人犯上路。管東平府來，衆人到得府前，看的人圍動了衙門口，且

說府尹陳文昭聽得報來，隨即陞廳那官人，但見

平生正直，稟性賢明。幼年向雪案攻書，長成登金鑿對策，常懷忠孝之心。每行仁慈之念，戶口增錢糧辦，黎民稱德滿街衢。詞訟減盜賊休，父老諧歌喧市井。琴轅截險名標青史，播千年勒石。講碑崖振黃堂，傳萬古慷慨文章。欺李杜賢良，方政勝龔黃。

且說東平府府尹陳文昭，已知這件事了，便叫押過這一千人犯，就當廳先把陽谷縣申文看了，又把各人供狀招款看過，將這一千人一一審錄一遍，把贓物并行兇刀仗封了，發與庫子收領上庫。將成松的長枷換了一面輕罪枷，枷了下在牢裡，把這婆子換一面重囚枷釘了，禁在提事都監死囚牢裡。收了喚過縣吏領了回文，發落何九叔、鄆哥四家隣舍。這六人且帶回縣去，寧家聽候。本主西門慶妻子留在本府羈管聽候，等朝廷明降，方始結斷。那何九叔、鄆哥四家

合將東顧了。自則本縣去了。武松下在牢裡。自有幾個土兵送飯。西門慶妻子。獨自在里正人家。且說陳府。共哀憐武松。是個有義的。烈漢。如常差人看覷他。因此節級。牢子都不要他一文錢。倒把酒食。與他吃。陳府尹。把這招葉卷宗。都改得輕了。申去省院。詳審議罪。却使個心腹人。賞了一封緊要密書。星夜投京師來。替他幹辦。那刑部官。多有和陳文昭好的。把這件事。直稟過了省院官。議下罪。犯。據王發。生情造意。毀誘通姦。立上謀故。武大性命。唆使本姑下藥。毒死親夫。又冷本婦奸。逐武松。不容祭祀。親兄。以致殺傷人命。唆令男女。故失人倫。撮合凌遲處死。據武松。係某兄之仇。聞殺西門慶姦夫。人命。雖明。自首。難以釋免。脊杖四十。刺配三千里外。姦夫淫婦。雖該重罪。已死。勿論其餘。二十人犯。釋放寧家。文書到日。即便施行。東平府尹。陳文昭。看了來文。隨即行移。拘到何九叔。鄆哥。并四家隣舍。和

伏心公  
衆只是  
衆人  
不  
信

慶妻小一千人等，都到廳前聽斷。牢中取出武松，讀了朝廷明降，開了長枷，春杌四十五。上下公人都看覷他，止有五七下着肉，取一面七斤半鉄葉團頭護身枷釘了，臉上免不得刺了兩行金印，迭配孟州牢城。其餘一千衆人，俱各發落，各放寧家。大牢裡取出王婆，當廳聽命，讀了朝廷明降，寫了緣由牌，畫了伏狀，便把這婆子推上木甕，四道長釘三條，綁索東平府。尹判了一個剛字，擁出長街，兩聲破鼓響，一林碎鑼，鳴犯由前引混棍，後催兩把尖刀，舉一朶紙花，搖帶去東平府市心裡，乞了一剛話，裡只說武松帶上行枷，看剛了王婆，有那原舊的上隣姚二郎，將變賣家私什物的銀兩，交付與武松收受，作別自回去了。當廳押了文帖，着兩個防送公人，領了解赴孟州交割。府尹發落已了，只說武松自與兩個防送公人上路，有那原跟的土兵，付與了行李，亦回本縣去了。武松自和兩個公人，離了東平府。

道選取路按孟州來那兩個公人知道武松是個好漢一路只是小心去伏待他不敢輕慢他些個武松見他兩個小心也不和他計較包裹內有的是金銀但過村坊舖店便買酒買肉和他兩個公人吃訪休絮絮武松自從三月初頭殺了人坐了兩個月監房如今來到孟州路上正是六月前後炎炎火日當天燂石流金之際只得趕早交而行約莫也行了二十餘日來到一條大路三個人已到嶺上却是已牌時分武松對兩個公人道我們且休坐了趕下嶺去尋買些酒肉吃兩個公人道也說得是三個人遶過嶺來只一望時見遠遠地土坡下約有十多間草屋旁着溪邊椰樹上挑出個酒帘兒武松見了把手指道兀那里不有個酒店離這嶺下只有三五里路那大廚邊廂便是酒店兩個公人道我們今早吃飯時五更走了這許多路如今端的有些肚饑真個快走快走三個人遶下嶺來山岡遙見



第一回

卷之二

蕭夫桃一槍柴過來武松叫道漢子借問你此去孟州還有多少  
賈樵夫道只有一里便是武松道這地名叫做甚麼去處樵夫道  
這嶺是孟州道嶺前有大樹林邊便是有名的十字坡武松問了自  
稱兩個公人一直走到十字坡邊看時爲頭一株大樹四五個人抱  
不交上面都是枯藤纏着看着抹過大樹邊早望見一個酒店門前  
懸燈籠坐着一個婦人露出綠紗衫兒來頭上黃烘烘的插着一頭  
金環髮邊插着些野花見武松同兩個公人來到門前那婦人便走  
出來迎接下面繫一條鮮紅生絹裙襟一臉胭脂鉛粉敞開胸脯

露出桃紅紗玉腰上面一色金釧見那婦人如何

眉橫殺氣眼露兇光  
輾轉般蠢奔腰肢  
棒槌似桑皮手脚  
厚鋪着一層  
膩粉遮掩頑皮  
濃搽兩鬢  
脂直侵亂髮  
紅裙內  
肚黃髮邊  
皎潔金釧  
鐵牢籠  
女臂紅紗  
照映夜叉精

當時那婦人倚門迎接，說道：「客官歇脚了去，本家有好酒好肉。」黑心時，好大饅頭兩個，公人和武松入來，那婦人慌忙，便道：「萬福。」三個入到裡面，一付柏木卓凳，座頭上兩個公人，倚了棍棒，解下那羅袋，上下看坐了。武松先把春背上包裹解下來，放在卓子上，解了腰門膊膊，脫下布衫，兩個公人道：「這里又没人看見，我們乾些利害，且與你除了這枷，快活吃兩碗酒。」便與武松揭了封皮，除下枷來，放在卓子底下，都脫了上半截衣裳，搭在一邊窗檻上，只見那婦人笑容可掬，道：「客官打多少酒？」武松道：「不要問多少，只顧盪來。」肉便切三五斤來，一發筭錢還你。那婦人道：「也有好大饅頭。」武松道：「也把二三十個來做點心。」那婦人嘻嘻地笑着，入裡面托出一大桶酒來，放下三隻大碗，三雙筋，切出兩盤肉來，一連篩了四五巡酒，去窰上取一籠饅頭來，放在卓子上，兩個公人拿起來便吃。武松取一個拍開看了。

時道酒家這饅頭是人肉的是狗肉的那婦人嘻嘻笑道客官休要取笑清平世界蕩蕩乾坤那里有人肉的饅頭狗肉的滋味自古我家饅頭積祖是黃牛的武松道我從來走江湖上多聽得人說道大樹十字坡客人誰敢那里過肥的切做饅頭餓瘦的却把去填河那婦人道客官那得這話這是你自捏出來的武松道我見這饅頭餓餚內有幾根毛一像人半路本家認認以此疑忌武松又問道娘子你家丈夫却怎地不見那婦人道我的丈夫出外做客未回武松道恁地時你獨自一個湏冷落那婦人笑着尋思道這賊配軍却不是作死倒來戲弄老娘正是燈蛾撲火惹烟燒身不是我來尋你我且先對付那厮這婦人便道客官休要取笑再吃幾碗了去後面樹下乘涼要歇便在我家安歇不妨武松聽了這話自家肚裡尋思道這婦人不懷好意了你看着我且先要他武松又道大娘子你家這酒好

分  
有  
分  
有  
分  
有

生淡薄別有甚好的請我們吃幾碗那婦人道有些十分香美的好酒只是渾些武松道最好越渾越熱吃那婦人心裡暗喜便去裡面托出一旋渾色酒來武松看了道這個正是好生酒只宜熱吃最好那婦人道還是這位客官也得我盞來你嘗看婦人自忖道這個賊醜軍正是該死倒要熱吃這藥却是發作得快那廝當是我手裡行貨盞得熱了把將過來篩做三碗便道客官試嘗這酒兩個公人那里恐得餓渴只領拿起來吃了武松便道大娘子我從來吃不得寡酒你再切些肉來與我過口張得那婦人轉身入去却把這酒潑在僻暗處口中虛把舌頭來啣道好酒還是這酒衝得人動那婦人那曾去切肉只虛轉一遭便出來拍手叫道倒也倒也那兩個公人只見天旋地轉驅禁了口望後撲地便倒武松也把眼來虛閉緊了撲地仰倒在凳邊那婦人笑道着了由你奸似鬼吃了老娘的洗腳水

便叫小二小三快出來只見裡面跳出兩個惡漢來先把兩條公木  
拉下推去這婦人後來卓上提了武松的包裹奔公人的櫃裏提了  
提燈約莫裡面是些金銀那婦人歡喜道今日得這三頭行貨倒有  
好兩日飽頭實又得這若干東西把包裹纏袋提了入去却出來看  
這兩個漢子扛擡武松那裏扛得動直挺挺在地下却似有千百斤  
重那婦人看了見這兩個蠢漢如此不動喘在旁邊說道你這鳥  
男女只會吃飯吃酒全沒些用直要老娘親自動手這個鳥大漢却  
也會磨弄老娘這尋肥腩好做黃牛肉賣那兩個瘦蠻子只好做水  
牛肉賣托進去先割道那婦人一頭說一面先脫去了綠紗衫  
兒解下了紅絹裙子赤膊着便來把武松輕輕提將起來武松就勢  
拖住那婦人把兩隻手一拘拘將她來憎恨前攔住却把兩隻腿望  
那婦人下半截只一揞壓在婦人身上那婦人殺猪也似叫將起來

那兩個漢子急待向前，被武松大喝一聲，驚得呆了。那婦人被按壓在地上，只叫道：「好漢饒我，那里敢掙扎！」只見門前一人挑一擔柴，歇在門首，望見武松，按倒那婦人，在地上。那人大踏步跑將進來，叫道：「好漢息怒，且饒恕了。」小人自有話說。武松跳將起來，把左腳踏住婦人，提着雙拳，看那人時，頭帶青紗四角巾，身穿白布衫，下向腿綁護膝，入谷麻鞋，腰繫着纏袋，生有三拳骨，又臉兒微有幾根髭鬚。年近三十五六，看着武松，叉手不離方寸，說道：「願聞好漢大名。」武松道：「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都頭武松的便是。」那人道：「莫不是景陽岡打虎的武都頭？」武松回道：「然也。」那人納頭便拜，道：「聞名久矣，今日幸得拜識。」武松道：「你莫非是這婦人的丈夫？」那人道：「是小人的渾家，有眼不識泰山，不知怎地觸犯了都頭，可看小人薄面，望乞恕罪。」正是：

自古嗔拳輪笑面

從來禮數服奸邪

只因義勇真男子

草

伏兇殞母夜叉

武松見他如此小心，慌忙放起婦人來，便問我看你夫妻兩個，也不是等閒的人，願求姓名。那人便叫婦人穿了衣裳，快近前來拜了都頭。武松道：「却纔衝撞阿嫂，休怪那婦人，便道有眼不識好人。」一時，不是望伯伯恕罪，且請去裡面坐地。武松又問道：「你夫妻二位，高姓大名？如何知我姓名？」那人道：「小人姓張名青，原在此間光明寺種菜園子，爲因一時間爭些小事，性起，把這光明寺僧行殺了，反把火燒做自地，後來也沒對頭，官司也不來問。小人只在此大樹坡下，剪徑。忽一日，有箇老兒挑擔子過來，小人欺負他老，搶出去，和他廝併，鬥了二十餘合，被那老兒一區擔打翻，原來那老兒年紀小時，專一剪徑。因見小人手腳活，便帶小人歸去到城裡，教了許多本事，又把這個女兒招贅小人，做了女婿。城裡怎地住得，只得依舊來此間，蓋些草。」

一  
如  
此  
也

屋賣酒爲生，實是只等客商過往，打那入眼的，便把些蒙汗藥與他  
吃了，便死，將大塊好肉切做黃牛肉賣，零碎小肉做餛飩子包，假說小  
人每日也挑些去村裡賣，如此度日。小人因好結識江湖上好漢，人  
都叫小人做菜園子張青。俺這渾家姓孫，全學得他父親本事，人都  
喚他做母夜叉孫二娘。他父親歿了三四年，江湖上前輩綠林中有  
名他的父親喚做山夜叉孫元，小人却纔回來，聽得渾家叫喚，誰想  
得遇都頭，小人多曾分付渾家道：「三等入不可壞他，第一是雲遊僧  
道，他又不會受用過分了，又是出家的人，則恁地也爭些兒壞了一  
箇驚天動地的人，原是延安府老種經略相公帳前提轄，姓魯名達，  
爲因三拳打死了一個鎮關西，逃走上五台山，落髮爲僧，因他脊梁  
上有花綉，江湖上都呼他做花和尚魯智深，使一條渾鉄禪杖，重六  
十來斤，也從這里經過，渾家見他生得肥胖，酒裡下了些蒙汗藥，



人在作坊裏正要動手開剝，小人恰好歸來，見他那條龍杖，非俗却  
慌忙把解藥救起來，結拜爲兄，打聽得他近日占了二龍山寶珠寺，  
和一個甚麼青面獸楊志，霸在那坊落草，小人幾番收得他，相招的  
書信，只是不能勾去。武松道：這兩個，我也在江湖上多聞他名，張青  
道：只可惜了一個頭陀，長七八尺，一條人漢，也把來麻壞了。小人歸  
得遲了些個，已把他卸下，倒足。如今只留得一個箍頭的鐵界尺，一  
領草直裰，一張度牒在此，別的不打緊，有兩件物最難得，一件是  
一百零八顆人頂骨做成的數珠，一件是兩把雪花鑽鉄打成的戒  
子。想這頭陀也自殺人不少，直到如今，那刀要便半夜裡喘響，小人  
只恨道：不曾救得這個人，心裡常常恁念他。又分付禪家道：第二等  
是江湖上行院妓女之人，他們是衙州撞府逢場作戲，陪了多少小  
心得來的錢物，若選結果了他，那厮們你我相傳去戲臺上說得我

等江湖上好漢不英雄。又分付渾家道：「第三等是各處犯罪流配的人，中間多有好漢在裡頭，切不可壞他，不想渾家不依小人的言語，今日又衝撞了都頭，幸喜小人歸得早些，却是如何了起這片心，昨夜又弄二娘道，本是不肯下手，一者見伯伯包裹沉重，二者怪伯伯說起話，因此一時起意。」武松道：「我是斬頭瀝血的人，何肯戲弄良人。」我見阿嫂賭得我包裹緊，先疑忌了，因此特地說些風話，漏你下手。那碗酒我已添了，假做中毒，你果然來捉我，一時拿住，甚是衝撞了嫂，子休怪。張青大笑起來，便請武松直到後面客席裡坐定。武松道：「兄長，然是恁地，你且放出那兩個公人，則個張青便引武松到入肉作坊裏看時，見壁上綑着幾張人皮，梁上吊着五七個人腿，見那兩個公人一頓一倒，挺着在剝人凳上。」武松道：「大哥，你可放起他兩個來。」張青道：「請問都頭，今得何罪，配到何處去？」武松把殺西門慶并

小人有句話說未知都頭如何武松道大哥但說不妨張青飛騰石  
平寨倚八九分美酒神威仗千百斤英雄氣力直教打翻拽象拖生  
漢擡倒擒龍捉虎人畢竟張青對武松說出甚言語來且聽下回分  
解

總評

天下義氣事不可不做你看武松殺了奸夫淫婦知府知縣并一  
切上下的人那一個不爲他

龐伯敬先生批評義水滸傳卷之二十七

鍾伯敬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二十八

竟陵鍾 惺伯敬父 批評

第二十八回

武松威鎮安平寨 施恩義奪快活林

詩曰

功業如將智力求，當年盜跖合封侯。行藏有義真堪羨，富貴非仁實可羞。鄉黨陸梁施小虎，江湖任俠武都頭。巨林雄寨俱侵奪，方把平生志願酬。

張青之見亦見

話說當下張青對武松說道，不是小人心友比及都頭去牢城管理受苦，不若就這里把兩個公人做番，且只在小人家裡過幾時，若是都頭肯去落草時，小人親自送至二龍山寶珠寺，與魯智深相聚，入夥如何。武松道：最是兄長好心，顧盼小弟，只是一件却使不得。武松

實二知  
是箇漢  
十是箇  
仁人

孫  
一醉不  
凡

平生只要打天下，硬漢這箇公人於我分上只是小心。一路上休待我來，我跟前又不曾道箇不字，我苦苦害了他天理，也不容我。你若敬愛我時，便與我救起他。兩箇來不可害了他性命。張青道：都頭既然如此仗義，小人便救醒了。當下張青叫火家便從剝人凳上攙起兩個公人來。孫二娘便去調一碗解藥來，張青扯住耳朵灌將下去。沒半個時辰，兩箇公人如夢中睡覺的一般，扒將起來看了。武松說道：我們却如何醉在這里？這家甚麼好酒？我們又吃不多，便恁地醉了。記着他家回來再問他買吃。武松笑將起來，張青孫二娘也笑。兩個公人正不知怎地，那兩個火家自去宰殺雞鵝，煮得熟了，整頓杯盤端正。張青教擺在後面葡萄架下，放了卓凳坐頭。張青便邀武松并兩個公人到後園內，武松便讓兩個公人上而坐了。張青武松在下，面朝上坐了。孫二娘坐在橫頭，兩個漢子輪番斟酒來，往搬擺盤

世道  
子  
何如

張青勸武松飲酒至晚取出那兩口戒刀來，叫武松看。武松道：「這鐵打的非一日之功，兩箇又說些江湖上好漢的勾當，却是殺人放火的事。」武松又說山東及時雨宋公明仗義疎財，如此豪傑，如今也爲事避在柴大官人莊上，兩箇公人聽得驚得呆了。只是下拜武松道：「難得你兩個送我到這裡了，終不成有害你之心。我等江湖上好漢們說話，你休要吃驚。我們並不肯害爲善的人，我不是忘恩負義的。你只顧吃酒，明日到孟州時，自有相謝。」當晚就張青家裏歇了。次日武松要行，張青那里肯放，一連留住賞待了三日。武松因此感激張青夫妻兩箇厚意，論牙齒張青却長武松五年，因此武松結拜張青爲兄。武松再辭了要行，張青又置酒送路，取出行李包裹，纏袋來交還了。又送十來兩銀子與武松，把二三十兩零碎銀子賞發兩個公人。武松就把這十兩銀子一發送了兩箇公人，再掛上行枷，依舊躡

比平水許

武松

了封皮張青和孫二娘送出門前武松作別了自卿公人投盃州來  
未及晌午早來到城裏直至州衙當廳投下了東平府文牒州尹看  
過收了武松自押了回文與兩箇公人回去不在話下隨即却把武  
松帖發本處牢城營來當日武松來到牢城營來看見一座牌額上  
書三箇大字寫着道安平寨公人帶武松到單身房裡公人自去下  
交書討了收管不必得說武松自到單身房裡早有十數箇一般的  
囚徒來看武松說道好漢你新到這里包裹裡若有人情的書信併  
使用的銀兩取在手頭少刻差撥到來便可送與他若吃殺威棒時  
也打得輕若没人情送與他時端的狼狽我和你是一般犯罪的人  
特地報你知道豈不聞兔死狐悲物傷其類我們只怕你初來不省  
得通你得知武松道感謝你們衆位指教我小人身邊略有些東西  
若是他好問我要時便送些與他若是硬問我要時一文也沒掣囚

徒道好漢休說這話。古人道：不怕官，只怕官在人矮檐下。怎救不低頭？只是小心便好說。猶未了，只見一箇道差攔官人來了。衆人都自散了。武松解了包裹，坐在單身房裡。只見那箇人走將入來，問道：那箇是新到囚徒？武松道：小人便是。差攔道：你也是安眉帶眼的人，直須要我開口說。你是景陽岡打虎的好漢，陽谷縣做都頭，只道你曉事如何？這等不達時務，你敢來我這里抽兒，也不吃你打了。武松道：你倒來發話，指望老爺送人情與你。半文也沒我精拳頭，有一雙相送金銀有些，留了自買酒吃。看你怎地奈何我。沒地，里倒把我發回陽谷縣去不成。那差攔大怒去了。又有衆囚徒走攔來說道：好漢，你和他強了，少間苦也。他如今去和管管相公說了，必然害你性命。武松道：不怕隨他怎麼奈何我。文來武對，武來武對。正在那里說，言未了，只見三四箇人來，單身房裡，叫喚新到囚人武松。武松應道：老爺



在這里又不走了。大呼小叫。做甚麼。那來的人把武松一帶。帶到廳前。那管營相公正在廳上坐。五六個軍漢押武松在當面。管營喝叫除了行枷。說道你這囚徒。省得太祖武德皇帝舊制。但凡初到配軍。須打一。百。殺。威。棒。那。兇。犯。的。背。將。起。來。武。松。道。都。不。要。你。衆。人。鬧。動。要。打。便。打。也。不。要。兇。犯。我。若。是。躲。閃。一。棒。的。不。是。好。漢。從。先。打。過。的。都。不。算。從。新。再。打。起。我。若。叫。一。聲。也。不。是。好。男。子。兩。邊。看。的。人。都。笑。道。這。痴。漢。弄。死。且。看。他。如。何。熬。武。松。又。道。要。打。便。打。毒。些。不。要。人。情。棒。兒。打。我。不。快。活。兩。下。衆。人。都。笑。起。來。那。軍。漢。拿。起。棍。來。却。待。下。手。只。見。管。營。相。公。身。邊。立。着。一。箇。人。六。尺。以。上。身。材。二。十。四。五。年。紀。白。淨。面。皮。三。柳。鬚。鬚。額。頭。上。縛。着。白。手。帕。身。上。穿。着。一。領。青。紗。上。蓋。把。一。條。白。絹。搭。膊。絡。着。手。那。人。便。去。管。營。相。公。耳。朵。邊。略。說。了。幾。句。話。只。見。管。營。道。新。到。囚。徒。武。松。你。路。上。途。中。曾。害。甚。病。來。武。松。道。

於路不曾嘗酒也吃餚肉也吃餚飯也吃得路都走得管管道這  
廝是途中得病到這里我看他面皮鬆好且寄下他這頓殺威棒兩  
邊行杖的軍漢低低對武松道你快說病這是和公將饒你你快只  
推魯害便了武松道不曾害不曾害打了倒乾淨我不要留這一頓  
寄庫棒寄下倒是剗腸債幾時得了兩邊看的人都笑管管也笑道  
却是這漢子多管害熱病了不曾得汗故出狂言不要聽他且把去  
禁在單身房裡三四箇軍人引武松依先送在單身房裡衆囚徒都  
來問道你莫不有甚好相識書信與管管麼武松道並不曾有衆囚  
徒道若沒時寄下這頓棒不是好意晚間必然來結果你武松道他  
還是怎地來結果我衆囚徒道他到晚把兩碗乾黃倉米飯和些臭  
齋魚來與你吃了趁便帶你去土牢裡去把索子緋翻着一淋乾菓  
薦把你捲了塞在下你七竅顛倒豎在壁邊不消半箇更次便結果



武松

武松

一大盤煎肉。一碗魚羹。一大碗飯。武松見了。暗想。自村道吃了這頓飯。食必然來結果我。且由他。便死也。做箇鬼。鬼落得吃了。恰再計較。那人等武松吃了。收拾碗碟回去了。不多時。那箇人又和一箇漢子。兩箇來。一箇提着浴桶。一箇提了人桶湯來。看着武松道。請都頭洗。浴。武松想道。不要等我洗浴了。來下手。我也不怕他。且落得洗一洗。那兩箇漢子。安非傾下湯。武松跳在浴桶裏面洗了一回。隨即送過浴裙手巾。教武松拭了。穿了衣裳。一箇自把殘湯傾了。提了浴桶去。一箇便把藤篋紗帳將來。挂起鋪了。藤篋放箇涼枕。叫了安置也。回去了。武松把門關上。拴了。自在裏面思想道。這箇是甚麼意思。隨他便了。且看如何。放倒頭便自睡了一夜無事。天明起來。纔開得房門。只見夜來那箇人。提着桶洗面湯進來。教武松洗了面。又取漱口水。漱了口。又帶箇篋頭待詔來。贛武松篋了頭。縮上髻子。裹了巾幘。又

世物  
存節  
變化  
附文字

是一箇人將箇盒子入來取出菜蔬下飯十本燻肉湯一大碗武  
松道由你走道兒我且落得吃了武松吃罷飯便是一盞茶却纔  
罷只見送飯的那箇人來請避道里不好安歇請都頭去那壁房裡  
安歇轍茶轍飯却便當武松道這俺來了我且跟他去看如何一箇  
便來收拾行李被卧一箇引着武松離了單身房裡來到前面一箇  
去處推開房門來裏面乾乾淨淨的牀帳兩邊都是新安排的卓凳  
什物武松來到房裡看了存想道我只道送我入土牢裡去却如何  
來到這般去處比單身房好生齊整

定擬將身入土牢 誰知此處更清潔 旌恩肅地行仁惠 遂  
使生平風恨消

武松坐到日中那箇人又將一箇大盒子入來手裡提着一注子酒  
將到房中打開看時排下四盤菓子一隻熟雞又有許多蒸飽兒那

大便把林冲弄了將注子裡奔酒篩下。篩都頭吃武松心便道：由他對付我，我自裏得吃了。到晚又是許多下飯，又請武松洗浴了。乘涼歇息。武松自思道：「裏因徒也是這般說我，也這般想，却是怎地這般請我？」到第三日，依前又是如此。送飯送酒，武松那日早飯罷，行出寨裡來，閑走只見一般的囚徒都在那里擔水的，擔柴的，做雜工的，却在晴日頭裡晒着。正是五六月炎天，那里去躲。這執武松却背叉着手，問道：「你們却如何在這日頭裏做工？」衆囚徒都笑起來，回道：「好漢，你自不知我們換在這里做生活時，便是人間天上了。如何敢指望嫌熱坐地，還別有那没人情的將去鎖在大牢裡，求生不得，生未死不得。死大鐵鏈鎖着，也要過里。」武松聽罷，去天王堂前後轉了一遭，見紙爐邊一箇青石墩，是插那天王紙旗的，約有四五百斤。武松看的眼裡，暫回房裡來坐地了，自存想，只見那箇人又搬酒和

肉來話林顯顯武松自到那房裡住了三日每日好酒好食纔來請武松吃並不見害他的意武松心裡正委決不下當日晌午那人又搬着酒食來武松忍耐不住按定盒子問那人道你是誰家伴當怎地只顧將酒食來請我那人答道小人前日已稟那裏說了小人是管管相公家裡知己人武松道我且問你每日送的酒食正是誰教你將來請我吃了怎地那人道是管管相公的家裡小管管教送與都頭吃武松道我是箇囚徒犯罪的人又不曾有半點好處到管管相公處他如何送東西與我喫那人道小人如何省得小管管分道教小人且送半年三箇月却說話武松道却又作怪終不成將息得我肥胖了却來結果我這箇鳥悶葫蘆教我如何猜得破這酒食不明我如何吃得安穩你只說與我你那小管管是甚麼樣人在那里曾和我相會我喫他的酒食那箇人道便是前日都頭初來時

廳上立的那箇白手帕包頭絡着右手，那人便是小管營。武松道：「莫不是茅青紗上蓋，立在管營相公身邊的那箇人？」那人道：「正是。」老管營相公兒子武松道：「我待吃殺威棒時，敢是他說救了我。是麼？」那人道：「正是。」小管營對他父親說了，因此不打都頭。武松道：「却又踉蹌我自是清河縣人氏，他自是孟州人，自來素不相識，如何這般有說我必有箇緣故？」我且問你。那小管營姓甚名誰？」那人道：「姓施名恩，使得好拳棒，人都叫他做金眼彪施恩。武松聽了，道：「我想他必是箇好男子，你且去請他出來和我相見了。」這酒食便喫你的，你若不請他出來和我厮見時，我半點兒也不喫你的。」那人道：「小管營分付小人道：休要說知備細，教小人待半年三箇月，方纔說知相見。」武松道：「休要胡說，你只去請小管營出來和我相會了便罷。」那人害怕，那里肯去。武松有些焦燥起來，那人只得去裏面說知，多時只見施恩從裏面



跪將出來，看着武松頓拜。武松慌忙答禮，說道：「小人是箇治下的囚徒，自來未曾拜識尊顏，前日又蒙赦了一頓木棒，今又蒙每日好酒好食相待，甚是不當，又沒半點兒差處，正是無功受祿，腹食不安。」施恩答道：「小弟久聞兄長大名，如雷灌耳，只恨雲程阻隔，不能勾相見。今日幸得兄長到此，正要拜識威顏，只恨無物款待，因此懷羞不敢相見。」武松問道：「却總聽得伴當所說，且教武松過半年三箇月，却會話說，正是小管管要與小人說甚話？」施恩道：「村僕不省得事，晚日對兄長說，知道如何造次說得。」武松道：「管管恁地時，却是委實。」施恩道：「武松驚破肚皮，悶了怎地，過得你且說，正是要我怎地。」施恩道：「便是村僕說出了，小弟只得告訴，因為兄長是箇大丈夫，真男子，有件事，欲要相央，除是兄長便行得，只是兄長路遠，到此氣力有虧，未經完足，且請將息半年，三五箇月，待兄長氣力完足，那時却對兄長。」

好形。

好形。

說知備細武松聽了，呵呵大笑道：「管管聽稟，我去年害了三箇月癩疾，京陽閣上酒醉裡打翻了一隻大蟲，也只三奉兩脚，便自打死了。何況今日，施恩道而今且未可說，且等兄長再將養幾時，待貴體完完備備，那時方敢告訴。」武松道：「只是道我沒氣力了，既是如此說時，我昨日看見天王堂前那箇石墩，約有多少斤重，施恩道敢怕有四五百斤重。」武松道：「我且和你去看一看。」武松不知拔得動也不，施恩道：「請喫罷酒了同去。」武松道：「且去了回來。」喫未進，兩箇來到天王堂前，衆因徒見武松和小管管同來，都躬身唱喏。武松把石墩略搖一搖，大笑道：「小人真箇嬌慣了，那里拔得動。」施恩道：「三五百斤石頭，如何輕視得他？」武松笑道：「小管管也信真箇擊不起你衆人，且躲開看。」武松掣一掣，武松便把上半截衣裳脫下來，拴在腰裡，把那箇石墩只一抱，輕輕地抱將起來，隻手把石墩只一撇，撲地打下地裏，一尺。

武松道：「小管管，今番真箇我誤知，有甚事，使令我去。」施恩道：「且請  
坐。」待家將出來，相見了時，却得相煩告訴。武松道：「你要教人幹事，  
不要這等兒女像，擗倒恁地，不是幹事的人了。便是一刀一割的，  
當武松也替你去幹。若是有些謂仗的，非爲人也。」那施恩又手不離  
方寸，纔說出這件事來，有分教：武松顯出那殺人的手段，重施這打  
虎的威風來，奪一個有名的去處。那斷蓋世的英雄，正是雙拳  
起處，雲雷吼；飛脚來時，風雨驚。畢竟施恩對武松說出甚事來，且

聽下回分解

總評

武松平日英雄。此處。因。本。道。真。北。其。陽。則。上。打。虎。手。段。更。加。數。倍。

鍾伯敬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二十八終



鍾伯敬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二十九

竟陵鐘 惺伯敬父 批評

第二十九回

施恩重霸孟州道 武松醉打蔣門神

詩曰

堪嘆英雄大丈夫 飄蓬四海謾嗟吁 武松不轉魁梧峇 施  
子難爲遠大圖 頃刻趙城應返壁 逡巡合浦便還珠 他時  
水滸馳芳譽 方識男兒蓋世無

話說當時施恩向前說道：「兄長請坐，待小弟備細告訴衷曲之事。」武  
松道：「小管，管不要交文，諒揀緊要的話，直說來。」施恩道：「小弟自幼  
從江湖上師父學得些小鎗棒，在身孟州一境，說小弟一個薛霸對  
做金眼彪，小弟此間東門外有一座市井，地名喚做快活林，與吳越

東河北客商們都來那里做買賣，有百十處大客店，三二十處賭坊，  
兌坊，往常時小弟一者倚仗隨身本事，三者捉着管裡有八九十箇  
棄命囚徒，去那里開着一箇酒肉店，都分與衆店家和賭錢兌坊裡，  
但有過路妓女之人，到那里來時，先要來參見小弟，然後許他去趁  
食，那許多去處，每朝每日，都有閑錢，月終也有三二百兩銀子尋覓，  
如此撰錢，近來被這本管內張團練新從東路州來，帶一箇人到此，  
那廝姓蔣名忠，有九尺來長身材，因此江湖上起他一箇諱名，叫做  
蔣門神。那廝不說長大原來有一身好本事，使得好鎗棒，拽拳飛脚，  
相撲爲最，自誇大書道：「三年上太嶽爭交，不得有對，普天之下，沒我  
一般的了。」因此來奪小弟的道路，小弟不肯讓，他乞那廝一頓拳脚，  
打了兩箇月起不得牀，前日兄長某持刀自刎，擲着手，直到如  
今，傷痕未消，本管裏是人人無不稱頌，他却有張團練那一班兒正

軍者是聞將起來和管中。我自要拆理有這一無無窮之恨不能報得。久聞兄長是箇大丈夫不在將門神之下。怎地得兄長與小弟出得這口無窮之怨氣死而賜月。只恐兄長遠路辛苦氣未定力未足。因此且教將息半年三月。等貴體氣完力足方請商議。不期村僕脫口失言說了。小弟當以實告。武松聽罷呵呵大笑。便問道。那將門神還是幾顆頭幾條臂膊。施恩道也只是一顆頭兩條臂膊。如何有多。武松笑道。我只道他三頭六臂。有那吒的本事。我便怕他。原來只是一顆頭兩條臂膊。既然沒那吒的模樣。却如何怕他。施恩道只是小弟力薄藝疎。便敵他。不過武松道。我却不是說嘴。憑着我胸中本蘊。平生只要打天下硬漢。不明道德的人。既是恁地說了。如今却在這里做甚麼。有酒時拿酒去路上吃。我如今便和你去看。我把這斬枷大蟲一般結果他。拳頭重時打死我。我自領命。施恩道。兄長豈在。



人

子  
是  
可  
供

家尊出來相見了。當行卽行未敢造次。等明日先使人去那里探聽。三遭若是本人在家時。後日便去。若是那厮不在家時。却再理會。空自去打草驚蛇。到乞他做了手脚。却是不好。武松焦燥道。小管管。你可知着他打了原來不是男子漢做事去。便去等甚麼。今日明日要去。便走怕他準備。正在那里勸不住。只見屏風背後轉出老管管來。叫道。義士老漢聽你多時也。今日幸得相見。義士一面罵男如撥雲見日一般。且請到後堂少敘片時。武松跟了到裏面。老管管道。義士且請坐。武松道。小人是個囚徒。如何敢對相公坐地。老管管道。義士休如此說。愚男萬幸得遇足下。何故謙讓。武松聽罷。唱箇無禮喏。對便坐了。施恩却立在面前。武松道。小管管如何却立地。施恩道。家尊在上。相陪兄長。請自尊便。武松道。恁地時。小人却不在。老管管道。這便是義士如此。這里又無外人。便教施恩也坐了。僕從搬出酒肴。

某品爵之類老管親自與武松把盞說道義士如此英雄  
飲敬器男屈在後活命中做些買賣非爲貪財好利實是壯觀  
增添豪傑氣象不期今被情用神倚勢豪強公然奪取這箇  
非義士英雄不能報讐雪恨義士不辭愚舅痛飲此杯愛愚男四拜拜  
爲長兄以表恭敬之心武松發道小人筆勢無異如何敢愛小管管  
之禮往自折了武松的草料當下飲過酒施恩納頭便拜四拜武  
松連忙答禮結爲弟兄當日武松歡喜飲酒吃得大醉了便教人扶  
去慶中安歇不在話下

遠成牢城作配軍 偶從分廨遇知音  
施恩先有知人鑒 雙  
手擎還快活林

次日施恩父子商議道武松昨夜痛睡必添酒今日如何敢叫  
他去且搬道使人探聽來真不在家程忠發入其却再觀會  
官看廳

恩來見武松說道今日且未可去小弟已使人探知這廝不在家裡明日飯後却請兄長去武松道明日去時不打緊今日又氣我一日早飯罷吃了茶施恩與武松去營前開走了一遭回到客房裡說些鎗法較量些拳棒看看响午邀武松到家裡只具數杯酒相待下飯按酒不記其數武松正要吃酒見他不把按酒添來相勸心中不恠意吃了晌午飯起身別了回到客房裡坐地只見那兩箇僕人又來伏侍武松洗浴武松問道你家小管管今日如何只將肉食出來請我却不多將些酒出來與我吃是甚意故僕人答道不敢瞞都頭說今早老管管和小管管議論今日本是緊與都頭去怕都頭夜來酒多恐今日中酒怕悞了正事因此不敢將酒出來明日正要央都頭去幹正事武松道恁地時道我醉了悞了你大事僕人道正是這般計較僕人少間也自去了當夜武松巴不得天明早起來洗漱罷

前  
三  
不  
望

見  
大  
酒

頭了。暴了一頂舊字頭巾。身上穿了兩件舊布衫。腰裡繫一條紅絹。腰間汗面。腿併着膝。八蒼麻鞋。耐了一箇小膏藥。貼了臉上金印。施恩早來請法家。裡吃單飯。武松吃杯茶。飯罷施恩道。後槽有馬。請去武松道。我又不騎小騎。那馬。怎地也要殺我。一件事。施恩道。哥哥但說不劫。小弟如何敢道。不依武松道。我知你出得城去。只要還我無三。不過望施恩道。兄長如何是無三。不過望小弟不消其意。武松笑道。我試與你。你要打薛門神。時時出得城去。但遇着酒酒店。便請我吃三碗酒。若無三碗時。便休過。望子。能看。箇。做。無三。望施恩聽了。想道。這快活林。離陳州。尚有廿四里。埋田池。弄。來。積。酒。的。以。緣。地。有。廿二。庄。家。若。要。海。沽。菴。三。碗。時。貽。有。三。牙。五。景。概。酒。幾。個。得。哪。理。忍。哥。哥。辭。也。如。何。攔。攔。斌。松。快。道。弟。弟。怕。我。醉。再。殺。我。事。我。如。是。長。酒。裝。本。帶。下。場。酒。便。有。十。分。本。事。隨。酒。五。本。

我若吃了十分酒，這氣力不知從何而來。若果是酒醉後了膽，太  
陽剛上如何打得這隻大蟲。那時節我須爛醉了好下牙，又有功，  
有勢。施恩道：却不知哥哥是恁地家。下有的是好酒，只恐哥哥醉了  
失事。因此夜來不敢將酒出來。請哥哥深飲，待事畢時盡醉方休。既  
然哥哥原來酒後越有本事時，恁地先教兩箇僕人自將了家裡的  
好酒菜品餚饌去前路等候。却和哥哥慢慢地飲將去。武松道：恁麼  
却纔中我意。去打葷門神。教我也有些膽量。及酒時如何使得手。以  
出來。還你今朝打倒推廝。教衆人大笑一場。施恩當時打點了四兩  
箇僕人先挑食籠酒擔，拿了些銅錢去了。施老管管又暗暗地選揀  
了一二十條大漢，壯健的人慢慢地隨後來接應，都分付了。且說  
施恩和武松兩箇離了安平寨，出得孟州東門外來行過得二五百  
步，只見官道旁邊早望見一座酒肆，望子挑出在簷前看那箇酒店。

時但見

門迎驛路戶接鄉村芙蓉金菊傍池塘翠柳黃槐遮酒肆壁上橫  
別伶貪飲窓前畫李白傳杯淵明歸去王弘送酒到東籬佛印山  
居蘇軾遊禪來北閣聞香駐馬三家醉知味停舟十里香不惜抱  
琴沽一酒信知終日卧斜陽

僕人

那兩箇挑食擔的僕人已先在那里等候施想邀武松到裏面坐下  
僕人已自安下肴饌將酒來篩武松道不要小盞兒吃大碗篩來只  
斟三碗僕人排下大碗將酒便斟武松也不謙讓連吃了三碗便起  
身僕人慌忙收拾了器皿盪前去了武松笑道却絕去肚裏發一發  
我們去休兩箇便離了這座酒肆出得店來此時正是七月間天氣  
炎暑未消金風乍起兩箇解開衣襟又行不得一哩路來到水邊  
宋村亦郎却早又望見一箇酒旗兒高挑出在林樹裏來到林水邊

中看時却是一座賣村醪小酒店但見

古道村坊傍開酒店楊柳陰森門外荷花旖旎池中飄飄酒旆舞  
金風短短蒼簾遮酷日磁盆架上白泠泠滿貯村醪瓦瓮甕前香  
噴噴初蒸社醞村童量酒想非昔日相如少婦當壚不是他年卓  
氏休言三斗宿醒便是二升也醉

當時施恩武松來到村坊酒肆門前施恩立住了脚問道兄長此間  
是箇村醪酒店哥哥飲麼武松道遮莫酸醜苦澀問甚滑辣清香是  
酒還須飲三碗若是無三不過宿便了兩箇入來坐下僕人排了菓  
品按酒武松連吃了三碗便起身走僕人急急收了家火什物趕前  
去了兩箇出得店門來又行不到一二里路上又見個酒店武松入  
來又吃了三碗便走話休言武松施恩兩箇一處走着但遇酒店  
便入去吃三碗約莫也喫過十來處好酒肆施恩看武松時不十分

醉武松問施恩道此去快活林裏有多少路施恩道沒多遠只在  
面遠遠地望見那箇林子便是武松道既是到了你且在別處等我  
我自去尋他施恩道這話最好小弟自有安身去處望兄長在意切  
不可輕敵武松道這箇却不妨你只娶叫僕人送我前面再有酒店  
時我還要吃施恩叫僕人仍舊送武松施恩自去了武松又行不到  
三四里路再吃過十來碗酒此時已有午牌時分天色正熱却有些  
微風武松酒却湧上來把布衫拔開雖然帶着五七分酒却裝做十  
分醉的前顛後偃東倒西歪來到林子前那僕人用手指道只前頭  
了字路口便是蔣門神酒店武松道既是到了你自去躲得遠着等  
我打倒了你們却來武松搶過林子背後見一箇金剛來大漢披着  
一領白布衫撇開一把交椅拿着蠅拂子坐在綠槐樹下乘涼武松  
看那人時生得如何但見



形容醜惡相貌兇疎一身紫肉橫生幾道青筋暴起黃髯斜起唇邊撲地蟬蛾恠眼圓睜眉目對懸星像坐下狻猊如猛虎行特彷彿似門神

這武松假醉佯顛斜着眼看了一看心中自忖道這箇大漢以定是蔣門神了直搶過去又行不到三五十步早見丁字路口一箇大酒店簷前立着望竿上面挂着一箇酒望子寫着四箇大字道河陽風月轉過來看時門前一代綠油闌干插着兩把鎗金旗每把上五箇金字寫道醉裡乾坤大壺中日月長一邊廂肉案砧頭標刀的家生一壁廂蒸作饅頭燒柴的厨竈去裡面一字兒擺着三隻大酒缸半截埋在地裏缸裏面各有大半缸酒正中間裝列着櫃身子裡面坐着一箇年紀小的婦人正是蔣門神初來孟州新娶的妾原是西兗子裡唱說諸般官調的頂老那婦人生得如何

相橫琴。融眼露秋波。雙桃尚幾。畫微紅。暮暮手輕舒。嫩玉冠兒小。明鋪魚鮓。掩映烏雲。彩袖窄巧。染榴花。薄籠瑞雪。金釵那鳳。寶釧圍龍。儘教崔護去。雙漿疑是。文眉重賣酒。

武松看了，聽着醉眼逕透入酒店裏來，便去櫃身口討一付庄頭上坐了，把雙手按着卓子上，不轉眼看那婦人在櫃身裏那婦人雖是回轉頭看了，別處武松看那店裡時，也有五七箇當座的酒保。武松却敲着卓子，叫道：「賣酒的主人家在那裏？」箇當座的酒保過來，看着武松道：「客人要打多少酒？」武松道：「打兩角酒。」先把些來，替看那酒保去櫃上，叫那婦人昏兩角酒。將來，倒放櫃裡，盪一碗過來。道：「客人嘗酒。」武松拿起來，聞一聞，顰着額道：「不好。」換將來，酒保見他醉，慌來櫃上道：「娘子，胡亂換些與他。」那婦人接來，領了那酒，又昏些上等酒下來。酒保將去，又盪一碗過來。武松起來，呷一口，道：

這酒也不好快換來便饒你酒保忍氣吞聲拿了酒去櫃邊道娘子胡亂再換些好的與他休和他一般見識這客人醉了只得要尋開相似胡亂換些好的與他噠那婦人又昏了一等上色好的酒來與酒保酒保把桶兒放在面前又盪一碗過來武松吃了道這酒畧有些意思問道過賣你那主人家姓甚麼酒保答道姓蔣武松道却如何不姓李那婦人聽了道這廝那里吃醉了來這里討野火麼酒保道眼見得是箇外鄉蠻子不省得了休聽他放屁武松問道你甚甚麼酒保道我們自說話客人你休管自吃酒武松道過賣你叫櫃上那婦人下來相伴我吃酒酒保喝道休胡說這是主人家娘子武松道便是主人家娘子待怎地相伴我吃酒也不打緊那婦人大怒便罵道殺才該死的賊推開櫃身子却待逃出來武松早把土色布衫脫下扯半截揣在腰裏便把那桶裏酒一灑在地上搶入櫃身子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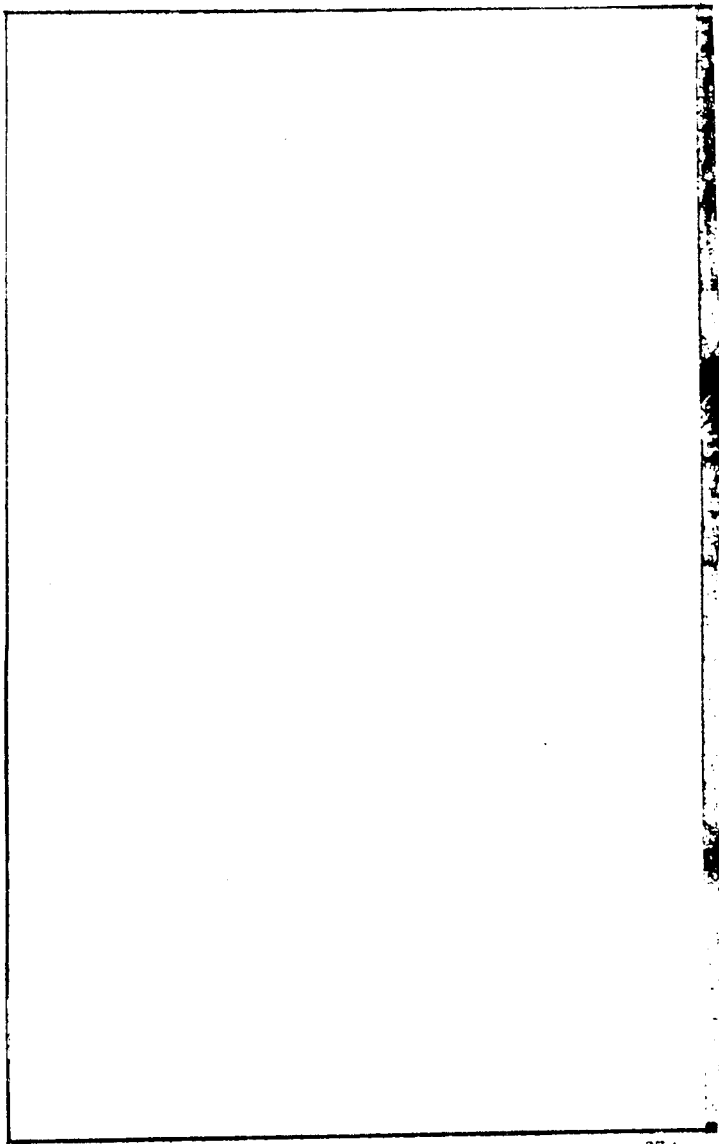
却好捧着那婦人，武松走開，那婦人掙扎不得，武松一手接住，腰跨一  
隻手，把那婦人捏做碎，那婦人靈靈，偏攬身子，提將出來，望那酒缸裡，  
見一丟，脫得撲同的，一聲響，那婦人這婦人，直被直丟在大酒缸裡，武  
松托他從櫃身，前踏將出來，有幾個當庫的酒保，手脚沾些箇的，都  
搶來，送武松，武松手到，輕輕地，只一撇，撇入懷裡來，兩手攀住，也望  
大酒缸裡，只一丟，樁在裡，固又一箇酒保，送來，捉着頭，只一撇，也丟  
在酒缸裡，再有兩箇來的酒保，一拳一脚，都被武松打倒了，先頭三  
箇人在三隻酒缸裡，那里掙扎得起，後面兩箇人在地，下扒不動，這  
幾箇火家，搗子，打得屁滾尿流，乖的走下，武松道，那厮，雖然去  
報，蔣門神來，我就接將去，大路上，撞倒他，看教，喚及笑，一策，藏去  
大踏步，趕將出來，那箇搗子，送進，出報，蔣門神，蔣門神，說，吃，了  
這驚，踢，翻，了，交椅，搗去，幾拂子，便，鐵，磨，滾，我，松，劫，好，迎，着，武，在，美，湖

路上撞見蔣門神，雖然長大，近因酒色所迷，薄虛了身子，先自吃了那一驚，迤將來那步不曾停住，怎地及得武松虎一般似健的人，又有心來算他。蔣門神見了武松，心裏先駭他醉，只顧迤將入來說時，遇那時快，武松先把他兩箇拳頭去蔣門神臉上，虛影三影忽地轉身，便走蔣門神大怒，搶將來被武松一飛腳踢起，踢中蔣門神小腹上，雙手按了便蹲下去。武松趕起，趕過來，那隻右腳早踢起，直飛在蔣門神額角上，踢着正中，等後便倒。武松追入一步，踏住胸脯，捋起這醋鉢兒，大小拳頭望蔣門神臉上，便捋原來說過的打蔣門神。且先把他拳頭虛影一影，便轉身却先飛起左腳，踢中了，便轉過身來，再飛起右腳，這一撲有名，喚做玉環法鷲鷲脚。這是武松平生的真才實學，非同小可，打的蔣門神在地下叫饒。武松說道：「若要我性命，只裏來我三件事，衆明神在地下叫饒，好漢饒我，林說三件事。」

是正者姓孟北溪爲主於其新邑而說出那三件事來有分教大  
閩三益州城來上梁山泊且教改頭換面來尋室庶變爲眉法殺人畢  
竟武松對請門神說出那三件事來且跪下回分解

總評

武松固難得而施恩尤不易得蓋有伯樂自有千里馬也故曰賞  
必有其人



鍾伯敬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五十一

萬陵鍾 犀角散 批評

第三十回

施恩至入死囚牢武松大鬧飛雲浦

詩曰

一切諸煩惱 皆從不忍生 見機而耐性 妙悟生光明  
佛  
語戒無論 儒書貴莫爭 好條快活路 只是少人行  
話說當時武松踏住蔣門神在地下 拈定高門道若要我饒你性命  
只依我三件事便罷 蔣門神便道好漢但說薄處都依 武松道第一  
件要我便離了快活林回鄉去 第二應家限什物隨即交還原主 金  
銀龐施恩誰教保強鄰 他晦避法得饒得武松道第  
三件要我與你饒命 離鄉去 憐傷去火 誰說活條活頭 誰說秦



都來與施恩陪話。蔣門神道：「小人也依得武松道第三件條從今  
日交割還了，便要你離了這快活林，連夜回鄉去，不許你在孟州住。  
在這裡不回去時，我見一遍打你一遍，我見十遍打十遍，輕則打你  
半死，重則結果了你命。你依得麼？」蔣門神聽了，要爭扎性命，連聲應  
道：「依得依得。」蔣忠都依武松就地，下提起蔣門神來看時，打得臉青  
腫，額子歪在半邊，額角頭流出鮮血來。武松指着蔣門神說道：「休  
言你這廝鳥蠢，景陽岡上那隻大蟲，也只打倒拳兩腳，我兀自打死  
了，量你這箇值得甚的，快交割還他，但遲了些箇，再是一頓，便一發  
結果了你。」這廝蔣門神此時方纔知是武松，只得喏喏連聲告饒。  
說老間，只見施恩早到，帶領着三二十箇悍勇軍健都來相幫，打見  
武松，贏了蔣門神，不勝之喜，圍上，纔定武松，武松指着蔣門神道：「本  
主已在這裏了，你一面便搬，一面快去請人來陪話。」蔣門神答道：

看且請去店裡坐地。武松帶口肉入都到店裡，看時滿地盡是酒，  
寒透兩箇鳥男女。正在缸裡扶牆摸壁，死得那婦人，於邊從缸裡扒  
得出來，頭臉都吃磕破了。下半截，淋地清光，都拖着，得莫那幾箇火  
家酒保，走得不見影了。武松與衆人入到店裏，坐下，問道：「你等快收  
拾起身，一面安排車子，收拾行李，先送那婦人去了。」一面叫不着傷  
的酒保去鎮上，請十數箇為頭的豪傑之士，都來店裡替蔣門神與  
施恩陪話，儘把好酒開了。有的是按酒都擺列了，卓面請衆人坐地。  
武松叫施恩在蔣門神上首坐定，各人面前放隻大碗，叫酒保只顧  
篩來酒，至數碗。武松開話道：「衆位高鄰，都在這座小人。武松自從陽  
谷縣殺了人，配在這里，聞聽得人說道：『快活林這座酒店，原是小施  
恩營造的。』屋宇等項，買賣被這蔣門神倚勢，變換，公然奪了白白地。  
連下他的衣服，俺衆人依舊道是我們，查我和他，並無干涉。幾幾能

素只要打天下這等不明道德的人我若路見不平真乃投及相助  
我便死了不怕今日我本待把蔣家這廝一頓拳脚就打死除了一  
害且看你衆高鄰面上權寄下這廝一條性命則今晚便教他投外  
府去若不離了此間再撞見我時景陽岡上大蟲便是模樣衆人纔  
知道他是景陽岡打虎的武都頭都起身替蔣門神陪話道好漢息  
怒教他便搬了去奉還木主那蔣門神吃他一嚇那里敢再做聲施  
恩便點了家火什物交割了店肆蔣門神羞慚滿面相謝了衆人自  
喚了一輛車兒去了就裝了行李起身不在話下且說武松邀衆高  
鄰直吃得盡醉方休至晚衆人散了武松一覺直睡到次日辰牌方  
醒却說施老管管聽得兒子施恩重霸得快活林酒店自騎了馬直  
來店裡相謝武松連日在店內飲酒作賀快活林一境衆人都知武  
松了得那一箇不來拜見武松自此重霸酒店開張酒肆老管管自

回安平寨理事施恩使人打聽傳聞神帶了家小不知去向這里只  
顧自做買賣且不去理他，就留武松在店裡居住自此施恩的買賣  
比往常加增三五分利息各店家并各賭坊覓坊加利，倍送閑錢來  
與施恩施恩得武松爭氣，這口氣把武松似爺般一般敬重施恩自  
此重霸得孟州道快活林不在話下，正是

惡人自有惡人魔，報了冤讎是若何，從此施恩心下喜，武  
松終日醉顏酡。

在再光陰早過了一月之上，大風漸退，玉露生涼，金風去暑，以及深  
秋有話卽長無話卽短，當日施恩正和表樓在店裏閑坐說話，論些  
奉俸餘法，只見店門前兩三箇軍漢，牽着走馬家店裡尋問主人  
道：那箇是打虎的武都頭？施恩却認得是孟州府裏張監張家  
方衙內親隨人，施恩便向前問道：你等奉武都頭則甚？那軍漢道：

奉都監相公鈞旨，聞知武都頭是箇好男子，特地差我，騎馬來取。他相公有鈞帖在此，施恩看了，尋思道：「這張都監是我父親的上司，官屬他調遣。今者武松又是配來的囚徒，亦屬他管下，只得教他去。」施恩便對武松道：「兄長，這幾位郎中是張都監和公處差來取你，你既着人牽馬來，哥哥心下如何？」武松道：「是箇平勇之夫，終無計較。」便道：「他既是取我，只得走一遭。」看他有甚話說，隨即換了衣裳，巾幘，跨了箇小伴當，上了馬，一同衆人投孟州城裡來。到得張都監宅前，下了馬，跟着那軍漢，直到廳前，衆人見張都監，那張蒙方在廳上，見了武松，大喜道：「教進前來相見。」武松到廳下，拜了張都監，叉手立定，側邊張都監便對武松道：「我聞知你是箇大丈夫，男子漢，英雄無敵，敢與我同死同生，我帳前見缺，恁地一個箇人，不知你肯與我做個臂膀，已人麼？」武松跪下，稱謝道：「小人是箇牢城營的囚徒，若蒙恩相，擔擡小

人當以抗節。監依恃恩。大喜。便取粟。滄酒出來。張  
監親自賜了酒。叫武松吃。的大醉。就前廳廊下收拾一個耳房。與武  
松安歇。次日。又差人去施恩處取了行李來。只在張都監家歇宿。早  
晚都監相公不住地喚武松進後堂。與酒與食。放他穿房入戶。把做  
親人一般看待。又叫裁縫與武松徹裏徹外做秋衣。武松見了也自  
歡喜。心內尋思。道。難得這簡都監相公。一方要擡舉我自。從到這里  
住了。寸步不離。又沒工夫去快活林與施恩說話。雖是他頗顯使人  
來相看我。多管是不能勾入宅裡來。武松自此在張都監宅裡。相公  
見愛。但是人有些公事來。決免他的。武松對都監相公說了。無有不  
依。外人都送些金銀財帛。段段送與武松。買箇柳箱子。把這送的東  
西都鎖在裡面。不在話下。時光迅速。都早又是八月中秋。怎見得。

秋好景但景

玉露冷冷金風淅淅井畔梧桐落葉池中苗莠成房新鴈初鳴  
樓上動人愁慄寒蛩韻急旅館中孤客憂懷舞風楊柳半摧殘帶  
雨芙蓉送妖艷秋色平分催節序月輪端正照山河

當時張都監向後堂深處鴛鴦樓下安排筵宴慶賞中秋叫喚武松  
到裏面飲酒武松見夫人宅眷都在席上吃了一杯便待轉身出來  
張都監喚住武松問道你那里去武松答道恩相在上夫人宅眷在  
此飲宴小人理合迴避張都監大笑道差了我敬你是箇義士特地  
請將你來一處飲酒如自家一般何故却要迴避你是我心腹人何  
碍便一處飲酒不妨武松道小人是個囚徒如何敢與恩相坐地張  
都監道義士你如何見外此間又無外人便坐不妨武松三回五次  
謙讓告辭張都監那里肯放定要武松一處坐地武松只得唱箇無  
禮若遠地斜着身坐了張都監着了鬘養娘斟酒相勸一杯兩盞

看看飲過五七杯酒，張都監時擡上菓卓，飲酒又進了一兩套食，次說些閒話，問了些鎗法。張都監道：「大丈夫飲酒，何用小杯？叫取大銀寶盃斟酒與義士吃。」連珠箭勸了武松幾鍾，看看月明光彩，照入東窗。武松吃的半醉，却都忘了禮數，只顧痛飲。張都監呼喚一箇心愛的養娘，叫做玉蘭，出來唱曲。那玉蘭生得如何？但見：

臉如花，夢唇似櫻桃，兩彎眉，画遠山青，一對眼，明秋水，潤纖腰。娘娜綠羅裙，掩映金蓮素體，馨香絳紗袖，輕籠玉笋，鳳釵斜插，籠雲鬢。警孝板高擎立玳筵。

那張都監指眷玉蘭道：「這裏別無外人，只有我心腹之人，武都頭在此，你可唱箇中秋對月時景的曲兒，教我們聽則箇。」玉蘭執着象板，向前各道箇萬壽，纔開喉嚨，唱一隻東坡學士中秋水調歌，唱道：「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桴」



歸去只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高塔  
珠簾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常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  
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萬里共嬋娟

這玉蘭唱罷放下象板又各道了一箇萬福立在一邊張都監又道  
玉蘭你可把一巡酒這玉蘭應了便拿了一付勸杯丫嬛斟酒先提  
了相公次勸了夫人第三便勸武松飲酒張都監斟滿着武松那  
里敢擡頭起身遠遠地接過酒來唱了相公夫人兩爵夫婿拿起酒  
來一飲而盡便遞了盞子張都監指着玉蘭對武松道此女頗有些  
聰明伶俐善知音律極能針指如你不嫌低微願日之間擇了良辰  
將來與你做箇妻室時武松起身再拜道量小人何者之人怎敢望  
恩相宅眷爲妻我自折武松的草料張都監笑道我饒你了此言必  
要與你你休推故阻我必不負所請當時上邊又飲了數杯酒約莫

酒過三杯，志氣已平，禮解便起，薄拜了相公夫人，出到廳前廊下。房門前開了門，覺道酒食在腹，未能便睡，去房裏脫了衣裳，除下巾幘，拿條稍棒來，廳心裏月明下，使幾回棒，打了幾箇輕頭，仰面看天。時約有三更時分，武松進到房裡，却待脫衣去睡，只聽得後堂裏一片聲叫起有賊來。武松聽得道都監相公如此愛我，又把花枝也似。箇女兒許我，他後堂內裏有賊，我如何不拿教護。武功獻勤捉了一條，稍棒逕搶入後堂裏來，只見那箇唱的巫蘭，慌忙張張走出來，指道：「箇賊逃入後花園裏去了。」武松聽得這話，提梢棒大踏步直趕入花園裡去。尋時，半週遭不見，復翻身却奔出來，不提防黑影裡撇出一條板凳，把武松一交絆，翻走出七八箇軍漢，叫聲捉賊，跌地下。把武松一條板凳都拿了。武松急附道：「是我，那裏軍漢，那裏容他。」說罷，見堂裡燈燭發煙，張都監坐在廳上，并聲叫道：「拿將來。」

軍漢把武松一棍打到廳前。武松叫道：「我不是賊，是武松。張都監看了，夫怒變了面皮，喝罵道：『你這箇賊配軍，本是箇強盜賊心賊肝的人，我倒要擡舉你，一力成人，不曾虧負了你半點兒，却纔教你一處吃酒，同席坐地，我指望要擡舉與你箇官，你如何却做這等的不勾當？』武松大叫道：『相公，非干我事，我來捉賊，如何倒把我捉了做賊？』武松是箇頂天立地的好漢，不做這般的事。張都監喝道：『你這廝，且把他押去他房裡，搜看有無贓物。』軍漢把武松押着，逕到他房裡，打開他那條藤箱子，看時，上面都是些衣服，下面却是些銀器，器皿約有一二百兩贓物。武松見了，也自目瞪口呆，只得叫軍漢把箱子擡出廳前，張都監看了，大罵道：『賊配軍，如此無禮，贓物正在你箱子裡搜出來，如何賴得？』道：『衆生好度人難度，原來你這廝外親家人，倒有這等賊心賊肝。』既然離經州白沒話說了，連夜

便把贓物封了且叫送去機密房裡藏收天明和這廝說話武松  
大吐冤屈那里肯容他分說衆軍漢打了贓物將武松送到機密房  
裡收管了張都監連夜使人去對知府說了押同孔目上下都使用  
了錢次日天明知府方纔坐廳左右緝捕觀察把武松押至當廳贓  
物都扛在廳上張都監家心腹人賞着張都監被盜的文書呈上知  
府看了那知府喝令左右把武松一索捆翻牢子節級將一束問事  
獄具放在面前武松却待開口分說知府喝道這廝原是遠流配軍  
如何不做賊以定是一時見財起意既是贓正明白休聽這廝胡說  
只顧與我加害打這廝那條子獄卒拿起批頭筒并兩點敲打奔林  
武松情知不是話頭只得屈招做本月十五日一時見本官衙內許  
多銀酒器皿因而起意至夜乘勢竊取入已雖有批狀如何道這廝  
正是見財起意不必說孔目取物簽釘了監下牢子將過長枷把武

松枷了押下死囚牢裡監禁了正是

都監貪污重可嗟 得人金帛售奸邪 假將敵女爲婚配 却

把忠良做賊擎

且說武松下在大牢裏尋思道：「耐張都監那厮安排這般圈套坑陷我，我若能勾搭得性命出去時，却又理會牢子獄卒，把武松押在大牢裡，將他一雙腳晝夜脛着，又把木枷釘住雙手，那里容他些鬆寬。話裏却說施恩已有人報知此事，慌忙入賊寨和父親商議。老當營道眼見得是張團練替蔣門神報仇，買囑張都監，却說出這條計策，陷害武松，必然是他着人去上下都使了錢，受了人情賄賂，衆人以此不由他分說，必然要害他性命。我如今尋思起來，他頂不該死罪，只是買求兩院押牢節級，便好可以存他性命。在外却又別作商議。施恩道：「見今當牢節級姓康的，和孩兒最相得，好認得去求免他。」

如今那  
哥也

如何老管管道他是爲你吃官司，你不去救他，更待何賺施恩將了。一二百兩銀子，逕投康節級，却在牢未回。施恩叫他家着人去牢裡說知，不多時康節級歸來，與施恩相見。施恩把上件事一一告訴了一遍。康節級答道：「不瞞兄長說，此一件事皆是張都監和張團練兩箇同姓結義做弟兄，見今蔣門神躲在張團練家裡，却央張團練買囑這張都監，商量設出這條計來。一應上下之人，都是蔣門神用賄賂，我們都接了他錢，廳上知府一力與他做主，定要結果武松性命。只有當案一箇葉孔目不肯，因此不敢害他。這人忠直仗義，不肯要害平人，亦不貪愛金寶，只有他不肯要錢。只此武松還不吃虧。今聽施兄所說了牢中之事，盡是我自維持，如今便去寬他，今後不教他吃半點兒苦，你却快央人去，只買葉孔目，要求他早籬出去，便可救得他性命。」施恩取兩銀子，與康節級，裏面那裏肯受，再三推

驛方終收了，施恩相辨出門來，逕回營裡。又尋一箇和葉孔目，知契的人送一百兩銀子與他，只求早早緊急決斷。那葉孔目已知武松是箇好漢，亦自有心周全他，已把那文案做得活着，只被這知府受了張都監賄賂囑托，不肯從輕，勘來武松竊取人財，又不得死罪，因此互相延埃，只要牢裡謀他性命。今來又得了這一百兩銀子，亦知是屈陷武松，却把這文案都改得輕了，盡出豁了武松，只待限滿決斷，有詩為証。

賊吏紛紛據要津

公然白日受黃金

西廳孔目心如水

海

內清庶播德音

且說施恩於次日安排了許多酒饌，甚是齊備，來央康節級引領，直進大牢裡看視武松，見面送飯。此時武松已自得康節級看視，將這刑案都放寬了。施恩又取三四十兩銀子，分俵與衆小牢子，取酒食

叫武松吃了施恩附耳低言道這差官司明明是都監替蔣門神報仇陷害哥哥你且寬心不要憂念我且來人和葉孔詳說通了甚有周全你的好意且待限滿斷決你出去却再理會此時武松得鬆寬心已有越獄之心聽得施恩說罷却放了那原心施恩在牢裡安慰了武松歸到營中遇了兩日施恩再備些酒食錢賒又央康節級引領入牢裡與武松說話相見了將酒食管待又分備了些零碎銀子與衆人做酒錢回歸家來丈夫堯人上下去使用催趲打點文書過得數日施恩再備了酒肉做了幾件衣裳再央康節級維持引將來牢裡請衆人吃酒買求看覷武松叫他更換了些衣服吃了酒食出入情熟一連數日施恩來了牢裏裏三六却不隄防被張團練家心腹人見了回去報知那張團練便去對張都監說了其事張都監



賄賂便差人常常下牢裏來開看。但見開人便要拿問。施恩得知了，那里敢再去。看覷武松，却自爲康節級和衆字子，自照管他。施恩自此早晚只去得康節級家裏討得信，知長短都不在話下。看看前後將及兩月有這當案葉孔，且一力主張知府處早晚說開就理。那知府方纔知得張都監接受了蔣門神若干銀子，通同張團練設計排陷武松，自心裏想道：你倒撰了銀兩教我與你客人，因此心都懶了。不來看官，捱到六十日限滿，牢中取出武松當廳問了枷當案葉孔自讀了招狀，定擬下罪名，春杖二十，判配恩州牢城。原盜贓物給還。本主張都監只得着家人當官領了贓物，當廳把武松斷了二十春杖，刺了金印，取一箇七斤半鐵葉盤頭枷釘了，押一紙公文差兩箇壯健公人，防送武松。限了時日，要起身，兩箇公人領了牒文，押解武松出孟州衙門，便行有詩爲證。

孔目推詳秉至公  
武松垂死又魂遊  
各朝遠戍恩州去  
草凄凄過煖風

且說葉孔目從公樹斷夫配了武松，原來武松吃斷棒之時，却得老管營使錢，通了葉孔目，又看覷他，知府亦知他被陷害，不十分來打重，因此斷得棒輕。武松忍著那口氣，帶上行枷，出得城來，兩箇公人監在後面，約行得一里多路，只見官道傍邊酒店裡，鑽出施恩來看。着武松道：「小弟在此專等武松看施恩時，又包著頭，絡着手，臂武松問道：「我好幾時不見你，如何又做恁地模樣？」施恩道：「官不信瞞哥，哥說：『小弟自從牢裏三番，嚇見之後，知府得知了，不叫差人下來牢裏，點閱那張都監，又差人在牢門口，在近兩邊，尋着春，因此小弟不能勾再進牢，牢裡來看，望兄長，只得在裏面，寫家書，討信，半月之前，想哥正在法活林，中石裡，果是騰門神，那厮又領着，弟，重軍，漢到來。」

廝打小弟被他又痛打一頓也要小弟免人陪話却被他仍復學  
店面依舊交還了許多家火什物小弟在家將息未起今日聽得  
哥哥斷配恩州特有兩件綿衣送與哥哥路上穿着煮得兩隻熟鷄  
在此請哥哥吃兩塊了去施恩便邀兩個公人請他入酒肆那兩個  
公人那里肯進酒店裏去便發言發語道武松這廝他是箇賊漢不  
爭我們吃你的酒食明日官府上須惹口舌你若怕打快走開去  
恩見不是話頭便取十來兩銀子送與他兩個公人那廝兩個那  
肯接惱忿忿地只要催促武松上路施恩討兩碗酒叫武松吃了把  
一箇包裹拴在武松腰裡把這兩個熟鷄掛在武松行枷上施恩附  
耳低言道包裹裡有兩件綿衣一帕子散碎銀子路上好做盤纏也  
有兩雙八搭麻鞋在裏面只是要路上仔細提防這兩個賊男女不  
要好意武松點頭道不須分付我已省得了兩着兩個來也不懼他

你自回去將息，且請放心。我自有的措置，施恩拜辭了武松，哭着去了。  
不在話下。有詩爲証：

朝磨暮折走天涯

坐道行儀重可嗟

多謝施恩深餽送

稜

稜義氣實堪誇

武松和兩箇公人上路行不數十里，止兩箇公人悄悄地商議道：「不見那兩箇來。」武松聽了，自暗暗地尋思：「冷笑沒你娘鳥。」與那厮倒來撲復。老爺武松右手却吃釘住在行枷上，左手却敲着武松，就枷上取下那熟鷺來，只顧自吃，也不采那兩箇公人。又行了廿二里路，再把這隻熟鷺除來，右手抓着，把左手揉來，只顧自吃，行不到五里路，把這兩隻熟鷺都吃盡了。約莫離城也有八九里多路，忽見前面路邊先有兩箇人提着一口各鋒口腰刀，先在那裏等候。見了武松，道：「武松到來，便轉着做一路走。」武松道：「是這關着公人與那兩

箇提朴刀的擗眉弄眼打些暗號。武松早駭見，自賺了八分。想見只在肚裏，却且只做不見。又走不過數里多路，只見前面來到一處浩浩蕩蕩魚浦，四面都是野港濶河。五箇人行至浦邊，一條闊板橋一座牌樓，上有牌額寫着道：飛雲浦三字。武松見了，假意問道：這里地名喚做甚麼去處？兩箇人應道：你又不眼眩，須見橋邊牌額上寫道：飛雲浦。武松立住道：我要淨手，則箇那一箇公人走近一步，却被武松叫聲下去。一飛脚早踢中翻筋斗，踢下水裡去。這一箇急待轉身，武松右脚早起，撲襲地也踢下水裡去。那兩箇提朴刀的漢子，望橋下便走。武松唱一聲：那里去！把枷只一扭折，做兩半箇。扯開皮將來，撒在水裡。趕將下橋來，那兩箇先自驚嚇了。一箇武松途上前去，望那一箇走的後心上，只一拳打翻，便奪過朴刀來，枷上幾朴刀死在地上。這箇轉身回來，這箇纔得起，正待要走，武松追着劈頭

任道你這廝實說我便饒你性命那人道小人兩箇是蒲門神徒弟今神師父和張團練定計使小人兩箇來相幫助送公人一處來有變漢武松道你願不將神令奪併皮那人道小人臨來時和張團練都在張都監家裡後堂鴛鴦樓上吃酒專等小人回報武松道原來你地却饒你不得手起刀落也把這人殺了解下他腰刀來務妍的帶了一把將兩箇屍首都擄在浦裡文怕那兩箇公人不死提起利刀每人身上棚了幾杆刀立在橋上看了一回思量道雖然殺了這四箇賊男女不殺得張都監張團練蒲門神如何出得這口恨眼裏發着綠光踴躍去美賊官賊官竟逃回孟州城裏來不是這箇意給殺孟州城裏來要殺張都監有金教頭堂漆讓讓讓讓毒噴前紅氈席中血淋衫樓閣內閃動乾坤大開寰宇正是兩隻大蟲分勝敗自變惡獸併輪贏耳竟武松再送回孟州城裏來怎地結果且

類編回鑒錄

總序

看世間文字。及幾度。連射。英。種。非。世。上。無。所。不。有。雖。然。畢竟。藏。都。  
塵。性。何。結。果。是。人。者。人。先。管。過。美。何。益。我。

世無所不有。雖終畢竟藏都。塵性何結果。是人者人先管過美何益我。

鍾伯敬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五十一

竟陵鍾 惺伯敬先生 批評

第三十一回

張都監血戰爲橋 武行者夜走蜈蚣嶺

詞曰

神明照察難除奸佞之心、國法昭彰莫絕虎頑之輩、損人益己、終非悠遠之圖、害衆成家、豈是久長之計、稱緣善慶、皆因德行而主禍起傷財、蓋爲不仁而至、知廉識耻、不遭羅網之災、舉善薦賢、必有蒙華之地、行慈行孝、後代之勳、采腹茹懷、奸是終身之禍患、廣施恩惠、人正何處不稱、避冬結痘、警路逢殃、處處難迴避、

話說這篇言語、樹木行善逢惡、惡語讓所說、張都監聽信這、眼圖緣說、請臨孫、替孫囚、神使、食、贈、財、或、出、這、條、筒、計、指、善、武



松性命臨斷出來，又使人買鴛兩箇防送。公人却教蔣門神兩箇徒弟相幫，公人同去路上結果他性命。誰想四箇人倒都被武松砍死。在飛雲浦了當時武松立於橋上，尋思了半晌，躊躇起來，怨恨上天不殺得張都監，如何出得這口恨氣，便去死屍身邊解下腰刀，選好的取把將來跨了，揀條好杆刀，擡着，再逕回孟州城裏來，進得城裏，早是黃昏時候，只見家家閉戶，處處三關門，但見

十字街燈燈火，九曜寺香霧鐘聲，一輪明月掛青天，幾點疎星明碧漢，六軍營內，嗚嗚畫角頻吹，五鼓頭點，三銅壺正滴，四邊響，露昏昏，星稀，舞榭歌臺，三市寒煙，隱隱，綠窗寒戶，兩兩佳人歸繡，簾，雙士子掩青峰。

當下武松入得城來，逕迓去張都監後花園牆外，都是一箇馬院，武松就在此處，這夜裏，傷那張都監，都在衙裏未嘗出來，正看之間，只

見呀地角門開後槽提着箇燈籠出來裏面便開了角門武松却緣  
在黑影裏聽那更鼓時早打一更四點那後槽上了草料拈起燈籠  
鋪開被卧脫了衣裳上床便睡武松却來門邊挨那門響後槽喝道  
老爺方纔睡你要偷我衣裳也早些里武松把杆刀倚在門邊却掣  
出腰刀在手裡又呀呀地推開那後槽那裏恐得住便從床上赤條  
條地跳將起來拏了攪草棍拔了拴却待開門被武松就勢推開去  
搶入來把這後槽匹頭揪住却待要叫燈影下見明晃晃地一把刀  
在手裡先自驚得八分軟了口裡只叫得一聲饒命武松道你認得  
我麼後槽聽得聲音方纔知是武松便叫道哥哥不干我事你饒了  
我罷武松道你只實說張都監如今在那裏後槽道今日和張團練  
賭鬥他三箇吃了一日酒如今兀自在鴛鴦樓上吃酒武松道這  
是箇甚麼人說慌就害行癩武松道他都不得等

起一才把這後槽殺了砍下頭來一撇踢過屍首武松把刀插入鞘裡就燈影下去腰裏解下施恩送來的綿衣將出來脫了身上舊衣裳把那兩件新衣穿了拴縛得緊縛把腰刀和鞞跨在腰裡却把後槽一床絮被包了敲碎銀兩人在纏袋裡却把來掛在門邊又將馬院門立在牆邊先去吹滅了燈火却閃將出來拿了朴刀從門上一步步爬上牆來月却明亮照耀如晝一獻武松從牆頭上一跳却落在牆裏便先來開了角門撿過了門扉復翻身入來虛掩上角門拴都提過了武松却望燈明處來看時正是廚房裡只見兩箇丫環正在那邊纔邊埋怨說道伏侍了一日兀自不肯去睡只是要茶吃那兩箇客人也不識羞耻撞得這等醉了也兀自不肯下樓去歇息只說箇不了那兩箇女使正口裏喃喃訥訥地恁張武松却倚了朴刀

擲出腰裡那口帶血刀來把門一推呀地推開門搶入來先把一箇

大使望角兒揪住六月錢子那一箇却待要走，兩隻脚一似釘住了的，再要叫時，只裡頭儘噤了的，端的是驚得呆了。休道是兩箇丫嬛，便是說話的，見了也驚得口裏半舌不展。武松手起一刀，也殺了，却把這兩箇屍首，拖放籠前，滅了厨下燈火，趁着那窗外月光，一步步挨入堂裡來。武松原在衙裡出火的人，也自糊塗得路數，逕走到鴛鴦樓胡梯邊來，捏腳起手，摸上樓時，早聽得那張都監張團練將門神三箇說話。武松在胡梯口聽，只聽得將門神道：「稱讚了，只說爲了相公與小人報了冤仇，再當重賞地報感恩，柵遠張都監道不是看我兄弟張團練面，誰肯幹這等的事？那雖費用了些錢財，却也安排得那厮好，這早晚多是在那里下手，那厮敢是死了，只教在飛雲浦結果他，待那四大喇罕團索，便見分曉。張團練這夜間，對付他，一箇有甚麼難事，再有幾箇性命，也虧得神道小人。」

也。付徒弟來只教。那裏下手。結果了。快來回報。正是

暗室從來不可欺。古今奸惡盡誅夷。金風未動蟬先覺。暗

送無常死不知。

武松聽了。心頭那把無明業火。高三千丈。冲破了青天。右手持刀。左手揸開五指。捨入棧中。只見三五枝蠶燭。高燒一兩處。月光射入棧上。甚是明朗。面前酒器。皆不曾收。蔣門神坐在交椅上。見是武松。吃了一驚。把這心肝三臟。都提在九霄雲外。說時遲。那時快。蔣門神急待掙几時。武松早落一刀。劈臉剝着。那交椅都砍翻了。武松便轉身回過刀來。那張都監方纔伸得脚動。被武松帶時一刀。齊耳根連鬚子。砍着。撲地倒。在樓上兩箇都在那裡。拜命。這張團練。終是箇武官出身。雖然酒醉。還有些氣力。見劉鶴子兩箇料道。走不迭。便提過一把交椅。輪將來。武松只接過。怪脫。勢只一推。休說張團練。前後

便清醒白醒時也近不得武松神友撲地望後便倒了武松赴入去  
一刀先剗下頭來蔣門神有力掙得起來武松左脚早起翻筋斗踢  
一脚按住也剗下頭轉身來把張都監也剗下頭見卓子上有酒有  
肉武松拿起酒鍾子一飲而盡連吃了三四鐘便去死屍身上剗下  
一片衣襟來蘸着血去白粉壁上大寫下八字道殺人者打虎武松  
也把卓子上銀酒器皿踏碎了搗幾件在懷裏却待下樓只聽得樓  
下夫人聲音叫道樓上官人們都醉了快着兩篩上去攙扶說猶夫  
下早有兩箇人上樓來武松却在胡梯邊看時却是兩箇自家親  
隨人便是前日拿捉武松的武松在黑暗處讓他的過去却攔住去路兩  
箇又進樓中見三箇屍首橫在血泊裡驚得面面厮覷做聲不得正  
和分開八片頂陽骨鑽下半桶冰水小恙待回身武松隨在背後手  
舞花籃早細細下樓來一箇便跪下討饒武松道却饒你不得

便也砍下頭殺得血滴盡。屍橫燈影。武松道：「不做三不休。」  
一百箇也只是這一死。提下刀下樓來。夫人問道：「樓上怎地大驚小  
怪？」武松拾到房前。夫人見條大漢入來。兀自問道：「是誰？」武松的刀早  
飛起劈面門。剝着倒在房前。整喚武松。按住將去割時。刀切頭不入。  
武松心疑。就月光下看那刀。時已自都砍缺了。武松道：「可知割不下  
頭來。」便抽身去後門外去。拿取朴刀。丟取缺刀。復翻身再入樓下。來  
只見燈明前。看那箇唱曲兒的養娘。玉蘭引着兩箇小的。把燈照見  
夫人被殺死在地下。方纔叫得一聲「苦也」。武松握着朴刀。向玉蘭心  
窩裡擲着。兩箇小的亦被武松擲死。一朴刀一箇結果了。走出中堂。  
把拴拴了前門。又入來算着兩三箇婦女。也都擲死了。在房裡武松  
道：「我方纔心滿意足。有詩爲證。」

都說貪婪可羞。設施奸計特深。豈知天道能昭察。續

武松道走了罷休，撇了刀，執了朴刀，出到角門外來。馬院裏除下纏袋來，把壞裡踏匾的銀酒器，都裝在裏面，拴在腰裏，攔開脚步，倒提朴刀便走。到城邊，尋思道：「若等開門，湊吃拿子，不如連夜越城走。」便從城邊踏上城來。這孟州城是箇小去處，那玉城苦不甚高，就女牆邊望下，先把朴刀虛按子，按刀尖在上，棒梢向下，托地只一跳，把棒一柱，立在濠堦邊。月明之下，看水時，只有二二三深。此時正是十月半天氣，各處水泉皆涸。武松蘸濠堦，蹙了鞋襪，解下腿綁護膝，扯扎起衣服，從這城濠裡走過對岸，却想起施恩送來的包裹裡，有兩雙八搭麻鞋取出來，穿在脚上。聽城裏更點時，已拜四更三點。武松道：「這口鳥氣，今日方纔出得鬆膠梁園，雖好，不是久戀之家，只可撒開。」



青  
事  
抄

武松一夜辛苦，身體困倦，棒瘡發了，天疼那里放得過。望見一座樹林裏，一個小小古廟，武松趁入裏面，把朴刀倚了，解下包裹來，做了枕頭，撲翻身便睡。却待合眼，只見廟外邊探入兩把撻釣，把武松搭住。兩箇人便搶入來，將武松按定一條繩索，綁了。那四箇男女道：「這鳥漢子，却肥了，好送與大奇去。」武松那里掙扎，得脫被這四箇人奪了包裹，朴刀却似棒羊的一般，脚不點地，拖到村裡來。這四箇男女於路上，自言自說道：「看這漢子一身血跡，却是那里來，莫不做賊，着了手來。」武松只不做聲。由他們自說行不到三五里路，早到一所草屋內，把武松推將進去。側首一箇小門裏面，點着碗燈，四箇男女將武松剝了衣裳，擲在亭柱上。武松看時，見籠邊染上兩條人腿。武松自肚裏尋思道：「却撞在橫死人手里，死得沒了分曉。」早知如此，何不告一箇清名，省得首告了，便吃一刀一剗，却也留得一箇清名於

也那四箇男女提着那包裹口裡叫道大哥大嫂快起來我們張  
一箇好行貨在這里了只聽得前面應道我來也你們不要動手我  
自來開剝沒一盞茶時只見兩箇人入屋後來武松看時前面一箇  
婦人背後一箇大漢兩箇定睛看了武松那婦人便道這箇不是叔  
叔武都頭那大漢道快解了我兄弟武松着時那大漢不是別人却  
正是萊園子張青這婦人便是母夜叉孫二娘這四箇男女吃了一  
驚便把索子解了將衣服與武松穿了頭巾已自扯碎且拿箇毡笠  
子與他戴上便請出前面客席裡叙禮罷張青大驚連作問道賢弟  
如何恁地模樣武松答道一言難盡自從與那兩箇人後到得牢城  
管裡得蒙施管管兒子喚做金眼彪施恩見如來每日好酒好肉  
管顧我爲是危窄一座酒肉店在城東快活林內甚是盤纏都說一  
箇張團練帶來到那兩箇人傍邊張青施恩由西邊來武松

此告訴我却路見不平我醉打了蔣門神後奪了快活林施恩以此  
敬重我後被張團練買囑張都監定了計謀取我做想隨說智脂害  
昏蔣門神報仇八月十五日夜只推有賊賺找到裏面却想銀酒器  
且預先放在我箱籠內拿我解送孟州府裡強扭做賊打招了監在  
牢裡却得施恩上下使錢透了不曾受苦又得當案某孔目仗義疏  
財不肯陷害平人又得當牢一箇東節級與施恩最好兩箇一力維  
繫待六十日限滿斧杖二十轉配恩州昨夜出得城來耐張都監  
設計教蔣門神使兩箇徒弟和防送公人相幫就路上要結果我到  
得飛雲浦僻處正欲要動手先被我兩腳把兩箇公人踢下水  
裡去赶上這兩箇鳥男女也是一朴刀一箇擗死了都撇在水裏思  
量這口鳥氣怎地出得因此再回孟州城裏去三更四點進去馬院  
裏先殺了一箇養馬的後將人牆內走就廚房裡殺了兩箇丫環

面上驚爲擡上把張都監張團練蔣門神三箇衙殺了又砍了兩箇  
親隨下禱來又把他的老婆兒女養娘都殺死了連夜逃走跳城出來  
走了一五更路一時困倦棒撻發了又疼個行不得教一小廟裏推  
歇一歇却被這四箇擄了來那四箇擄身便拜在地下道我們四  
箇都是張太司的火家因爲連日賭錢輸了去林子裡尋些買賣却  
見哥哥從小路來身上淋淋漓漓都是血跡都在土地廟裡歇我四  
箇不知是甚人早是張大青道幾時來付道跟要捉活的不分付時  
也壞了大司性命因此我們只拿幾箇索索出去正是有眼不識大  
山一時誤犯着哥哥怨罪則箇張青夫妻兩箇笑道我們因有懼心  
這幾時只要他們拿活的行魚他這四箇如何省刑那裏知城心裡  
事若是我這兄弟帶來困垂時不說你這四箇男味便有開首個他近  
他不得因此我時你們解救自來或於道既然如提他們懼礙

我賞你些便把包裹打開取十兩銀子把與四人將去那四個鴉  
子拜謝武松張青看了也取三三兩銀子賞與他們四個自去分了  
張青道賢弟不知我心從你去後我只怕你有些失支脫節或早或  
晚回來因此上分付這幾個男去但凡拿得行貨只要活的那厮們  
慢仗些的趁活捉了敵他不過的必致受害以此不教他們將刀仗  
出去只與他撓鈎套索方纔聽得說我使心疑慮忙分付等我  
看誰想果是賢弟我見一向無信只道在孟州快活了無事不寄書  
來不期如此受苦孫二娘道只聽得叔叔打了將門神文是醉了  
他那一箇來往人不吃驚有爽快話林徽實贖客商只說到這里  
却不知向後的事叔叔因倦且請去客務裡將息却再理會張清引  
武松去客房裡睡了一兩口兒自去廚下安排此這肴羹飯酒食管待  
武松不發時整治齊備專等武松起來相叙有詩爲証

逃往南走孟州城。虎牢關。暮夜行。珍重佳人識首語。便

開鄉緝叙高僧

劫說孟州城。經張都監衙內。也有躲得過的。直到五更。纔敢出來。衆人叫起。裡面親隨外面當值的。軍律都來。攪觀。鬚張起來。街坊鄰舍。誰敢出來。推到天明時分。却來孟州府。稟告狀。知府聽罷。罷火。驚火。速差人下來。檢驗了。殺死人。拿行兇人。出沒去處。填盡了。圍樣。格日。回府裡。稟報知府道。先殺馬院裏。丟來。就殺了。養馬的。後槽一人。有脫下舊衣三件。來到廟裏。燒了。殺死兩箇。丫環。後門邊。遺下。行兇。銀口一。把。接上。殺死。張都監。員外。親隨。直人。外有。請到。客官。張團練。與。蔣門。神。三人。向。粉。壁。畫。衣。襟。蘇。血。犬。馬。八。字。道。殺。人。者。打。虎。武。松。舊。樓。下。翻。死。夫。人。並。在。外。廟。死。玉。蘭。并。奶。娘。五。員。兒。女。三。員。共。計。殺。死。男。女。共。五。五。身。務。將。去。金。銀。酒。器。六。件。知。府。看。罷。值。差。把。

城出  
時

住孟州四門點起軍兵等官并緝捕人員城中坊廂里正遊一隊門  
搜捉覓人武松次日飛雲浦地裏保正人等告稱殺死四人在浦內  
見有殺人血痕在飛雲浦橋上屍首俱在水中知府接了狀子當差  
本縣尉下來一面着人打撈起四個屍首都檢驗了兩個是本府  
公人兩個自有王客備帶本盛驗了屍首畫來告狀催促捉拿  
首償命城裡閉門三日家至戶到逐家挨查五家一連十家一保那  
里不去搜尋眼見得施管管地使錢不出城裏捉獲不着知府押  
了文書委官下該管地面各鄉各縣各都各村畫安排家搜捉緝捕  
兇首爲了武松鄉貫年甲貌相模樣畫影圖形出三五貫信賞錢如  
有人知得武松下落赴州告報隨文給賞如有大義匿犯人在家宿  
食者事發到官與犯人同罪通行隣近州府一同緝捕且說武松在  
張青家裡將息了三五日打聽得事勢漸平一般緊急紛紛擡上

公人出城來各鄉打緝捕張清被擒只得對武松說道二司不見  
我怕事不爾你安身如金銀向搜捕得緊急排門挨戶只恐明日有  
空疎失必消怨恨我夫妻兩箇我却尋個好安身去處與你在先也  
曾對你說來只不知你中心肯去也不武松道我這幾日也曾尋思  
想這事必然要殺如何在此安得身家止有一個親哥文被嫂嫂不  
仁害了負冤來到這里又被人如此陷害祖家親戚都沒了今日若  
得哥再有這好去處同武松去我如何不肯去只不知是那里地面  
張清道是青州管下三座龍山寶珠寺乾和尚潛智深和一滴清  
面獸奸濃機志在那裡打家劫舍霸着四方落草青州官軍捕盜不  
敢正眼覷他賢弟兄除去那里安身立命方纔免得這罪犯若殺別  
處若終久要晚拿他那里常有耆來報我入夥我退為懸挂難  
不不會去爾我無別辦法為備細說拿衙拘拿盡於我面這如何不



通處

着休又駭，那里去做個頭領，誰敢來拿你。武松道：「大哥也說的是，我也有心，恨時辰未到，緣法不能湊巧。今日既是殺了人事，發了沒落身處，此為最妙。大哥你便寫書與我去，只今日便行。張青隨即取幅紙來，備細寫了一封書，把與武松安排酒食送路。只見母夜叉孫二娘指着張青說道：「你如何便只這等叫叔叔去前面定吃人捉了武松道：「阿嫂，你且說我怎地去不得。如何便吃人捉了孫二娘道：「阿叔如今官司通處都有了，文書出三千貫信賞錢，畫影圖形，明寫鄉貫年甲到處張掛。阿叔臉上見今明明地兩行金印，走到前路，湏賴不過。張青道：「應上貼了兩個賞錢，便了孫二娘笑道：「天下只有你乖，你說這知話。這個如何曉得。通處公的，我都有個道理，只怕叔叔依不得。武松道：「我既這通處，如何快不得。孫二娘大笑道：「我說出來，阿叔你不信，武松道：「明樓相識，便依孫二娘道：「三年前有箇

不問  
年  
月  
日  
時

頭打從這里過時，我放翻手把，做是燒日，嚴頭，却留得他一  
個鐵界繩，一身衣服，七領皂布，五條雜色短總褲，一本度牒，一  
串三百零八顆人骨數珠，一箇沙魚皮靴子，插着兩把雪花鐵  
打成的戒刀。這刀如常半夜裡，嗚嗚的響，叔叔既要逃難，只除非把  
頭髮剪了，做個行者，湊遮得臉上金印，又且得這本度牒，做隻身符。  
年甲貌相，又和叔叔相等，却不是前緣前世。阿叔便應了他的名字，  
開路去誰敢來盤問。這件事好麼？張青拍手道：「嫂說得是我，則忘  
了這十着，還是。」

拘捕急如星火，頭危好似風波。若要免除災禍，且須做個  
頭陀。

頭陀道：「吾心裏，何處公道，這個地，便叫『恐我』，不強出家，去  
佛，張青，這件事，與你，好找，探，有，麻，急，難，去，難，取，出，也，難，來，打，回。」

禪出誅笈，衣袋裏武松裡外穿，武松身香蓮花，似與我身止做  
的，着了，尾直被，紫，纏把，強強，除，下，解，開，頭，髮，摺，疊，起，來，將，戒  
菴兒，纏起，掛着，數珠，張青，孫二娘，看了，兩箇，唱，采道，却，不，是，前，生，注  
定，武松，討，面，鏡，子，照了，也，自，咍，哈，大，笑，起，來，張青，道，三哥，爲，何，大，笑  
武松，道，我，照了，自，也，好，笑，我，也，做，得，個，行，者，大，哥，便，與，我，剪了，頭，髮  
張青，拿，起，剪，刀，替，武松，把，前，後，頭，髮，都，剪了，武松，見，事，務，看，看，緊，急  
便，收，搭，包，裏，要，行，張青，又，道，三哥，你，聽，我，說，不，是，我，要，便，宜，你，把，那  
張，都，監，家，裡，的，酒，器，留，下，在，這，里，我，換，些，零，碎，銀，兩，與，你，去，路，上，做  
盤，纏，萬，無，一，失，武松，道，大，哥，兒，的，分，明，盡，想，出，來，與，了，張青，換，了，一  
包，散，碎，金，銀，都，拴，在，纏，家，內，繫，在，腰，裡，武松，飽，吃了，一，頓，酒，飯，拜，辭  
了，張青，夫，妻，二，人，腰，裏，跨，了，這，兩，口，戒，刀，當，晚，都，歇，了，拜，二，娘，取  
出，這，本，度，牒，說，與，他，縫，個，錦，袋，盛，了，數，武松，攬，在，貼，肉，胸，前，武松，拜

謝了他夫妻兩個臨行張青與金付道喜哥於路小心在意凡事不可托大酒要少吃休要與人爭鬪也做些出家人行徑諸事不可燥性省得被人看破了如到了這一龍山鎮可寫封回信寄來我夫妻兩個在這里也不是長久計敢怕隨後敢拾家私也來山生入夥二哥保重保重千萬拜上魯楊二頭領武松辭了出門插起雙袖搖擺着便行張青夫妻看了喝采道果然好個行者但見

前面麴旛映齊肩後鬚髮參差隨頭鬼直裰好似烏雲遮體雜色絳如同花蟒纏身額玉界箍兒燦爛袈裟火眼金精身間布袖襖斑斕彷彿銅筋鐵骨戒刀兩口擎來殺氣橫秋頭骨百顆念處悲風滿路神通廣大退避塵生起死佛圖澄相貌威嚴好似伏虎降龍虛六祖直饒揭帖也歸心便是金剛渡拱掌

暮晚武行者辭了張青夫妻二人離了大樹崖守坡便落路此語

是十月間天氣日正短轉眼便曉了約行不到五十里且望見一座高嶺武行者趁着月明一步步上嶺來料道只是初更天色武行者立在嶺頭上看時見月從東邊上來照得嶺上草木光輝看那嶺時果然好座高嶺但見

高山峻嶺峭壁懸崖石角稜層侵斗柄樹梢彷彿接雲霄烟嵐堆裡時聞幽鳥閑啼霧裏陰中每聽哀猿孤嘯弄風山鬼向溪邊侮美樵夫禪尾野狐立岩下驚張獵戶好似峨嵋山頂過渾如大度嶺頭行

當下武行者正在嶺上走着月明走過嶺來只聽得前面林子裡有人笑聲武行者道又來作怪這般一條河灘淺區嶺有甚麼人笑言走過林子那邊去打一看只見懸崖林中傍山一處墳場約有十數

開其墓在墳場中有一箇婦人在那處前看月

武行者見了，心裏想道：「這山間林裏，出家人却做這等勾當，便去腰裡掣出那兩口爛銀也似戒刀來，在月光下看了，道：『刀却自好，到我手裡，不會發市。』且把這個鳥先生試刀。手腕上懸了一把，再將這把插放鞘內，把兩隻直裰袖結起在背，上竟來到菴前敲門。那先生聽得，便把後窓闔上，武行者拿起塊石頭，便去打門，只見呀地，闔開走出一個道童來，道：『你是甚人？如何敢半夜三更大驚小怪，敲門打戶，做甚麼？』武行者睜圓眼，大喝一聲：『先把這鳥道童祭刀！』道童未了，手起處，鉢地一聲響，道童的頭落在地邊，倒在地下，只見庵裡那個先生，大叫道：『誰敢殺了我道童？托地跳牆出來。』那先生手輪着兩口寶劍，竟奔武行者。武松大笑道：『我的本事，不要道兒。』裡去取，正是：『揸着我的痒處，便法鞘裡再拔。』那口戒刀，早是武松來迎，那先生兩箇乾月明之下，一來一往。

平去一回，兩軍劍寒光閃閃，雙戒刃冷氣森森，開了良久，渾如飛風  
避驚，戰不多時，好似角鷹擊兔，兩個開了十數合，只聽得山嶺傍邊  
一聲響亮，兩個裏倒了一個，但見月光影裡，紛紛紅雨，慣人腥殺氣  
叢中，一顆人頭從地滾正，是三寸氣在手般用，一旦無常，萬事休畢，  
竟兩個裏斬殺倒了個的，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武二郎是個漢子，勿論其他，卽殺人留姓字。節已起出尋常，甚  
甚。

竟陵鍾伯敬父批評

第三十二回

武行者醉打孔亮 錦毛虎義釋宋江

詩曰

風波世事不堪言，莫把行藏信手拈。投藥救人翻致恨，嘗

場排難每生嫌。婢娟負德終遭辱，謫詐行兇獨被殲。別有

相逢同聚會，大施恩惠及間關。

當時兩個問了十數合，那先生被武行者賣箇破綻，讓那先生兩口  
翻砍將入來，被武行者轉過身來，看得親切，只一戒刀，那先生的頭  
滾落在一邊，屍首倒在石上，武行者去時，魔裡婆娘出來，我不報你  
村間條個緣故，只見蓋髻走出，那個婦人來，剝地鞭拜，武行者道：你



水先  
不在此  
此

休拜我，你且說這里是甚麼去處。那先生却是你的甚麼人？那婦人哭着道：「奴是這嶺下張太公家女兒。這菴是奴家祖上墳庵。這先生不知是那里人，來我家裡投宿，且說善習陰陽，能識風水。我家爹娘不合留他在莊上，因請他來這里墳上觀看地理，被他說誘，又留他住了幾日。那廝一日見了奴家，便不肯去了，任了三兩箇月，把奴家爹娘哥嫂都害了性命，却把奴家強騙在此墳庵裡住。這個道童也是別處擄掠來的，這嶺喚做蜈蚣嶺。這先生見這條嶺好風水，以此他便自號飛天蜈蚣王道人。武行者道：你還有親眷麼？那婦人道：「親戚自有幾家，都是莊農之人，誰敢和他爭論？」武行者道：「這廝有些財帛麼？」婦人道：「他已積蓄得一二百兩金銀。」武行者道：「有時你快去收拾，我便要放火燒庵也。」那婦人問道：「師父，你要猪肉吃麼？」武行者道：「有時將來請我。」那婦人道：「請師父進庵裡去吃。」武行者道：「怕別有人。」

四不食  
財不食  
行色不  
非  
聖人而

暗弄我麼那婦人這奴有幾顆顛頭敢賺得師武行者聽那婦人  
到庵裡見小窓是學子上罷着酒肉武行者替便就裡面放起火來那婦人捧  
人收拾得金銀財帛已了武行者替便就裡面放起火來那婦人捧  
一包金銀獻與武行者乞性併武行者道我不娶你的你自移去養  
身快走快走那婦人拜謝了自下坡去武行者把那兩副屍首都拖  
在火裡燒了插了戒刀連夜自過嶺來遙遠取路覓不得饑寒渴飲  
夜宿曉行尋着青州地面家裏行不中賊匪。徑進州府趙府南鎮鄉  
城果然都有榜文張掛在彼處捕獲武松到處雖有榜文武松已自  
做示行者於路却沒大難。賊匪尋得四野聞天色好坐嚴寒當日  
武松去路止買酒買肉吃只恐賊石過寒成血得各條半個早盤果  
前面有等座高山生得極高峻。賊匪在嶺下空籠莽草裏藏身。望  
路尋覓。找個酒店。問前。古道清溪。屋後都是顛石亂山。看那酒店時。

却是個村落小酒肆，但見

門迎溪澗，山映茅茨。綠籬鮮梅，開五葉。小窗前，松偃蒼龍，烏皮卓  
椅，盡列着瓦詩箋。既黃泥牆壁，盡畫着酒仙詩客。一條青旆，舞寒  
風，兩句詩詞，招過客。端的是走驛騎，聞香須住馬，使風帆，知味也。  
停舟。

武行者過得那土岡子來，逕透入那村酒肆裡坐下，便叫道：「酒店主人家，先打兩角酒來，肉便買些來吃。」店主入應道：「買不賺，師父說酒却有些茅柴白酒，肉却都賣貴了。」武行者道：「且把酒來盪盪。」店主入便去打兩角酒，大碗家釀來，教武行者吃，將下碟熟菜與他過口。片時，廚吃盡了兩角酒，又叫再打兩角酒來。店主人又打了兩角酒，大碗篩來。武行者只顧吃，比及過兩盞時，先有三五分酒了，一發吃過這四角酒，又被朔風一吹，酒都灑了。武行者道：「師父，這主人家，你

真個沒東西賣你便自家吃的肉食也討些與我吃了。一發還你銀子。店主人笑道也不曾見這箇出家人。酒和肉只顧要吃。却那里去取師父。你也只好罷休。武行者道我又不白吃你的。如何不賣與我。店主人道我和你說過。只有這些白潯。那得別的東西賣。正在店裡論口。只見外面走入一條大漢。背著三四個入店裡來。武行者看那大漢時。但見

頂上頭巾魚尾赤。身上戰袍鴨頭綠。脚穿一對踢土靴。腰繫數尺紅藤帶。面圓耳大。唇潤口方。鬚七尺。鬚上身材。有二十四五年紀。相貌堂堂強壯士。未使女色。此真那。

那條大漢引著衆人。入進店裡。至人笑容兩掬。迎着道。太師請坐。那漢道。我分付你的安排也。煮酒。至人各道。雞與肉都已煮熟。只等大漢來。那漢道。我那青龍。酒在那里。店主人道。有在這里。那漢道。

了衆人便向武行者對席上頭坐了。那同來的三四人却坐在底下。店主人却捧出一尊青花瓮酒來。開了泥頭。傾在一箇大白盆裡。武行者偷眼着時。却是一瓮窖下的好酒。被風吹過酒的香味來。武行者聞了那酒香味。喉嚨痒將起來。恨不得鑽過來搶吃。只見店主人又去屋下把盤子托出一對雞。一大盤精肉來。放在那漢面前。便擺下菜蔬。用扣子昏酒去盪。武行者看了自己面前。只是一樣兒熟菜。不由的不氣。正是眼飽肚中饑。武行者酒又發作。恨不得一拳打碎了那桌子。大叫道。主人家。你這廝好欺負客人。豈我不還你錢。店主人連忙來問道。師父休要焦燥。要酒便好說。武行者睜着雙眼。喝道。你這廝好不睡。這道青花瓮酒和雞肉之類。如何不賣與我。我也一般還你銀子。店主人道。青花瓮酒和雞肉。都是那大郎家裡自將來的。只借我店裡坐地吃酒。武行者心中要吃。那里聽他分

說一片聲喝道放屁放屁店主人道也不曾見你這箇出家人恁地  
蠻法武行者喝道怎地是老爺蠻法我白吃你的那店主人道我倒  
不曾見出家人自稱老爺武行者聽了跳起身來叉開五指望店主  
人臉上只一掌把那店主人打個踉蹌直撞過那邊去那對席的大  
漢見了大怒看那店主人時打的半邊臉都腫了半日掙扎不起那  
大漢跳起身來指定武松道你這個鳥頭陀好不依本分却怎地便  
動手動脚的却不道是出家人勿起嗔心武行者道我自打他于你  
甚事那大漢怒道我好意勸你你這鳥頭陀敢把言語傷我武行者  
聽得大怒便把桌子推開走出來喲道你那廝說誰那大漢笑道你  
這鳥頭陀要和我廝打正是來太歲頭上動土那大漢便點手叫道  
你這賊行者出來和你說話武行者喝道我怕你不敢打你一  
棒掙到門邊那大漢便閃出門外去武行者趕到門外趕去漢屍

松長壯，那里敢輕敵，便做箇門戶等着他。武行者搶入去，接住那漢子。那大漢却待用力跌武松，怎禁得他千百斤神力，就手一扯，扯入懷來，只一撥撥將去，恰似放翻小孩兒的一般。那里做得半分手脚。那三四個村漢着了，手顫脚麻，那里敢上前來。武行者踏住那大漢，提起拳頭來，只打實落處，打了二三十拳，就地下提起來，望門外溪裡只一丟。那三四個村漢叫聲苦，不知高低，都下溪裡來，救起那大漢，就攙扶着投南去了。這店主人吃了這一掌，打得麻了動，且不得自入屋後去躲避了。武行者道：「好呀！你們都去了，老爺却吃酒肉，把個碗去白盆內，昏那酒來，只顧吃。卓子上那對雞，一盤子肉，都未曾吃動。」武行者且不間筋，雙手扯來任意吃。沒半個時辰，把這酒肉和雞都吃個八分。武行者醉飽了，把道襪袖結在背上，便出店門，沿溪而走。却被那北風吹將起來，武行者覺脚不佳，路邊將來，離身

酒店走不得四五里路，傍邊土壁裡走出一隻黃狗，看着武松吠。行者看時，一隻大黃狗趕着吠。武行者大醉，正要尋事，恨那隻獨狗，着他只管吠，便將左手鞘裡掣出一口戒刀來，大踏步趕那隻黃狗，選着溪岸叫。武行者一刀砍將去，却砍箇空，使得力猛頭重，脚輕，筋斗倒撞下溪裏去，却起不來。冬月天，道溪水正涸，雖是只有一二尺深，淺的水却寒冷的當不得，扒起來淋淋的一身水，却見那口戒刀浸在溪裏。武行者便低頭去撈那刀，時撲地又落下去了。只在那溪水裡滾，岸上側首牆邊轉出一夥人來，當先一個大漢，頭戴毡笠，身穿鶯黃紵絲襖，手裡拿着一條拍棒，背後十數個人跟着，都拿長把白棍，數內一個指道：「這溪裡的賊行者，便是打了小哥哥的。」如今小哥哥尋不見，大哥頭自引了二三十個莊客，逕進酒店裡捉他去。他那里知道，說猶未及，只見遠遠地那個吃酒的漢子，



下一身衣服，手裡提着一條村刀，背後引着三二十箇莊客，都是有名的大漢子，怎見的正是叫做

長王三 矮李四 急三千 慢八百 芭上糞 屎裡蛆

米中虫 飯內屁 鳥上刺 沙小生 木伴哥 牛筋等

這一二十個盡是為頭的莊客，餘者皆是村中搗子，都拖鎗拽棒，跟着那個大漢，吹風胡哨來尋武松。趕到牆邊，見了那漢，指着武松道：「那穿黃襖子的大漢道：『這個賊頭陀，正是打兄弟的那個大漢。』道且捉這鄉去莊裡細細拷打。那漢囑聲下手三四十人一發上，可憐武松醉倒，掙扎不得，急要爬起來，被衆人一齊下手，橫拖倒拽，捉上溪來，轉過側首牆邊，一所大莊院，兩下都是高牆粉壁，垂柳喬松，圍遶着墻院。衆人把武松推搶入去，剝了衣裳，奪了戒刀，包裹，揪過來，綁在大柳樹上，表版一束藤條來細細的打，那廝却總打得三五下。

只見莊子去出一個人來問道你兄弟兩個交打甚麼天只見這雨  
個大漢叉手道師父聽稟兄弟今日和陳莊王四個相識去前面小  
路店裡吃三五酒耐遠個賊行者到來尋闖把兄弟痛打了一頓  
又將來揪在水裡頭臉都磕破了險不凍死却得相識救了回來歸  
家換了衣服帶了人再去尋他那厮把我酒肉都吃了却大醉倒在  
門前溪裡因此捉拿在這裡細細的拷打行起這賊頭陀來也不是  
出家人臉上見刺着兩箇金印這賊却把頭髮披下來遮了必是個  
避罪在逃的囚徒問出那廝根原解送官評理論這箇吃打傷的大  
漢道問他做甚麼這禿賊打得我一身傷損不着十兩個月將息不  
起不如把這禿賊一頓打死了把火燒了罷纔與我消得這口恨  
氣說罷拿起藤條恰待要打只見出來的那人說道賢弟且休打待  
我看他一看這人也像是個好漢地時武行者心裏自酒醒了

理會得。只把眼來閉了。由他打。只不做聲。那個人先去背上看。了杖  
撻。便道作恁。這模樣。想是決斷不多時的疤痕。轉過面前看了。便將  
手把武松頭髮揪起來。定睛看了。叫道。這個不是我兄弟武二郎。武  
行者方纔閃開着眼。看了。那人道。你不是我哥哥。那人喝叫。快與我  
解下來。這是我兄弟。那穿鷲黃襖子的。併吃打的。盡皆吃驚。連忙  
闕道。這個行者。如何却是師父的兄弟。那人便道。他便是我常時和  
你們說的那景陽岡上打虎的武松。我也不知他如今怎地做了行  
者。那弟兄兩個聽了。慌忙解下武松來。便討幾件乾衣服與他穿了。  
便扶入草堂裡來。武松便要下拜。那個人驚喜相伴。扶住武松道。兄  
弟酒還未醒。且坐一坐說話。武松見了那人歡喜上來。酒早醒了。五  
盃討些湯水洗漱了。吃些醒酒之物。便來拜了那人。相叙舊話。那人  
不是別人。正是鄆城縣人氏。姓宋。名登。字公明。武行者道。只想哥

哥在柴大官人莊上如何來在這里。我弟與我是親哥哥，中間相會麼？宋江道：我自從和你往柴大官人莊上分別之後，我都在那里住得半年，不知家中如何，恐父親煩惱，先發付兄弟宋清歸去，後却收拾得家中書信，說道官衙一事，全得宋雷二都頭氣力，已自家中無事，只要緝捕正身，因此已動了個海捕文書，各處追獲。這事已自慢了，却有這里孔太公屢次使人去莊上問信，後見宋清回家，說道：宋江在柴大官人莊上，因此特地使人直來柴大官人莊上取我，在這里。此間便是白虎山，這林便是孔裏發落生，纔和兄弟相打的，便是孔太公小兒子，因他性急，好與人廝鬪，到處尋他，做獨處。基孔亮，這個穿鴛黃襖子的，便是孔太公女兒，人都叫他做老頭星。孔明，因他兩個好習鎗棒，却是我點撥他學藝，以此叫我做師父。我在此間住半年了，我如今正欲要上精風寨，走來這道，我因力欲起身。

我在柴大官人莊上時，只聽得人傳說道：兄弟在景陽岡上，打了大虫，又聽知你在陽谷縣做了都頭，又聞聞殺了西門慶，向後不知你配到何處去，兄弟如何做了行者。武松答道：小弟自從柴大官人莊上別了哥哥，去得到景陽岡上，打了大虫，送去陽谷縣，知縣就擡舉我做了都頭，後因嫂嫂不仁，與西門慶通姦，藥死了我先兄武大，被武松把兩個都殺了，自首告到本縣，轉發東平府，後得陳府尹一力救濟，斷配孟州，至十字坡，怎生遇見張青孫二娘，到孟州，怎地會施恩，怎地打了蔣門神，如何殺了張都監，二十五日，又逃在張青家，母夜叉孫二娘教我做了頭陀行者的緣故，這蜈蚣嶺試刀，殺了王道入，至村店吃酒，醉打了孔兄，把自家的事，從頭備細告訴了宋江，一適孔明孔亮兩個聽了大驚，摸翻身便拜，武松慌忙答禮道：却說甚是衝撞，休怪休怪。孔明孔亮道：我弟兄兩個，有眼不識泰山，萬望起

罪武行者道：「既然二位相識，武松時都是與我烘爐度牒書信，并  
李衣服不可失落了那兩日戒刀。這地懸珠，武明道這個不願足下  
掛心。小弟已自着人收拾去了，整頓端正拜還。武行者拜謝了宋江，  
請出孔太公都相見了。孔太公置酒設席管待，不在話下。當晚宋江  
邀武松同榻，叙說一年有餘的事。宋江心內喜悅，武松次日天明起  
來，都洗梳罷，出到中堂相會吃早飯。孔曠自在那裏相陪，孔亮握着  
疼痛也來管待。孔太公便叫殺羊宰豬，齊集宴，是日相府有幾家  
街坊親戚都來相探，又有幾個門下人來參謁。見宋江必問天喜，當  
日筵宴散了。宋江問武松道：「二哥，今欲要往何處去？安身立命。武松  
道：「昨日對哥哥說了，某處子齊青，想舊與我着兄弟投三龍山寶  
珠寺，花和尚魯智深那裏入禪，他應隨從，因上山來。宋江道：「也好。我  
不瞞你說，我為逃用，有書來，請速有處，想舊與我着兄弟投三龍山寶

我殺了鬪盜，每年寄書來與我，千萬教我去寨裡住幾時。此間又  
離清風寨不遠，表這兩日正待要起身去，因見天氣陰晴不定，未曾  
起程，早晚要去那里走一遭，不若和你同往如何？武松道：哥哥怕不  
是好情分，帶携兄弟投那里去住幾時？只是武松做下的罪犯，至重  
過赦不宥，因此發心，只是茂二龍山落草避難，亦且我又做了頭陀，  
難以和哥哥同往。路上被人說疑，便是跟着哥哥去，倘或有些夾撒  
下，須連累了哥哥，便是哥哥與兄弟同死，尚生也須累及了花榮山  
寨不好，只是由兄弟投二龍山去了罷。天可憐見，異日不死，受了招  
安，那時却來尋訪哥哥未遲。宋江道：兄弟既有此心，歸順朝廷，皇天  
必祐。若如此行，不可苦諫，你只相陪我住幾日，等我自此兩個在孔  
太公莊上，一住過了十日之上，宋江與武松與林冲辭孔太公父子，  
孔明孔亮那里肯放，又留住了三五日，宋江堅執要行，孔太公苦留。

不但只得安排筵席送行，次日將湯新帶的衣裳行者衣服皂衣直裰，并帶來的度牒書信，界箍數珠，戒刀金銀之類，交還武松。又各送銀五十兩，權爲路費。宋江推卻不受。孔太公父子那里肯，只顧將來掛縛在包裹裡。宋江整頓了衣服器械，武松依前穿了行者的衣裳，帶上鐵界箍，掛了人頂骨數珠，跨了兩口戒刀，收拾了包裹，拴在腰裡。宋江提了朴刀，懸口腰刀，帶上毡笠子，辭別了孔太公。孔明孔亮叫莊客背了行李，弟兄二人直送了二十餘里路，拜辭了宋江。武行者兩個，宋江自把包裹背了，說道：「不消莊客遠送，我自和武松兄弟去。」孔明孔亮相詢，自和莊客歸家。不在話下。只說宋江和武松兩個在路上，行着於路，說些閑話，走到晚歇了六宿。次日早起，持轡文行，兩個吃罷飯，又走了四五十里，却來到一市鎮，地名喚做瑞龍鎮，却是個岔路。宋江攔問那里人，道：「小人們欲投瑞龍鎮。」



上不知從那條路去。那鎮上人答道：「這兩處不是一條路去了。這裏要投二龍山去，只是投西落路。若要投清風鎮去，須用投東落路。過了清風山便是宋江聽了，備細便道：「兄弟，我和你今日分手，就這裏吃三盃相別詞，寄浣溪沙單題別意。」

握手臨期話別難，山林景物正闌珊。壯懷寂寞客衣單。旅次愁來魂欲斷，郵亭宿處缺空彈。獨憐長夜苦漫漫。

武行者道：「我送哥哥一程了，却回來。宋江道：「不須如此。自古道：送行千里終有一別。兄弟，你只顧自己前程萬里，早早的到了彼處，入夥之後，少戒酒性，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攬取魯智深、楊志投降了。日後但是去邊上一鎗一刀，搥得個封妻廕子，久後青史上留得一個好名，也不枉了爲人一世。我自百無一能，雖有忠心，不能得進步。兄弟，你如此英雄，決定得做大官，可以肥心。聽愚兄之言，圖個日後。」

武酒性  
是真丹

見武行者聽了酒店上飲了數盃，還了酒錢，三盃酒得片殘，料得正  
鎮稍頭，三岔路口，武行者下了四拜，宋江酒泪不忍分別，又分付武  
松道：兄弟，休忘愚兄之言，少戒酒性，保重保重。武行者自投西去了，  
看管牢記話頭。武行者自來三龍山投魯智深，揚志入夥了，不在話  
下。且說宋江自別了武松，轉身投東，望清風山路上來。於路只意武  
行者又自行了幾日，却早遠遠的望見清風山，看那山，縣但見  
八面嵯峨，四圍險峻，古性喬松盤翠蓋，杈枒老樹掛藤蘿，瀑布飛  
流，寒氣逼人，毛髮冷，巔崖直下，清光射目，慶魂驚，關水時聽，樵人  
斧響，峯巒峭卓，山鳥聲哀，慶鹿成群，孤狸結黨，穿荆棘往來跳躍，  
尋野食，前後呼號，跨立草坡，一莖並無，滿旅店，行來山崎，迴迴盡  
是死屍坑，若非佛祖修行處，定是強人打劫傷。

宋江看了前面那座高山，生得古怪，樹木稠密，心中歡喜，觀之不足。

會走了幾程，不曾聞的宿頭，看看天色晚，宋江心內驚慌，肚裡等  
 思道：若是夏月天，道胡亂在林子裡歇一夜，却恨又是仲冬天氣，風  
 霜正寒，夜間寒冷，難以打熬，倘或走出一個毒虫虎豹來時，如何抵  
 當，却不害了性命，只顧望東小路裏撞將去，約莫走了也是一更時  
 分，心裡越慌，看不見地下，躡了一條絆腳索，樹林裡銅鈴響，走出十  
 四五個伏路小嘍囉來，發聲喊，把宋江捉翻，一條麻索縛了，奪了朴  
 刀包裹，吹起火把，將宋江解上山來，宋江只得叫苦，却早押到山寨  
 裡，宋江在火光下看時，四下里都是木柵，當中一座草廳，廳上放着  
 三把虎皮交椅，後面有百十間草房，小嘍囉把宋江捆做粽子相似，  
 將來綁在將軍柱上，有幾個在廳上的小嘍囉，說道：大王方纔睡，且  
 不要去報，等大王酒醒時，却請起來，割這件子心肝做醒酒湯，我們  
 大家吃塊新鮮肉，宋江被綁在將軍柱上，心裡尋思道：我這造物，只

如此個蹇只爲殺了一個烟花婦人變出得如此之苦誰想這把  
釭却落在這里斷送了殘生性命只見小嘍囉點起燈燭熒煌宋江  
已自凍得身體麻木了動且不得只把眼來四下里張望低了頭嘆  
氣約有二三更天氣只見廳背後走出三五個小嘍囉來叫道大王  
起來了便去把廳上燈燭剔得明亮宋江偷眼看時見那個出來的  
大王頭上戴着翡翠角兒一條紅絹帕裹着身上披着一領棗紅紵  
絲衲襖便來生在當中虎巖交椅上看那大王生得如何但見  
赤髮黃鬚雙眼圓臂長腰闊氣冲天江湖稱作錦毛虎好  
漢原來却姓燕

那個好漢祖貫山東萊州人氏姓燕名順別號錦毛虎原是販羊馬  
客大出身因爲消折了本錢流落在綠林叢內打劫那燕順酒醒起  
來坐在中間交椅上面道孩兒們那里輪得這個坐位

孩兒們正在後山伏路，只聽得樹林裡銅鈴響，原來這個牛子獨自個背些包裹，撞了繩索，一跤絆翻，因此拏得來獻與大王，做醒酒湯。燕順道正好，快去與我請得二位大王來同吃，小嘍囉去不多時，只見廳側兩邊走出兩個好漢來，左邊一個五短身材，一雙光眼，怎生打扮，但見

說裨袖襖錦繡補，形貌崢嶸性兇鹵，貪財好色最強梁，放火殺人王矮虎。

這个好漢，祖貫兩淮人氏，姓王名英，爲他五短身材，江湖上叫他做矮脚虎，原是軍家出身，爲因半路裡見財起意，既勢劫了客人，事發到官，越獄走了，上清風山，和燕順占住此山，打家劫舍，左邊這個生的白淨面皮，三牙捩口，鬚髮長勝，潤滑，秀骨，也裹着頂絳紅頭巾，怎地結束，但見

蘇神稜園全集

錦和袍浦

江湖並英雅好漢

劇

天壽白面郎君

這箇好漢，祖貫浙西蘇州人氏，姓鄭，雙名天壽，爲他生得白淨俊俏，人都號他做白面郎君。原是打銀爲生，因他自小好習鎗棒，流落在江湖上。因來清風山過，撞着王矮虎和他鬥了五六十合，不分勝敗。因此蘇順見他好手段，留在山上坐了第二把交椅。當下三箇頭領坐下，王矮虎便道：孩兒們正好做醒酒湯，快動手取下這牛子心肝來，造三分醒酒酸辣湯來。只見一個小嘍囉，撮一大銅盆水來，放在宋江面前，又一箇小嘍囉，捲起袖子，手中明晃晃擎着一把剗心尖刀，那箇投水的小嘍囉，便把雙手潑起水來，澆那宋江心窩裡，原來那宋江心窩裡，都是惡毒，裹着把這冷水潑散，了熱血，取出心肝來時，便脆了，好吃。那箇嘍囉，把水潑到宋江臉，宋江撲口氣道：可謂家。

汪死在這里，燕順親耳聽得宋江兩字，便喝住小喽囉道：「且不要攔水。」燕順問道：「他那廝說甚麼？」宋江小喽囉答道：「這廝口裡說道：『可惜宋江死在這里。』」燕順便起身來問道：「兀那漢子，你認得宋江？」宋江道：「只我便是。」宋江燕順走近跟前，又問道：「你是那里的？」宋江道：「我是濟州鄆城縣做押司的。」宋江燕順道：「你莫不是山東及時雨？」宋公明殺了閻婆，惜逃出在江湖生的。宋三郎道：「麼？」宋江道：「你怎得知？」我正是宋三郎。燕順聽罷，吃了一驚，便奪過小喽囉手內尖刀，把麻索都割斷了，便把自己身上披的裏紅紵絲袖襖脫下來，裹在宋江身上，抱往中間虎皮交椅上，喚起王矮虎、鄭天壽快下來。三人納頭便拜。宋江滾下來，答禮問道：「三位壯士，何故不殺小人，反行重禮？」此意如何，亦拜在地。那三個好漢一齊跪下，燕順道：「小弟只要把尖刀剗了自已的，這廝原來不識好人。一時看見不到處，少問個緣由，爭些兒。」

壞了義士若非天幸使令仁兄相就，踏踏踏，我等如何得知？  
小弟在江湖上，蘇林叢中，走了計數年，他日只聞得賢兄仗義，感以  
濟困扶危的大名，只恨緣分淺薄，不能拜識尊顏。今日天使相會，直  
乃稱心滿意。宋江答道：「是宋江有何德能，教足下如此掛心，錯愛燕  
順道仁兄，禮賢下士，結納豪強，名聞寰海，誰不做敬？梁山泊近來如  
此興旺，四海皆聞，曾有人說道：『畫出仁兄之賜，不知仁兄獨自何來。』  
今却到此，宋江把這般異蓋一節，殺開棧棧，一節，因殺柴進，向孔太  
公許多時，并今次要往清風寨，尋小李，唐花榮，這幾件事，計一備細  
說與三頭領大喜，隨即取套衣服與宋江穿了一面，謝殺牛宰馬  
連夜趁席，當夜煮醃，到五更，附小樓，羅狀待，宋江敬了，次相，派，押，那  
家，訴，說，路，上，各，事，務，來，說，說，松，如，此，英，難，了，得，三，個，頭，領，對，押，那  
家，道，表，揚，無，窮，若，得，他，排，這，里，才，是，好，却，恨，他，殺，那，裡，去，可，新，蘇



絮絮宋江自到清風山住了五七日，每日好酒好食管待，不在話下。當時購月初旬，山東人年例臘日土墳，只見小喽囉山下報上來，說道：大路上有一乘轎子，七八個人跟着挑着兩個盒子，去墳頭化紙。王矮虎是個奪色之徒，見報了，想此轎子必是個婦人，便點起三五十小喽囉，便要下山。宋江燕順那里攔當得住，綽了鎗刀，敲一棒銅鑼，下山去了。宋江燕順鄭天壽三人自在寨中飲酒，那王矮虎去了，約有三兩個騎馬，還有小喽囉，將來說道：王頭領，前趕到半路裡，見此個軍漢都走了，牽得轎子裡攙着的一箇婦人，只有一個銀香奩，別無物件，財帛無用。問道：那婦人如今攙在那里？小喽囉道：王頭領已自發腔，九後房中去了。燕順大笑，宋江道：原來王矮虎兄弟要貪女色，不是好漢。燕順道：這箇兄弟，諸般都肯向前，只是有這些毛病。宋江道：天位都罷，用兵勸諭，燕順道：疾，便引了宋江直來。

到後山王姆說功中並對房門只遇王姆法正樓前那婦人求歡見  
了三位人來媒忙推開那婦人讓三位坐宋江看那婦人時但見  
身穿綺素腰繫孝裙不施脂粉自然體態妖嬈橫染鉛華生定天  
姿秀麗雲鬢半整有沉魚落雁之容渥眼含愁有明月羞花之貌  
恰似嫦娥離月殿輝如織女下瑤華

宋江看見那婦人便問道娘子你是誰家宅眷這般時節出來閑走  
有甚麼要緊那婦人含羞向前深深地道了三個萬福便答道侍兒  
是清風寨知寨的渾家爲因母親棄世今得小祥借來墳前化紙那  
里敢無事出來鬧走告太巫聖救性命宋江聽罷乾了口驚肚裡尋  
思道我正來投送花知寨莫不是花榮之妻我如何不救宋江問道  
你丈夫花知寨如何不問你出來上墳那婦人道告太巫聖聖不  
是花知寨的渾家宋江道你恰纔說是清風寨知寨的妻太巫聖聖

大王不知道這清風寨如今有兩個知寨一文一武武官便是知寨花榮文官便是侍兒的丈夫知寨劉高宋江尋思道他丈夫既是如花榮同僚我不該時明日到那里湏不好看宋江便對王矮虎說道小人有句話說不知你肯依麼王英道哥哥有話但說不妨宋江道但凡好漢犯了溜骨髓三個字的好生惹人耻笑我看這娘子說來是個朝廷命官的恭人怎生看在下薄面并江湖上大義兩字放他下山回去教他夫妻完聚如何王英道哥哥聽稟王英自來及個押寨夫人做伴况兼如今世上都是那大頭巾弄得反了哥哥管他則甚胡亂容小弟這些個宋江便說一說道賢弟若要壓寨夫人時且後宋江揀一個停當好的在下納財進禮要一個依侍賢弟只是這箇娘子是小人友人同僚正官之妻怎地做得人情放了他則個燕順鄭天壽一齊扶住宋江道哥哥且請起來這個容易宋江又謝道

地時重承不問燕順見宋江堅意要救連綿入却此不獨王矮虎  
與不肯燕順喝令轎夫灌了去那婦人聽了這話拜獨也似拜謝  
江一口一聲好道謝大王宋江道恭人你休謝我我不是山寨裡大  
王我自是耶城驛客人那婦人拜謝了下山兩個轎夫也得了性命  
擡着那婦人下山來飛也似走只恨命娘少生了兩隻脚這王矮虎  
又羞又悶只不做聲被宋江拖出前廳勸道兄弟你不要焦爛宋江  
日後好歹要與兄弟完娶并個數你歡喜便了小人並不失信燕順  
鄭天壽都笑起來王矮虎一時被宋江以禮義縛了雖不滿意敢怒  
而不敢言只得陪笑相勸宋江在山寨中吃筵席不在話下且說清  
風寨軍人一時聞被獲了恭人去只得回來報與劉知寨說  
道恭人被清風山強人擄去了劉知寨聞了大怒喝罵去的軍人不了  
事如何搬了跌人大塊的鄭天壽連綿入珍觀道我網只有五七

個他那里三四十人如何與他敵得，劉高喝道：「胡說！你們若不去，待恭人回來時，我都把你們下在牢裡問罪。」那幾個軍人吃逼不過，沒奈何只得安晚本寨內軍健七八十人各執鎗棒用意來拿，不想未到半路，正撞見兩個驍夫攔得恭人飛也似來了，衆軍漢接見恭人，問道：「怎地能勾下山？」那婦人道：「那廝捉我到山寨裡，見我說道：『是劉知寨的夫人，謊得那廝慌忙拜我，便叫驍夫送我下山來。』衆軍漢道：『恭人可憐，見我們，只對相公說，我們打奪得恭人回來。』權救我衆人，這頓打，那婦人道：『我自自有道理說便了。』衆軍漢拜謝了，簇擁着驍夫便行。衆人見驍夫走得快，便說道：『你兩個閑常在鎮上攔驍夫，只是鴛行鴨步，如今却怎地這等走得快？』那兩個驍夫應道：『本是走不動，却被背後老大栗暴打將來，衆人笑道：『你莫不見鬼背後那得人，驍夫方纔教回頭看了道：『也是我走的快，』脚後跟只打着腦杓。

了衆人都笑。那女子回到寨中，對衆人說見了人，喜便問。那人道：「你  
得誰人救了你回來？」那婦人道：「便是那廝們擄我去，不從奸騙，正要  
殺我。只我說是知寨的家人，不敢下手。慌忙拜我，却得這許多人來，  
搶奪得我回來。劉高聽了這話，便叫取十瓶酒，一口猪賞了衆人。不  
在話下。且說宋江自救了那婦人下山，又在山寨中住了五七日。思  
量要來投邊花知寨。當時作別要下山，三個頭領苦留不住，做了送  
路筵席。各行各送些金寶，與宋江打縛在包裹裡。當日宋江早起來  
洗漱罷，吃了早飯，拴束了行李，作別了三位頭領下山。那三個好漢  
將了酒果肴饌，直送到山下二十餘里官道傍邊，把酒分別。三人不  
捨，只囑道：「哥哥去清風寨回來，是必再到山寨相會幾時。」宋江背上  
包裹，提了朴刀，說道：「再得相見，唱個大酒，分手去了。若是說話約同  
時，並肩長，爛胸抱住，把臂拖回。」衆人哭個要來，投邊花知寨。陰

些兒死無葬身之地。只教青州城外。出幾條精漢英雄。清風寨中聚  
六個丈夫豪傑。正是遭逢龍虎。皆天數際會風雲。豈偶然畢竟宋江  
來。舉花知寨。撞着甚人。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令人只看後來事。便道宋公明不該救劉高妻子。殊不知宋公  
明若無這些直是王矮虎一輩人。如何辦得許多大事。彼一百  
單七人亦何以凡事之哉。

顧伯敬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三十三

竟陵鍾 惺伯敬批 批評

第三十三回

宋江夜看小鰲山 花榮長開清風寨

入詩曰

花開不擇貧家第，月照山河到處明。  
世間只有人心惡，其  
事還須天養人。  
有弊瘡痼家豪富，智慧聰明却受貧。  
守月  
日時該載定，筮來由命不由人。

話說這清風山，離青州不遠，其隔得五里來路，這清風寨都在青州  
玉岱路耳。地名清風鎮，因為這三岔路口，通三處惡山，因此特設這  
清風寨。在這清風鎮上，那里也有三五人家，却離這清風山，只有  
四五十里。書有句做頭，由是這清風寨，好就原委，明說由六個



此種暴起，遲來到清風鎮止，便借問花知寨住處。那鎮上人答道：這清風寨衙門在鎮市中間，南邊有個大寨，是文官劉知寨住宅，北邊那個小寨，正是武官花知寨住宅。宋江聽罷，謝了那人，便投北寨來。到得門首，見有幾個把門軍漢，問了姓名，來去通報，只見寨裡走出那個年少的軍官來，拖住來，汪便拜。那人生得如何，但見

齒白唇紅，雙眼俊，兩眉入鬢常清。細腰寬膊，似猿形，能騎乖劣馬，愛放海棠青。百步穿楊，神箭健，弓開秋月，分明雕翎。箭發迸寒星。人稱小李廣，將種是花榮。

出來的年少將軍，不是別人，正是清風寨武知寨小李廣。花榮宋江見了，看那花榮，怎生打扮，但見

身上戰袍金翠綉，腰間玉帶嵌珠犀，綠青袍，纓雙環，

武官花榮

花榮見宋江拜罷，喝叫軍漢接了包裹，村刀腰刀，扶往宋江直至正廳上，便請宋江當中涼床上坐了。花榮又納頭拜了四拜，起身道：自從別了兄長之後，屈指又過五六年矣，常常念想，聽得兄長殺了一箇潑烟花，官司行文書各處追捕，小弟聞得如坐針氈，連連寫了十數封書，去貴莊問信，不知曾到也否。今日天賜，幸得哥哥到此相見一面，大稱平生渴仰之思，說罷，又拜。宋江扶住，道：賢弟，休只顧講禮，請坐了聽在，平告訴。花榮斜坐着，宋江把殺關婆情一事和投逾柴大官人，并孔太公莊上，遇見武松，清風山上，被捉遇燕順等事，細細地都說了一遍。花榮聽罷，道：兄長如此多磨難合，但幸得在兄到此，且住數年，却又理會。宋江道：兼非兄弟，宋清寄書來，孔太公莊上時在下也，特地要來賢弟，這里走一遭。花榮道：前次連連奉書，去拜，願是長不見回音，後聞知合，與兄長在白虎山，與水公，遊逛，地，

早知後  
事更休  
此

地要差人請兄長來此間住幾時。今蒙仁兄不棄到此，只恨無甚罕物相待，便請宋江去後堂裡坐，喚出渾家崔氏來拜伯伯，拜罷，花榮又叫妹子出來拜了哥哥，便請宋江更換衣裳，鞋襪香湯沐浴。在後堂安排筵席，洗塵當日筵宴上，宋江把救了劉知寨恭人的事備細對花榮說了一遍。花榮聽罷，皺了雙眉，說道：「兄長沒來由救那婦人做甚麼？正好教這厮的口宋江道：却又作恠！我聽得說是清風寨知寨的恭人，因此把做督弟同僚面上，特地不顧主矮虎相，惟一力要救他下山，你却如何恁的說？」花榮道：「兄長不知不是小弟說口，這清風寨係是青州緊要去處，若還是小弟獨自在这里守把時，遠近強人怎敢把青州攪得粉碎？近日除將這個窮酸餓醜來做個正知寨，這厮又是文官，又沒本事，自從到任，把此等間些少上戶詐騙壞法度，無所不爲。小弟是個武官，副知寨，每每被這厮毆氣，恨不得

大是道

學想可

了這濫污賊禽獸兄長却如何教了這斯的好人打緊這婆娘  
不賢只要調撥他丈夫行不仁的事殘害良民貪圖賄賂正好叫那  
賤人受些玷辱兄長錯教了這等不才的人宋江聽了便勸道賢弟  
差矣自古道冤仇可解不可結他和你是同僚官又不合活生世亦  
且他是個文墨的人你如何不諫他他雖有些過失你可隱惡而揚  
善賢弟休如此沒見花榮道兄長見得極明來日公廨內見劉知寨  
賄與他說過救了他老小之事宋江道賢弟若如此見席也顯你的  
好處花榮夫妻幾口兒朝暮精精致致供茶獻酒供食伏侍宋江當  
晚就晚安排床帳在後堂軒下請宋江安歇次日又備酒食筵宴  
待話休絮煩宋江自到花榮寨裡吃了四五杯酒花榮手巾兩幾個  
梯巴太一日換一個撥些碎銀子在他身邊每日邀相陪宋江法請  
風鎮街正觀看市井喧嘩村落官觀寺院開池藥精前那項瀉瀉

梯已人相陪着閑走邀宋江去市井上開瓶那清風鎮上也有幾座  
小拘欄并茶坊酒肆自不必說得當日宋江與這梯已人在小拘欄  
裡閑看了一回又去近村寺院道家宮觀遊賞一回請去市鎮上酒  
肆中飲酒臨起身時那梯已人取銀兩還酒錢宋江那里肯要他還  
錢却自取碎銀還了宋江歸來又不對花榮說那個何去的人歡喜  
又落得銀子又得身閑自此每日梳一個相陪和宋江緩步閒遊又  
只是宋江使錢自從到寨裡無一個不敬他的宋江在花榮寨裡住  
了將及一月有餘看看晴窗春回又早元宵將近且說這清風寨鎮  
上居民商量於燈一事準備慶賞元宵料欲雜物去土地大王廟前  
扎縛起一座小龕山上面結綵懸花張掛五七百碗花燈土地大王  
廟內遊樂箇般社火家家門前扎起燈棚賽燈火市鎮上諸行百  
藝都有雖然比不得京師只此也是人朝天上當下宋江在寨裡和

花榮仗義不顧交情，與宋江到營，到營相見，相見如故。花榮到已開市後，上馬法公旗內，點起數百個軍士，教晚間去劫寨。上彈壓又點差許多軍漢，分頭去四下里，將把柵門未解時，分頭來邀宋江吃點心。宋江對花榮說道：「聽聞此間，漸漸有些變點，敵花燈，我欲去觀看，觀看花榮答道：「小弟本欲陪侍，況長去，看燈，豈還謀理，只是奈緣我職役在身，不能勾自在，開我同往。今夜况長，自與家，開二三人去看燈，最早的，鞭把小弟在家專待，床邊，在盂，以瘦，擔，宋江道：「最好，却早天色向晚，東邊推出那輪明月，上來，正是

玉漏銅壺且莫催，  
星橋火樹徹明開。  
繁光高聳青雲上，  
何處遊人不看來。

當晚宋江和花榮家親隨，挑已入兩王帳，跟着宋江，緩步徐行，到這清風鎮，止看燈時，只見家家門前，搭定燈籠，掛着彩旗，不記其數。

燈上畫着許多故事，也有剪綵飛白牡丹花燈，并荷花芙蓉異樣燈，火四五個人手廝挽着，來到土地大王廟前，看那小鰲山時，怎見的好燈，但見

山石穿雲戲水，雲霞映獨鶴朝天，金蓮燈，玉梅燈，晃一片琉璃，荷花燈，芙蓉燈，撒千團錦綉，銀鬚團扇，雙雙隨綉帶，香毬雪柳爭輝，纒纒拂華，痛翠幙，村歌社鼓，花燈影裡，競隨闌織女，蚕奴畫燭光中，同賞飯，雞無佳麗，風流仙，盡賞豐登，大有年。

當下宋江等四人在鰲山前看了一回，迤邐滾南看燈，走不過五七百步，只見前面燈燭變煜，一夥人圍住，在一個大牆院門首熱鬧，響聲處，衆人喝采，宋江看時，却是一夥舞龍遶的，宋江矮姓人，背後看不見，那相陪的樣兒，人却認得，社火隊裡，便教分開，衆人讓宋江看，那跳鮑老的身軀，輕便，村村勢勢的，宋江看了，呵呵大笑，只見這

橋院裡面却是劉知寨夫妻兩口兒和幾個婆娘在裡面看聽得宋江笑聲那劉知寨的老婆於燈下却認的宋江便指與丈夫道兀那個黑矮漢子便是前日清風山搶擄下我的賊頭劉知寨聽了吃了一驚便喚親隨六七人叫捉那個咲的黑漢子宋江聽得回身便走不過十餘家衆軍漢趕上把宋江捉住拏子來却似皂隄追紫燕正如猛虎啖羊羔拏到寨裡用四條麻索綁了押至廳前那三個梯己人見捉了宋江去自跑回來報與花榮知道且說劉知寨坐在廳上叫解過那厮來衆人把宋江簇擁在廳前跪下劉知寨喝道你這厮是清風山打劫強賊如何敢擅自來看燈今被擒獲你有什么理說宋江告道小人自是鄆城縣客人張三與花知寨是故友來此間多日了却不曾在清風山打劫劉知寨老婆却從屏風背後轉將出來唱道你這厮死自難纏你記得教我叫你做光潔時宋江告道添人差



矣。那時小人不對恭人說來，小人自是鄆城縣客人，亦被擄掠在此間，不能勾下山去。劉知寨道：你既是客人，被擄劫在那里，今日如何能勾下山來？細到我這里看燈。那婦人便說道：你這厮在山上時，大落落的坐在中間交椅上，由我叫大王那里派人，宋江道：恭人全不記我，一力救你下山，如何今日到把我強扭做賊？那婦人聽了大怒，指着宋江罵道：這等頑皮賴骨，不打如何肯招？劉知寨道：說得是，喝叫取過批頭來打那厮一連打了兩套，打得宋江皮開肉綻，鮮血迸流，便叫把鐵鎖鎖了。明日合個囚車，把鄆城虎張三解上州裡去。却說相陪宋江的梯己人，慌忙遶回來報知花榮、花榮聽罷，大驚，連忙寫一封書，差兩個能幹親隨人去劉知寨處取親隨人贖了書，急忙到劉知寨門前，把門軍士入去報覆道：花知寨差人在門前下書，劉高叫喚至前，那親隨人將書呈上，劉高拆開封皮，讀道：花榮拜上。

條兒。公座前所有滿親劉丈。近日從濟州來。因看燈火誤犯尊。  
萬乞恕。放免自當造謝。草字不恭。煩乞照察。不宜。劉高看了大怒。  
把書批得粉碎。大罵道。花榮這廝無禮。你是朝廷命官。如何却與強  
賊通同。也來瞞我。這賊已招是鄆城縣張三。你却如何。罵道是劉丈。  
俺湏不是你侮弄的。你罵他姓劉。是和我同姓。恁地。我便放了他。唱  
今左右把下書人。推趕出去。那親隨人被趕出寨門。急急歸來稟復。  
花榮知道。花榮聽了。只叫得苦了哥哥。快備我的馬來。花榮披掛拴  
束了弓箭。綽鎗上馬。帶了三五十名軍漢。都拖鎗拽棒。直趕到劉高  
寨裡來。把門軍人見了。那里敢攔當。見花榮頭勢不好。盡皆吃驚。都  
四散走了。花榮搶到廳前。下了馬。手中擎着鎗。那三五個人。都兩邊  
在廳前。花榮叫裏叫道。請劉知寨說話。劉高聽得見花榮頭勢不好。  
驚的魂飛魄散。懼怕花榮是個武官。那里敢出來相見。花榮裏面高

不出來立了一回，喝叫左右去兩邊耳房裡搜人。那三五十軍漢一齊去搜時，早從廊下耳房裡尋見宋江，被麻索高吊起在梁上。又使鐵索鎖着兩腿，打得肉綻。幾個軍漢便把繩索割斷，鐵鎖打開，救出宋江。花榮便叫軍士先送回家裡去。花榮上了馬，綽鎗在手，口裡發話道：「劉知寨，你便是個正知寨，待怎的奈何了花榮？誰家沒個親眷，却却甚麼意思？我的一個表兄，直掣在家裡強扭做賊，好欺負人。明日和你說話，却再理會。」花榮帶了衆人，自回到寨裡來，看視宋江，却說劉知寨見花榮救了人去，急忙點起一二百人也，叫來花榮寨裡奪人。那二百人內，新有兩個教頭，爲首的教頭雖然了得些鎗刀，終不及花榮武藝，不敢不從劉高，只得引了衆人，連花榮寨裡來，把門軍士入去，報知花榮。此時天色未甚明亮，那二百來人，撞在門首，誰敢先入去，都懼怕花榮了得，看看天大明了，却是兩扇大門不關，只

見花知寨在正廳上坐着，左手執着扇，右有手筆着箭，衆人都擁在門前。花榮豎起弓，大喝道：「你這軍士，儘敢知定，各有頭領，各有主劉高，差你來，休要替他出色。你那兩鬢青鬚，頭蓬未見花知寨的武藝。」今日先教你衆人看，後知寨言語，然後你那廝們要着劉高出色，不怕的入來看我。先時大門口，至邊門，禱的骨格頭，擡上箭，拽滿弓，只一箭，哨聲，這着正射中門神骨朵頭，衆人看了，都叫：「好箭。」再取第二枝箭，大叫道：「你們衆人，再看我這第二枝箭。」要射前邊門神的頭盔上，索纜，聽的又，前不偏不斜，正中纜頭，這那兩枝箭，都射定在兩扇門上。花榮再取第三枝箭，嚶道：「衆人，看我這第三枝箭。」要射你那隊裡，牽白馬的教頭，心窩，那大哨聲，喚也，轉身先走，滾滾滾，滾滾滾，一齊都走了。花榮再教開射，衆人却來後堂看戲，果在在衆前，道：「弟，你下箭，哥受此之苦，本準射我，本不射，果是射高，那裏不射。」

你干休我倆也要計較個常便。花榮道：小弟捨着護了這運官，誰  
那厮理會宋江道：不想那婦人將思作怨，教丈夫打我這一頓。我本  
待自說出真名姓來，却又怕鬧婆情事。因此只說鄆城客人張三。  
討討劉高無禮，要把我做鄆城虎張三解上州去。各箇囚車盛我，要  
做清風山賊首時，頃刻便是一刀一剮，不得賢弟自來力救，便有銅  
唇鉄舌也和他分辯不得。花榮道：小弟尋思，只想他是讀書人，須念  
同姓之親，因此罵了劉丈，便是忘了忌諱。道一句話，如今既已救了  
來家，且却又理會宋江道：賢弟差矣。既然乞你救勢，救了人來，凡事  
三思而後行，再思可矣。自古道：吃飯防噎，行路防跌。他被你公然奪  
了人來，急使人來搶文書，你一嚇盡都散了。我想他如何肯干罷。必  
然要和你動文書。今晚我先走上清風山去躲避。你明日却好和他  
了。終久只是文武不相，相與的官司，我若再在裏面，出去替你

和他分說不過夜，柴進小義已是二勇之夫，却無兄長的高明，還是  
只恐兄長傷重了，走不動，末上道不妨事，急難以勝，我自推到山  
下，使了當日，敷了膏藥，吃了些酒肉，把包裹都寄在花叢裏，黃昏  
時分，便使兩個軍漢，挑出城外去了，宋江自連夜捱去，不在話下，再  
說劉知寨昇軍士，一箇箇散回寨，但說道：「花知寨十分英雄了，  
得誰敢去近前當他，弓箭兩箇教頭，直着他一請時射，請透明，應德  
却是箇主，有得劉高，漸漸是個文官，還有些謀略，策計花叢，雖然  
勇猛豪傑，不及劉高的智量，正是將謀而不任勇，當下劉高尋思  
起來，想他這一套去，必然事在放他，上清風，出去了，明日却來，和我  
自賴，便爭競，劉高也，只是文武不和，閑閑之事，我却如何，委簡的  
他我，今夜差，三十軍漢去五里路頭，等候，倘若天幸，捉着時，將來  
情，傷的，尚在家，替却暗地使人，連夜去州，租築，鎮官，下，縣，臨，廳，

花榮一發。拏了都害了他性命。那時我獨自霸着這清風寨。當得受這廝們的氣。當晚點了三十餘人。各執鎗棒。就夜去了。約莫有二更時候去的。軍機背躬。細得宋江到來。劉知寨見了。大喜。道不出吾之所料。且與我囚在後院裡。休教一個人得知。連夜便寫了實封申狀。差兩個心腹之人。星夜來青州府飛報。次日花榮只道宋江上清風山去了。坐視在家。心裡自道。我且看他怎的。竟不來來看。劉高也只做不知。兩下都不說着。且說青州府知府。正值陞廳公座。那知府覆姓慕容。名彥。是今上徽宗天子慕容貴妃之兄。倚托妹子的勢。要在青州橫行。殘害良民。欺罔僚友。無所不爲。正欲回後堂退食。只見左右公人。接上劉知寨申狀。稱賊情公事。知府接來看了。劉高的文書。吃了一驚。便道。花榮是個功臣之子。如何結連清風山強賊。這罪犯非小。未委虛的。便教喚那本州兵馬都頭。來到廳上。分付他

去原來那個都監姓黃名信爲他本身武藝高強威鎮青州因此  
他爲鎮三山那青州地西所轄下有三座惡山第一便是清風山第  
二便是二龍山第三便是桃花山這三處都是強人草寇出沒的去  
處黃信却自誇聯捷盡三山及馬因此喚做鎮三山那人生得如何  
但見

相貌端方如虎豹，身軀長卷似蛟龍。  
平生慣使喪門劍，威

鎮三山立大旗。

這兵馬都監黃信上廳來領了知府的言語出來點起五十個壯健  
軍漢挑掛了衣甲馬上簷轂那日喪門劍連夜使了清風寨來迎到  
嶺高寨前下馬對寨出來迎接請到後堂設禮罷一邊安排酒食  
管待一面犒賞軍士後兩軍出來江乘黃信看了黃信道這個不  
認間了連夜合營四軍押邊賊寨在嶺西寨上掛了紅旗插出個旗



黃信討  
尹更寫

旗上寫着清風山賊首鄆城虎張三索江裏敢分糧只得由他們  
安排黃信再問劉高道你拏得張王時花榮知也不知劉高道小官  
夜來二更拏了他悄悄地把來藏在家裡花榮只知道張三去了自  
坐視在家黃信道既是恁地却容易明日天明安排一付羊酒去大  
寨裡公廳上擺着却教四下里埋伏下二三十人預備着我却自去  
花榮家請得他來只推道慕容知府聽得你文武不和因此特差我  
來置酒勸論等到公廳只看我燕益為驍越下手拏住了一同解上  
州裡去此計如何劉高喟采道還是相公高見此計大妙却似瓮中  
捉鴈手到拿來當真是下計策次日天曉先去大寨左右兩邊帳幕  
裡預先埋伏了軍士廳上虛設着酒食宴饗早飯前後黃信上了馬  
只帶三兩個從人來到花榮寨前軍人入去傳報花榮問道來做甚  
來

此黃信道下官蒙知府呼喚，發落道爲是你清風寨內文武官僚不  
和未知爲甚緣由，知府誠恐二官因私執而誤其公事，特差黃某賞  
到羊酒前來與你二官講和，已安排在大寨公廳上，便請足下上馬  
同往。花榮笑道：「花榮如何敢欺用劉高，他又是一個正知寨，只是本人  
累累要弄花榮的過失，不想驚動知府，有勞都監下臨草寨，花榮將  
何以報黃信耳？」低言道：「知府只爲足下一人，倘有些刀兵動時，他  
是文官做不得用你，只依着我行。」花榮道：「深謝都監過愛，黃信便邀  
花榮同出門首，上馬花榮道：「且請都監少叙三盃了去。」黃信道：「待說  
罷了，共飲何如？」花榮只得叫備馬，當時兩騎並馬而行，道來到寨  
下，了馬黃信榜着花榮的手，同上公廳來，只見劉高已首先在公廳  
上，三個入寨，只見黃信到，取酒來，衆人已先勸花榮飲酒，黃信

出去開了寨門，花榮不知是計，只想黃信是一般武官，必無反意。黃信擎一盞酒來，先勸劉高道：「知府爲因聽得你文武二官同僚不和，好生憂心。今日特委黃信到來與你二公陪話，煩望只以報答朝廷爲重。再後有寧和同商議，劉高各道量刺高不才，頗識些理法，何足道哉。」直教知府恩相如此，掛心我二人也無甚言語爭執。此是外人妄傳。黃信大喚道：「奴才劉高飲盃酒。」黃信又斟第二盃酒來勸花榮。雖然是劉知寨如此說了，想必是開人妄傳。故是如此。且請頭一盃花榮接過酒吃了。劉高率副臺盃斟一盃酒，回勸黃信道：「動勞都監相公降臨敝地，滿飲此盃。」黃信接過酒來，擎在手裡，把眼四下一看，早有十數個軍漢簇上廳來。黃信把酒盃望地下一擲，只聽得後堂一聲喊起，兩道帳幔裡走出三五十個壯健軍漢，一發上把花榮牽倒在廳前。黃信喝道：「斬了花榮。」一聲叫道：「我待何罪？」黃信大笑。

是理  
正氣

唱道你兀自敢叫哩你結縛風山強賊一同背反朝廷當得  
我念你往日面皮不去驚動你。你家老小花榮道相公也有個証見。  
黃信道還你一個証見。教你看真賊正賊。我不屈你。左右與我推得  
來。無移時三輛囚車。十個紙旗兒。一條紅抹額。從外面推將入來。花  
榮看了。見是宋江陷着。目睜口呆。面面厮覷。做聲不得。黃信喝道。這  
須不干我事。見有告人劉高在此。花榮道。不妨。不妨。這是我的親眷。  
他自是野城縣人。你要殺他。做賊到上司。自有分辯。處黃信道。你  
既然如此。就時。我以解你上州裏。你自己去分辯。便叫劉知寨點起一  
百寨兵。防送。就要你同去。解投青州。此是知府相公立等回報的  
公事。不可延遲。花榮領對黃信說道。都監賺我來。雖然誤了。我便是  
朝廷和得。更有分辯。再着我和都監爭。做武職官。而休去。我表親家  
我坐在牢裏。裡弄情。這人村野。便都將我解州。劉知寨。

婦妻折辭，明自休，要柱香人性命，當時黃信與劉高都上了馬，監押  
將兩輛囚車，奔帶監五雷軍士，帶百寨兵簇擁着車子，取路迤邐青州  
府來，不是食信，劉高解凍，紅花榮望青州來，有分教，火燒堆裡送數  
百關，屋穿人家，刃斧叢中殺一二十，殘生性命，且教大鬧了青州，縱  
橫山嶽，直使匪風，止題名，宰身，風門中，降敕書，畢竟解宋江投青  
州來，怎道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劉高妻子是箇淫婦之婦，劉高因聽其言，把花知寨，未公明一時  
暗害，後來家破身亡，誠難自取哉。

竟陵鍾惺伯敬父批評

第三十四回

鎮三山大鬧青州道 霹靂火夜走瓦礫場

詩曰

劫業難醫冤業病 橫財不富命窮人  
虧心折盡平生福 短天教一世貧  
生事事生君莫怨 害人人害汝休嘆  
得便宜處休歡喜 遠在兒孫近在身

話說那黃信上馬手中橫着這口喪門劍，劉知寨也騎着馬，身上披掛些戎衣，手中拿一把叉，那二百四五十軍漢寨兵各執着綬鎗，棍棒，腰下都帶短刀利劍，兩不鼓一聲鐘，解宋江和蔣榮整青州寨，衆人都離了清風寨，行不過三四十里，路頭前見一座大樹，葉葉

不  
能  
救

到那山嘴邊前處，寨兵指道：林子裡有人窺望，都立住了脚。黃信在馬上問道：爲甚不行？單漢蒼道：前面林子裡有人窺看。黃信喝道：你來他！只顧走，看看漸近林子前，只聽得噹噹的二三十面大鑼，一齊響起來。那寨兵人等都慌了手脚，只待要走。黃信喝道：且住！都與我擺開！叫道：劉知寨，你壓着囚車劉高在馬上，蒼應不得。只口裡念道：救苦救難天尊，便許下十萬卷經，三百座寺，救一救驚的臉如成精的東瓜青。一回黃一回，這黃信是個武官，終有些膽量，便拍馬向前看時，只見林子西邊齊齊的，超過三五百個小嘍囉來。一個個身強力壯，都是兩惡眼，頭裹紅巾，身穿襖，腰懸利劍，手執長鎗。早把一行人圍住。林子中跳出三個好漢來，一個穿青，一個穿綠，一個穿紅，都帶着一頂鎊金萬字頭巾，各跨一口腰刀，又使一把村刀。當住去路。中間是錦毛虎燕順，上首是矮脚虎王英，下首是白面郎君鄭

天。三個好漢大喝道來往的到此當住。勒留下三千兩買路錢。任從過去。黃信在馬上大喝道。你那廝們不得無禮。鎮三山在此。三個好漢睜着眼。大喝道。你便是鎮萬山。也要三千兩買路錢。黃金沒時。不任你過去。黃信說道。我是上司。限公事的。都監有甚麼買路錢與你。那三個好漢笑道。莫說你是上司。一個都監便是。趙官家駕過。也要三千兩買路錢。若是沒有。且把公事人當在這里。待你取錢來贖。黃信大怒。罵道。強賊。怎敢如此無禮。喝叫左右。鑼鼓鳴鑼。黃信拍馬舞劍。直奔燕順。三個好漢一齊挺起村刀來戰黃信。黃信見三個好漢都來併他。奮力在馬上閉了十合。怎地當得他。三個姓亦且劉高是個文官。又向前不得。見了這般頭勢。只待要走。黃信怕吃他三個拿了壞了名聲。只得一騎馬。撲刺刺跑回舊路。三朝頭類挺着村刀。趕將來。黃信那裏顧的眾人。獨自飛馬奔回清風鎮去了。衆軍見黃



信回馬時，已自發聲喊，撇了囚車，都四散走了。只剩得劉高，見頭勢不好，慌忙勒了馬頭，連打三鞭。那馬正待跑時，被那小嘍囉拽起絆馬索，早把劉高的馬揪翻，倒撞下來。衆小嘍囉一發向前，拿了劉高，搶了囚車，打開車，翻花袋，已把自己的囚車掀開了，便跳出來。將這縛索都掙斷了，却打碎那個囚車，救出宋江來。自有那幾個小嘍囉，已自綁了劉高，又向前去搶得他騎的馬，亦有三匹駕車的馬，却剝了劉高的衣服，與宋江穿了，把馬先送上山去。這三個好漢，一同花袋并小嘍囉，把劉高赤條條的綁了，却回山寨來。原來這三位好漢，爲因不見宋江回來，差幾個能幹的小嘍囉下山，直來清風鎮上探聽。聞人說道：都監黃信，擲盞爲號，擎了花知寨，并宋江，陷囚車了。解投青州來。因此報與三個好漢得知，帶了人馬，大寬轉，兜出大路來。直走投庄去，路小，路長，亦差人伺候。因此放了兩網，拿得劉高都回。

山寨裡來當晚上的山時已是二更時分都到聚義廳上初會請宋  
江花榮當中坐定三個好漢對席相陪一面且備酒食管待燕順分  
付叫孩兒們各自都去吃酒花榮在廳上稱謝三個好漢說道花榮  
與哥哥皆得三位壯士救了性命報了冤仇此恩難報只是花榮還  
有妻小妹子在清風寨中必然被黃信擒捉却是怎生救得燕順道  
知寨放心料應黃信不敢便拏人若拏時也須從這條路裡經過  
我明日弟兄三個下山去取寨人和令妹還知寨便差小喽囉下山  
先去探聽花榮謝道深感壯士大恩宋江便道且與我拿過劉高那  
個來燕順便道把他綁在將軍柱上割腹取心與哥哥慶喜花榮道  
我親自下手割這厮宋江罵道你這厮我與你往日無冤近日無仇  
你如何聽信那不賢的婦人害我今日擒來有何理說花榮道哥哥  
問他則其口乃大劉高心窩裡只一刻那顆心獻在宋江面前小嘍

受用不  
得

書言才若在  
三  
雖自把屍首拖在一逸末清道今日雖總了這廝渣滓匹夫只有那  
個淫婦不曾殺得出那口怨氣玉矮虎便道哥哥放心我明日自下  
山去拿那婦人今將還我受用衆皆大笑當夜飲酒罷各自歇息次  
日起來商議打清風寨一事燕順道昨日孩兒們走得辛苦了今日  
歇他一日明日早下山去也未遲宋江道也見得是正要將息人強  
為壯用兵正是如此不在促忙不說山寨整點兵馬起程且說都監  
黃信一騎馬奔回清風鎮上大寨內便點衆兵人馬緊守四邊柵門  
黃信寫了申狀叫兩個教軍頭日飛馬報與蔡容知府知府聽得飛  
報軍情緊急公務連夜陞廳看了黃信申狀及了花榮結連清風山  
強盜時刻清風寨不保事在危急早遣良將保守地方知府看了大  
驚便差人去請青州指揮司總管本州兵馬秦統制急來商議軍情  
箇事那大原是山後開州人氏姓秦諱簡明字因他性格急燥聲若

雷道以此人都強他做霹靂火，是軍中身候。知府各處有萬夫不當之勇，那人聽得知府請獎，還到府裡來見知府。那慕容知府，辦出那黃信，的飛報狀來，教秦統制看了，秦明大怒道：「紅頭子敢如此無禮，不須公祖憂心，不才便起軍馬，不拏了這賊，誓不再見公祖。」慕容知府遣將軍，着是遲慢，恐這廝們去打清風寨。秦明答道：「此事如何敢遲慢，只今連夜便去。」點起人馬，來日早行。知府大喜，忙安排酒肉乾糧，先去城外等候賞軍。秦明見說，反了花樣，便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無念忿地，上馬奔到指揮司裡，便照起一百馬軍，四百來軍，先教出城去取齊，擺布了起身，却說慕容知府先在城外寺院裏，蒸下饅頭，擺了大碗，盪下酒，每一個人三碗酒，兩個饅頭，一斤熟肉，方纔備辦得了，却望見軍馬出城，看那軍馬時，擺得整齊，但見

列列旌旗似火森森戈戟如麻陣分八卦擺長蛇委實神驚鬼怕  
錦晃綠沉紫焰旗飄綉帶紅霞馬蹄來往亂交加乾坤生殺氣成  
敗屬誰家

當日清早秦明擺布軍馬出城取聲引軍紅旗止大書兵馬總管秦  
統制領兵起行慕容知府看見秦明全副披掛了出城來果是英雄  
態也但見

盔上紅纓飄烈燭錦袍血染猩紅獅鬚寶帶束金靴雲根靴抹綠  
纓背鎗堆銀坐下馬如同解豸狼牙棒密嵌鋼釘怒時兩目便圓  
睜性如霹靂火虎將是秦明

當下霹靂火秦明在馬上出城來見慕容知府在城外賞軍慌忙叫  
軍漢接了軍器下馬來和知府相見施禮罷知府把了幾席酒請  
獨付銀錢道游觀方便早秦凱還營軍已罷次起信報秦明獲了勝

府飛身上馬、攔開隊伍、催趕軍兵、大刀潤斧、逕奔清風寨來。這清風鎮却在青州東南上、從正南取清風山較近、却早到山北小寨。却說清風山寨裡、這小嘍囉們、探知慌細、報上山來。山寨裡衆好漢、正待要打清風寨去、只聽的報道、秦明引兵馬來到、都面面厮覷、俱各駭然。花榮便道、你衆位且不要慌、自古兵臨告急、必湏死敵、教小嘍囉飽吃了酒飯、只依着我行、先湏力敵、後用智取。如此如此、好麼。宋江道、好計。正是如此行。當時宋江、花榮先定了計策、便叫小嘍囉各自去準備。花榮自選了一騎好馬、一副衣甲、弓箭鐵鎗、都收拾了。等候再說。秦明領兵來到清風山下、離山十里、下了寨。次日五更造飯了、軍士吃罷、放起一箇信砲、直奔清風山來。揀空濶去處、擺開人馬、發起搦鼓、只聽見山上鑼聲震天響、飛下一彪人馬出來。秦明勒住馬、橫着狼牙棍、睜着眼、看時、却見衆小嘍囉簇擁着小李廣、

榮下山來到得山坡前，一聲鐘響，列成陣勢。花榮在馬上擎着鉄鎗，朝秦明聲個喏，秦明大喝道：「花榮，你祖代是將門之子，朝廷命官，教你做個知寨，掌握一境地方，食祿於國，有何虧你處？却去結連賊寇，背反朝廷。我今特來捉你，會事的下馬受縛，免得腥手污脚。量你何處道哉？」花榮陪笑着道：「總管容覆聽稟。花榮如何肯背反朝廷？實被劉高遠廝無中生有，官報私仇，逼迫得花榮有家難奔，有國難投。權且躲避在此，望總管詳察救解。」秦明道：「兀自不下馬受縛，更待何時？恁地巧言令色，煽惑軍心。」喏叫左右兩邊擡鼓，秦明輪勒狼牙棒，直奔花榮。花榮大笑，唱道：「秦明，你這廝原來不識好人，饒讓。我念你是個上司官，你道我真個怕你，便縱馬挺鎗來戰秦明。兩個並清風山下廝殺，真乃是暮逢敵手難藏倖，將遇良才好用功。這兩個將軍此試，但見」

一對南山猛虎兩條北海蒼龍怒時頭角相咬虎背處爪牙俱惡爪牙悍惡似銀鈎不離錦毛團頭角律際如桐葉振搖金色樹翻翻復復點鋼鎗沒半米放闊徃徃來來狼牙棒有千般解數狼牙棒當頭劈下離頂門只隔分毫點鋼鎗用力刺來望心坎微爭半指使點鋼鎗的壯士威風上逼斗牛寒舞狼牙棒的將軍怒氣起如雷電發一個是扶持社稷天蓬將一個是整頓江山黑煞神惜下秦明和花榮兩個交手圍到四五十合不分勝敗花榮連開了許多合賣個破綻撥回馬堊山下小路便走秦明大怒趕將來花榮把鎗去了事環上帶住把馬勒個定左手拈起弓右手去拔箭拽滿弓紐過身軀望秦明盔頂上只一箭正中盔上射落斗來大那顆紅纓却似報個信與他秦明吃了一驚不敢向前追趕霍地撥回馬恰待趕殺衆小嘍囉一開地都上山去了花榮自從別路也轉上山寨



去了秦明見他都走散了心中越怒道耐這草寇無禮嗚呼嗚鏜  
搥鼓取路上山衆軍齊聲納喊步軍先上山來轉個三兩個山頭只  
見上面桶木砲石灰瓶金汁從險峻處打將下來向前的退步不迭  
舉打倒王五十個只得再退下山來秦明是個性急的人心頭火起  
那里接納得住帶領軍馬繞山下來尋路上山尋到午牌時分只見  
西山邊響響樹林叢中閃出一對紅旗軍來秦明引了人馬趕將去  
時鏜也不響紅旗都不見了秦明看那路時又沒正路都只是幾條  
砍柴的小路却把亂樹折木交叉擋了路目又不能上去只得待着  
軍漢開路只見軍漢來報道東山邊響響一隊紅旗軍出來秦明引  
了人馬飛也似奔過東山邊來酒時鏜也不鳴紅旗也不見了秦明  
縱馬去四下里尋路時都是亂樹折木塞斷了砍柴的路逕只見探  
事的又來報道西山響響又響紅旗軍又出來了秦明拍馬再奔

秦明性急  
所以  
於他  
子大  
事

來西山沒着時又不見一個人紅旗也沒了秦明是個性急的人  
不得把牙齒都咬碎了正在西山邊怒氣忿忿的又聽得東山邊鏜  
聲震地假響急帶了人馬又趕過東山邊看時又不見有一個賊  
漢紅旗都不了秦明氣滿胸脯又要趕軍漢上山尋路只聽得西山  
邊又發起喊來秦明怒氣衝天大驅兵馬投西山邊來山上山下看  
時並不見一人秦明叫漢軍兩邊尋路上山救內有一個軍人稟  
說道這裡都不是正路只除非東南上有一條大路可以上去若是  
只在這里尋路上去時惟恐有失秦明聽了使道既有那條大路時  
連夜趕將去便驅一行軍馬奔東南角上來看看天色晚了又走得  
人困馬乏巴得到那山下時正欲下寨造飯只見山上火把亂起鏜  
鼓亂鳴秦明轉怒引領四五十馬軍跑上山來只見山上樹林內亂  
箭射將下來又射傷了些軍士秦明只得回馬下山且教軍士只顧

造飯却終舉得火着。只見山上有八九火把火光。呼風唳哨下來。秦明急得引軍趕時。火把一齊都滅了。當夜雖有月光。亦被陰雲籠罩。不甚明朗。秦明怒不可當。便叫軍士點起火把。燒那樹木。只聽得山嘴上鼓笛之聲吹響。秦明縱馬上來看時。見山頂上點起十餘筒火把。照見花榮陪侍着宋江在上面飲酒。秦明看了心中沒出氣處。勸着馬在山下大罵。花榮回道。秦統制。你不必焦燥。且回去將息着。我明日和你併個你死。我活的輪贏。便罷。秦明大叫道。反賊。你便下來。我如今和你併個三百合。却再做理會。花榮笑道。秦總管。你今日勞困了我。便贏得你。也不為強。你且回去。明日却來。秦明越怒。只管在山下罵。本待尋路上山。却又怕花榮的弓箭。因此只在山坡下罵。正叫罵之間。只聽得本部下軍馬發起喊來。秦明急回到山下。行時。只見這邊山上火炮。火箭。一發發燒將下來。背後三二十個小嘍囉。做

一群把弓箭在黑影裡射人，深更時候，一響哨聲，過那邊山倒  
坑裡去，此時已有三更時候，分隊應馬，正際得等哨時，只料得苦上  
瀘，滾下水來，一行人馬，却都在溪裡，各自帶扎地命，扒得上岸的，  
盡被小喽囉，抗鉤搭住，活捉上山去了，扒不上岸的，盡淹死在溪裡。  
且說蔡明，此時怒氣衝天，腦門粉碎，却見一條小路，在側邊，蔡明把  
馬一撥，搶上山來，走不到三五十步，和人連馬攔下，陷裡去，兩邊  
埋伏下五十個持鉤手，把蔡明搭將起來，剝了渾身戰衣，甲頭，  
軍器，拿條繩索，綁了把馬也救起來，都解上清風山來，原來這般  
套都是花榮和宋江的計策，先使小喽囉，或在東，或在西，引透的套，  
叫人困馬乏，策立不允，預先又把這土布袋，填住兩溪的水，等候夜  
深，却把人馬逼趕溪裡去，上面却放下水來，那急流的水，都結果了  
軍馬，你道蔡明帶去的五百人馬，如何一大半，淹死在水中，都送了

釋去，坐輪船，獲得一百五十七人，奉旨七、八十疋好馬，不曾進得二  
個，肥去，次後，張廷、坊、理、活、捉、而、察、財、蓄、下、六、行、小、嘍、囉、捉、秦、明、劉、山  
果、裡、昂、是、天、明、時、候、五、位、於、漢、坐、在、聚、義、廳、上、小、嘍、囉、綁、縛、秦、明、解  
在、廳、前、花、榮、見、了、連、那、跳、離、交、椅、安、下、廳、來、親、自、解、了、繩、索、扶、上、廳  
來、被、頭、拜、在、地、下、秦、明、慌、忙、答、禮、便、道、祇、是、被、擒、之、人、由、你、們、碎、屍  
而、死、何、故、却、來、拜、我、花、榮、跪、下、道、小、嘍、囉、不、識、得、車、誤、有、何、病、切、乞  
應、罪、隨、卽、便、取、衣、服、與、秦、明、穿、了、秦、明、問、花、榮、道、這、位、爲、頭、的好、漢  
却、是、甚、人、這、清、風、山、不、曾、見、有、花、榮、道、這、位、是、在、滎、陽、的、哥、哥、鄂、城、監  
丞、押、司、宋、江、的、便、是、這、三、位、是、山、寨、之、主、燕、順、王、英、鄭、天、壽、秦、明、道  
這、三、位、我、自、認、得、這、宋、押、司、莫、不、是、喚、做、山、賊、及、時、雨、宋、公、明、麼、宋  
江、答、道、小、人、便、是、秦、明、連、他、下、拜、道、誰、名、久、矣、不、想、今、日、得、會、義、士  
宋、江、慌、忙、答、禮、不、迭、秦、明、見、宋、江、腰、胸、不、便、問、道、兄、長、如、何、肯、足、不

明  
即如此  
金銀  
大宋  
明

便來江却把白離郟城縣起頭直至劉知寨拷打的事故從頭對秦明說了一遍秦明只把頭來搖道若聽一面之詞悞了多少緣故容秦明回州去對慕容知府說知此事燕順相留且住數日隨即便呼殺牛宰馬安排筵席飲宴擎上山的軍漢都藏在山後房裡也與他酒食管待秦明吃了數盃起身道眾位莊士既是你們的好情分不殺秦明還了我盔甲馬匹軍器回州去燕順道總管差矣你既是引了青州五百兵馬都殺了如何回得州去慕容知府如何不見你罪責不如權在荒山草寨住幾時本不堪欺馬權就此間落草論秤分金銀整套穿衣服不強似受那大頭巾的氣秦明聽罷便下廳道秦明牛是大宋人死為大宋鬼朝廷教我做到兵馬總管魚受統制使官職又不曾虧了秦明我如何肯做強人昔反朝廷你們眾位要殺時便殺了我休想我隨順你們花榮趕下廳來拖住道秦兄長息怒

聽小弟一言，我也是朝廷命官之子，無可奈何，被逼迫的如此，總管既是不肯落草，如何相逼得你隨順？只且請少坐席，終了時，小弟討表甲頭盔鞍馬軍器，還兄長去。秦明那裡肯坐，花榮又勸道：總管夜來勞神費力，了一日一夜，人也尚自當不得，那疋馬如何不喂得他飽了去？秦明聽了，肚內尋思，他說得是，再上廳來坐了飲酒。那五位好漢輪番把盞陪話勸酒，秦明一則軟困，二乃吃眾好漢勸，不過開懷吃得醉了，扶入帳房睡了。這里眾人自去行事，不在話下。且說秦明一覺直睡到次日辰牌方醒，跳將起來，洗漱罷，便欲下山。眾好漢都來相留道：總管且吃早飯，動身送下山去。秦明性急的人，便要下山。眾人慌忙安排些酒食管待了，取出頭盔衣甲與秦明披掛了，牽過那疋馬來，并狼牙棒。先時人在山下伺候，五位好漢都送秦明下山來相別了，交還那疋軍器。秦明上馬了，牽着狼牙棒，趁天色大明。

離了清風山，取路飛奔青州，來到得十里路頭，恰好已別前後遠望地，望見煙塵亂起，並無一個人來往。秦明見了，心中自有八分疑忌，到得城下看時，原來舊有數百人家，却都被火燒做白地，一片瓦爍場上，橫七豎八殺死的男子婦人，不記其數。秦明看了大驚，打那匹馬在瓦爍場上，跑到城邊，大叫開門時，只見門邊吊橋高拽起了，都擺列着軍士旌旗，插木砲石。秦明勒着馬大叫城上放下吊橋，渡我入城。城上早有人看見是秦明，便擡起鼓來，納着喊。秦明叫道：我是秦總管，如何不放我入城？只見慕容知府立在城上，女牆邊大罵道：反賊！你如何不識羞耻？昨夜引入馬來打城，子把許多好百姓殺了，又把許多房屋燒了。今日兀自又來賺哄城門，朝廷須不曾虧負了。是你你這賊，倒如何行此不仁！已自差人奏聞朝廷去了。早晚拿住你，時把你這厮碎屍萬段。秦明大叫道：公祖差矣！秦明因折了人馬，深



被這厮們捉了上山去。方纔得脫。昨夜何曾來打殺。可知府喝道。我如何不認的你這厮的馬匹。衣甲軍器。頭盔。城上衆人。明瞭地見你。指撥紅頭子殺人放火。你如何賴得過。便做你輸了被擒。如何五百軍人。沒一個逃得回來。報信。你如今指望賺開城門。取老小。你的妻子。今早已都殺了。你若不信。與你頭看軍士。把鎗將秦明妻子首級挑起。在鎗上。教秦明看。秦明是個性急的人。看了。運家首級。氣破胸脯。分說不得。只叫得苦。屈城上。弩箭如雨。點般射將下來。秦明只得回避。看見遍野處。火焰尚兀自未滅。秦明回馬。在瓦礫場上。恨不得尋個死處。肚裡尋思了半晌。縱馬回舊路。行不得十來里。只見林子裡轉出一夥人馬來。當先五疋馬上。五個好漢。不是別人。宋江花榮。燕順。上英。鄭天壽。隨後一二百小喽囉。滾滾來。注在馬上。欠身道。總管可不到青州。獨自一騎。般般處去。秦明見問。怒氣道。不知是那個人天

不蓋地，不載該剛的賊，裝做我去打了城子，壞了百姓人家房屋，殺  
害良民，到結果了我一家老小，閃得我如今有家難奔，有國難投，着  
我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我若尋見那人時，直打碎這條狼牙棒便罷。  
宋江便道：總管息怒，既然沒了夫人，不妨，小人自當與總管做姝，我  
有個好兒識，請總管回去，這里難說，直請到山寨裡告稟，一同便往。  
秦明只得隨順，再回清風山來，於路無話，早到山亭前，下馬，衆人一  
齊都進山寨內，小喽囉已安排酒菓肴饌，在聚義廳上，五個好漢邀  
請秦明上廳，都讓他中間坐定，五個好漢齊齊跪下，秦明連忙答禮，  
也跪在地，宋江開話道：總管休怪，昨日因留總管在山，堅意不肯，却  
是宋江定出這條計來，叫小卒似總管模樣的，却穿了足下的衣甲，  
頭盔，騎着那馬，橫着狼牙棒，直奔青州城下，點撥紅頭子殺人，燕順  
王矮虎帶領五十餘人助戰，只做總管去家中取老小，因此殺人放

不公明  
日等事  
加太毒  
只是多  
害取耶

才言力范有

卷之三十一

十一

央先絕了總管歸路的念頭今日衆人特地請罪秦明見說了怒氣  
於心欲待要和宋江等廝併却又自肚裡尋思一則是上界星辰契  
合二乃被他們軟困以禮待之三則又怕開他們不過因此只得納  
了這口氣便說道你們弟兄雖是好意要留秦明只是害得我忒毒  
些個斷送了我妻小一家人口宋江答道不恁地時兄長如何肯死  
心芥地雖然沒了嫂嫂夫人宋江恰知得花知寨有一妹甚是賢慧  
宋江情愿主婚陪備財禮與總管爲室若何秦明見衆人如此相敬  
相愛方纔放心歸順衆人都讓宋江在居中坐了秦明上首花榮肩  
下三個好漢依次而坐大吹大擂飲酒商議打清風寨一事秦明道  
這事容易不須衆弟兄費心黃信那人亦是治下二者是秦明教他  
的武藝三乃和我過的最好明日我便先去叫開柵門一席話說罷  
人後殺降就取了花知寨實地拿了劉高的發婦血仁兄報仇

作進見之禮如何。宋江大喜道：「若得總管如此，恰然相識，却是多事。」  
多幸。當日筵席散了，各自歇息。次日早起來，吃了早膳，都各各披掛  
了，秦明上馬，先下山來，擊了狼牙棒，飛奔雷風鎮來，却說黃信自到  
清風鎮上，發放鎮上軍民，點起寨兵，晝夜隄防，牢守柵寨，又不敢出  
戰，累累使人探聽，不見青州調兵策應。當日只聽得報道柵外有秦  
統制獨自一騎馬來，叫開柵門。黃信聽了，便上馬飛奔門邊看時，  
果是一人一騎，又無伴當。黃信便叫開柵門，放下吊橋，迎接秦統制  
入來。直到大寨公廳前下馬，請上廳來，叙禮罷。黃信便問道：「總管緣  
何單騎到此？」秦明當下先說了損折軍馬，後說山東及時雨宋公明  
疎財仗義，結識天下英雄，誰不敬他。如今見在清風山上，我今次  
也在山寨入了夥，你又無老小，何不聽我言語，也去山寨入夥，免受  
那文官的氣。黃信答道：「既然恩官在彼，黃信安敢不從。只是不曾聽

得說有來公明在山。今公却是及勝兩宋公既自僻而乘在山。秦明嘆道便是你前日離林冲那城。張三便是他怕說出真名姓。惹起自己的官司。以此只認說是張三。黃信聽了。跌腳道若是小弟得知是宋公明時。路上也自放了他。一時見不到處。只聽了劉高一商之詞。險不壞了他性命。秦明黃信兩個正在公廨內商量起身。只見寨兵報道有兩路軍馬。鳴鑼擣鼓。殺奔鎮上來。秦明黃信聽得都上了馬。前來迎敵。軍馬到得柵門邊。望見只見塵土蔽日。殺氣遮天。正是兩路軍兵投鎮上。一行人馬下山來。畢竟秦明黃信想地迎敵來軍。且聽下回分解。

### 總評

國有賊臣。家有賊婦。都貽禍不淺。如青州府失了

秦明黃信。花榮三箇良將。皆劉高一人謀事。而劉高又妻子誤之。

真有意為天下者。先從妻子處整頓一番。

王中四卷終

錢伯敬先生批評水滸傳卷之三十五

第三十五回

石將軍村店寄書

小李廣梁山射馬

詩曰

善短虧心只是貧，休生奸計害他人。  
天公自有安排處，失却便宜損自身。  
十分慳慳使五分，留取五分與兒孫。  
若是十分都使盡，後代兒孫不如人。

當下泰明、黃信兩個到柵門外一看時，望見兩路來的軍馬，却好都到了一路。是宋江花榮一路，是燕順、王矮虎各帶一百五十餘人，黃信偃同寨兵放下吊橋，大開柵門，迎接兩路人馬，都到鎮上。宋江早傳下號令，休要害一箇百姓。休傷一個寨兵。料先打入南寨，把劉高一氣，惹小盡都殺了。玉矮虎自先奪了那個婦人，小樓驪盡把應有家

私金銀財物寶貨之資都裝上車子再備馬在牛車盡數牽了。花榮自到家中將應有的財物等項裝載上車搬取妻小妹子內有清風鎮上人數都發還了。衆人好漢收拾已了。一行人馬離了清風鎮。回到山寨裡來。車輛人馬都到山寨向聚義廳上相會。黃信與衆人好漢講禮罷。坐于花榮肩下。宋江叫把花榮老小安頓一所歇處。將劉高財物分賞與衆小嘍囉。王矮虎拿得那婦人將去藏在自已房內。燕順便問道。劉高的妻今在何處。王矮虎答道。今替湏與小弟做個押寨夫人。燕順道。真却與你。且喚他出來。我有一句話說。宋江便道。我正要問他。王矮虎便喚到廳前。那婆娘哭着告饒。宋江喝道。你這潑婦。我好意救你下山。念你是個命官的恭人。你如何反將冤報今日擒來。有何理說。燕順跳起身來。便道。這等婦人。則甚。拔出腰刀。一刀揮爲兩段。王矮虎見砍了這婦人。心中大怒。奪過一把朴刀。

便要與燕順交併，宋江等起身來勸住宋江，便道：「燕順兄弟殺了這婦人，也是兄弟你看我這等一力救了他下山，教他夫妻團圓完聚，尚兀自轉過臉來，叫丈夫害我，賢弟你留在身邊，久後有損無益。」宋江曰：「後別娶一個好的，教賢弟滿意。」燕順道：「兄弟便是這等尋思，不殺了要他何用，久後必被他害了。」王矮虎被衆人勸了，默默無言。燕順唱叫小嘍囉，打掃過屍首血跡，且排筵席慶賀。次日，宋江和黃信主婚，燕順王矮虎鄭天壽做媒，說合要花榮把妹子嫁與秦明。一應禮物，都是宋江和燕順出備，吃了三五日筵席，自成親之後，又過了五七日，小嘍囉探得事情，上山來報道，打聽得青州慕容知府、中將文書去中書省奏說，反了花榮秦明黃信，要起大軍來征勦掃蕩清風山。衆好漢聽罷，商量道：「此間小寨不是久戀之地，倘或大軍到來四面圍住，又無退步，如何迎敵？若再無糧草，必是難逃，可以計較個常便。」宋



流道小可有一計不知中得諸位心否當下衆好漢都道願聞良策  
聖兄長指教宋江道是這南方有個去處地名喚做梁山泊方圓八  
百餘里中間宛子城蒙兒洼晁天王聚集着三五千軍馬把住着水  
泊官兵捕盜不敢正眼覷他我等何不收拾起人馬去那裡入夥秦  
明道既然有這箇去處却是十分好只是沒人引進他如何肯便納  
我們宋江大笑的却把這打劫生辰綱金銀一事直說到劉唐寄書  
將金子謝我因此上殺了鬪婆惜逃走在江湖上秦明聽了大喜道  
恁地兄長正是他那里大恩人事不宜遲可以收拾起快去只就當  
日商量定了便打併起十數輛車子把老小併金銀財物衣服行李  
等件都裝載車子上共有三二百疋好馬小嘍囉們有不願去的賞  
發他些銀兩任從他下山去投別主有願去的編入隊裡就和秦明  
帶來的軍漢通有三五百人宋江教分作三起下山只做去收捕梁

山泊的宿軍山上都收拾的停當裝上車子放起火來把山寨燒做  
光地分爲三隊下山宋江便與花榮先引着四五十人三五十騎馬  
簇擁着五七輛車子老小隊仗先行秦明黃信引領八九十疋馬和  
這應用車子作第二起後面便是燕順王矮虎鄭天壽三個引着四  
五十疋馬一二百人離了清風山取路投梁山泊來於路中見了這  
許多軍馬旗號上又明明寫着收捕草寇官軍因此無人敢來阻當  
在路行五七日離得青州遠了且說宋江花榮兩個騎馬在前頭昔  
後車輛載着老小與後面人馬只隔着二十來里遠近前面到一個  
去處地名喚對影山兩邊兩座高山一般形勢中間却是一條大澗  
驛路兩個在馬上正行之間只聽得前山裡鑼鳴鼓響花榮硬道前  
面必有強人把鎗帶住取符籙來整頓得端正再插放飛魚袋內一  
面叫騎馬的軍士催趕後面兩起軍馬上來且把車輛人馬札住了

新迎和花榮兩個引了三十餘騎軍馬向前探路。至前面生里多路，早見一簇人馬約有一百餘人，前面簇擁着一個騎馬的年少壯士，怎生打扮，但見

頭上三叉冠，金圈玉鎖，身上百花袍，錦織團花甲，披千道火龍鱗，帶束一條紅瑪瑙，騎一匹胭脂掾，就如龍馬，使一條朱紅畫桿方天戟，背後小校盡是紅衣紅甲。

那個壯士穿一身紅，騎一匹赤馬，正在山坡前大叫道：「今日我和你比試，分個勝敗，見個輸贏。」只見對過山崗子背後早擁出一隊人馬來，也有百十餘人，前面也捧着一箇年少騎馬的壯士，怎生模樣，但見

頭上三叉冠，頂一團瑞雪，身上鎖鐵甲，披千點寒霜，素羅袍光射太陽，銀花帶色欺明月，坐下騎一匹征驄，玉獸手中輪一枝寒戟。

鐵蛟前後小校都是白盔白甲

這個壯士穿一身白騎正白馬，手中也使一枝方天畫戟，這一邊都是素白旗號，那壁都是絳紅旗號，只見兩邊紅白旗搖震地，花腔敲鑼，那兩個壯士更不打話，各接手中畫戟，縱坐下馬，兩個就中間大關路上交鋒，比試勝敗，花榮和宋江見了，勒住馬看時，果然是一對好廝殺，正是

棋逢敵手，將遇良才，但見縫霞影裡捲一道凍地水霜，白雪光中起幾縷衝天火燄，故園冬暮山茶和梅蕊爭輝，上苑春濃李粉共桃脂開彩，這個按南方丙丁火，似酸摩天上走丹爐，那個按西方庚辛金，如秦華峰頭翻玉井，宋無忌忿怒騎火騾子飛到人間，馮夷神生噴跨玉梭，兇縱橫臨世上，左右紅雲侵白氣，往來白霧間紅霞。

當時兩個壯士各使方天畫戟，開到三十餘合，不分勝敗。花榮和宋江兩個在馬上看了，喝采。花榮一拔步趨馬向前看時，只見那兩個壯士，開到深淵裡，這兩枝戟上一枝是金錢豹子尾，一枝是金錢五色旗，却攪做一團，上面絨線結住了。那里分拆得開。花榮在馬上看見了，便把馬帶住，左手丟飛魚袋內取箭，右手向走獸壺中拔箭，搭上箭，拽滿弓，觀着豹尾絨線較親處，騰的一箭，恰好正把絨線射斷。只見兩枝畫戟分開，做兩下。那二百餘人一齊喝聲采。那兩個壯士便不閉，都縱馬跑來，直到宋江花榮馬前，就馬上欠身聲喏。都道：願求神箭將軍大名。花榮在馬上答道：我這個義兒，迺是鄆城縣押司。山東及時雨宋公明，我便是。清風鎮知寨李廣，花榮那兩個壯士聽罷，扎住了戟，便下馬推金山，倒玉柱，都拜道：聞名久矣。宋江花榮慌忙下馬，扶起那兩位壯士，道：介胄在身，未可講禮。且請問二位壯

士高姓大名那個穿紅的說道：小人姓呂，名方，祖貫涇州人氏。平昔愛學呂布爲人，因此習學這枝方天畫戟，人都喚小人做小溫侯呂方。因販生藥到山東，消拆了本錢，不能勾還鄉，權且占住這對影山，打家劫舍。近日走這個壯士來，要奪呂方的山寨，和他各分一山。他又肯，因此每日下山廝殺，不想原來緣法註定，今日得遇及時雨尊顏，又遇得花將軍，名不虛傳，專聽二公指教。宋江又問：這穿白的壯士高姓，那人答道：小人姓郭，名盛，祖貫西川嘉陵人氏。因販水銀貨賣，黃河裡遭風，翻了船，回鄉不得，原在嘉陵學得本處兵馬張提轄的方天戟，向後使得精熟，人都稱小人做賽仁貴。郭盛江湖上聽得說對影山有個使戟的，占住了山頭，打家劫舍，因此一逕來比並戟法，奪山，連連戰了十數日，不分勝敗。不期今日得遇二公，天與之幸。宋江道：我久聞壯士英名，就與二位勸和如何？二位壯士大喜，都

保允了。後隊人馬也都到了。一個個都磨磨蹭蹭見了。魯先請上。殺牛宰馬筵會。次日却是郭盛置酒設席筵宴。宋江就說他兩個撞入夥。轉隊上梁山泊去投奔晁蓋聚義。那兩個歡天喜地。都依允了。便將兩山人馬點起。收拾了財物。待娶起身。宋江便道。且住。非是如此去。假如我這里有三五百人馬。投梁山泊去。他那里亦有探細的人。在數對外探聽。以一只道我們來收捕他。不是要處等我和燕順先去報知了。你們隨後却來。還作三起而行。在滎泰明道兒。長高見。正是如此計較。陸續進程。兄長先行半日。我等催督人馬隨後起。身來。且不說對影山人馬陸續登程。只說宋江和燕順各騎了馬。帶領隨行十數人。先投梁山泊來。在路上行了兩日。當日行到晌午時分。正走之間。只見官道傍邊一個大酒店。宋江看了。道孩兒們走得困乏。卻料買些酒吃了。過去。當時宋江和燕順下了馬。入酒店裡來。

時孩兒們鬆了馬肚帶都入酒店裡坐來。宋江和燕順先入店裡來看時，只有三付大座頭，小座頭不多幾個，只見一付大座頭上先有一個在那裡占了。宋江看那人時，怎生打扮，但見

裹一頂猪嘴頭巾，腦後兩個太原府金不換紐絲銅環，上穿一領兒細衫，腰繫一條白搭膊，下面腿絛護膝，八沓麻鞋，卓子邊倚着一根短棒，橫頭上放着個衣包。

那人生得八尺來長，淡黃竹杏臉，一雙鮮眼，沒根鬍髯。宋江便叫酒保過來說道：「我的伴當人多，我兩個借你裡面坐一坐，你叫那個客人移換那付大座頭，與我伴當們坐地吃些酒。」酒保應道：「小人理會。」待宋江與燕順裡面坐了，先叫酒保打酒來。大碗先叫伴當一人三碗，有肉便買些來，與他眾人吃。却來我這里斟酒，酒保又見伴當們都立滿在壁邊，酒保却去看着。那個公人模樣的客人道：「有勞上庄。」



那借這付大座頭與裡面兩個官人的伴當坐一坐那漢嗔嗔呼他  
 做上下便焦燥道也有個先來後到甚麼官人的伴當要換座頭老  
 爺不換燕順聽了對宋江道你看他無禮麼宋江道由他便了你也  
 和他一般兒議却把燕順按住了只見那漢轉頭看了宋江燕順冷  
 笑酒保又陪小心道上下周全小人的買賣換一換有何妨那漢大  
 怒拍着卓子道你這烏男女好不識人欺負老爺獨自一箇要換座  
 頭便是趙官家老爺也驚鳥不換高則聲大頓子拳不認得你酒保  
 道小人又不曾說甚麼那漢喝道量你這廝敢說甚麼燕順聽了那  
 里忍耐得住便說道兀那漢子你也鳥強不換便罷沒可得鳥嚇他  
 那漢便跳起來掉了短棒在手裡更罵道我自罵他要你多管老爺  
 天下只讓得兩個人其餘的都起來做腳底下的泥燕順焦燥便提  
 把板凳却待要打將來宋江因見那人出語不俗橫身在裡面勸解

有宋  
由  
上  
第  
一  
回

且都不要鬧我且請問你你天下只識的那兩個人那漢道我說與  
你驚得你呆了宋江道願聞那兩個好漢大名那漢道一個是滄州  
橫海郡柴世宗的孫子喚做小旋風柴進柴大官人宋江暗暗的點  
頭又問道那一個是誰那漢道這一個又陰險是鄆城縣押司山東  
及時雨呼保義宋公明宋江看了燕順暗笑燕順早把板凳放下了  
那漢又道老爺只除了這兩個便是大宋皇帝也不怕他宋江道你  
且住我問你你既說起這兩個入我却都認得柴大官人宋江你在  
那里呵他兩個厥會那漢道你既認得我不可說說三年前在柴大官  
人莊上住了四個月有餘只不曾見得宋公明宋江道你會認得黑  
三那虎那漢道你既說起我如今正要去尋他宋江問道誰教你尋  
他那漢道他的親兄弟鉄扇子宋清教我寄家書去尋他宋江聽了  
大喜向前推住道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只我便是黑

三郎宋江那漢相了一面便稔，連天幸使令小弟得遇哥哥，學些見  
錯過空去。孔太公那里走一遭，宋江便把那漢拖入裏面，問道家中  
近日沒甚事。那漢道：哥哥聽稟，小人姓石名勇，原是大名府人氏，日  
常只靠放賭爲生。本鄉起小人一個譚名，喚做石將軍，爲因賭博上  
一拳打死了個人，逃走在柴大官人莊上，多聽得往來江湖上人說  
哥哥大名，因此特去郟城縣投奔哥哥，却又聽得謠道爲事在逃，因  
見四郎聽得小人說起柴大官人來，却說哥哥在白虎山孔太公莊  
上，因此又令小弟來拜識哥哥。四郎特寫這封家書與小人寄來。孔  
太公莊上如尋見哥哥時，可叫兄長作急回來。宋江見說，心中疑忌，  
便問道：你到我莊上住了幾日，曾見我父親麼？石勇道：小人在彼，只  
住的一夜便來了，不曾得見太公。宋江把上梁山泊一節都對石勇  
說了。石勇道：小人自離了柴大官人莊上，江湖上也只聞得哥哥大

名跡財仗義濟困扶危如今哥哥既去那里入夥是必攜帶宋江這  
這倒不必你說可爭你一個人且來和燕順廝見叫酒保一面道里  
斟酒莫要別處去三盃酒罷石勇便去包裹內取出家書慌忙逃與  
宋江宋江接來看時封皮逆封着又沒平安二字宋江心內甚是疑  
惑連忙扯開封皮從頭讀至一半後面寫道父親於今年正月初頭  
因病身故見今停喪在家專等哥哥來家安葬千萬千萬切不可悞  
宋清泣血奉書宋江讀罷叫聲苦不知高低自把胸脯捶將起來自  
罵道不孝逆子做下非爲老父身亡不能盡人子之道畜生何異自  
把頭去壁上撞撞大哭起來燕順石勇抱住宋江哭得昏迷半晌方  
纔甦醒燕順石勇兩個勸道哥哥且省煩惱宋江便分付燕順道不  
是我寡情薄意其實只有這個老父記掛今已歿了只得星夜趕歸  
去奔喪教兄弟們自上山則個燕順勸道哥哥太公既已歿了便到

家時也不得見了，世上人無有不死的父母，且請寬心引我們弟兄  
去了。那時小弟却陪侍哥哥歸去，奔喪未為晚矣。自古道：蛇無頭面  
不行，若無仁兄去時，他那里如何肯收留我們？宋江道：若等我送你  
們上山去時，悞了我多少日期，却是使不得。我只寫一封備細書札，  
都設在內，就帶了石勇一發入夥，等他們一處上山。我如今不知便  
能，既是天教我知了，正是度口如年，燒眉之急，我馬也不要。從人也  
不帶一個，連夜自起回家。燕順、石勇那里留得住，宋江問酒保借草  
碗，討了一幅紙，一頭哭着，一面寫書，再三叮嚀，在上面寫了，封皮不  
粘，交與燕順收了。討石勇的八搭麻鞋穿上，取了些銀兩，藏在身  
邊，跨了一口腰刀，就拿了石勇的短棒酒食，都不肯沾唇，便出門要  
走。燕順道：哥哥也等秦總管花知寨都來相見，二面了去也。未遲。宋  
江道：我不等了，我的書去，並無阻滯。石家賢弟自說備細緣故，可爲

又人之  
心無所  
不有無  
所不計

步上程衆兄弟們可憐見宋江奔喪之急休休則個宋江恨不得一步跨到家中飛也似獨自一個去了且說燕順同石勇只就那店裡吃了些酒食點心還了酒錢却教石勇騎了宋江的馬帶了從人只離酒店三五里路尋個大客店歇了等候次日辰牌時分全夥都到燕順石勇接着備細說宋江哥哥奔喪去了衆人都埋怨燕順道你如何不留他一留石勇分說道他聞得父親歿了恨不得自也尋死如何肯停脚巴不得飛到家裡寫了十封備細書札在此教我們只顧去他那里看了書並無阻滯花榮與秦明看了書與衆人商議道事在途中進退兩難回不得散了又不成只顧且去選把書來封了都到山上看那里不容却別作道理九個好漢併作一夥帶了三五百人馬漸近梁山泊來尋大路上山一行大馬正在蘆葦中過只見水面上鑼鼓振響衆人看時漫山遍野都是雜彩旗旛水泊中棹

出兩隻快船來當先一隻船上擺着三五個小嘍囉船頭上中間  
坐着一個頭領。迺是豹子頭林冲。皆後那隻哨船上也是三五十個  
小嘍囉船頭上也坐着一個頭領。迺是赤髮鬼劉唐。前而林冲在船  
上喝問道。汝等是甚麼人。那裏的官軍敢來收捕我們。教你人人皆  
死。個個不留。你也須知俺梁山泊的大名。花榮、秦明等都下馬立在  
岸邊。答應道。我等衆人非是官軍。有山寨及時雨宋公明哥哥書札。  
在此。時來相投。大寨入夥。林冲聽了。道。既有宋公明兄長的書札。且  
請過前面到朱貴酒店裡。先請書來看。却來相請。廝會。船上把青  
旗。只一招。蘆葦裡棹出一隻小船。上有三個漁人。一個看船。兩個上  
岸來。說道。你們衆位將軍。都跟我來。水面上見兩隻哨船。一隻船上  
把白旗。招動銅鑼響處。兩隻哨船一齊去了。一行衆人看了。都驚呆  
了。說道。端的此處官軍。誰敢侵傍。我等山寨如何及得。衆人跟着兩

個漁人從大寬轆直到旱地忽律來貴酒店裡朱貴見說了迎接  
人都相見了便叫放翻兩頭黃牛散了分例酒食討書札看了先向  
水亭上放一枝響箭射過對岸蘆葦中早搖過一隻快船來朱貴便  
喚小喽囉分付罷叫把書先賞上山去報知一面店裡殺宰猪羊管  
待九個好漢把軍馬屯住在四散歇了第二日辰牌時分只見軍師  
吳學究自來朱貴酒店裡迎接衆人一個個都相見了叙禮罷動問  
備細早有二三十隻大白棹船來接吳用朱貴邀請九位好漢下船  
若小車輛人馬行李亦各自都搬在各船上箭筈金沙灘來上得岸  
松樹裡衆多好漢隨着晁頭領全副鼓樂來接晁蓋爲頭與九個  
好漢相見了迎上開來各自乘馬坐轎直到聚義廳上一對對講禮  
罷左邊一帶交椅上却是晁蓋吳用公孫勝林中劉唐阮小二阮小  
五阮小七杜遷朱萬安黃白勝那時白日鼠白勝數月之箭已從濟



州太守裏越錢進德拜員由祖不親自是吳學宛使凡去州度救得  
白勝脫身右邊一帶交椅是却是花祭秦明蔡信囉囉汪英鄭天壽  
呂方郭盛石勇列兩行坐下共是五十一位好漢中間焚起一爐香  
來各設了香當日大吹大擂殺牛宰馬筵席一面叫新到火伴廳下  
祭拜了自有小頭目管待筵席散拾入後山房舍教搬老小家眷都  
安頓了秦明花祭在席上稱謝衆公明許多好處清風山報寬相救  
一事衆頭領聽了大喜後說呂方郭盛兩個比試戰法花祭一箭射  
斷絨掛分開畫戟晃蓋聽罷意思不信口裡含糊應道直如此射得  
親切改日却看比箭當日酒至牛酣食供數品衆頭領都道且去山  
前閑說一回再來赴席當下二十一位頭領相讓相讓下階閑步樂  
情觀看山景行至寨前第三關上只聽得空中數行賓鴻嘹唳花祭  
詩思道晃蓋如絳意思不信我射斷絨掛何不今日就此施逞些手

段教他們衆人看日後敬伏我把眼一觀隨行人伴數內却有帶了箭的花榮便問他討過一張弓來在手看時却是一張泥金鷓畫細弓正中花榮意急取過一枝好箭便對晁蓋道恰纔兄長見說花榮射斷絨絛衆頭領似有不信之意遠遠的有一行鴈來花榮未敢誇口小弟這枝箭要射鴈行內第三隻鴈的頭上射不中時衆頭領休笑花榮搭上箭拽滿弓覷得親切望空中只一箭射去看時但見鴈轟弓響開秋月鵬翎箭發進寒星寒鴈排空八字縱橫不亂將軍然箭一發端的不差孤影向雲中倒墜數聲在草內哀鳴血模糊半流綠稍翎大恭下衆人齊喝采

當下花榮一箭果然正中鴈行內第三隻直墜落山坡下急叫軍士取來看時那枝箭正穿在鴈頭上晁蓋和衆頭領看了盡皆駭然都稱花榮做神臂將軍吳學究稱讚道休言將軍比小李廣便是養由

也不及神判，乃是山寨裡我自取來，這酒無一個不飲。敬花榮，  
眾頭領再回廳上，筵會到晚，各自歇息。次日山寨中再備筵席，議定  
坐次，却是秦明、韓長花、榮、關、德、榮是秦明大舅，眾人推讓花榮在  
林冲、扈三娘坐了第五位，秦明第六位，鄧唐坐了第七位，黃信坐第八  
位，三阮之下便是關順、王矮虎、呂方、郭盛、顛天壽、石勇、杜遷、宋萬、朱  
貴、白勝一行共是二十四個頭領，坐定慶賀筵宴已畢，義聚梁山泊  
山寨裡添造大船，屋宇車輛什物，打遊船及軍器，鎧甲頭盔，整頓旌  
旗袍襖，弓箭弩箭，矢准備，抵捕官軍，不在話下。却說宋江自離了村店，  
連夜趕歸，當日申牌時候，奔到水鄉村口，張社長酒店裡暫歇一歇，  
那張社長却和宋江家來往得好，張社長見了宋江，容顏不樂，眼淚  
睜流，張社長動問道：「押司有牛牛來不到家中，今日且喜歸來，如何  
尊顏有些煩惱，心中為甚不樂，且喜官事已遇赦了，必是減罪了。」宋

江谷道老叔自說得是家中官事且靠後只有一個生身老父歿了如何不煩惱張社長大笑道押司真個也是作要令尊太公却逸在我這里吃酒了回去只有半個時辰來去如何却說這話宋江道老叔休要取笑小侄便取出家書教張社長看了兄弟宋清明明寫道父親於今年正月初頭歿了專等我歸來奔喪張社長看罷說道吓那里這般事只午時前後和東村王太公在我這里吃酒了去我如何肯說謊宋江聽了心中疑影沒做道理處尋思了半晌只等天晚別了社長便奔歸家入得莊門看時沒些動靜莊客見了宋江都來參拜宋江便問道我父親和四郎好麼莊客道太公每日望得押司眼穿今得歸來却是歡喜方纔和東村王社長在村口張社長店裡吃酒了回來睡在裡面房內宋江聽了大驚撇了短棒逕入草堂上來只見宋清迎着哥哥便拜宋江見了兄弟不戴孝心中十分大

宋太公  
是大慈  
只是  
不分明  
不曾  
做了

怒便指着宋清罵道：你這忤逆畜生，是何道理！父親見今在堂，如何却寫書來戲弄我？教我兩三遍自尋死處，一哭一個昏迷，你做這等不孝之子。宋清恰待分說，只見屏風背後轉出宋太公來，叫道：我兒，不要焦燥，這個不干你兄弟之事，是我每日思量要見你一面，因此教宋清只寫道我死了，你便歸來得快。我又聽得人說白虎山地面多有強人，又怕你一時被人攬撥落草去了，做個不忠不孝的人，為此急急寄書去喚你歸家，又得柴太官人那里來的石勇寄書去與你這件事，盡都是我主意，不干四郎之事，你休埋怨他。我恰纔在張社長店裡回來，睡在房裡，聽得是你歸來了。宋江聽罷，納頭便拜。太公憂喜相問，宋江又問父親道：不知近日官司如何？已經赦宥，必然減罪。適間張社長也這般說了。宋太公道：你兄弟宋清未回之時，多得朱全、雷橫的氣力，向後只動了一個海捕文書，再也不曾來勾纏。

我如今爲何喚你歸來。近聞朝廷冊立皇太子，已降下一道赦書。凡有民間犯了大罪，盡赦一等科斷，俱已行開各處施行，便是發露到官，也只該個徒流之罪，不道得害了性命。且由他却又別作道理。宋江又問道：朱雷二都頭曾來莊上麼？宋清說道：我前日聽得說來，這兩個都差出去了。朱公差往東京去，雷橫不知差到那里去了。如今縣裡却是新添兩個姓趙的勾欄公事。宋太公道：我兒聚歷風塵，且去房裡將息幾時，合家歡喜，不在話下。天色看看將晚，土鬼東生約有一更時分，莊上人都睡了，只聽得前後門發喊起來。看時，四下里都是火把，圍圍圍住宋家莊，一片聲叫道：不要走了宋江！太公聽了，連聲叫苦，不因此起，有分教：大江岸上聚集好漢英雄，鬧市叢中來顯忠肝義膽。天罡有分皆相會，地煞同心盡協從。畢竟宋公明在莊上，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此類文字不可及徒。只在石勇壽。郎若無此段。一何到梁伯。  
本有可波。與有可變。可。真是不可思議。

金瓶梅先生批評水滸傳卷之三十一

第三十六回

梁山泊吳用舉戴宗

揭陽嶺宋江逢李俊

箴曰

以天鑒

下察之以地祇

明有王法相繼

暗有鬼神相隨

忠直可存於心

喜怒哀戒之在氣

為不節而忘家

因不應而失位

勸君自警平生

可嘆可驚可畏

話說當時宋太公搬個梯子上牆頭來看時，只見火把叢中約有一  
伯餘人，當頭兩個便是鄆城縣新添的都頭，却是弟兄兩個，一個叫  
做趙能，一個叫做趙得，兩個便叫道：「宋太公，你若不是曉事的，便把兒  
子宋江獻出來，我們自將就他。若是隱蔽不發，教他出官時，和你遠



老子一發捉了去。宋太公道：「宋江幾時回來？」趙能道：「你便休胡說。有人」在村口見他從張社長家店裡吃了酒歸來，亦有人跟到這里。你如何說得過？宋江在梯子邊說道：「父親，你和他論甚？孩兒便挺身出了官縣裏，府上都有相識。明日便吃官司，也不妨。已經赦宥事了，必當減罪求告這廝們做甚麼？趙家那廝是個刁徒，如今暴得做個都頭，知道甚麼義理？他又和孩兒沒人情空自求他，不知出官免得受這廝腌臢氣。」宋太公道：「天道是裁着孩兒。」宋江道：「父親休煩惱，官司見了，到是有幸。明日孩兒躲在江湖上撞了一班兒殺人放火的弟兄們，打在網裡，如何能勾見父親面？便斷配在他州外府，也湏有程限。日後歸來負農時，也得早晚伏侍父親終身。」宋太公道：「既是孩兒恁地說時，我自來上下使用，買個好去處。」宋江便上梯子來，叫道：「你們且不要鬧，我的罪犯又不該死，今已赦宥，必已減等，且請二位都」

竊進賊卮少叙三盃明日去問此官趙能道你休使見識賊我入來  
宋江道我如何連累父親兄弟你們只顧進家裡來宋江便下梯子  
來開了莊門請兩個都頭到庄裡堂上坐下連夜殺雞宰鴨置酒相  
待那一百土兵人等都與酒食管待送些銀物之類取二十兩花銀  
把來送與兩位都頭做賀看錢當夜兩個都頭在宋江莊上歇了次  
早五更回到縣前下處守待天明解到縣裏來時知縣總因陞堂只  
見都頭趙能趙得押解宋江出官知縣時聞彬見了大喜真令宋江  
供狀當下宋江一筆供招不合於前年秋間典贖到閻婆惜爲妾爲  
因不良一時恃酒誣論用毆致被撲殺身死一向避罪在逃今蒙緝  
捕到官取勘前情所供甘罪無詞知縣着罷且叫收禁牢裡監候滿  
縣人見說拿得宋江誰不愛惜他都替他去知縣處告說討饒備說  
宋江平日的好處亦且閻婆惜家又沒了苦主只是相公方便他則

傳知縣自心裡也有八分出體，儘當將係獲了供狀，免上長枷手杻，只散禁在牢裡。宋太公自來買上管干，使用錢雇，那時聞妾已自身放了半年，這張三又沒了粉頭，不來做甚冤家。縣裡疊成文案，待六十日限滿，結解上濟州聽斷。本州府尹看了申解情由，赦前恩宥之，孽已成，減罪擬定得罪犯，將宋江脊杖二十，刺配江州牢城。本州官吏亦有認得宋江的，更兼他又有些錢，借別名喚做斷杖刺配，又無苦主執證，眾人維持下來，都不甚深重。各廳帶上行枷，押下一道牒文，差兩個防送公人，無非是張千、李萬當頭兩個公人，領了公文，監押宋江到州衙前。宋江的父親宋太公同兄弟宋清都在那里等候，置酒相請，管待兩個公人，賞發了些銀兩，與他放寬。教宋江換了衣服，打拴了包裹，穿上麻鞋。宋太公喚宋江到僻靜處，叮嚀道：「我知江州是個好地面，魚米之鄉，特地使錢買將那重去，保可寬心守奈。我

自使四郎來尋你盤纏有便人常常寄來你如今此去正從梁山過倘或他們下山來劫奪你入教切不可放鬆他教人罵做不忠不孝此一節牢記於心孩兒路上慢慢地去天可憐見早得回來父子團圓弟兄完聚宋江酒淚拜辭了父親兄弟宋清送一程路宋江臨別時囑付兄弟道我的官司此去不要你們憂心只有父親年紀高大我又不盡人子之道累被官司纏擾背井離鄉而去兄弟你早晚只在家侍奉休要爲我來江州來棄嫩父親無人看顧我自江湖上相識多見的那一個不相助盤纏自有對付處天若見憐有一日歸來也宋清酒淚拜辭不自回家中去侍奉父親宋太公不在話下有詩爲證

殺人亡命匿家山

暮夜追兵欲避難

自此便從縲紲去

江

州行見展雲翰

只說宋江和兩個公人上路，那張千李萬已得了宋江家中銀兩，又因他是個好漢，因此於路上只是伏侍宋江。三個入上路行了一日，到晚投客店安歇了，打夥做些飯吃，又買些酒肉請兩個公人。宋江對他說道：「實不瞞你兩個，我們明日此去，正從梁山泊邊過，山梁上有幾個好漢，聞我的名字，怕他下山來奪我，枉驚了你們。我和你兩個明日早起些，只揀小路里過去，寧可多走幾里，不妨兩個公人道：「押司，你不說俺們如何得知我等自認得小路過去，定不得扭着他們。當夜計議定了，次日起個五更來打火，兩個公人和宋江離了客店，只從小路裡走，約莫也走了三十里路，只見前面山坡背後轉出一夥人來。宋江看了，只叫得苦。來的不是別人，為頭的好漢，正是赤髮鬼劉唐，將領着三五十人，便來殺那兩個公人。這張千李萬說做一堆兒，跪在地上，宋江叫道：「兄弟，你要殺誰？劉唐道：「哥，哥不殺

不

哥處  
人有些  
數目

了這兩個男女等甚麼宋江道不要你下手把刀來我殺便了兩  
個人只叫得苦今番到不好了劉唐把刀虛與宋江宋江接過問劉  
唐道你殺公人何意劉唐答道奉山土直哥將令特使人打聽得哥  
哥吃官司直要來郟城縣抄牢却知道抄哥一向在牢裏不曾受苦  
今番打聽得斷配江州只怕路上錯了路道教大小頭領分付去四  
路等候迎接哥哥便請上山這兩個公人不殺了如何宋江道這個  
不是你們弟兄擡舉宋江到要陪我不忠不孝之地萬劫沉埋若  
是如此來挾我。只是逼宋江性命我自不如死了把刀望喉下白刎  
劉唐慌忙掣住脫膊道哥哥且慢慢地商量就手裏奪了刀宋江道  
你弟兄們若是可憐見宋江時容我去江州牢城聽候眼滿回來那  
時却得與你們相會劉唐道哥哥小弟這話不敢主張前而大路上  
有軍師吳學究同花知寨在那里專等迎送哥哥容小弟着小巷請

來商議宋江道我恐是違命語由你們衆人商量不曉囉去報不  
 時只見吳用拖箭兩騎馬在前後帶十來騎馬跟着飛到而前下馬  
 做禮罷花榮便道如何不與兄長開了枷宋江道賢弟是甚麼話此  
 是國家法度如何敢擅動裝學究笑道我知兄長的意思了這個容易  
 只不留兄長在山寨便了晁頭領多時不曾得與兄長相會今次  
 重要和兄長說幾句心腹的話畧請到山寨少叙危時便送登程  
 江聽了道只有先生便知道宋江的意扶起兩個公人來宋江道要  
 他兩個放心寧可我死不可害他兩個公人道全靠押司救命一行  
 人都離下大路來到蘆葦岸邊已有船隻在彼當時載過山前大路  
 卽把山轎教人擡了直到斷金亭上板子叫小嫂囉四下里去報請  
 衆頭領都來聚會迎接上山到聚義廳上相見晁蓋謝道自從郗賊  
 殺了性命弟兄們到此無日不想大恩前者又蒙引薦諸位豪傑上

山光輝草窳，以報無門宋江。蒼道小可自從別後，殺死潘端，逃在江湖上，去了半年，奉欲上山，和探兄長一面，偶然村店裡，遇得石勇，他寄家書，只說父親棄世，不想却是父親恐怕宋江賭聚，好漢入夥，去了因此詐寫書來，喚我回家，雖然明乞官司，多得上下之人看覷，不重傷，今配江州，亦是好處，適蒙呼喚，不敢不至，今來既見了尊顏，奈我限期相逼，不敢久住，只此告辭。詩曰：

方柳鐵鎖並臨頭，坐守行監不少休。天與英雄逢水滸，劫

內行見出江州

晁蓋道：休如此怕，且請少坐。兩個中間坐了，宋江便叫兩個公人，只在交椅後坐，與他寸步不離。晁蓋叫許多頭領都來參拜了宋江，都兩行坐下。小頭目一面斟酒上來，先是晁蓋把盞了，向後軍師吳學究、公孫勝起至白勝把盞下來，酒至數巡，宋江起身相謝道：足見弟



兄弟衆位相愛之情，宋江是個得罪人，不敢久存，只此告辭。兄弟道：三兄直如此見性，雖然賢兒不肯娶，壞兩個公人多，與他些金銀，發付他回去，只說我梁山泊搶擄了去，不道得治罪於他。宋江道：哥，你這話休題，這等不是。擡舉宋江明明的是苦我家中，上有老父，在堂，宋江不曾孝敬得一日，如何敢違了他的教訓，負累了他。前者一時乘興，與衆位來相投，天幸使令石勇在村店裡撞見，在下指引回家，父親說出這個緣故，情愿教小可明吃了官司，急斷配出來，又頻頻囑付臨行之時，又千叮萬囑，教我休爲快樂，苦害家中，免累老父。惶惶驚恐，因此父親明明訓教，宋江小可不爭，隨順了哥哥，便是上逆天理，下違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雖生何益，如哥哥不肯放宋江下山，情愿只就兄長手裏乞死，說罷，淚如雨下，便拜倒在地。晁蓋、吳用、公孫勝一齊扶起，衆人道：既是哥哥堅意要往江州，今

心住一日、明日早送下山、三四五次留得宋江就山、  
喝了一日酒、教去了枷、也不肯除、只和兩個公人同起、同坐、當晚住  
了一夜、次日早起來、堅心要行、吳學究道、兄長聽與、吳用有個至愛  
相識、見在江州、充做兩院押牢節級、姓戴名宗、本處人、稱爲戴院長、  
爲他有道術、一日能行八百里、人都喚他做神行太保、此人十分仗  
義、疎財、夜來小生修下一封書在此、與兄長去、到彼時、可和木人做  
箇相識、但有甚事、可教衆兄弟知道、衆頭領挽留不住、安排筵宴送  
行、取出一盤金銀、送與宋江、又將二十兩銀子送與兩個公人、就與  
宋江挑了包裹、都送下山來、一個個都作別了、吳學究和花榮直送  
過渡、到大路二十里外、衆頭領回上山去、只說宋江自和兩個張李  
公人取路投江州來、那個公人見了山寨裏許多人馬、衆頭領一個  
個都拜宋江、又得他那裏若干銀兩、一路上只是小心伏侍宋江、

備人在路免不得餓餐渴飲夜伴曉行在路約行了半片之上早來  
到一個去處望見前面一座高嶺兩個公人說道好了過得這條掛  
陽嶺便是潯陽江到涇州却是水路備去不遠宋江道天色暄然起  
早涼過嶺去尋個宿頭公人道押司說得是三個人所趕着透過嶺  
來行了半日巴過嶺頭早看見嶺腳邊一個酒店背靠巖崖門臨崖  
欄前後都是草房去那樹陰之下挑出一個酒旆兒來宋江見了心  
中歡喜便與公人道我們肚裏正饑渴里原來這嶺上有個酒店我  
們且買碗酒吃去了便走三個人入酒店來兩個公人把行李歇了  
將水火棍靠在壁上宋江讓他們兩個公人上首坐定宋江下首坐了  
半個時辰不見一個人出來宋江叫道怎地不見至人家只聽得裡  
面應道來也來也側首屋下走出一個大漢來宋江看這漢子時怎  
生模樣但見

赤色虬鬚亂撒，紅絲虎眼睜圓，用鎗殺人魔崇，鄧都催命

判官。

那人出來，頭上一頂破頭巾，身穿一領布背心，露着兩隻下面圍一條布手巾，看着宋江三個人，唱個喏，遞拜揖，客人打多少酒。宋江道：「我們走得肚饑，你這里有甚麼物賣？」那人道：「只有熟牛肉和渾白酒。」宋江道：「最好，你先切二斤熟牛肉來，打一角酒來。」那人道：「客人休慌，說我這里領上賣酒，只是先交了錢，方纔吃酒。」宋江道：「這個何妨，倒是先還了錢吃酒，我也歡喜。」我先取銀子與你。」那人道：「恁地最好。」宋江便去打開包裹，取出些碎銀子，那人立在側邊，偷眼睨着，見他包裹沉重，有些油木，心內自有八分歡喜，接了宋江的銀子，便去裡面昏一桶酒，切一盤牛肉出來，放下三隻大碗，三雙筯，一面篩酒，三個人一頭吃，一面口裏說道：「如今江湖上及人多有萬千好漢，着了

道兒的酒肉裏，下了蒙汗藥，麻翻下，搗了財物，人肉把來做饅頭餡。子，我只是不信，那裏有這話？那賣酒的人笑道：你三個說了不要吃，我這酒和肉裏面，都有了麻藥。宋江笑道：這個大哥聽見我們說着麻藥，便來取笑。兩個公人道：大哥熱吃一碗也好，那人道：你們要熱吃，我便將去盪來。那人盪熱了，將來篩做三碗，正是饑渴之中，酒肉到口，如何不吃？三人各吃了一碗下去，只見兩個公人睜了雙眼，口角邊流下涎水來，你揪我扯，重後便倒。宋江跳起來道：你兩個怎地吃得三碗便恁醉了？向前來扶他，不覺自家也頭暈眼花，撲地倒了。光着眼都面面相覷，麻木了動彈不得。酒店裡那人道：慚愧，好幾日沒買賣，今日天送這三頭行貨來與我，先把宋江倒拖了入去，山崖邊人肉作房裡，放在剝人凳上，又來把這兩個公人也拖了入去。那人再來，却把包裹行李都擡在後屋內，解開看時，都是金銀。那人自

遊了許多年酒店不自過着這等一個囚徒這等一個罪人  
怎地有許多財物却不是從天降下賜與我的那人看罷包裹却再  
包了且去門前望幾個火家歸來開剎立在門前看了一遍不見一  
個男女歸來只見領下這邊三個人遶上領來那人恰認得慌忙迎  
接道大哥那里去來那三個內一個大漢應道我們特地上嶺來接  
一個人料道是來的程途日期了現每日出來只在嶺下等候不見  
到正不知在那里擔閣了那人道大哥却是等誰那大漢道等個奢  
遮的好男子那人問道甚麼奢遮的好男子那大漢答道你敢也問  
他的大名便是濟州鄆城縣宋押司宋江那人道真不是江湖上說  
的山東及時雨宋公明那大漢道正是此人那人又問道他却因甚  
打這里過那大漢道我本不知近日有個相識從濟州來說道鄆城  
縣宋押司宋江不知爲甚麼事發在濟州府斷配江州牢城我料想

他必從這里過來別處又無路過去。他在郟城縣時。我尚且要去。和  
他厮會。今次正從這里經過。如何不結識他。因此在下連日等候  
接了他四五日。並不見有六個囚徒過來。我今日同這兩個兄弟。信  
步路上。纔來。你這里買飯酒吃。就留你一盃。這日你店裏買賣如何。  
那人道。不精。大哥說道。幾個月裏。猶生沒買賣。今日謝天地。捉得三  
個行貨。又有些東西。那大漢慌忙問道。丑箇甚樣人。那人道。兩個公  
人和一個罪人。那漢失驚道。這囚徒。疑不是黑矮肥胖的人。那人應  
道。真箇不十分長大。面貌紫黑色。那大漢連忙問道。不會動手麼。那  
人答道。方纔拖進房去。等火家。未回。不曾開剝。那大漢道。等我認  
他。一認。當下四個又進山岩。這人肉作房裡。只見刺人。堯上。揸着宋  
江和兩個公人。頭顱放在地。那大漢看見宋江。却又。不認得。相  
他。臉上金印。又不分曉。及可尋思。想。插起道。且取公人的包裹來。

我看他公文便知那人道說得是便去房裏收過公人的包裏打開見了一錠大銀尚有若干散碎銀兩解開文書袋來看見差此衆人其叫得慚愧那大漢便道天使令我今日上橫來早是不曾動手爭些兒悟了我哥哥性命正是

冤仇還報難迴避 機會還逢莫逃回 踏破鉄鞋無覓處 得

來全不費工夫

那大漢便叫那人快討解藥來先救起我哥哥那人也慌了連忙調了解藥便和那大漢去作房裡先開了枷鎖將起來把這解藥灌將下去四個人將宋江扛出前面客位裏那大漢扶住著漸漸醒來光着眼看了衆人立在前又不認得只見那大漢教兩個兄弟扶住了宋江納頭便拜宋江問道是誰我不是夢中麼只見賣酒的那人也拜宋江答禮道兩位大哥請起這里正是那里不敢動問二位高

和是天  
還來較



姓那大漢道小弟姓李名俊祖貫廬州人氏專在揚州江中撐船稍  
公爲生能識水性人都呼小弟做混江龍李俊便是這個賣酒的是  
此間揭陽嶺人只靠做私商道路人盡呼他做催命判官李立這兩  
個兄弟是此間潯陽江邊人專販私鹽來這裏賣買却是投送李俊  
家安身大江中伏得水駕得船是弟兄兩個一個喚做出洞蛟童威  
一個叫做翻江屨童猛兩個也拜了宋江四拜宋江問道却總麻翻  
了宋江如何却知我姓名李俊道小弟有個相識近日做買賣從濟  
州回來說道哥哥大名爲事發在江州那城來李俊未得拜識尊顏  
舊常思念只要去貴縣拜識哥哥只爲緣分淺薄不能勾去今聞仁  
兄來江州必從這里經過小弟連連在嶺下等候仁兄五七日了不  
見來今日無心天幸使令李俊同兩個弟兄上嶺來就買盃酒吃遇  
見李立說將起來因此小弟大驚慌忙去作房裡看了一却又不認得

哥狂可思量起來取討公文看了纔知道是哥哥不敢拜問仁兄  
聞知在郟城縣做押司不知爲何事配來江州宋江把這殺了閻婆  
惜直至石舅材店寄書回家事發今次配來江州備刑說了一遍四  
人稱嘆不已李立道哥哥何不在此間住了休上江州牢城去受  
苦宋江答道梁山泊若死相留我尚兀自不肯住恐怕連累家中老  
父此間如何住得李俊道哥哥義士必不肯胡行你快救起那兩個  
公人來李立連推開了火家已都歸來了便把公人扛山前而客位  
裏來把解藥灌將下去救得兩個公人起來面而嘶亂你看我我哥  
你都對宋江說道此間山裡怎麼好酒我們又吃不多便怎醉了記  
着他家我們回來還在這裡只吃眾人聽了都笑當晚李立置酒管  
待衆人在家裡過了一夜次日又安排了酒食管待了送出包裏還  
了宋江并兩個公人官將相別了宋江自和李俊童威童猛兩個公

入下嶺來，遲到李俊家歇下，取備酒食，懇懇相待，結拜宋江爲兄弟。住家裡過了數日，宋江要行李，俊留不住，取些銀兩，賞發兩個公人。宋江再帶上行枷，收拾了包裹行李，辭別李俊，童威、童猛，離了揭陽嶺，取路望江州來。三個人行了半日，早是未牌時，分行到一個去處，只見人烟聚集，市井喧譁，正來到市鎮上，只見那里一夥人圍住，看看宋江，分開人叢，也揷入去看時，却原是一個使鎗棒賣膏藥的。宋江和兩個公人立住了腳，看他使了一回鎗棒，那教頭放下了手中鎗棒，又使了一回拳。宋江喝彩道：「好鎗棒拳脚！」那人却拿起一個盤子來，口裡開言道：「小人遠方來的人，投貴地特來就事，雖無驚人的本事，全靠恩官作成，遠處誇稱，近方賣弄。如要筋重膏，當下收贖，如不用膏藥，可煩賜些銀兩銅錢，賞發咱家。休教空過了盤子。」那教頭盤子掠了一遭，沒一個出錢與他。那漢又道：「看官高擡貴手，又掠」

方新英

了一遭衆人都白着眼看又沒一個出錢賞他宋江見他惶恐掠不  
兩遭没人出錢便叫公人取出五兩銀子來宋江叫道教頭我是個  
犯罪的人沒甚與你這五兩白銀權表薄意休嫌輕微那漢子得  
這五兩白銀托在手裡便收呵道恁地一個有名的揭陽鎮上沒  
個曉事的好漢攬舉咱家難得這位恩官本身見自爲事在官又  
過往此間頗倒賞發五兩白銀正是

當年却笑鄭元和 只向青樓買笑歌 價使不論家豪富  
流不在着衣多

這五兩銀子強似別的五十兩自家拜揖願求恩官高姓大名使小  
人天下傳揚宋江答道教師重這些東西直得幾多不須致謝正說  
之間只見人叢裡一條大漢分開人衆於近前來大喝道兀那廝是  
甚爲馬漢那里來的囚徒敢來滅俺揭陽鎮上威風教頭這廝那里

學得這些錢。捧來我這裏。遇着俺。由那分付了衆人。不許賣。發他知。何敢來出尖。搭着雙。拿來。不因此起處相爭。有分教。潯陽江上。聚數籌。攪海蒼龍的好漢。梁山泊中。添一夥。巴山猛虎的英傑。直教殺人路口。人頭落。義場中。熱血流。畢竟來打宋江的是甚麼人。且聽下回分解。

此是隋州人。老齊。孔。竟。與。錢。來。於。幾。佛。只。如。宋。公。明。不。過。三。盜。賊。耳。你。看。他。經。手。多。火。磨。難。與。捕。限。領。上。其。一。也。若。是。那。些。飽。食。煖。衣。不。風。靜。浪。的。騙。子。弟。具。是。假。子。恩。家。

鍾伯敬先生批評水滸傳卷之三十一

第三十七回

沒遮欄追趕及時雨

船火兒夜鬧潯陽江

詩曰

壯士當場展所能，虎咆熊撲實堪驚。人逢喜事精神爽，花

藉陽和發百榮。江上不來生李俊，牢賊難免宋公明。誰知

顏沛亡命際，翻使洪濤縱巨鯨。

話說當下宋江不合將五兩銀子賞發了那個教師，只見這揚陽鎮

上眾人叢中鑽過這條大漢，拈起雙拳來打宋江，眾人看那大漢時，

怎生模樣，但見

花蓋勝雙龍捧頂，錦包肚二鬼爭環。濟州留岸英雄豪傑，但

到處便沒遮欄。

那大漢睜着眼睛道：這廝那里學得這些鳥鎗棒？來俺這揭陽鎮上逞強，我已分付了衆人休來他。你這廝如何賣弄有錢，把銀子賞他？被俺揭陽鎮上的威風，宋江應道：我自賞他銀兩，却于你甚事？那大漢揪住宋江，喝道：你這賊配軍，敢回我話！宋江說道：做甚麼不敢回你話？那大漢提起雙拳，匹臉打來。宋江躲個過，那大漢又趕入一步來。宋江却待要和他放對，只見那個使鎗棒的教頭，從人背後趕將來，一隻手揪住那大漢頭巾，一隻手提住腰膀，望那大漢肋骨上只一擔，浪踰一交，顛翻在地。那大漢却待掙扎起來，又被這教頭只一脚踢翻了。兩個公人勸住教頭，那大漢從地下扒將起來，看了宋江，和教頭說道：使得使不得？教你兩個不要慌，一直望南去了。宋江且請問教頭高姓何處人氏？教頭答道：小人祖貫河南洛陽人氏，姓薛名承，祖父是老種經畧相公帳前軍官，爲因惡了同僚，不得陞用，子

孫某使鎗鎗賣藥度日。江湖上便喚小人做大虫。薛永不敢拜問。官高姓大名。宋江道：小可姓宋名江，祖貫鄆城縣人氏。薛永道：莫非山東及時雨宋公明麼。宋江道：小可便是。何足道哉。薛永聽罷，便拜道：聞名不如見面，見面勝似聞名。宋江連忙扶住，道：必敘三盃如何。薛永道：好。正要拜識尊顏。小人無門得遇兄長，慌忙收拾起鎗棒和藥囊，同宋江便往鄰近酒肆內去吃酒。只見酒家說道：酒肉自有，只是不敢賣與你們吃。宋江問道：緣何不賣與我們吃。酒家道：却纏和你們厮打的大漢，已使人分付了。若是賣與你們吃時，把我這店子都打得粉碎。我這里却是不敢惡他。這人是此間招陽鎮上一霸，誰敢不聽他。說。宋江道：既然恁地，我們去休。那厮必然要來尋鬧。薛永道：小人也去店裡，拿了房錢還他。一兩日間也來江州相會。兄長先行。宋江又取一二十兩銀子，與了薛永，相辭了自去。宋江只得自和



兩個公人也離了酒店又自去十處吃酒其店家說道小郎已自離  
分付了我們如何敢賣與你個吃你極走徒自費力不濟事他盡着  
人分付了宋江和兩個公人都作帶不得連連走了幾家都是一般  
話說二個來到市橋盡頭見了幾家打火小客店正待要去投宿却  
被他那里不肯相容宋江問那都道他已着那那連連分付了不  
許安着你們三個當下宋江道不是詩頭三句便換開脚步望大路  
上走看看見一輪紅日低懸天色昏曉但見

暮煙迷遠岫寒霧鎖長空  
群星共皓月爭輝綠水共青山開碧  
林古寺數聲鐘韻悠揚小浦漁舟幾點殘燈明滅  
枝上子規啼夜月園中粉蝶宿花叢

宋江和兩個公人見天色晚了心裡越慌三個商量道沒來山看使  
春恐了這路如今閃得前不見村後不着店却是投那里去宿是

却是遠地小路上，只見隔林深處，射出燈光來。宋江道：「那裏燈火明處，必有人家，遮莫怎地，陪個小心，借宿一夜，明日早行。」公人看了，道：「這燈光處，又不在此路上。」宋江道：「沒奈何，雖然不在正路上，明日多行三二里，却打甚麼不緊？」三個人當時落路來，行不到二里多路，林子背後閃出一座大莊院來。宋江看那莊院時，但見

前臨村塢，後倚高岡，數行楊柳綠，合煙百頃桑麻青。帶雨高隴上，牛羊成陣；芳塘中，鶩鴨成群。正是家有耕梁鷄犬，飽架多書籍子孫賢。

當晚宋江和兩個公人，來到莊院前敲門。莊客聽得出來，開門道：「你是甚人？黃昏夜半來敲門打戶？」宋江陪着小心，答道：「小人是個犯罪，配送江州的人，今日錯過了宿頭，無處安歇，欲求貴莊借宿一宵，來早，後例拜納房金。莊客道：「既是恁地，你且在這里少待，等我入去報

知莊主太公可容卽歇莊客入去通報耳。復翻身出來說道太公相請宋江和兩個公人到裡面草堂上。蔡見了莊主太公太公分付教莊客領去門房裡安歇。就與他們些晚飯吃。莊客聽了引去門首草房下點起一碗燈。教三個歇定了。取三分飯食羹湯菜蔬。教他三個喫了。莊客收了碗碟。自入裡面去。兩個公人道。押司這里又無外人。一發除了行枷。快活腫一夜。明日早行。宋江道。說得是。當時依允去了。行枷和兩個公人去房外淨手。看見星光滿天。又見打麥場邊壁後是一條村僻小路。宋江看的眼裡三個淨了手。入進房裡。問上門去。喚宋江和兩個公人說道。也難得這個莊主太公。留俺們歇這一夜。正說間。聽得莊裡有人點火把來打麥場上。一到處照看。宋江在門縫裡張時。見是太公引着三個莊客把火一到處照看。宋江對公人道。這太公和我父親一般。件件都要自來照管。這早晚也未嘗去

一地里親自點着正說之間只聽得外面有人叫開莊門莊客連  
忙來開了門放入五七個人來爲頭的手裡拿着朴刀背後的都拿  
着稍叉棍棒火把光下宋江張看時那個是朴刀的正在揭陽鎮  
上要打我們的那漢宋江又聽得那太公問道小郎你那里去來和  
某人厮打日晚了拖捨拽棒那大漢道阿爹不知哥哥在家裏麼太  
公道你哥哥吃得醉了去睡在後園亭子上那漢道我自去叫他起  
來我和他起人太公道你又和誰合口叫起哥哥來時他却不肯干  
休又是殺人放火你且對我說這緣故那漢道阿爹你不知今日鎮  
上一個使鎗棒賣藥的漢子討耐那厮不先來見我弟兄兩個便去  
鎮上撒科賣藥致使鎮棒被我都分付了鎮上的人分文不要與他  
賞錢不知那里走出一個囚徒來那厮做假出尖把五兩銀子賞他  
幾條揭陽鎮上威風我正要打那厮堪恨那賣藥的腦揪翻我打了

一頓又千了我一脚。至今腰裡還疼。我已教人叫下種。伏下酒店。  
 客店不許着這廝們吃酒。安歇。先教那廝三個今夜沒有身處。隨後  
 吃我叫了賭坊裡一羈人。趕將去客店裡。拿得那賣藥的來。儘氣力  
 打了一頓。如今把來吊在棚頭家裡。明日送去注邊。細做一團。拋在  
 在裡。出那口烏氣。却只趕這兩個公人。擲的因從不着前面。又沒客  
 店。竟不知投那里去宿了。我如今叫起哥。哥來分投。趕去拱拿。這廝  
 六公道。我兒。休恁地短命。相他。自有銀子賞那賣藥的。却干你甚事。  
 你去打他。做甚麼。可知道着他打了。也不管傷重。快依我。口便罷。休  
 教哥哥得知。你吃人打了。他肯干罷。又是去害人性命。你依我說。且  
 去房裡睡了。半夜三更。莫去敲門打戶。濼惱村坊。你也積些陰德。那  
 漢不顧太公說。拿着朴刀。送入莊內去了。太公隨後也趕入去。宋江  
 慙罷。對公人說道。這般不巧的事。怎麼是好。却又墮在他家投宿。我

們只宜走了好，倘或這縣得知，必吃他們害了性命，便是太公不說說破莊客如何，敢賭，難以遮蓋。兩個公人都道：說的是，事不宜遲，及早快走。宋江道：我們休從大路出去，撥開屋後，抄牆壁子出去。兩個公人挑了包裹，宋江自提了符柳，便從房裡穿窗，開屋後，抄牆壁子。三個大便趁星月之下，望林水深處，小路走。見頑走，正是慌不擇路走，了一個更次，望見前面蒲月，蘆花，一派大江，滔滔浪滾，正是來到滄陽江邊，有詩爲証。

插入天羅地網來，宋江時窳實堪哀。  
懸離黑煞凶神難，又遇喪門白虎災。

只聽得背後大叫：賊配軍休走！火把亂明，吹風胡哨，趕將來。宋江只叫得苦。道上蒼松一救，則個三人躲在蘆葦叢中，望後面時，那火把漸近。三人心裡越慌，腳高步低，在蘆葦裡撞前面一看，不到天盡頭。



兩公  
好齊張

林口裡叫道你那稍公快擡船來宋江和兩個公人做一塊兒伏  
在船艙裡說道稍公却是不愛擡船我們自多與你些銀子相謝那  
稍公點頭只不應岸上的人把船望上水咿咿啞啞搖將去那岸上  
這夥人大喝道你那稍公不擡船來教你都死那稍公冷笑幾聲  
也不應岸上那夥人又叫道你是那個稍公直恁大膽不擡船來那  
稍公冷笑應道老爺叫做張稍公你不要喚我烏岸上火把叢中那  
個長漢說道元來是張大哥你見我弟兄兩個麼那稍公應道我又  
不曉做甚麼不見你那長漢道你既見我特且擡船來和你說話那  
稍公道有話明朝來說趕船的要不得緊那長漢道我弟兄兩個正  
要捉這趁船的一個人那稍公道趁船的一個人都是我家親眷衣食  
父母請他歸去喫飯板刀麵了來那長漢道你且擡船來和你商量  
那稍公又道我的衣服倒擡來把與你那樂意那長漢道張大哥



不是這般說我弟兒只要捉這四德你且擺來那稍公一頭擺攆一  
面說道我自好幾日接得這信去顧却是不揣擺來倒喫你接了去  
條兩個只得休恁昨日相見宋江在船艙裡悄悄的和兩個公人說  
也難得這個利公救了我個性命又與他分說不要忘了他恩  
德却不是幸得這隻船來渡我我們却說那稍公擺開船去離得江  
船遠了三個人在船裡望岸上時大他也自去蘆葦中明亮宋江道  
慚愧正是好人相逢惡人遠慚且得脫了這場災難只見那稍公搖  
着櫓口裏唱起潮州歌來唱道

老爺生長在江邊 不怕官司不怕天 昨夜華光來趁我 臨  
行奪下紫金磚

宋江和兩個公人聽了這首歌都酥軟了宋江又想道他是唱耍三  
個正在艙裡議論未了只見那稍公放下櫓說道你這個撮鳥兩個

公人平日最會詐害做私商的人今夜却撞在老爺手裡你三個却  
是要喫板刀麵却是要喫餛飩宋江道家長休與取笑怎地噯做板  
刀麵怎地是餛飩那箇公呼着眼道老爺和你耍甚愚若還要喫板  
刀麵時俺有一把潏風也似快刀在這解板底下我不消三刀五刀  
我只一刀一箇都剝你三個人下水去你若耍喫餛飩時你三個快  
脫了衣裳都赤條條地跳下江裏自死宋江聽罷扯定兩個公人說  
道却是苦也正是福無雙至禍不單行那稱公嚇道你三個好好商  
量快回我話宋江答道稱公不知我們也是沒奈何犯下了罪迭配  
江州的人你如何可憐見饒了我三個那稱公喝道你說甚麼閑話  
饒你三個我半個也不饒你老爺與做有名的狗臉張爹爹來也不  
道我們都把包裹內金銀財帛衣服等項盡數與你只饒了我三人

性命那稍公便去船板底下繞出那把叫是羅橫那來大喝道你三  
個要怎地宋江仰天嘆道爲因我不敬天地不孝父母犯下罪責連  
累下你兩個那兩個公人姓任宋江道押司罷罷我們三個一處  
死休那稍公又喝道你三個好類快脫了衣裳便跳下江裡去跳便  
跳不跳時老翁便刺下水裡去宋江和那兩個公人抱做一塊恰待  
要跳水只見江面上吶嘍啞聲響宋江探頭看時一隻快船飛  
也似從上水頭搖將下來船上有三個人一條大漢手裡橫着托父  
立在船頭上稍頭兩個後生搖着兩把快櫂星光之下早到面前那  
船頭上橫着的大漢便喝道前面是甚麼稍公敢在當港行事船裡  
貨物見者有分這船稍公回頭看了慌忙應道原來却是李大詠我  
甚麼道是誰來大哥又去做買賣只是不曾帶挈兄弟大漢道是李大  
詠你在這里又弄得一手船裡甚麼行貨有些油水麼稍公答道教

你得知好笑。我這幾日沒道路，又賭輸了沒一文。正在沙灘上悶坐，岸上一夥人趕這三頭行貨來。我船裡却是甚是鳥公人解一個黑矮囚徒，正不知是那裏人。他說道：「透配江州來的，却又項上不帶行枷，趕來的岸上。」那夥人却是鎮上穆家哥兒兩個，定要討他。我見有些酒水，吃我不還他。船上那大漢道：「咄，莫不是我哥哥宋公明。宋江聽得聲音，厮熟，便船裡叫道：『船上好漢是誰？救宋江則個。』」那大漢失聲道：「真個是我哥哥，却不做出來。」宋江鑽出船上看時，星光明亮，那立在船頭上的大漢，不是別人，正是

家住潯陽江浦上，最稱豪傑英雄。眉濃眼大而皮紅，鬚鬚垂鐵線。語語着銅鑼，凜凜身軀長八尺，能揮利劍霜鋒，衝波躍浪立奇功。廬川生李俊，綽號混江龍。

那船頭上立的大漢，正是混江龍李俊。後船梢上兩個搖櫓的，一

李俊投  
他兩次

個是此舟，曉竟感一個是翻江，屢屢發這李俊，聽得是宋公明，便跳過船來，口裡叫苦道：「哥哥驚恐，若是小弟來得遲了些個，悞了仁兄性命，今日天使李俊在家坐立不安，推辭出來江裡，起些私鹽，不想又遇着哥哥在此受難，那稍公呆了半晌，做聲不得，方纔問道：「李大哥，這黑漢便是山東及時雨宋公明麼？」李俊道：「可知是哩，那稍公便拜道：「我那爺，你何不早通個大名，各各帶着我做出及事來，爭些兒傷了仁兄。」宋江問李俊道：「這個好漢是誰？」高姓何名？」李俊道：「哥哥不知這個好漢，却是小弟結義的兄弟，原是小孤山下人氏，姓張名橫，諱號船火兒，專在此潯陽江做這件穩善的道路。」宋江和兩個公人都笑起來，當時兩隻船並着，樵透灘邊來，纔了船艙裡，扶宋江并兩個公人上岸，李俊又與張橫說道：「兄弟，我常和你說天下義士，只除非山東及時雨鄆城宋押司，今日你可仔細認着。」張橫撲翻身又在沙

灘上拜道：「哥哥，恕兄弟罪過。宋江看那張橫時，但見」

七尺身軀，三角眼黃鬚赤髮紅睛，潯陽江上有聲名，衝波如水，應躍浪似飛鯨。惡水狂風都不懼，蛟龍兒處，靈鷲天差，列宿害生靈。  
小孤山下住，船火號張橫。

那梢公船火兒張橫拜罷，問道：「義士哥哥，爲何事配來此間？」李俊便把宋江犯罪的事說了。今來迭配江州，張橫聽了，說道：「好教哥哥得知，小弟一母所生的親弟兄兩個，長的便是小弟，我有個兄弟，却又了得，沖身雪練也似，一身白肉，沒得四五十里水，而水底下伏得七日七夜，水裡行一似一根白條，更兼一身好武藝，因此人起他一個綽號，做浪裡白跳張龍，當初我弟兄兩個，只在揚子江邊做一件儀本分的道路。宋江道：「願開則個，張橫道：「我弟兄兩個，但賭輸了時，我便先駕一隻渡船，在江邊淨處，做私渡，有那一等客人，貪省貫伯錢，

與弟  
作伴

的又要快便來下我船等船裡都坐滿了却教兄弟張順也扮做車  
身容人背着一個大包也來趁船我把船搖到半江裡歇了棹拋了  
釘插一把板刀却討船錢本合五百足錢一個人我便定要他三貫  
却先問兄弟討起教他假意不肯還我我便把他來起手一手揪住  
他頭一手捉定腰膀撲咚地撒下江裡排頭兒定要三貫一個個都  
驚得呆了把出來不迭都飲得足了却逃他別僻淨處上岸我那兄  
弟自從水底下走過對岸等沒了人却與兄弟分錢去賄那時我兩  
個只靠這伴道路過日宋江道可知江邊多有主顧來尋你私渡李  
俊等都笑起來張橫又道如今我弟兄兩個都改了業我便只在這  
潯陽江裏做些私商兄弟張順他却如今自在江州做賣魚牙子如  
今哥哥去時小弟寄一封書去只是不識字寫不得李俊道我們都  
在村裡決個門館先生來寫留下童威童猛看了船三個人跟了李

俊張橫五個人投村里來走不過半里路看見火把還在岸上明亮張橫說道他弟兄兩個還未歸去李俊道你說兀誰弟兄兩個張橫道便是鎮上那穆家哥兒兩個李俊道一發叫他們兩個來拜見哥兒宋江連忙說道使不得他兩個趕着要捉我李俊道仁兄放心他弟兄不知是哥哥他亦是我們一路人李俊用手一招胡哨了一聲只見火把人伴都飛遶將面前來看見李俊張橫都恭奉着宋江做一處說話那弟兄二人大驚道二位大哥却如何與這三人厮熟李俊大笑道你道他兀誰那二人道使是不認得只見他在鎮上出銀兩賞那使鎗棒的滅俺鎮上威風正待要捉他李俊道他便是我日常和你們說的山東及時雨神賊宋押司公明哥哥你兩個還不快拜那弟兄兩個撇了朴刀撲翻身使拜道聞名久矣不期今日方得相會却纔甚是同實犯傷了哥哥望乞憐憫恕罪宋江扶起二位道壯



合卷  
即是在

願求大名李俊便道這弟兄兩個富戶是此間人姓穆各藝精熟  
沒遮攔兄弟穆春喚做小遮攔是揚陽鎮上一霸我這里有三霸哥  
哥不知一發說與哥哥知道揚陽鎮上嶺下便是小弟和杏立一霸  
揚陽鎮上是他弟兄兩個一霸揚陽江邊做私商的却是張橫張順  
兩個一霸以此謂之三霸宋江答道我們如何省得既然都是自家  
弟兄情分望乞放還了薛永穆弘笑道便是使鎗棒的那厮哥哥放  
心隨即便教兄弟穆春去取來還哥哥我們且請仁兄到做莊伏禮  
講罪李俊說道最好最好便到你莊上去穆弘叫莊客着兩個夫石  
子船隻就請童威童猛一同都到莊上去相會一面先着人去莊上  
報知置辦酒食殺羊宰猪整理筵宴一行眾人等了童威童猛一同  
取路投莊上來却好五更天氣都到莊裡請出穆太公來相見了就  
草堂上分賓主坐下宋江看那穆弘時端的表人物似兒

面似銀盆，身似玉頭，圓眼細眉，單威風凜凜，逼人寒靈官，翻斗兜  
佑聖下天閔，武藝高強，心膽大，陣前不肯空還，攻城野戰，奪旗旌，  
穆弘真壯士，人號沒遮欄。

宋江與穆太公對坐，說話未久，天色明朗，穆春已取到病大虫，薛永  
進來，一處相會了，穆弘安排筵席，管待宋江等衆位，飲宴當日，衆人  
在席上所說各自經過的許多事務，至晚都留在莊上宿歇，次日，宋  
江要行，穆弘那里肯放，把衆人都留莊上，陪侍宋江，去鎮上開荒，觀  
看揭陽市橫景一遭，又住了三日，宋江怕違了限次，堅意要行，穆弘  
非衆人苦留不住，當日做個送路筵席，次日早起來，宋江作別，穆太  
公并衆位好漢，臨行分付薛永，且在穆弘處住幾時，却來江州再得  
相會，穆弘道：「哥哥但請放心，我這里自有顧他，取出一盤金銀，送與  
宋江，又賞發兩個公人，些銀兩，臨動身，張橫在穆弘莊上，央人修了

一封家書，夾宋江付與張順，當時宋江收棧包裹內了，十行人都送到那潯陽邊，穆弘叫隻船來，馮過先頭行李下船，衆人都在江邊，就叫莊客取酒食上船餞行。當下衆人洒淚而別，李俊、張橫、穆弘、穆春、薛永、童威、童猛一行都回穆家莊分別，各自回家不在話下。只說宋江自帶兩個公人下船，投江州來。這稱公非比前番，拽起一帆風，越江州上岸。宋江依前帶土行枷，兩個公人取出文書，挑了行李，上江州府前來。正廳府尹陞廳，原來那江州知府姓蔡，雙名得章，是當朝蔡太師蔡京的第九個兒子，因此江州人叫他做蔡九知府。那人爲官貪濫，作事驕奢，爲這江州是個錢糧浩大的去處，加此人廣物盛，因此太師特地教他來做個知府。當時兩個公人當廳上了公文，押宋江投廳下。蔡九知府看見宋江一表非俗，便問道：「你爲何加上沒了本州的封皮，兩個公人告道於路上春雨淋漓，却破六

蘇壞了。知府道快寫簡帖來，便發下城外牢城營裡去。本府自差公人押解下去。這兩個公人就送宋江到牢城營內交割。當時江州府公人賞了文帖，監押宋江，并同公人出州衙前來，酒店裡買酒吃。宋江取三兩來銀子，與了江州府公人。當下到營前，將宋江押送單身房裡聽候。那公人先去對管營差撥處，替宋江說了去，便交割討了收管。自回江州府去了。這兩個公人也交還了宋江包裹行李，千酬萬謝，相辭了入城來。兩個自說道：我們雖是喫了驚恐，却撰得許多銀兩。自到州衙府裡伺候，討了回文。兩個取路往濟州去了。話裡只說宋江自去火燒人情，差撥到單身房裡，送了十兩銀子，與他管營處。又自加倍送銀兩，并人事，管裡管事的人，并使喚的軍健人等，都送些銀兩與他們買茶喫。因此無一個不歡喜。宋江少刻引到點名廳前，除了行枷，參見管營，已得了賄賂。在廳上說道：這個新配到犯

人非

宋江聽着先皇太祖武德皇帝聖訓，但凡教人處，偏人須先喚出百殺威棒，左右與我舞去，待越來。宋江告道：小人於路感貴體寒，時症至今未曾痊可。管管道：這漢端的似有病的不見他，而貴肌瘦有些病症，且與他權候，寄下這項藥。此人既是縣吏出身，着他本管抄事房做箇抄事，就將立了文簿，便教發去抄事。宋江謝了，去躬身恭取了行李，到抄事房安歇。兀魯因從見宋江有面目，都買酒來與他慶賀。次日，宋江置備酒食與眾人回禮，不暇開筵，請差撥牌頭廝孟管營處，常常送禮物與他。宋江身邊有的是金銀財帛，自落的結識他們。住了半月之間，蒲管裡沒一個不歡喜他。自古道：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宋江一日與差撥在抄事房喫酒，那差撥說與宋江道：賢兄，我前日和你說的那個節級，帶個人情，如何多日不使人送去與他？今已一旬之上了，他明月下來時，須不好看。連我們也

只道問宋江取不妨，那節級要麻一文也沒，等他下來，宋江自有話  
說。差人道：「押司，那人好生利害，更兼手脚了得，倘或有些言語高低，  
喫了他些羞聲，却道我不與你通知。」宋江道：「兄長，山他，但請放心，小  
可自有措置。」敢是送些與他，也不見得他有個不敢要我的，也不見  
得正恁的說未了，只見牌頭來報道：「節級可在這里了。」正在廳上大  
發作，罵道：「新到配軍，如何不送帶例錢來與我？」差撥道：「我說是麼？」  
那白來道：「我們都惟宋江笑，這羞撥哥哥，你罪不及陪待，改日再得  
作話，小可且去和他說話。」容日再會差撥也起身道：「我們不要見他，  
宋江別了差撥。」  
抄寫去：「次點視廳。」  
一見這節級，那羞撥也白  
丟了，不是宋江來和這人廝見，有分教：江州城裡錦為虎窟，狼爲土  
牛。雷頭變作屍山血海，直教震破天羅，水滸掀開地網，上梁山，舉

東江與這個節候怎地相見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及時雨會神行太保

黑旋風關長裡白跳

詩曰

心安茅屋穩，性定菜羹香。世味薄方好，人情澹最長。因

人成事業，避難遇豪強。他日梁山泊，高名四海揚。

話說當時宋江別了差撥，出抄事房來，到點視廳上看時，見那節級擡條藤子，坐在廳前，高聲喝道：「那個是新配到因徒？」頭指着宋江道：「這個便是那節級，便罵道：『你這矮黑殺才，倚仗誰的勢，要不送常例錢來與我。』」宋江道：「人情在人情，想你如何逼取人財，好小哉。」相兩邊看的人，聽了，倒捏兩把汗。那人大怒，喝罵賊配軍，安敢如此無禮。頭倒說我小哉，那兇獸的與我背起來，且打這廝一百個棍兩。



邊營理衆人都是神氣。江輝的見說，裏面一門都過，只顧得那節級和宋江。那大見衆人都散了。賊裏越怒，拿起執棍便進來。宋江道：「你莫打我，我得何罪？」那人道：「你道賊配軍是我手裏行貨，輕咳嗽便是罪過。」宋江道：「你便尋我過，我也不討利害，也不到他的該死。」那人怒道：「你說不該死，我要結果你，也不難。只似打殺一箇蒼蠅。」宋江冷笑道：「我不送得常例錢，便該死。」時結識梁山泊吳學究的，却該怎地？那人聽了這聲，慌忙丟了手中執棍，便問道：「你說甚麼？」宋江又道：「你說那結識軍師吳學究的，你問我，恁地那人慌了手脚，拖住宋江問道：「足下高姓？你正是誰？」那里得這話來？宋江笑道：「小可便是山東鄆城縣宋江，那大聽了，大驚，連作揖說道：「原來兄長，正是及時雨宋公明。」江道：「何足掛齒。」那人便道：「兄長此間不是說話處，敢打拜，同往城裡叙懷，請兄長便行。」宋江道：「好節。」

傾心吐膽把和這吳學究相交來往的事告訴了一遍。兩箇正說到心腹相愛之處，纔飲得兩盃酒過，只聽樓窗喧鬧起來。過賣連忙走入閣子來對戴宗說道：「這個人只除非是院長說得他，下沒奈何煩院長去解折，則個戴宗則道在樓下作鬧的是誰？」過賣道：「便是如同院長走的那個喚做鉄牛李大哥，在底下尋主人家借錢。」戴宗笑道：「又是這廝在下面無禮，我只道是甚麼人，兄長少坐，我去叫了這廝上來。」戴宗便起身下去，不多時引了那個人上樓來。宋江看見了，喫一驚，看那人生得如何，但見：

黑熊般一身麤肉，鉄牛似編體頑皮。交加一字赤黃眉，雙眼赤絲亂繫。怒髮渾如鉄刷，髯鬚好似狼狽。天蓬惡殺下雲梯，李逵真勇悍人號鉄牛兒。

宋江見了那人，便問戴宗道：「院長這大哥是誰？」戴宗道：「這箇是小弟。」

身。這牢裡。箇。中。牢。姓。帶。各。遠。祖。貫。是。沂。州。沂。水。縣。百。丈。村。人。此。本。身。一。箇。異。名。喚。做。黑。旋。風。李。達。他。鄉。中。都。叫。他。做。李。鉄。牛。因。爲。打。死。了。人。逃。走。出。來。雖。遇。赦。宥。流。落。在。此。江。州。不。曾。還。鄉。爲。因。酒。性。不。好。多。人。懼。他。能。使。兩。把。板。斧。及。會。拳。棍。見。今。在。此。牢。裡。勾。當。李。達。看。着。宋。江。問。戴。宗。道。哥。哥。這。黑。漢。子。是。誰。戴。宗。對。宋。江。笑。押。司。你。看。這。厮。怎。麼。醜。尚。全。不。識。些。體。面。李。達。便。道。我。問。大。哥。怎。地。是。醜。兩。戴。宗。道。兄。弟。你。便。問。請。這。位。官。人。是。誰。便。好。你。倒。却。說。這。黑。漢。子。是。誰。這。不。是。醜。兩。却。是。甚。麼。我。且。與。你。說。知。這。位。在。兄。便。是。謂。常。你。要。去。尋。避。他。的。義。士。哥。哥。李。達。道。莫。不。是。山。東。及。野。雨。黑。宋。江。戴。宗。唱。道。吽。你。這。厮。敢。如。此。犯。上。直。言。叫。喚。全。不。識。些。高。低。兀。自。不。快。下。拜。等。幾。時。李。達。道。若。真。個。是。宋。公。明。我。便。下。拜。若。是。閑。人。我。却。拜。甚。鳥。節。級。哥。哥。不。要。騙。我。拜。了。你。却。笑。我。宋。江。便。道。我。正。是。山。東。黑。宋。江。李。達。

和手叫道：「我那爺你何不早說些個也？」教鐵牛歡喜，撲翻身軀便拜。宋江連忙答禮，說道：「壯士大哥請坐。」戴宗道：「兄弟，你便來我身邊坐。」喫酒。李逵道：「奈煩小。」喫換個大碗來。宋江便問道：「恰纔大哥爲何在樓下發怒？」李逵道：「我有一錠大銀解了十兩小銀，使用了却問這王人家那借十兩銀子去贖那大銀出來，便還他。自要些使用，耐這鳥主人不肯借與我，却待要和那厮放對，打得他家粉碎。却被大哥叫了我上來。」宋江道：「只用十兩銀子去取可要利錢麼？」李逵道：「利錢已有在這里了。只要十兩本錢去討。」宋江聽罷，便去身邊取出一個十兩銀子，把與李逵，說道：「大哥，你將去贖來用度。」戴宗要阻當時，宋江已把出來了。李逵接得銀子，便道：「却是好也。」兩位哥哥只在這裡等我一等。贖了銀子，便來送還。就和宋江去城外吃碗酒。宋江道：「且坐一坐，吃幾碗了去。」李逵道：「我去了。」便來推開簾子下。

擡去了戴宗道兄長休借這銀與他便好。搭穩小舟正欲要阻兄長已把在他手裡了。宋江道却是爲何尊兄說這話。戴宗道這廝雖是耿直只是貪酒好賭。他却幾時有一錠大銀解了兄長乞他賺漏了。這個銀去他慌忙出門必是去賭。若還贏得時便有的送來還哥哥。若是輸了時那里討這十兩銀來拜還兄長。戴宗面上湏不好看。宋江笑道院長尊兄何必見外。量這些銀兩何足掛齒。由他去賭輸了罷。若要<sup>小</sup>用時再送些與他使我看。這人倒是個忠直漢子。戴宗道這廝本事自有只是心雄膽大不好在江州牢裡。但吃醉了時却不奈何罪人。若要打一般惡的牢子我也被他連累得苦。卅路見不平好打強的人。以此江州滿城人都怕他有詩爲証。

天性由來太惡殘 江州人號李寬徒 他時大展屠龍手 始

識人中大丈夫

計銀五  
定大

宋江道：俺們再飲兩盃，却去城外掛瓶，一遭戴宗道：小弟也正忘了，和兄長去看江景，倒個宋江道：小可也，要看江州的景致，如此最好，且不說兩個再飲酒，只說李逵得這網銀子，尋思道：難得宋江哥哥，又不曾和我深交，便備我廿兩銀子，果然就義疎財，名不虛傳，如今來到這里，却恨我這幾日賭輸了，沒一文，做好漢，請他，如今得他這十兩銀子，且將去賭一賭，倘或贏得幾貫錢來，請他一請，也好看當時李逵慌忙跑出城外，小張一賭房裡來，便去場上將這十兩銀子撒在地下，叫道：把頭錢過來我博，那小張乙得知李逵從來賭直，便道：大哥且歇這一博，下來便是你博，李逵道：我要先賭這一博，小張乙道：你便傍猜也好，李逵道：我不傍猜，只要博這一博，五兩銀子做一注，有那一般賄的，却待耍博，被李逵匹手奪過頭錢來，便問道：我博兀誰小張乙道：便博我五兩銀子，李逵將一聲脫地博一個

父小張乙便拿了銀子過來，李逵罵道：「我討銀子，是求爾，小張乙，你  
休再轉我五兩快便還下你這錢銀子。」李逵又拿起頭錢，叫聲快放  
膽的，交傅綱。又小張乙笑道：「我教你林搶頭錢，豈敢一轉不聽我口  
嫌念？」連轉了兩個，又李逵道：「我這銀子是別人的，小張乙，道遞莫  
是誰的，也不濟事。任你脫轎來，却說甚麼。」李逵道：「沒奈何，且借我一  
借，明日便送來還你。」小張乙道：「說甚麼話，自古錦錢場上無父子，  
你明明地輸了，如何倒來爭強？」李逵把布衫攬起，在前面口裡叫道：  
「你們還我，也不還小張乙道：『李大哥，你閉嘴，賤賤的，直今日如何恁  
般沒出處？』李逵也不答應他，便跪地下，擗着額，求及贖了別人的  
十來兩銀子，都擗在布衫裡，擗起雙眼，說道：「老爺，開常賭，直今日  
相且不直這一遭。」小張乙急待向前拿時，被李逵一指，「交十二三  
兩，再的一發齊上，裏拿那銀子，被李逵指東打西，指南打北，李逵

把這夥人打得沒地躲處，使出到門前，把門的問道：「大郎那里去？」李逵提在一邊，一脚踢開了門，便走。那夥人隨後趕將出來，都只在門前叫道：「李大哥你恁地沒道理，都搶了我們眾人的銀子去。」只在門前叫喊，沒一個敢近前來討李逵。正走之時，只見背後一人趕上來，扳住肩膀，喝道：「你這厮如何却搶擄別人財物？」李逵口裡應道：「干你鳥事？」回過臉來看時，却是戴宗。背後立着宋江、李逵，見了，惶恐滿面，便道：「哥哥休怪，鐵牛鬧常，只是賤直。今日不想輸了哥哥的銀子，又沒得些錢來相請哥哥，喉急下了時，做出這些不直來。」宋江聽了，大笑道：「賢弟，但要銀子使用，只顧來問我討。今日既是明明地輸與他了，快把來還他。」李逵只得從布衫兜裡取出來，都遞在宋江手裏。宋江便叫道：「小張乙前來，都付與他。」小張乙接過來說道：「三位官人，在上，小人只拿了自己的這十兩原銀，雖是李大哥兩博輸與小張。」



如今小人情慙不要他的，省的詆弄冤仇。宋江道：你只顧講決不要，記懷小張恁那里肯來？沈儀道：他不會打傷了你們麼？小張乙道：討頭的，拾錢的，和那把閃的，都教他打倒衙裡面。宋江道：既是恁的，就與他衆人做壽。息儀弟兒，自不該來，叫我自看他去。小張乙收了銀子，拜謝了回去。宋江道：我們和李大郎喚巨盃去。戴宗道：前面靠江，有那琵琶亭酒館，是唐朝白樂天古跡，我們去亭上酌三盃，就觀江景，有詩爲証。

白傅高風世莫加。

畫船秋水聽琵琶。

欲舒老眼求蹤跡。

孤

鷺齊飛帶落霞。

宋江道：可於城中買些肴饌之物，將去。戴宗道：不用。如今那亭上有人在裡面賣酒。宋江道：恁地時却好。當時三人便望琵琶亭上來。到得亭子上看時，一邊靠着潯陽江，一邊是州人家房屋。琵琶亭上

有十數付座頭戴宗便揀一付乾淨座頭讓宋江坐了頭位戴宗坐在對席肩下便是李逵三個坐定便叫酒保鋪下菜蔬菓品海鮮按酒之類酒保取過兩樽玉壺春酒此是江州有名的土色好酒開了光頭宋江縱自一觀看那江上景致時端的是景致非常但見

雲外遙山聳翠江邊遠水翻銀隱隱沙汀飛起幾行鷗鷺悠三別浦撐回數隻漁舟紅蓼灘頭白髮公垂釣下釣黃蘆岸口青鸞重牧犢騎牛翻雪浪拍長空拂上涼風吹水面紫霄峯土接穿蒼琵琶亭畔臨江岸四圍空濶八面玲瓏欄杆影浸玻璃窓外光浮玉壁昔日樂天聲價重當年司馬淚痕多

當時三人坐下李逵便道酒把大碗來篩不奈煩小盞價吃戴宗喝道兄弟好材你不要做薛只顧吃酒便了宋江分付酒保道我兩個面前放兩隻盞子這值大哥哥面前放個大碗酒保應了手去取隻碗

和  
方。想。得

來放在李逵面前。一盞酒。一面鋪下肴饌。李逵笑道：「真個好個家。」  
酒保斟酒。連篩了五七盞。宋江因見不識兩人。心中歡喜。喚了幾盞。  
忽然心裡想要魚辣湯吃。便問戴宗道：「這裏有好鮮魚麼？」戴宗笑道：「  
兄長。你不見。清江都艇船。此間正是魚汛之鄉。如何沒有鮮魚？」宋  
江道：「得此辣魚湯醒酒最好。」戴宗便喚酒保。教造三分。加辣點紅白  
魚湯。來頃刻。造了湯來。宋江看見。道：「美食不如美器。雖是個酒肆之  
中。端的好整齊器。」拿起筋來。相勸戴宗。李逵。喚自己也喚了些魚。呷  
了幾口湯汁。李逵也不使筋。便把手去碗裡。撈起魚來。和骨頭。都嚼  
喫了。宋江看見。忍笑不住。再呷了兩口。汁便放下筋。不喫了。戴宗道：「  
兄長已定這魚醃了。不中仁兒吃。」宋江道：「便是不才。酒後只愛口鮮  
魚湯。喫這個魚。真是不甚好。」宗聽道。便是小弟也。喚不得是醃的。

不中喫李逵嚼了。自碗裡魚便道：兩位哥哥都不喫，我替你們喫了。便伸手去宋江碗裡撈將過來喫了。又去戴宗碗裡也撈過來喫了。滴七點七淋一卓子汁水。宋江見李逵把三碗魚湯和骨頭都嚼喫了，便叫酒保來分付道：我這大哥想是肚飢，你可去大塊肉切二斤來與他喫。少刻一發筭錢還你。酒保道：小人這里只賣羊肉，却沒牛肉。要肥羊，休有。李逵聽了，便把魚汁雙臉潑將去。淋那酒保一身。戴宗喝道：你又做甚麼？李逵應道：耐這廝無禮，欺負我只喫牛肉，不賣羊肉與我喫。酒保道：小人問一聲，也不多說。宋江道：你去只顧切來。我自還錢。酒保忍氣吞聲，去切了二斤羊肉，做一盤，將來放在桌子。上李逵見了，也不謙讓，大把家搥來，只顧喫。擦指間把這二斤羊肉都喫了。宋江看了道：壯哉，真好漢也。李逵道：這宋大哥便知我的鳥意。吃肉不強似吃魚。戴宗叫酒保來問道：却纔魚湯家生甚，是整

齊魚却離了不中吃，惟有甚好鮮魚，時易造些，癩癩來，與我這儘宜。  
人醒酒，酒保答道：「不敢。」脯院長說：「這魚端的是昨夜的好，今日的活魚，  
還在船內，等魚牙主人不來，未曾敢賣動。」因此未有好鮮魚。李逵跳  
起來道：「我自去討兩尾活魚來與哥吃。」戴宗道：「你休去，只央酒保  
去回幾尾來便了。」李逵道：「船上打魚的，不敢不與我，直得甚麼？」戴宗  
勸當不住，李逵一直去了。戴宗對宋江說道：「這兄弟引這等  
人來相會，全沒些個體面，羞辱殺人。」宋江道：「他生性是怎的？如何教  
他改得我到教他，真實不假。」兩個同在琵琶亭上笑語，說話取樂。詩  
曰：

滄內烟景出塵寰，江上峯巒擁翠鬟。  
明月琵琶人不見，蘆花竹暮初還。

却說李逵走到江邊看時，見那漁船一字排着，約有八九十隻，都

繫在綠楊樹下，船上漁人有斜棹着船，稍聒的，有在船頭上結綳的，也有在水裡洗浴的。此時正是五月，小天氣，一輪紅日，將及沉西，不見主人來開船賣魚。李逵走到船邊，喝一聲道：「你們船上活魚，把兩尾來與我。」那漁人應道：「我們等不見漁牙主人來，不敢開船。你看那行販都在岸上坐地。」李逵道：「等甚麼鳥主人？」先把兩尾魚來與我。」那漁人又答道：「紙也未曾燒，如何敢開船？」那里先拿魚與你。」李逵見他衆人不肯拿魚，便跳上一隻船去。漁人那里攔當得住。李逵不省得船上的事，只顧便把竹笆篾一拔，漁人在船上只叫得罷了。李逵停手去，艙板底下一絞摸時，那里有一個魚在裡面。原來那大江裡漁船船尾開半截大孔，放江水出入，養着活魚，却把竹笆篾攔住，以此船艙裡活水往來，養放活魚。因此江州有好鮮魚。這李逵不省得，倒先把竹笆篾提起了，將那一艙活魚都走了。李逵又跳過那邊船上。

去拔那竹筏，那七八個漁人都遂止，船把竹篙來打李達。李達大怒，焦燥起來，便脫下布衫，裡面單單繫着一條褌子布梢兒。見那亂竹篙打來，兩隻手一駕，早搶了五六條在手裡。一似扭葱般都扭斷了。漁人看見盡吃了一驚，却都去解了纜，把船撐開去了。李達忿怒，赤條條地拿兩截折竹篙上岸來，趕打行販，都亂紛紛地挑了擔走。正執鬧裡，只見一個人從小路裡走出來，衆人看見，叫道：「主人來了。」這大漢在此搶魚，都趕散了漁船。那人道：「甚麼黑大漢，敢如此無禮。」衆人把手指道：「那厮兀自在岸邊尋人厮打。」那人搶將過去，喝道：「這厮喫了豹子心，大虫膽，也不敢來攪亂老爺的道路。」李達看那人時，六尺五六身材，三十二三年紀，三柳掩口黑髯，頭上裹頂青紗萬字巾，掩映着穿心紅一點鬚兒，上穿一領白布衫，腰繫一條絹搭膊，下面青白裊脚多耳麻鞋，手裡提條行秤。那人正來賣魚，見了李達，在

那裏橫七豎八打人，便把秤遞與行販換了。趕上前來，大喝道：「你這厮要打誰？」李逵也不回話，輪過竹篙，却盪那人，便打那人捨入去。早奪了竹篙，李逵便一把揪住那人頭髮，那人便逃。他下三回要跌李逵，怎敵得李逵水牛般氣力，直推將開去，不能勾攏身。那人便望肋下躡得幾拳，李逵那里着在意裡。那人又飛起腳來踢，被李逵直把頭按將下去，提起鉄鏈，大小拳頭盡那人脊梁上搥鼓也似打。那人怎生掙扎？李逵正打哩，一個人在背後匹腰抱住，一個人便來幫住手，喝道：「使不得，使不得。」李逵回頭看時，却是宋江戴宗。李逵便放了手，那人畧得脫身，一道烟走了。戴宗埋怨李逵道：「我教你休來討魚，又在這里和人厮打，倘或一拳打死了人，你不去償命坐牢。」李逵應道：「怕我連累你，我自打死了一個，我自去承當。」宋江便道：「兄弟休要論口，壞了義氣，拿了布衫且去吃酒。」李逵向那柳樹根頭，拾起布



衫搭在皮膊上，跟了宋江戴宗便走，行不得十數步，只聽的背後有人叫罵道：「黑殺才，今番來和你見個輪贏。」李逵回轉頭來看時，便是那人脫得赤條條地，匾扎起一條水裊兒，露出一身雪練也似白肉，頭上除了巾幘，顯出那個穿心一點紅，俏鬚兒來，在江邊獨自一個把竹篙撐着一隻漁船趕將來，口裡大罵道：「千刀萬剮的黑殺才，老爺怕你的不弄好漢，走的不是好男子。」李逵聽了大怒，吼了一聲，撇了布衫，搶轉身來，那人便把船畧攏岸，攪在岸邊，一手把竹篙點定了船口，裊大罵着，李逵也罵道：「奸漢懷上岸來。」那人把竹篙去李逵腿上便攔，撻撻得李逵火起，托地跳在船上，說時遲，那時快，那人只要誘得李逵上船，便把竹篙望岸邊一點，雙脚一蹬，那隻漁船，一似狂風飄敗葉，前也似投江心裡去了。李逵雖然也識得水，却不甚高，當時慌了手脚，那人也不再罵，撇了竹篙，叫聲：「你來，今番和你逐哩。」

見個輪贏便把李逵虎膊拿住口裏說道且不和你厮打先教你吃些水兩隻腳把船只一搥船底朝天英雄落水兩個好漢撲咚地都翻筋斗撞下江裡去宋江戴宗急趕至岸邊那隻船已翻在江裡兩個只在岸上叫苦江岸邊早擁上三五百人在柳陰樹下看都道這黑大漢今番却着道兒便掙扎得性命也吃了一肚皮水宋江戴宗在岸邊着時只見江面開處那人把李逵提將起來又泅將下去兩個正在江州裡面清波碧浪中間一個顯渾身黑肉一個露遍體霜膚兩個打做一團絞做一塊江岸上那三五百人貪看沒一個不喝采論道兩個好漢時但見

一個是沂水縣成精異物一個是小孤山作怪妖魔這個似酥團結就肌膚那個如炭屑輾成皮肉一個是色依王癸一個體按庚辛那個如三冬瑞雪重鋪這個似半夜陰雲輕罩一個是馬靈官

白蛇托化一個是趙无帥黑虎投胎這個似萬萬鎚叮就銀人那  
個如千千火煉成鉄漢一個是五臺山銀牙白象一個是九曲河  
鉄甲老龍這個如布漆羅漢顯神通那相似玉碾金剛施勇猛十  
個盤旋良久汗流遍體遊真珠一個揪扯多時水浸渾身傾墨汁  
那個學華光藏教主向碧波深處現形狀這個相黑殺天神在雪  
浪推中呈面目正是玉龍梳暗天窺日黑鬼掀開水底天

當時宋江戴宗看見李逵被那人在水裡揪住浸得眼白又提起來  
又納下去何止滄了數十遭宋江見李逵吃虧便叫戴宗央人去救  
戴宗問衆人道這白大漢是誰有認得的說道這個好漢便是本處  
賣魚主人喚做張順宋江聽得猛省道真不是綽號浪裡自跳的張  
順衆人道正是正是宋江對戴宗說道我有他哥三張橫的家書在  
岸裡戴宗聽了便向岸邊高聲叫道張二哥不要動手有你令兄張

橫家書在此道黑大漢是俺們兄弟你且饒了他上岸來講講張順  
在江心裡見是戴宗附他却也如常認得便放了李逵幾分早到岸  
邊扒上岸來看着戴宗唱個喏道院長休怪小人無禮戴宗道足下  
可看我面且去放了我這兄弟上來却教你相會一個人張順再跳  
下水裡赴將開去李逵正在江裏探頭探腦假掙扎沒水張順早及  
到分際帶住了李逵一隻手自把兩條腿踏着水浪如行平地那水  
浸不過他肚皮淌着膺下擺了一隻手直托李逵上岸來江邊看的  
人個個喝采宋江看得呆了半晌張順李逵都到岸下各自扒將起  
來戴宗見李逵喘做一團口裡只吐白水戴宗道且都請你們到琵琶  
亭上來坐下戴宗便對張順道二哥你認得我麼張順道小人自  
識得院長只是無緣不曾拜會戴宗指着李逵問張順道足下日常  
曾認得他麼今日倒沖撞了你張順道小人如何不認的李大哥只

是不曾和爭李逵道你也許得我肉子張順道你也打得好了李逵道怎麼便和你兩拆過了戴道你兩個今番却做個至交的弟兄常言道不打不成相識李逵道你路上休撞着我張順道我只在水裡等你便了四人都笑起來大家唱個無禮喏戴宗指着宋江對張順道二哥你曾認得這位兄長麼張順看了道小人却不認得這里亦不曾見李逵跳起身來道這哥哥便是黑家江張順道莫非是山東京及時雨鄆城宋押司戴宗道正是公明哥三張順轉頭便拜道久聞大名不想今日得會多聽得江湖上來往的人說兄長將德扶危濟困仗義疎財宋江吞道量小可何足道哉前日來時揚陽嶺下混江龍之後家裡住了幾日後在揚江上因務私相會得遇令兄張橫修了一封家書寄來與足下放在營內不曾帶得來今日便和戴院長并李大哥來道這琵琶亭吃三盃酒江景宋江偶然酒後思

量此三鮮魚湯醒酒怎當的他定要來討魚我兩個阻他不住只聽  
江岸上發喊熱鬧叫酒保看時說道是黑大漢和人廝打我兩個急  
急走來解勸不想却與壯士相會今日得遇三位豈非天幸且請同  
坐菜的三五盃再喚酒保重整盃盤再備有饌張順道既然哥哥要好  
鮮魚吃兄弟去取幾尾來宋江道最好依例納錢張順道既然得遇  
仁兄事非偶然兄長何故見外如此說錢李逵道我和你去討戴宗  
喝道又來了你還吃的水不快活張順笑將起來縮了李逵手說道  
我今番和你去討魚看別人怎地兩個下琵琶亭來到得江邊張順  
尋哨一尋只見江面上漁船都撐攏來到岸邊張順問道那個船裡  
有金色鯉魚只見這個應道我船上來那箇應道我船裡有一霎時  
却攏攏十數尾金色鯉魚來張順選了四尾大的把柳條穿了先教  
李逵將來亭上整理張順自點了行販分付小牙子去把秤賣魚張

顧却自來琵琶亭上階侍宋江宋江謝道何須許多但見一尾  
分付了張順各道些小禮物何足掛齒兒長食不了時將回行筵做  
下飯兩個序齒李逵年長坐了第三位張順坐第四位再呷酒保討  
兩樽玉壺香上色酒來并些海鮮揀酒藥品之類四人正飲酒間張  
順分付酒保把一尾魚做辣湯用酒蒸一尾教酒保切鱠四人飲酒  
中間各敘胸中之事正說得入耳口見一個女娥年方二八穿一身  
紗衣來到跟前潑潑的道了四個萬福宋江看了那個女子時生的  
如何但見

冰肌玉骨粉面酥胸杏臉桃腮醞釀出十分春色柳眉星眼  
就一段精神花月儀容蕙蘭情性心地穩百伶百俐身材兒  
不長聲如鶯囀喬林體似燕穿新柳正是春睡海棠脂曉露一

那女娘道罷，前兩聲開，喉音似唯字，正待要覓弄胸中許多事，務却被他唱起來一攬，三個且都聽唱，打斷了他話頭。李逵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跳起身來，把兩個指頭去那女娘子額上一點。那女子大叫一聲，轟然倒地。衆人近前看時，只見那女娘子挑腮似土，檀口無言。未知五臟如何。先見酒版不舉，那酒店主人一發向前，攔住四人要去。經官告理。正是：只因一念錯，現出百般形。且看這女子性命如何。古云：好句有情憐夜月，落花無語怨東風。畢竟宋江等四人在酒店裡，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此言詞脩飾，禮教開熟的心肝，倒是強盜如李大哥一味鹵莽，不知禮數，何苦情真，意實，生死可托。



鍾伯敬先生批評水滸傳卷之二十八終

鍾伯敬先生世評水滸傳卷之三十九

第三十九回

滸陽樓宋江吟反詩

鐘山泊嶽宗傳假道

詩曰

圍來乘興入滸樓，  
浪渺煙波接素秋。  
呼酒設流千古恨，  
吟

詩飲酒百重愁。  
風雷不送英雄志，  
失脚翻成狴犴囚。  
搖動

梁山諸義士，  
一齊雲霧闖江州。

話說當下李逵把頭顱，  
倒了那女娘酒店主人，  
獨任說道四位官人如何是好，  
王人心慌，  
便叫酒保過賣都向前來救他，  
就地，  
下把水噴醒，  
有幾醒，  
扶將起來，  
看時，  
額角上抹脫了一坨油皮，  
因此那女子當昏倒了，  
救得醒來，  
王好驚好，  
他的爹娘聽得說是黑旋風，  
先自驚得呆了半晌，  
那里敢說一言，  
看那女子，  
已自說得話了，  
娘每取個

平翰自與他包了頭換了銀環來。這見他有不穩穩官的意。思  
與那老婦人問道：你姓甚麼？那里人家？如冷待接恁地。那婦人道：不  
願官人說。老身夫妻兩口兒，姓來原是京師人。只有這個女兒，小字  
玉蓮，因為家窮，他爹自教得他幾曲兒，胡亂唱他來。這琵琶亭上賣  
唱，養口為他性熱，不羞頭臉，不曾官人說話，只顧使唱。今日這哥哥  
失手，傷了女兒些個，終不願官人動詞，連累官人。宋江見他說得本  
分，又是同姓，宋江便道：你着甚人賺我，劫奪我，與你亡年兩銀子，  
將息女兒，日後嫁個良人，免在這里賣唱。那夫幾翻口兒，便拜謝道：  
怎敢指望許多，但得三五兩也，十分足矣。宋江道：我說一句是一句，  
並不合說謊。你使時，你老兒自跟我去謝與他。那夫妻二人拜謝道：  
深感官人收濟，兼宗理他李達道：你這廝要便與人合口，又教哥哥  
賺了許多銀子。李達道：只指頭裏得，一箇他自倒了，不曾見這

宋道二  
子與他  
三人  
在

鳥女子恁地嬌撒你便在我臉上打一巴掌也不妨宋江等衆  
笑起來張順便叫酒保去說這席酒錢我自還他酒保聽得道不妨  
不妨只顧去宋江那里肯便道兄弟我勸二位來吃酒倒要你還錢  
於禮不當張順苦死要還說道難得哥哥會面仁兄在山東時小弟  
哥兒兩個也兀自要來投逡哥哥今日天幸得識尊顏權表薄意非  
是爲禮戴宗道公明兄長既然是張二哥相敬之心仁兄曲允宋江  
道這等却不好看既然兄弟還了改日却另置不復禮張順大喜就  
將了兩尾鯉魚和戴宗李達帶了這個宋老兒都送宋江離了琵琶  
亭來到營門五個人都進抄事房裡坐下宋江先取兩錠小銀二十  
兩與了宋老兒那老兒拜謝了去不在話下天色已晚張順送了魚  
宋江取出張橫書付與張順相別去了戴宗李達也自作別趕入城  
去了只說宋江把一尾魚送與管營留一尾自吃宋江因見魚鮮食

愛燕口多吃了些。至夜四更，肚裏絞腸刮肚攪疼。天明時，一連瀉了二十來遭，昏暈倒了。睡在房中，宋江爲人最好，營裡衆人都來煮粥煑湯，看覷伏侍他。次日張順因見宋江愛魚喫，又將得好金色大鯉魚兩尾，送來就謝宋江寄書之義，却見宋江破腹瀉倒在床，衆囚徒都在房裡看視。張順見了，要請醫人調治。宋江道：「自貪口腹，吃了些鮮魚，苦無甚深傷，只壞了肚腹，你只與我贖一貼止瀉丸和湯來喫便好了。」叫張順把這兩尾魚，一尾送與王管帶，一尾送與趙差撥。張順送了魚，就贖了一貼丸和湯藥來與宋江了。自回去不在話下。營內自有衆人煎藥伏侍。次日却見戴宗李逵備了酒肉，還來抄事房看望宋江。只見宋江甚病，纔可吃不得酒肉。兩個自在房面前吃了，直至日晚相別去了，亦不在話下。只說宋江自在營中將息了五七日，覺得身體沒事，病症已痊。思量要入城中去尋戴宗，又過了一日。

不見他一個來。次日早飯罷，辰牌前後揣了些銀子，領上房門，離了  
道。他又無老小，只止本身，只在城隍廟間壁觀音庵裡歇。宋江聽了，  
尋訪直到那裏，已自鎖了門出去了，却又來尋問黑旋風李逵時，多  
人說道：他是個沒頭神，又無住處，只在牢裡安身，沒地里的巡檢東  
邊歇兩日，西邊歪幾時，正不知他那里是住處。宋江又尋問賣魚牙  
子張順時，亦有人說道：他自在城外村裡住，便是賣魚時，也只在城  
外江邊，只除非討賒錢入城來。宋江聽罷，又尋出城來，直要問到那  
里，獨自一個悶悶不已。信步再出城外來，看見那一派江景非常，觀  
之不足。正行到一座酒樓前過，仰面看時，傍邊豎着一根望竿，懸掛  
着一個青布酒旛，上面寫道：潯陽江正庫，雕簷外一面牌額上，有蘇  
東坡大書：潯陽樓三字。宋江看了，便道：我在郟城縣時，只聽得說江

博好座落陽樓，原來却在這里。我雖獨自一個在此，不可遠錯過。何不且上樓，自己看說一遭。宋江來到樓前看時，只見門邊朱紅華表，柱上兩面白粉牌，各有五個大字，寫道：世間無此酒，天下有名樓。宋江便上樓來，去某江占一座蘭子裡坐下。危剛舉目看時，端的好座酒樓，但見

雕窗映日，畫棟飛雲。碧閣千竿接軒窓，翠簾帳高懸。戶牖吹笙品笛，蓋都是公子玉帛。執蓋擎壺，擺列着歌姬舞女。消磨醉眼，倚青天。萬疊雲山，勾惹吟魂。嫩瑞雪，一江煙水。白蘋渡口，時聞漁父鳴榔。紅蓼灘頭，每見釣翁擊棹。樓畔綠槐啼野鳥，門前翠柳繫花驄。宋江看罷，海陽樓，喝采不已。危剛坐下，酒保上樓來，唱了個喏，下了簾子。請問道：官人還是裏待客，只是自消遣。宋江道：裏待兩位客人，未見來，你且先取一尊好酒，菓品肉食，只顧賣來。魚便不要，酒保聽

了便下樓去。少時一托盤把上樓來。一樽藍橋風月。美酒攤下菜蔬。時新菜品。按酒列幾般。肥羊嫩鷄。醃鶩精肉。畫使朱紅盤碟。末江看了。心中暗喜。自誇道。這般整齊肴饌。濟楚器皿。端的是好個江州。我雖是犯罪遠流到此。却也看了些真山真水。我那里雖有幾座名山。古跡却無此等景致。獨自一個。一盃兩盞。倚闌暢飲。不覺沉醉。猛然驀上心來。思想道。我生在山中。長在鄆城。學吏出身。結識了多少江湖上人。雖留得一個虛名。目今三旬之上。名又不成功。又不就倒被文了。雙頰配來。在這里我家鄉上。老父和兄弟如何得相見。不覺酒湧上來。潸然淚下。臨風觸目。感恨傷懷。忽然做了一首西江月詞調。便喚酒保索借筆硯。起身觀阮。見白粉壁上多有先人題詠。宋江尋思道。何不就書於此。倘若他日身榮。再來經過。重觀一番。以記歲月。想今日之苦。乘其酒興。磨得墨濃。蘸得筆飽。去那白粉壁上。揮毫便



馮道

自幼曾攻經史，長成亦存權謀。恰如猛虎臥荒丘，潛伏爪牙，恐愛  
不幸刺文雙頰，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報冤仇，血染潯陽江口。

觀此可知宋公

剛真品格矣

宋江寫罷，自看了大書，大笑一面，又飲了數盃酒，不覺歡喜，自狂蕩  
起來，手舞足踏，又拏起筆來，去那西江月後，再寫下四句詩道是：  
心在山東身在吳，飄蓬江海謾嗟吁。他時若遂凌雲志，敢  
笑黃巢不丈夫。

宋江寫罷詩，又去後面大書五字道：郟城宋江作，寫罷，擲筆在桌上，  
又自歌了一回，再使過數盃酒，不覺流離力不勝酒，便喚酒保討筭  
子，取些銀子，筭遠，多備都賞了，便拂袖下樓來，浪浪淪淪取路回  
營。那宋江，一覺酒醒，到五更，酒醒時，全然不記。

如全說  
那解  
不解

得昨日在濟陽江樓上題詩一節當日害酒自在房裡睡倒不在話  
下且說道江州對岸有個去處喚做無為軍却是個野去處城中有  
個在閑通判姓黃雙名文炳這人雖讀經書却是阿諛諂佞之徒心  
地偏窄只要錢贖婚能勝如已者害之不如已者弄之專在鄉里害  
人聞知這蔡九知府是當朝蔡太師兒子每每來浚潤他時常過江  
來謁訪知府若望他引薦出職再欲做官也是宋江命運合當受苦  
撞了這個對頭當日這黃文炳在私家閑坐無可消遣帶了兩個僕  
人買了些時新禮物自家一隻快船渡過江來逕去府裡探望蔡九  
知府恰根揷着府裡公宴不敢進去却再回船邊來歸去不期那隻  
船僕人已纜在濟陽樓下黃文炳因見天氣暄熱且去樓上閒翫一  
回信步入酒庫裡來看了一遭轉投酒樓上凭欄消遣觀見壁上題  
詠甚多說道前人詩詞也有作得好的亦有本該亂道的黃文炳看

此詞人詩傳

卷之三十七

七

打冷笑正看劉宋沈隱西九月謝靈所吟四句詩太驚道這個不是  
及詩誰寫在此後面却書道郟城宋江作五個大字黃文炳再讀道  
自初看攻經史長成亦有精認冷笑道這人自負不淺又讀道恰如  
猛虎臥荒丘潛伏爪牙忍受黃文炳道那斯也是個不依本分的人  
又讀不幸荆文幾刺那堪配在江州黃文炳道也不是個高尚其志  
的人看來只是個配軍又讀道他年若得報仇仇血染滸陽江口黃  
文炳道這斯執指兀誰知要在此別報仇仇血染滸陽江口黃  
文炳道這必在山東身在吳飄蓬紅海沒陸野黃文炳道這雨句兀  
自可恕又讀道他時若遇凌雲志敢笑黃泉不丈夫黃文炳搖著頭  
道這斯無禮他却要凌雲志不讓及待怎地再看了郟城宋江作  
黃文炳道我也多曾聞這個名字那人多管是個小吏便叫酒保來  
問道作這兩篇詩詞端的是何人題下在此酒保道夜來一個人題

骨扇之  
大

自吃了一瓶酒醉後疎狂寫在這里黃文炳道細莫甚癡樣人酒飽道面頰上有兩行金印多管是牢城管內人生得黑矮肥胖黃文炳道是了就借筆硯取幅紙來抄了藏在身邊分付酒保休要刮去了黃文炳下樓自去船中歇了一夜次日飯後僕人挑了食仗一逕又到府前正值知府退堂在衙內使人入去報知多樣時蔡九知府遣人出來邀請在後堂蔡九知府却出來與黃文炳叙罷寒溫已畢送了禮物分賓坐下黃文炳稟說道文炳夜來渡江到府拜望聞知公宴不敢擅入今日重複拜見恩相蔡九知府道通判乃是心腹之交逕入來同坐何妨下官有失迎迓左右執事人獻茶茶罷黃文炳道相公在上不敢拜問不知近日尊府太師恩相曾使人來否知府道前日終有書來黃文炳道不敢動問京師近日有何新聞知府道家裏寫來書上分付道近日太史院司天監奏道夜觀天象豈星照臨

吳楚分野之地敢有作耗之人隨即糾察勦除屬何下官果守地方  
更兼街方小兒謔言四句道

耗國因家木 刀兵點水工 縱橫三十六 播瀝在山東

因此特寫封家書來教下官踴備黃文炳尋思了半晌笑道恩相事  
非偶然也黃文炳袖中取出所抄之詩呈與知府道不想却在此  
處蔡九知府看了道這個却是友詩通判那里得來黃文炳道小  
生夜來不敢進府回至江邊無何酒醒却去滌陽樓上避熱開窗觀  
看前人吟咏只見白粉壁上新題下這篇知府道却是何等樣人寫  
下黃文炳回道相公上面明題着姓名道是鄆城宋江作知府道這  
宋江却是甚麼人黃文炳道他分明寫自道不幸刺文雙頰只今配  
在江州眼見得只是個配軍牢城營犯罪的囚徒知府道量這個配  
軍做得甚麼黃文炳道公相不可小觑了他恰纔相公所言尊府恩

相家書說小兒謠言正應在本人身上知府道何以見黃文炳道  
是國困家水耗散國錢糧的人必是家頭着個木字明明是個宋  
字第二句刀兵點水工興起乃兵燹人水邊着個工字明是個江字  
這個人姓宋名江又作下反詩明是天數萬民有福知府又問道何  
為縱橫三十六播亂在山東黃文炳含道或是六六之年或是六六  
之數播亂在山東今鄆城縣正是山東地方道四句謠言已都應了  
知府又道不知此間有這個人麼黃文炳回道小生夜來問那酒保  
以說道這人只是前日寫下了去這個不難只取牢城管文冊一查  
便見有無知府道通判高見極明便喚從人叫庫子取過牢城管裡  
文冊薄來看當時從人於庫內取至文冊蔡九知府親自檢看見後  
面果有於今五月間新配到囚徒一名鄆城縣宋江黃文炳看了道  
正是應謠言的人非同小可如是遲緩誠恐走透了消息可急差人

捕獲已在牢裏却再商議知府道這事越難辦。隨隨隨隨隨隨隨隨隨隨  
牢節級過來廳下。戴宗警嚇知府道你與我帶不做公的人快下牢  
城管裡捉拿湯陽樓吟反詩的犯人。卽就縣來江來不可時刻遲慢。  
戴宗聽罷吃了一驚心裡只叫得救。隨即出府來點了衆節級牢子  
都叫各去家裡取了各人器械來我間壁城隍廟裡取齊。戴宗分付  
了衆人各自歸家。戴宗自想起神行法。先來到牢城營裡。逕入  
抄事房。推開門看時。宋江正在房裡。見是戴宗入來。慌忙迎接。便道  
我前日入城來。那里不尋遍。因賢弟不在。獨自無聊。自去湯陽樓上  
飲了一瓶酒。這兩日。遠迷不好。正在這裏尋酒。戴宗道哥哥你前日  
却寫下甚言語。在樓上。果注道。隨後在言。忘記了。誰人記得。戴宗道  
却總知府喚我當廳發落。叫多帶從人。拿捉湯陽樓上題反詩的犯  
人。卽就縣來江。正身赴官。兄弟吃了一驚。先去穩住衆做公的。在城

四廟等侯如今我特來先告知哥哥們是地好如何解法宋江  
展亮則不知薛處只以得去云云余當此是死也請曰

一首新詩罵社債誰知銷骨更招火 戴宗特地傳消息 明  
炳燧先早去來

戴宗道我教仁兄打着解系未知如何如今小弟不敢擔閣回去便  
和人來捉你你可披亂了頭髮把尿屎擦在地上就倒在裏面詐作  
風塵我和衆人來時你使口裡胡言亂語只做失心風便好我自去  
替你回復知府宋江感道謝賢弟指教萬望維持則個戴宗慌忙別  
了宋江跑到城裡趕來城裏廟裏了衆人做公的一在邊入牢城營  
裡來往喝問了那個是新配來的宋江牌頭引衆人到抄事房裡只  
見宋江披散頭髮倒在尿屎坑裡滾滾見了戴宗和做工的人來便說  
道你們是甚麼鳥人戴宗假意大罵一聲批拳這廝宋江白着眼却



亂打將來。日裏亂道。我是堂堂大衛的女婿。丈夫教我領十萬天兵。來殺你江州人。圖羅大王做先鋒。五道將軍做合後。與我一顆金印。重八百餘斤。殺你這賊鳥人。衆做公的。道原來是個失心瘋的漢子。我們拿他去何用。戴宗道。既得是。我們且去回話。要李時再來。衆人跟了戴宗。回到州衙裏。蔡九知府在廳上。專等回報。戴宗和衆做公的。在廳下。回復知府道。原來這宋江。是個失心瘋的人。屎屎糞糞。全不顧。且裏面有亂語。全無血性。渾身臭穢。不可當。因此不敢擊來。蔡九知府正待要問。緣何將黃文炳。押在解風。背後轉。將出。來到知府道。不信這話。本人作的詩詞。寫的筆跡。不是有風症的人。其中仔細。好。友。只顧擊來。便是。不動。壯。壯。壯。來。蔡九知府道。通判說得是。便發落戴宗。你們不揀心地。只與我拿得來。在此專等。戴宗領了鈎。立只叫得苦。再將帶了衆人。下牢城。管裡來。對宋江道。仁兄。不請矣。

如何  
計然  
如何  
使

如何  
使

兄長只得去走一遭，便把一個大竹籬，扛了宋江，直擡到江州府裡。當廳歇下，知府道：「擎過這廝來，衆做公的，向把宋江押於階下。」宋江那裏肯跪，睜着眼，見了蔡九知府，道：「你是甚麼鳥人，敢來問我？」我是玉皇大帝的女婿，丈人教我引十萬天兵來殺你江州人，闖羅大王做先鋒，五道將軍做合後，有一顆金印重八百餘斤，你也快躲了。我不曉教你們都死，蔡九知府看了，沒做理會處。黃文炳又對知府道：「且喚本營差撥，并牌頭來問這人來時，有風近日，却纔風，若是來時，風便是真症候。若是近日，纔風，必是詐風。」知府道：「言之極當。」便差人喚到管營差撥，問他兩個時，那裏敢隱瞞，只得直說道：「這人來時，不見有風病，敢只是近日，舉發此症。」知府聽了大怒，喚過牢子獄卒，把宋江捆綁，一連打上五十下，打得宋江一佛出世，二佛涅槃，皮開肉綻，鮮血淋漓。戴宗看了，只叫得苦，又沒做道理，救他處。宋江初時也胡

言細語、次後吃拷打、不過只得搥道、餓不合一時酒後、誤寫成詩、別無主意、蔡九知府明取了招狀、將一面五十五斤死囚枷枷了、推放大牢裏收禁、宋江吃得兩腿走不動、當廳釘了、直押赴死囚牢裏來、却得戴宗一力維持、分付了衆小牢子、都教好覩此人、戴宗自安排飯食、供給宗法、不在話下、詩曰

江上高樓風景濃、偶因登眺氣如虹、興狂忽漫題新句、却

被拘繫狴犴中、

再說蔡九知府退廳、遂請黃文炳到後堂、稱謝道、若非通判高明、遠見下官險些兒被這廝瞞過了、黃文炳又道、相公在上、此事也不可宜遲、只好急急修一封書、便差人星夜上京師、報與尊府、恩相知道、顯得相公幹了這件國家大事、就一發稟道、若要活的、便着一輛囚車解上京、如不要活的、恐防路途走失、就於木裏斬首、跪令以徐大

果是所  
家書

害萬民稍快便。今上得知必喜。蔡九知海道通判所言有理。見得極明。下官即日也要使人到家送禮物去。書上就薦通判之功。使家尊抱奏天子。早與渥澤。當與城池。奉享榮華。黃文炳拜謝道。小生終身皆托於門下。自當銜環背鞍之報。黃文炳就攜蔡九知府寫了家書。印上圖書。黃文炳問道。公相差那個心腹人去知府道本州自有個兩院節級喚做戴宗。會使神行法。一日能行八百里路程。只來早便差此人。逕往京師。只消旬日可以往回。黃文炳道。若得如此之快。最好最好。蔡九知府就後堂置酒管待了黃文炳。次日相辭。知府自回無爲軍去了。詩曰。

財根奸邪用意深

事非干已苦侵蝕

致將忠義囚囹圄

報

應終當活剖心

且說蔡九知府安排兩個信籠。打點了金珠寶貝。說好之物。連面都

貼了封皮、次日早晨喚過戴宗、到後堂、寫封道、我有這般禮、做封家書、要送上東京太師府裡去、慶賀我父親六月十五日生辰、日期將近、只有你能幹、去得、你休辭、辛苦、哥與我晝夜去走、討了個信、硬轉來、我自重重地賞你、你的程途、都在我心上、我已料着你神術的日期、專等你回報、以奉兩府、兼趁路、有快事情、戴宗聽了、不敢不依、只得領了家書、信籠、便拜辭、知府、挑回、未幾、安頓了、却來、生裡、對、疎、江、說、道、哥、哥、放心、知府、着、我、上、京、師、去、具、回、口、之、間、便、回、就、太、師、府、裡、使、些、說、話、解、救、哥、哥、的、事、每、日、飯、食、我、自、分、付、在、李、逵、身、上、交、着、他、安、排、送、來、不、教、有、缺、仁、兄、且、寬、心、守、奈、幾、日、宋、江、道、望、煩、賢、弟、救、宋、江、一、命、則、個、戴、宗、拜、道、李、逵、當、面、分、付、道、你、哥、哥、誤、題、了、反、詩、在、這、里、吃、官、司、差、知、如、何、我、知、命、又、吃、差、徃、東、京、去、早、晚、便、回、

李逵哥哥飯食朝暮全靠着你看他則個李逵應道吟了反詩打

大人

信行

甚麼鳥緊萬千謀及的倒做了大官你自放心東京去年裡誰敢恁  
何他我好便好不好我使老大斧頭砍他娘戴宗臨行又分付道兄  
弟小心不要食酒失悞了哥哥飯食休得出去墜醉了餓着哥哥李  
逵道哥哥你自放心去不是這等疑忌時兄弟從今日就斷了酒待  
你回來却開早晚只在牢裡伏侍宋江哥哥有何不可戴宗聽了大  
喜道兄弟若得如此發心堅意守看哥哥又好當日作別自去了李  
逵真個不吃酒早晚只在牢裡伏侍宋江寸步不離不說李逵自看  
觀宋江且說戴宗回到下處換了腿緝護膝八搭麻鞋穿上杏黃衫  
整了胳膊腰裡插了宣牌換了巾幘便袋裡藏了書信盤纏挑上兩  
個信籠出到城外身邊取出四個甲馬去兩隻腿上每隻各拴兩個  
背上挑上兩個信籠口裡念起神行法咒語來怎見得神行法効驗

信行

彷彿潭如駕霧依稀好似騰雲如飛兩脚蕩紅塵越嶺登山去緊  
頃刻纔離那鎮片時又過州城金錢甲馬果道神萬里如同眼起  
當日戴宗離了江州一日行到晚投客店安歇解下甲馬取數陌金  
錢燒送了過了一宿次日早起來吃了素食離了客店又拴上四個  
甲馬挑起信籠放開脚步便行端的是耳邊風雨之聲脚不頓地路  
上畧吃些素飯素酒點心又走着看日暮戴宗早歇了又投客店宿  
歇一夜次日起個五更趕早涼行拴上甲馬挑上信籠又走約行過  
了三二百里已是巳牌時分不是一個乾淨酒店此時正是六月初  
旬天氣蒸得汗雨淋漓滿身蒸濕又怕中了暑氣正飢渴之際早望  
見前面樹林側首一座傍水臨湖酒店戴宗捻指問走到根前看時  
乾乾淨淨有二十付座頭盡是紅油卓凳一代都是檻窓戴宗挑着  
信籠入到裡面揀一付穩便座頭歇下信籠解下腰裏賭博脫下衣

黃衫噴口水，噴在窓欄上。戴宗坐下，只見個酒保來問道：「上下打兩角酒，要甚麼肉食下酒，或鷄、豬、羊、牛肉？」戴宗道：「酒便不要，多與我做口飯來吃。」酒保又道：「我這里賣酒、賣飯，又有饅頭、紛湯。」戴宗道：「我却不吃葷酒，有甚素湯下飯？」酒保道：「加料麻辣燒豆腐，如何？」戴宗道：「最好。」酒保去不多時，燵一碇豆腐，放兩碟菜蔬，連篩三大碗酒來。戴宗正餓，又渴，一上把酒和豆腐都吃了，却待討飯吃，只見天旋地轉，頭暈眼花，就登處便倒。酒保叫道：「倒了，只見店裡走出一個人來，怎生模樣？」但見

臂膊腿長腰粗，待客一團和氣。  
梁山作取英雄，旱地忽律  
朱貴。

當下朱貴從裏面出來，說道：「且把信籠將入去，先搜那廝身邊，有甚東西，便有兩個火家去他身上搜看，只見便袋裡搜出一個紙包包。」



第一封書取過來，遞與朱頭領來，揭開，却是一封家書。見封皮上面寫道：平安家書百拜，奉上父親大人膝下。男蔡德章謹封。朱貴便折開從頭看了，見上面寫道：兄今拏得應謠言題反詩，山東宋江監收在牢一節，聽候施行。朱貴看罷，驚得呆了半晌，則聲不得。火家正把戴宗扛起來，背入殺人作坊裡去開剝，只見登頭邊溜下搭膊上，挑着硃紅綠漆，寫牌朱貴拏起來看時，上面雕着銀字道：是江州兩院押牢節級戴宗，朱貴看了，道：且不要動手，我常聽的軍師所說這江州有個神行太保戴宗，是他至愛相識，莫非正是此人，如何倒送書去害宋江？這一段事，却又得天幸，就住。朱哥哥性命不當死，撞在我手裡，你那火家且與我把解藥救醒他來，問個虛實。綠山當時火家把水調了解藥，扶起來，灌將下去。須臾之間，只見戴宗舒眉展眼，便扶起來，却見朱貴行開家書，在枷裡看戴宗，便料道：你是甚人？

大膽却把蒙汗藥麻翻了我如今又把太師府書信攔開拆毀了封皮却該甚罪朱貴笑道這封鳥書打甚感不緊休說拆開了太師府書札便有利害俺這里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個對頭的戴宗聽了大驚便問道足下好漢你却是誰愿求大名朱貴答道俺這里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梁山泊好漢旱地忽律朱貴的便是戴宗道既然是梁山泊頭領時怎地却認得吳學究先生朱貴道吳學究是俺大寨裡軍師執掌兵權足下如何認得他戴宗道他和小可至愛相識朱貴道亦聞軍師多曾說來兄長莫非是江州神行大保戴院長戴宗道小可便是朱貴又問道前者宋公明斷配江州經過山寨吳軍師曾寄一封書與足下如今却倒去害宋三郎性命戴宗又說道宋公明和我又是至愛弟兄他如今爲吟了反詩救他不得我如今正要往京師衙門踏救他我如何肯害他性命朱貴道你不信請看蔡九

知府的來書，戴宗看了，自吃一驚，却把吳學究初寄的書，與宋公明相會的話，并宋江在湯陽樓醉後誤題反詩一事，都將備細說了一遍。朱貴道：「既然如此，請院長親到山寨，與衆頭領商議良策，可救宋公明性命。」朱貴慌忙叫備分例酒食，管待了戴宗，便向水亭上，覷着對港，放了一枝號箭，響箭到處，早有小嘍囉，搖過舡來。朱貴便同戴宗，帶了信籠，下船到金沙灘上，岸上至大寨，吳用見報，連忙下關迎接，見了戴宗，叙禮道：「問別來矣。今日甚風吹得到此，且請到大寨裡來，與衆頭領相見了。」朱貴說起戴宗來的緣故，如今宋公明見監在彼，晁蓋聽得慌忙，請戴院長坐地，備問緣何。我宋三郎吃官司，爲因甚麼事起來。戴宗却把宋江吟反詩的事，一一對晁蓋等衆人說了。晁蓋聽罷，大驚，便要起請衆頭領，點了人馬，下山去打江州，救取宋三郎上山。吳用諫道：「哥不可造次。江州離此間路遠，軍馬去時，

該恐因而惹禍打草驚蛇倒送朱公明性命此一段事不可力敵只  
可智取吳用不才畧施小計只在戴曉長身上定要救宋三郎性命  
晁蓋道恩師軍師妙計吳學究道如今蔡九知府即差院長送書上  
東京去討太師回報只這封書上將計就計寫一封假回書教院長  
回去書上只說教把犯人宋江切刑可施行候須密切差的當人員  
解赴東京問了詳細定行處決示衆斷絕重證等語他解來此間經過  
我這里自差人下山奪了此計如何晁蓋道倘若不從這里經過却  
不悞了大事公孫勝便道這箇何難我們自着人去遠近探聽遮莫  
從那里過務要等着好反奪了只怕不能勾他解來晁蓋道好到是  
好只是没人會寫蔡京筆跡吳學究道英用已思量心裡了如今天  
下盛行四家字體是蘇東坡黃魯直米元章蔡太師四家字體蘇黃  
米蔡宋朝四絕小生曾和濟州城裡一個秀才做相識那人姓蕭名

諺道他會寫詩家字體大都喚他做聖時書生及會錦錢弄榜蘇  
翰乃吳用知他寫得筆意筆跡不若宋及戴院長就到他家賺道卷  
安州岳廟裏再寫道碑文先送五十兩銀子在此作安家之資便要  
他來隨後却使人賺去他老小上山就教本山人縣如何晁蓋道書  
有他寫便好交也須用使個圖書印記吳學究又道吳用再有個相  
識小生亦思量在肚裏了這人也是中原貴籍只在濟州城裡居住  
本身姓金雙名大醫醫得好石碑文刻得精關書玉石印記亦會鑿  
棒斫打因為他賺得好玉石人都稱他做玉臂匠也把五十兩銀去  
就賺他來鑄碑交到半路上却也如此行便了這兩個人山寨裡亦  
有用他處晁蓋道妙哉當日且安排筵席管待戴宗就晚歇了次日  
早飯罷煩請戴院長打扮做大保模樣將了一二百兩銀子拴上單  
馬便下山把船渡過金沙灘上岸挑開脚皮趕到濟州來投兩個時

展早到城裏尋問聖手書生蕭讓，任處有人指道：「只在州衙東首立廟前居住。」戴宗逕到門首，咳嗽一聲，問道：「蕭先生有麼？」只見一個秀才從裡面出來，那人恁生模樣，有詩爲証：

青衫烏帽氣稜稜，頃刻龍蛇筆底生。  
米蔡蘇黃能彷彿，善

書聖手有名聲。

那蕭讓出到外面，見了戴宗，却不認得，便問道：「太保何處有甚見教？」戴宗把禮罷，說道：「小可是泰安州嶽廟裡打供太保，今爲本廟重修五岳樓，本州上戶要刻道碑文，特地教小可賞白銀五十兩，作安家之資，請秀才便那尊步同到廟裡作文，則個選定了日期，不可遲延。」蕭讓道：「小生只會作文及書冊，別無甚用，如要立碑，還用刊字匠作。」戴宗道：「小可再有五十兩白銀，就要請玉臂匠金大堅刻石，揀定了好日，萬望二位便那尊步，蕭讓得了五十兩銀子，便和戴宗同來。」

請金大堅正行過文廟，只見蕭讓把手指道：「前那備來酌，便是正  
匠金大堅戴宗撞頭看時，見那人眉目不凡，資質秀麗，那人怎生  
模樣，有詩爲証。」

鳳髮龍章信子生

雕鐫印信更分明

人稱玉臂非虛譽

藝

苑馳聲第一名

當時蕭讓喚住金大堅，教與戴宗相見，且說：「秦州獄廟裏重修五  
岳樓，衆上戶要立道碑文廟之事，這太保特地各費五十兩銀子，  
來請我和你兩個去。金大堅買了銀子，心中歡喜，兩個邀請戴宗就  
酒肆中市沽三盃，置些蔬食，管禱了戴宗，就付與金大堅五十兩銀  
子，作安家之資。又說道：「陰陽人已揀定了日期，請二位今日便煩動  
身，蕭讓道：「天氣暄熱，今日便動身也。行不多路，前面趕不上宿頭，只  
是來日起個五更，突門出去。」金大堅道：「正是如此說，兩個都約定。」

來是...自歸家...拾動...蕭讓留戴宗在家...欲次日...  
大堅持了包裹行頭來和蕭讓戴宗三人同行離了濟州城裏行不  
過十里多路戴宗道二位先生慢來不敢催逼小可先去報知眾上  
戶來接二位拽開步數爭先去了這兩個背着些包裹自慢而行  
看二走到未牌時分約莫也走過了七八十里路只見前面一聲故  
哨響山城坡下跳出一夥好漢約有四五十人當頭一個好漢正是  
那清風山王矮虎大喝一聲道你那兩個是甚麼人那裏去孩兒們  
拿這厮取心兒吃酒蕭讓告道小人兩個是上泰安州刻石鐫文的  
父沒一分財賦止有幾件衣服王矮虎喝道俺不要你財賦衣服只  
要你兩個聰明人的心肝飲下酒蕭讓和金大堅瞧燭倚仗各入胸  
中本事便挺着桿棒逕遊王矮虎王矮虎也挺朴刀來開兩個三人  
各使手中器械約戰了五七合王矮虎轉身便走兩個却待去赴聽



野雞  
用只是  
文人做

得山上雞聲又響，左邊走出雲裡金剛家，萬右邊走出摸着天杜遷，背後却是白面郎君鄭天壽，各帶三十餘人一發上，把蕭讓、金大堅橫拖倒拽，捉投林子裡來。四等奸漢道：你兩個放心，我們奉着晁天王的將令，特來請你二位上山入夥。蕭讓道：山寨裡要我們何用？我兩個手無縛雞之力，只好吃飯杜遷道：吳軍師一來與你相識，二乃知你兩個武藝本事，特使燕宗來宅上相請。蕭讓、金大堅都面面相覷，做聲不得。當時都到旱地忽律朱貴酒店裏，相待了分例酒食，連夜喚船便送上山來。到得大寨，晁蓋、吳用、井頭領眾人，都相見了，一面安排筵席相待，且說修蔡京回書一事，因請二位上山入夥，共聚大義，兩個聽了，都扯住吳學究笑道：我們在此趨侍不効，只恨各家都有老小在彼，明日官司知道，必然壞了。吳用道：二位賢弟不必憂心，天明時便有分曉。當夜只顧喫酒，飲了次日天明，只見小校

道都到了。吳學究道請二位賢弟親自去接寶眷。蕭讓大感。只得半信半不信。兩個下山。半山只見數乘轎子。擡着兩家老小。上山來。兩個驚得呆了。問其備細。老小說道：你兩個出門之後，只見這一行人。將着轎子來說家長。只在城外客店裡。中了暑風。快叫取老小來。看救出得城時。不容我們下轎。直擡到這里。兩家都一般說蕭讓聽了。與金大堅兩個閉口無言。只得死心塌地。再回山寨。人駭安填了兩家老小。吳學究却請出來。與蕭讓商議。寫蔡京字體回書去救宋公明。金大堅便道：從來雕符祭京的。諸樣圖書名諱字號。當時兩個動手完成。安排了回書。備個筵席。便送戴宗起程。分付了備細書意。戴宗辭了眾頭領。相別下山。小叢囉把把船隻渡過金沙灘。送至朱貴酒店裡。戴宗取四個甲馬。拴在腿上。作別朱貴。拽開脚步。登程去了。且說炭用送了戴宗。過幾日。同眾頭領。再回大寨。筵席正飲酒之

間以見吳學究叫聲苦不知高旺取頭鑽問道軍師何處叫若與  
便道你眾人不知這我這封書倒迷了戴宗和宋公明性命也衆頭  
領大驚連忙問道軍師書上却是恁地差錯吳學究道是哦一時只  
顧其前不顧其後書中有個若夫脫卯蕭讓便道小生寫的符體和  
蔡太師字體一般那初取不若若了請問軍師不知那一處脫卯金  
大聖又道小生離兩箇書亦無識畫那錯恁地見得有脫卯處吳學  
究登兩個指頭說此這錯差箇脫卯處有分教喚作漢大關江州城  
門前向龍廟道教芳壽讚雖性分刀斧裏收英雄畢竟軍師吳  
學究請州志生脫卯珠且聽下箇分解

雜詩

李太白原是直性男子如斯痛好事其這副剛腸天下事更何讓人  
鍾伯敬先生批評水滸傳卷之三十九終

鍾伯敬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四十

第四十四回

梁山泊好漢劫法場

田虎屠英雄小聚義

詩曰

有忠有信大親助，行德行仁後必昌。  
九死中間還得活，六陰之下必生陽。  
若非吳用施巧計，焉得公明離法場。  
古廟英雄歡處會，彩旗金鼓勢騰揚。

話說當時晁蓋并衆人聽了請關軍師道這封書如何有說即處吳用說道早關戴院長將去的回書是我一時不仔細見不到處終信的那個圖書不是玉勒篆文翰林蔡京四字只是這箇圖書教戴宗吃官司金大堅便道小弟每每見蔡太師書牋并他的文章都是這模樣今大雕得無纖毫差錯如何破綻吳學究道你衆位不知如今

江州蔡九知府是蔡太師兒子如何父爲書與兒子却使個  
書因此差了是我見不到處此人到江州必被盤結問出實情却是  
利害晁蓋道快使人去趕喚他回來別爲如何吳學究道如何趕得  
上他作起神符法來道早晚已看過五百里了只是事不宜遲我們  
只得信他可救他兩個晁蓋道恁生去教用何良策吳學究道向前  
與見蓋耳邊說道這般道如此如此主將便可暗傳下號令與衆  
人知道只是如此動身休要慢日子期聚發好漢可將冷各將趁  
束行頭連夜下山至江州來不在話下說話的如何不說詞兼出管  
教下回便見且說蔡九扣着日期回到江州當廳下了回書蔡九知  
府見了戴宗如期回來好生歡喜先將酒來費了三鍾親自接了  
書便道你曾見我太師麼戴宗與道小人只住得一夜便回了不曾  
得見恩相知府拆開封皮看晁蓋前函說信籠內許多物件都收了

後說妖人宋江今上自與他看可令本國降車盛載寶切羞的當  
員連夜解上京師銜途休教走殊書尾說黃文炳早晚奏過天子必  
然自有除授蔡九知府着了喜不自勝教取一錠二十五兩花銀賞  
了戴宗一面分付教合陷車務量差人解發起身戴宗謝了自回下  
處買了些酒肉來牢裡看覷宋江不在話下且說蔡九知府催併合  
成陷車過得一二日止裝起程只見門子來報道無爲軍黃通判持  
來相探蔡九知府叫請至後堂相見又送些禮物時新酒菓知府謝  
道累承厚意何以克當黃文炳道村野微物何足掛齒不以爲禮何  
勞稱謝知府道恭喜早晚必有榮除之慶黃文炳道相公何以知之  
知府道昨日下午書人已回妖人宋江教解京師通判榮任只在早晚  
奏過今上陞擢高任家尊回書備說此事黃文炳道既是恁地深感  
恩相王監那個人下書真乃神行人也知府道通判如不信時就教

此人用

這圖家  
有用  
如何  
任有  
可附  
帳

觀着家書，顯得下官不該。黃文炳道：小生只恐家書不敢擅看。如若相托來借一觀，知府便道：通判乃心腹之交，看有何妨？便令從人取過家書，遞與黃文炳看。黃文炳接書在手，從頭至尾讀了一遍，捲過來看了封皮，又見圖書新鮮，黃文炳搖着頭道：這封書不是真的。知府道：通判錯矣。此是家尊親手筆跡，真正字體，如何不是真的？黃文炳道：相公容罷。往常家書來時，曾有這個圖書麼？知府道：往常來的家書，却不會有這個圖書來，只是隨手寫的。今番以定是圖書匣在手邊，就便印了這個圖書，在封皮上。黃文炳道：相公休信小生多言。這封書被人瞞道了。相公方今天下盛行蘇黃米蔡四家字，誰不習學得？況兼這個圖書是令尊府恩相做翰林大學士時使出來法帖文字上，多有人曾見。如今世轉太師丞相如何肯把翰林圖書使出來？更兼亦是父寄書與子，須不肯用諱字。圖書令尊府太師恩相

是個識得天下學覽過世間事高朋遠見的人安肯進火鋪用相  
不信小生輕薄之言可細細盤問下書人曾見府裡誰來若說不對  
便是假書休怪小生多言只是錯愛至厚方敢僭言蔡九知府聽了  
說道這事不難此人自來不曾到東京一盤問便顯虛實知府留住  
黃文炳在屏風背後坐地隨卽陸驤公吏兩邊排立知府叫喚戴宗  
有委用的事當下做公的領了鈎旨四散去尋有詩爲証

遠貢魚書達上台 機深文炳獨提稿 神謀鬼計無人會 又

被奸邪誘出來

且說戴宗自回到江州先去牢裏見了宋江附耳低言將前事說了  
宋江心中暗喜次日又有人請去酌盃戴宗正在酒肆中吃酒只見  
做公的四下來看當時把戴宗喚到廳上蔡九知府問道前日有勞  
你走了一遭這箇辦事未曾重重賞你戴宗答道小人承奉恩命



差使的人如何敢怠慢知府道我正難日事惟未曾問得你個仔細  
你前日與我去京師那座門入去，幾個人到東京時那日天色  
晚了不知喚作甚麼門，知府又道我家裏門前誰接着你留你在  
那里歇，戴宗道小人到府前尋見一個門子，接了書人去，少頃門子  
出來交散了信籠，叫小人自去尋客店裏歇了，次日早五更去府門  
前伺候時，只見那門子齟齬出來，小人怕慢了日期那里敢再問備  
細慌忙一運來了，知府再問道你見我府裏那個門子，却是多少年  
紀，或是黑瘦也白淨，流脾長大也是矮小有鬚的，也是無鬚的，戴宗  
道小人到府裡時天色黑了，次早回時又是五更時候天色昏暗不  
十分看仔細，只覺不甚麼長中等身材，敢是有些鬚鬚，知府大怒  
喝一聲，拿下廳去，傍邊走過十數個獄卒，牢子將戴宗驅翻在當面  
戴宗告道小人無罪，知府喝道你這廝該死，我府裡老門子王公已

死了數年。如今只是個小王看門。如何却道他年紀大有鬚髯的。門子小王不能勾入府堂裡去。但有各處來的書信緘帖。必須經由府堂裡張幹辦。方纔去見李都督。然後達知裏面。纔收禮物。便要回書也。湏得伺候三日。我這信籠東西。如何沒個心腹的人出來問你個常便備細。就胡亂收了。我昨日一時間倉卒。被你這廝瞞過了。你如今只好好招說。這封書那里得來。戴宗道。小人一時心慌。要趕程途。因此不曾看得分曉。蔡九知府喝道。胡說。這賊骨頭。不打如何肯招。左右與我加力打這廝。獄卒牢子情知不好。覷不得面皮。把戴宗摺翻打得皮開肉綻。鮮血逆流。戴宗捱不過拷打。只得招道。端的這封書是假的。知府道。你這廝怎地得這封假書來。戴宗告道。小人路經梁山泊。過走出那夥強人來。把小人劫了。細縛上山。要割腹剖心。去小人身上搜出書信。看了。把信籠都奪了。却饒了小人。情知回

鄉不得。只要山中乞死。他那里却寫這封書與小人回來。脫身官時。怕見罪責。小人瞞了恩相。知府道是便是了。中間還有些胡說。眼見得你和梁山泊賊人。通同造意謀了我信籠物件。却如何說這話。再打那厮戴宗。由他拷訊。不肯招和梁山泊通情。蔡九知府再把戴宗拷訊了一回。語言前後相同。說道不必問了。取具大枷枷了。下在牢裡。却退廳來。稱謝黃文炳道。若非通判高見。下官險些兒誤了大事。黃文炳又道。眼見得這人也。締連梁山泊通同造意謀叛。爲當若不去除。必爲後患。知府道。便把這兩個問成了招狀。立了文案。押去市曹斬首。然後寫表中朝。黃文炳道。相公高見極明。似此一着。朝廷兄弟喜。知道相公幹這件大功。二乃却是免得梁山泊草寇來劫牢。知府道。通判高見甚遠。下官自當動文書。親自保舉通判。當日管待了黃文炳。送出府門。自回無爲軍去了。次日蔡九知府陞廳。便喚當案

孔目來分付道快教登了文案把這宋江戴宗的供狀抄款粘過了  
一面寫下犯由牌，敬來日押赴黃州斬首施行。自古謀逆之人，決不  
待時，斬了宋江戴宗，竟致後患。當與却是黃孔目本人與戴宗頗好，  
却無緣便救他。只聽得黃孔目道：「明日是個國家忌日，後日  
又是七月十五日中元之節，皆不可行刑。太後自亦是國家景命，直  
待五日後方可施行。」將太幸救濟宋江，上乃蔡州泊好。漢末至蔡  
九知府聽罷，依准黃孔目之言，直待第六日早晨，先差人去十字路  
口打掃了法場，飯後點起土，其和刀仗劊子，綉有並首餘人都在大  
牢門前伺候。已牌已後，獄官稟了知府，親自來做監斬官。黃孔目只  
得把犯由牌呈堂，當廳判了兩個斬字，便將屍蓋席貼起來。江州府  
衆多節級牢子，雖是和戴宗宋江過得好，却沒做道理，救得他衆人  
只替他兩個時苦。當時打份已了，就大牢裡把宋江戴宗兩個捆綁

起又將膠水刷了頭髮，箱篋裏取角兒各樣上一朶紅綾子紙花，驅至青面聖者神案前，各與了一碗長休飯，永別酒，吃罷，醉了神案，滯轉身來，搭上利子，六七十箇獄卒，早把宋江在前，戴宗在後，推擁出牢門前來。宋江和戴宗兩個面面相覷，各做聲不得。宋江只把脚來撲戴宗，低了頭，只嘆氣。江州府着的人，真乃感得登霄何止三五千人也見。

愁雲在竹，悲氣氤氳，頭上日色綠光，四下森風，亂吼，紛紛對對，鼓聲，鼓響，三魂，棍棒，森森，幾下，響鳴，催七魂，犯由，牌高貼，人言，去幾時，回白紙，花雙，推都道，這番，難再，活長休，飯喉內，難吞，承酒，口中，怎，嚼，拜，斜劍子，仗銀刀，醜惡，神牢，持法器，皂，旗，下，懸，懸，懸，跟，隨，十字，街頭，無限，強魂，等，候，監，斬，官，忙，施，號，令，件，件，子，備，打，屍，英雄，氣，緊，霎，時，休，便是，鐵人，須，落，泪。

圖圖鎗棒圍住，把宋江而南背北，將戴宗面北背南，兩個納坐。等午時三刻，監斬官到來開刀。那衆人仰面看那犯由牌，上寫道：江州府犯人一名宋江，故吟反詩，妄造妖言，結連梁山泊強寇，通同造反，律斬犯人一名戴宗，與宋江暗遞私書，結勾梁山泊強寇，通同謀叛，律斬監斬官江州府蔡某。那知府勒住馬，只等報來，只見得神法場東邊一夥弄蛇的丐者，強要挨入法場裡看。衆士兵趕打不退，正相關間，只見法場西邊一夥使鎗棒賣藥的，也強要挨入來。士兵喝道：你那夥人好不亂事，這是那里強挨入來要看看？那夥使鎗棒的說道：你倒烏村，我們衝州撞府，那里不曾去，到處看出人，便是京師天子殺人也放人看，你這小去處，砍得兩個人，鬧動了世界。我們便挨入來看一看，打甚麼鳥緊？正和士兵鬪將起來。監斬官喝道：且趕退。

法林放過來，關着水口，只見法場兩邊，影挑擔的腳夫，急急換着  
入來，上兵喝道：「這里由人你養那黑油，那賊人說道：『我們是曉東道，  
送知府相公去的。』你們如何敢阻當我？」上兵道：「便是相公銜難入也，  
只得去別處過一過。」那賊人就撒着擔子，都掣了匾担，此從水灘裡  
看，只見法場北邊，一響客潮，雜兩輛車，奔過來，征費揀入法場，非來  
上兵問道：「你那縣人那里去？」客本應道：「我們要趕路程，可放我麼？」  
上兵道：「這里由人如何肯放你？」要路程，從別路過去，那縣客入  
笑道：「你倒說得好，俺們便是京師來的人，不認得你這里鳥路，那里  
過去，我們只是從這水路走。」上兵那里肯放，那縣客人齊齊的挨定  
了不動，四下裡炒鬧，不住這蔡九知府也，禁治不得，又見那縣客人  
都盤在車子上，立定了看，沒多時，法場中間人分開處，一個報報道：  
一聲，午時三刻，監斬官便道：「訖報來兩勢下刀。」林劊子便去開枷。

行刑之人執定法刀在手說時連一箇箇要見分明那箇快刀  
一齊發作只見那夥人在那上聽得斬訖數內一箇客人便向  
懷中取出一面小鏡見立在憲下注啗啗地敲得兩三聲四下里一  
齊動手有詩爲証

兩首詩成便被囚 梁山聚傑定謀猷  
膺書姓印生疑惑 致  
使潯陽血漫流

又見十字路口茶坊樓上，一個虎形黑太漢脫得赤條條的兩隻手  
握兩把板斧大吼一聲，却似半天起個霹靂從半空中跳將下來，手  
起斧落，早砍翻了兩個行刑的刽子，便望監斬官馬前砍將來。眾土  
兵急得把鎗去搠時，那裏攔當得？眾入阻簇擁蔡丸知府逃命去  
了。只見東邊那裏撲撲的巧者，趕都掣出尖刀，看着生兵便殺西  
邊那夥使鎗棒的人，發喊聲，只顧亂殺將來。一孤殺倒士兵獄卒，南



秦新挑擔的廚夫奔起。圍地橫七豎八都打翻。這兵和那看的  
人比邊那數客人都跳下車來。推搡滾滾。擱住了。大兩個客商鑽將  
入來。一個背了宋江一個背了戴宗。其餘的人。都去箱子裡取出弓  
弩來射的。也有取出石子來打的。也有取出標槍來標的。原來扮客  
的。這夥便是晁蓋花榮黃信呂方郭盛。那夥扮使槍棒的。便是燕  
順劉唐杜遷宋萬孫林挑擔的。便是朱貴王矮虎鄭天壽石勇。那夥扮  
巧村的。便是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白勝。這一行梁山泊。共是十七  
個頭領到來。好個水陸驍兵。下里殺將起來。只見那人叢  
裡。那個騎大漢輪兩把板斧。一昧地砍將來。晁蓋等却不認得。只見  
他第幾箇出刀殺。他最長。晁蓋猛省起來。戴宗便說一個黑旋風李  
達。和宋三郎最好。是備養糧之人。晁蓋便拜道。前面那好漢。莫不是  
黑旋風。那漢那里肯應。大漢離地輪着大斧。只顧砍人。晁蓋便教背

宋江戴宗向兩個小喽囉只顧跟着那黑大漢走，留下十字街口，不問軍官百姓，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渠，推倒廝廟的不計其數。衆頭領撇了車輛，擔仗一行人盡跟了黑大漢，直殺出城來。背後花榮、黃信、呂方、郭盛、四張弓、箭、飛蝗般，連後射來。那江州軍民百姓誰敢近前，這黑大漢直殺到江邊來，身上血濺滿身，兀自在江邊殺人。百姓撞着的，都被他翻筋斗，都砍下江裏去。晁蓋便挺朴刀叫道：「不干百姓事，休只管傷人。」那漢那里來聽，叫喚「晁」一個，排頭兒砍將去。約莫離城沿江上也走了五七里路，前面望見盡是淘淘一派大江，却無了旱路，晁蓋看見只叫得苦。那黑大漢方纔叫道：「不要慌，且把哥哥背來廟裡。」衆人都到來看時，靠江一所大廟，兩扇門緊緊地關着。黑大漢兩斧砍開，便捨人來。晁蓋衆人看時，兩邊都是老檜蒼松，林木遮映，前面牌額上四個金書大字，寫道：「龍神廟小喽囉。」把宋

沈戴宗指到廟裡歇下，宋江方纔敢開眼見了晁蓋等衆人，哭道：「哥哥莫不是夢中相會。」晁蓋便勸道：「愚兄不肯在山，致有今日之責，這一個出力殺人的黑大漢是誰？」宋江道：「這個便是時做黑旋風李逵。」他幾番就要大牢裏放了，我却是我怕走不脫，不肯依他。」晁蓋道：「是誰得這個人出力最多，又不怕刀斧箭矢？」花榮便叫且將衣服與他，正位兄長穿了，正相聚間，只見李逵握着雙斧，從廊下走出來。宋江便叫住道：「兄弟那里去？」李逵應道：「尋那廟祝，一發殺了。」耐那厮不來接我，倒把烏廟門關上了。我指望拿他來祭門，却尋那厮不見。」宋江道：「你且來先和我哥哥頭領相見。」李逵聽了，丟了雙斧，望前跪了一跪，說道：「大哥休怪鐵牛麤鹵，與衆人都相見了，却認得晁蓋是同鄉人，兩個大家歡喜。」花榮便道：「哥哥俺衆人只顧跟着李大哥走，如今來到這里，前而又是大江攔截，住斷頭路了，却又沒一

隻船接應。倘或城中官軍趕殺出來，却怎生迎敵？將何接濟？李遠道：「道也不消得叫。怎地好？我與你們再殺入城去，和那個烏蔡九知府一發都砍了，便走。」戴宗此時方纔甦醒，便叫道：「兄弟使不得。養性城裡有五七千軍馬，若殺入去，必然有失。」阮小七便道：「遠望隔江，那裏有數隻船在岸邊，我弟兄三個赴水過去，奪那幾隻船過來，載衆人如何？」晁蓋道：「此計是最上着。」當時阮家三弟兄都脫了衣服，各人插把尖刀，便鑽入水裏去。約莫開得半里之際，只見江面上溜頭流下三隻棹船，吹風胡哨飛也似趕將來。衆人看時，見那船上各有十數個人，都手裡拿着軍器。衆人却慌將起來。宋江聽得說了，便道：「我命裡這般合苦，也逃出廟前看時，只見當頭那隻船上坐着一條大漢，倒提着一把明晃晃五股叉，頭上挽個穿心紅，一雙鬚兒，下面拽起條白絹水棍，口裡吹着胡哨，宋江看時，不是別人，正是——」

印  
萬里長江東到海內，傳一個雄夫面如傅粉，體如酥玉，山劍虎目，入來，拔龍鬚，七書波心能暗伏水晶宮，偷得明珠，翻江撥海，勇身軀人將張順比，浪裡白跳魚。

當時張順在頭船上看見，喝道：「你那驢是甚麼人，敢在白鶴廟裏聚眾？」宋江挺身出廟前，叫道：「兄弟救我，張順等見是宋江，眾人，大叫道：『好！』那三隻棹船飛也似擺籠到岸邊，三阮看見也，赴來一行眾人，都上岸來到廟前，宋江看時，張順自引十數個壯漢在那隻頭船上，張橫引着穆弘、穆春、李立、李童、童威、童猛也，帶十數個賣鹽火家，都各執鎗棒上岸，李俊引着李立、童威、童猛也，帶十數個賣鹽火家，都各執鎗棒上岸，來張順見了宋江，喜從天降，眾人便拜道：「自從哥哥吃官司，兄弟生立不安，又無路可救，近日又聽得拿了戴院長，李大哥又不見面，我只得去尋了我哥哥，引到穆弘、太公莊上，叫了許多相識，今日我們

正要殺入江州，要劫牢救哥哥，不想仁兄已有好漢們救出。來到道里，不敢拜問這夥豪傑，莫非是梁山泊義士晁天王麼？宋江指着上首立的道：「這廟便是晁蓋哥哥，你等衆位都來廟裡叙禮，則個張順等九人，晁蓋等十七人，宋江、戴宗、李逵，共是二十九人，都入白龍廟聚會。這個喚做白龍廟小聚會，當下二十九等好漢，雨雨講禮已罷，只見水響，驟入廟來，報道：「江州城裏，鑼鼓整頓，軍馬出城來追趕。遠遠望見旗旛蔽日，刀劍如麻，前面都是帶甲馬軍，後面盡是擎鎗兵將，大刀潤斧，殺透白龍廟路上來。」李逵聽了，大叫一聲：「殺將去！」提了雙斧，便出廟門，晁蓋叫道：「不做三不休，衆好漢相助着晁某。」直殺盡江州軍馬，方纔回梁山泊。出寨英雄齊聲應道：「願依尊命。」一百四十五人，一齊納喊，殺透江州岸上來，有分教：潯陽岸上果然血染波紅，湘浦江邊真乃屍如山積。鬼殺跳浪，蒼龍噴毒火，巴曰猛虎。

嘆夫風。睡龍。見。豈。禁。氣。好。漢。何。能。脫。身。且。聽。下。回。妙。解。

總評

晁蓋也。須。半。七。人。纔。來。幹。事。張。顯。亦。是。九。人。方。來。劫。牢。本。大。哥。獨。自。一。箇。兩。把。板。斧。便。自。救。人。是。如。何。胆。畧。如。何。忠。義。

鍾伯敬先生批評水滸傳卷之四十一終





蘇宗正是晁蓋花領軍，岳汝郭盛劉春燕順，連選宋萬，連橫狂，  
虎鄭天壽，石勇，阮小五，阮小七，白勝，共是十七人，都帶着  
八九十個悍勇壯健小嘍囉，濟陽江上來接應的好漢張順、張廣、李  
俊、李立、穆弘、穆春、童威、童猛、薛永、九魯、好漢，也帶四十餘人，都是江  
面上做私商的家眷，駕三隻大船前來接應。城裡黑旋風李逵引  
眾人殺至濟陽江邊，兩路殺來，通共有二百四五十人都在白龍廟  
裡聚義，只聽得小嘍囉報進：「汴州城裡軍兵搥鼓，聲聲吶喊，追  
趕到來，那黑旋風李逵聽得，大叫了一聲，挺鎗把板斧先出廟門，眾  
好漢納聲喊，都挺手中軍器，齊出廟來迎敵。劉唐、朱貴先，把宋江、  
宗謹送上船，李俊同張順、三阮、張燕、船隻，就江邊看時，見城裡出  
來的官軍約有五千，馬軍當先都是頭盔、衣甲全副，方纔手裡都使  
長鎗，背後步軍簇擁插旗，納喊殺透而來。這里李逵當先輪着板斧，

得馬軍  
今之  
大率

派條條地飛遞砍將入去，背後便是花榮、黃信、呂方、關盛四將。  
花榮見前面的馬軍都札住了鎗，只怕李達着傷，偷手取弓箭出來，  
搭上箭，拽滿弓，望着馬頭領的一個馬軍，撻他一箭，只見繃筋斗射  
下馬去。那一夥馬軍吃了一驚，各自奔命撥轉馬頭，便走。倒把步軍  
先衝倒了一半。這里聚麥好漢們，一齊衝突將去，殺得那官軍屍橫  
遍野，血染江紅，直殺到江州城下。城上策應官軍，舉把搦木砲石打  
將下來。官軍慌忙入城，關上城門。聚麥好漢拖轉黑旋風，回到白龍  
廟前下船。見蓋整點眾人完備，都叫分投下船開江便走。却值順風，  
拽起風帆，三隻大船載了許多人馬頭領，却投穆太公莊上來。一帆  
順風，早到岸邊埠頭，一行眾人，都上岸來。穆弘邀請眾好漢到莊內，  
學堂上，穆太公出來迎接。宋江等眾人都相見了。太公道：「眾頭領連  
夜勞神，且請客房中安歇，將息貴體。各人且去房裡暫歇，將養整理。」

承服器械信自舉弘軒莊客等黃頭黃牛殺了無數個雞羊鷄鴨

魚鴨珍肴異饌排下筵席管待眾頭領饌酒中間說起許多情節晁

蓋道若非是二司眾位把船相救我等肯被指弄釋綫穆太公道你

等如何却打從那條路上來李逵道我自只揀人多處後將去為

自要跟我來我又不會叫他滾火聽了都大笑宋江起身與眾人道

小人宋江戴院長若無眾好漢相救時皆死於非命今日之恩深於

滄海如何報答得眾位只恨黃文炳那廝無中生有要害我們這

仇如何不報怎地替眾位好漢再做個天大人情去打了無名

殺得黃文炳那廝也與宋江消了這口無窮之恨那時回去如何

蓋道賢弟眾人在此我們眾人偷借那軍兵可使一遍如何再行得

似此如朕已有準備不若且回山寨去聚起大隊人馬一發

公孫二先生并林冲秦明都來報警也未為晚矣宋江道若是

李六一  
開口  
走天

去了。再不能勾得來。一者山途路遠。二者江州必然申隔。明文幾難得來。不要痴想。只爲趣這個機會便好下手。不要等他做了。準備難以報仇。花榮道。哥哥且得是。然雖如此。只是無人識得路。曉不知他地理如何。可先得個人去。那里城中探聽虛實。也要看無爲軍出沒的路徑去處。就要認黃文炳那賊的任處了。然後方好下手。薛永便起身說道。小弟多在江湖上行。此處無爲軍最熟。我去探聽一遭如何。宋江道。若得賢弟去走一遭最好。薛永當日別了衆人。自去了。只說宋江自和衆頭領在傷弘莊上。商議要打無爲軍一事。整頓軍器。鎗刀。安排弓弩箭矢。打點大小船隻等項。限備衆人。商量已了。只見薛永去了五日回來。帶將一個人回。到莊上來。拜見宋江。宋江看那人時。但見

黑瘦身材兩眼鮮

智高膽大性如綿

荆湖第一裁縫手

侯

健人稱通臂錄

宋江并眾頭領看見薛永引這個人來，宋江便問道：「兄弟，這位壯士是誰？」薛永答道：「這人姓侯，名健，祖居洪都人氏，江湖上人稱他第十手裁縫，端的是飛針走線，更兼慣習鎗棒，舞弄未爲師，人都見他。因此喚他做通臂侯。見在這無爲軍城裡，與黃炳家做生活。因見了小弟，就請在此。」宋江大喜，便教同坐商議。那人也是六座地煞星之數，自然義氣相投。宋江便問：「江州消息，無爲軍路徑如何？」薛永說道：「如今蔡九知府計點官軍百姓，被殺死有五百餘人，帶傷中箭者不計其數。現今差人日夜申奏朝廷去了。城門日中後便閉，出入的好生盤問得緊。原來薛永被害一事，倒不干蔡九知府事，都是黃文炳那厮。三回五次點撥知府教害二位，如今見劫了法場，城中甚慌。」

黃文炳那厮，三回五次點撥知府教害二位，如今見劫了法場，城中甚慌。小弟又去無爲軍城，正撞見侯健這個兄弟出來，食飯。

因是得知備細宋江道候兄何以知之候健道小人自幼只愛看  
錢棒多得薛師父指教因此不敢忘恩近日黃通判特取小人來盤  
爲軍他家做衣服因出來行食遇見師父題起仁兄大名說出此一  
節事來小人要結識仁兄特來報知備細這黃文炳有個嫡親哥哥  
喚做黃文燁與這文炳是一母所生二子這黃文燁平生只是行善  
事修橋補路塑佛齋僧扶危濟困收接貧苦那無爲軍城中都叫他  
黃佛子這黃文炳雖是罷閑通判心裡只要害人勝如已者妬之不  
知已者害之只是行友事無爲軍都叫他做黃蜂刺他弟兄兩個分  
開做兩處住只在一條巷內出入靠非門裡便是他家黃文炳貼着  
城住黃文燁近着大街小人在他那里做生活打聽得黃通判回家  
來說這件事蔡九知府已被瞞過了却是我點撥他教知府先幹了  
然後秦去黃文燁聽得說時只在背後罵說道又做這等短命促掐

的事於你無干。何故定要害他。做或存天理之時。報應只在目前。却不是反招其禍。這兩日聽得却了法場。好生吃驚。昨夜去江州探望蔡九知府。與他計較。尚未回來。宋江道。黃文炳陪着他。可哥家多少路。侯健道。原是一家分開的。如今只隔着中間一個菜園。宋江道。黃文炳家多少人口。有幾房頭。侯健道。男子婦人通有四十五日。宋江道。天教我報仇。特地送個人來。雖是如此。全靠眾弟兄維持。眾人齊聲應道。當以死向前。正要驅除這等。賍盜奸惡之人。與哥哥報仇。雪恨。當効死力。宋江又道。只恨黃文炳那賊。一個却與無爲。軍百姓無干。他兄旣然仁德。亦不可害他。休教天下人罵我等不仁。眾弟兄去時。不可分毫侵害。至如今去那里。我有一計。只望眾人扶助。快請眾頭領齊聲道。專聽哥哥指教。宋江道。有煩。穆太公對付八九十個。又與我。要百十束蘆柴。用着五隻大缸。兩隻小缸。及張順李俊。爲

兩隻小舡在江面上與他如此行五隻大舡上用着張橫三阮童和識水的人護舡此計方可穆弘道此間蘆葦油柴布袋都有我莊上的人都會使水駕舡便請哥哥行事宋江道却用侯家兄弟引着薛永并白勝先去無錫軍城中藏下來口三更二點爲期只聽門外放起帶鈴鶻鴿便教白勝上城策應先插一條白絹號帶近黃文炳家便是上城去處再又教石勇往遷扮做丐者去城門邊左近埋伏只看火起爲號便下手殺把門軍士李俊張順只在江面上往來巡緝等候策應宋江分撥已定薛永白勝侯健先自去了隨後再是石勇往遷扮做丐者身邊各藏了短刀暗器也去了這里是一面扛擡沙土布袋和蘆葦油柴上舡裝載柴好漢至期各各拴縛了身上都准備了器械舡艙裡埋伏軍漢眾頭領分撥下舡屍蓋宋江花榮在童威舡上燕順王矮虎鄭天壽在張橫舡上戴宗劉唐黃信在阮小



三知山岳奔馳驟，直隸既清，益維嶺，孔繁綽，變遷在，臥小，七，知  
上只留下朱貴，嶽，蔣，祖，穆，太，公，蘇，看，望，沈，州，城，裡，清，息，先，使，童，威，棹  
三隻打漁，情，航，前，去，探，路，小，嘍，囉，并，軍，健，都，依，在，船，裡，太，客，莊，客，冰  
手，撐，駕，紅，雙，當，夜，密，地，望，無，爲，軍，來，那，條，大，江，還，接，三，江，潯，陽，五，揚  
江，從，四，川，只，到，大，灣，一，派，水，計，九，千，五，百，里，作，呼，爲，萬，里，長，江，中  
間，通，着，多，少，去，處，有，名，的，是，雲，夢，澤，鄱，陽，湖，接，着，洞庭，湖，古，人，有，詩，爲，証  
萬，里，長，江，水，似，傾，一，五，湖，七，澤，共，流，行，君，看，駭，恨，應，知，險，飛  
秋，熱，濤，誰，不，驚，一，千，戰，戰，思，晉，宋，三，分，割，據，想，英，靈，乳，坤  
艸，昧，生，豪，傑，一，盤，動，難，離，百，萬，兵

當夜五隻棹，紅裝載許多人，伴迎，避無爲，軍，奉，此，時，正，是，七，月，盡，天  
氣，夜，涼，風，靜，月，白，江，清，水，影，出，光，上，下，一，碧，昔，月，林，家，子，有，首，詩，題

這江景道是

驚濤滾浪炮波香 月淡風清九江曉 欲從舟子問如何 但

覽廬山眼中小

是夜初更前後，大小船隻都到無爲江畔邊，揀那有蘆葦深處，一字兒纜定了，船隻只見童猛回船來，報道城裡並無些動靜，宋江便叫手下衆人把這沙上布袋和蘆葦乾柴都搬上岸，望城邊來聽那更鼓時，正打二更，宋江叫小嘍囉各各拖了沙上布袋，并蘆葦，就城邊堆垛了，衆好漢各拔手中軍器，只留張橫三阮兩童守船接應，其餘頭領都進城邊來，望城上時，約離非門有半里之路，宋江便叫放起炮，正鶴鶴只見城上一條竹竿縛着白旗，帶風飄起來，宋江見了，便叫軍士就這城邊堆起沙上布袋，分付軍漢一面挑擔蘆葦油柴上城，只見白勝已在那里接應，等候把手指與衆軍漢道：「只那條巷便是黃文炳住處，宋江問白勝道：「你永侯健在那里？」白勝道：「他兩個潛

入黃文炳家裡去了。只等哥哥到來。宋江又問道：你曾見石勇林遷、  
廖白勝道他兩個在城門邊左近伺候。宋江聽罷，引了衆好漢下城  
壕，逕到黃文炳門前，却見侯健閃在房簷下。宋江喚來附耳低言道：  
你去將菜園門開了，放他軍士把蘆葦油柴堆放裡面，可教薛永尋  
把火來點着，却去敲黃文炳門。道間壁大官人家失火，有箱籠什物，  
纔來寄頓，敲得門別。我自打羅布。宋江教衆好漢分幾個把住兩頭，  
侯健先去開了菜園門。軍漢把蘆葦搬來，堆在裏面。侯健就討了火  
神，遍與薛永將來點着。侯健便閃出來，却去敲門，叫道：間壁大官人  
家失火，有箱籠搬來寄頓，快開門則個。裡面聽得便起來看時，望見  
隔壁火起，連忙開門出來。晁蓋、宋江等納聲喊殺，將入去。衆好漢亦  
各動手，見一個殺一個，見兩個殺一雙。把黃文炳一門內外大小四  
五十口盡皆殺了，不留一人。只不見了文炳一個。衆好漢把地從前

怪走

李大哥

好耐

醋官良民積債下許多家私金銀收拾俱盡大哨一聲衆多好漢都扛了箱籠家財却透城上來且說石勇杜遷見火起各掣出尖刀便殺把門軍人又見前街鄰舍拿了水桶梯子都來救火石勇杜遷大喝道你那百姓休得向前我們自梁山泊好漢數千在此來殺黃文炳一門良賤與宋江戴宗報仇不干你百姓事你們快回家躲避了休得出來問管事衆百姓還有不信的立住了脚看只見黑旋風李逵輪起兩把板斧着地捲將來衆隣舍方纔納聲喊擡了梯子水桶一闕都走了這邊後巷也有幾個守門軍漢帶了些人挖了麻搭火鈎都趁來救火早被花榮張起弓當頭一箭射翻了一個大喝道要死的使來救火那夥軍漢一齊都退去了只見薛永拿着火把便就黃文炳家裡前後點着亂亂雜雜火起看那火時但見

黑雲匝地紅燄飛天祥祥走萬道金蛇矯騰勝散千團火塊狂

風相助，雕梁画棟，片時休矣。誠漲空大厦，高堂彈指沒，驪山頂上多應，褒姒戲諸侯，赤壁城前，存若周瑜。施妙計，丙丁神忿，怒踏翻回祿火車。兩陸將施威，鼓動祝融爐冶，咸陽宮殿焚三月，耶畢城池縱萬牛，馮夷捲雪罔施功，術樂巴實難救。

當時石勇杜遷已殺倒把門軍士，李進砍斷了鐵鎖，犬開了城門，一半人從城上出去，一半人從城門下出去。張橫三阮兩童都來接應，香徹一處扛擡財物上船，無爲軍已知江州被梁山泊好漢劫了法場，殺死無數的人，如何敢出來追趕，只得回避了。這來江一行人衆好漢，只恨拿不着黃文炳，都上了船去，搖開江，自投穆弘莊上來。不在話下，却說江州城裡望見無爲軍火起，蒸天假紅，滿城中講動，只得報知本府。這黃文炳正在府裡議事，聽得報說了，慌忙來與劉正道做鄰，失火急欲回家看覩，蔡九知府聽得此計，開城門，差一斐官

舟人聚

船相送黃文炳謝了知府隨即出來帶了從人慌速下船搖開江面  
望無爲軍來看見火勢猛烈映得江面上都紅稱公說道這火只是  
北門裡火黃文炳見說了心裡越慌看看插到江心裡只見一隻小  
艇從江面上搖過去了不多時又是一隻小艇搖將過來却不認過  
望着官艇直撞將來從人喝道甚麼船敢如此直撞來只見那小艇  
上一個大漢跳起來手裡拿着撓鈎口裡應道去江州報失火的艇  
黃文炳便鑽出來問道那里失火那大漢道北門裡黃通判家被梁  
山泊好漢殺了一家人口劫了家私如今正燒着哩黃文炳失口叫  
齊苦不得高低那漢聽了去撓鈎搭住了艇便跳過來黃文炳是個  
乖覺的人早瞧了八分便趁艇稍而走至江裡翻身便跳忽見江面  
上一隻艇水底下早鑽過一個人把黃文炳匹腰抱住攔頭揪起扯  
上艇來艇上那個大漢早來接應便把麻索綁了水底下活捉了黃

文炳的。便是浪裡白跳張順。把捉他的。便是混江龍李俊。兩個  
好漢。立在船上。那搖官船的。積公。只顧下拜。李俊說道。我不殺你。  
只要捉黃文炳。這廝你們自回去。說與那蔡九。知府。賊。驛。知道。俺。  
梁山泊。好漢。們。權。寄。下。他。那顆。驢。頭。早晚。便要。來。取。那。公道。小。人。去。說。  
李俊。願。拿。了。黃。文。炳。過。自。己。的。船。上。放。那。官。船。去。了。兩個。好。漢。掉。  
了。兩。隻。快。船。逕。遶。殺。私。莊。上。來。早。船。到。嶼。邊。老。見。一。行。頭。領。都。在。岸。  
上。等。候。撇。這。箱。籠。上。岸。見。說。道。拿。得。黃。文。炳。宋。江。不。勝。之。喜。眾。好。漢。  
一。齊。心。中。大。喜。說。正。要。此。人。見。面。李。俊。張。順。早。把。黃。文。炳。帶。上。岸。來。  
眾。人。看。了。臨。押。着。離。了。江。岸。到。穆。大。公。莊。上。來。朱。貴。宋。萬。接。着。眾。人。  
人。到。莊。裡。神。廳。上。坐。下。宋。江。把。黃。文。炳。剝。了。濕。衣。服。綁。在。柳。樹。上。請。  
眾。頭。領。團。圍。坐。定。宋。江。叫。取。一。壺。酒。來。與。眾。人。把。盞。上。首。屍。蓋。下。至。  
白。胖。共。是。三。十。位。好。漢。都。把。遍。了。宋。江。大。罵。黃。文。炳。你。這。廝。我。與。你。

往日無冤近日無仇你如何只要害我三回五次教唆蔡九知府  
我兩個你既讀聖賢之書如何要做這等弄害的事我又不與你有  
殺父之仇你如何定要謀我你哥哥黃文燁與你這廝一母所生他  
恁恁做修善扶危濟困救貧拔苦久聞你那城中都稱他做黃佛子  
我昨夜分毫不曾侵犯他你這廝在鄉中只是害人交結權勢之人  
浸潤官長欺壓良善勝如你的你便要如他不如你的你又要害他  
我知道無爲軍人民都叫你做黃蜂刺我今日且替你拔了這個刺  
黃文炳告道小人已知過失只求早死屍蓋罵道你那賊驢怕你不  
死你這廝早知今日悔莫當初宋江便問道那個兄弟替我下手只  
見黑旗風李逵跳起身來說道我與哥哥動手割這廝我看他肥胖  
了倒好燒吃是蓋道說得是教取把尖刀來就討盆炭火來細細地  
割這廝燒來下酒與我賢弟消這怨氣李逵拿起尖刀看着黃文炳

卷之十

第十回



笑道你這師在蔡九知府後堂且會說黃道黑擦置害人無中生有  
撮掇他今日你要快死老爺却要你慢死便把尖刀先從腿上割起

揀好的就當面炭火上炙來下酒割一塊炙一塊無片時割了黃文

炳李逵方纔把刀割開胸膛取出心肝把來與眾頭領做醒酒湯眾

人好漢看割了黃文炳都來草堂上與宋江賀喜有詩為証

文炳燧炭巧計乖 却將忠義苦擠排 奸謀未遂身先死 難

免剗心炙肉災

凡見宋江先跪在地上眾頭領慌忙都跪下齊道哥哥有甚事但說  
不妨兄弟們敢不聽宋江便道小可不才白小學吏初世為人便要  
結識天下好漢奈緣是力薄才疎家貧不能接待以遂平生之願自  
從刺配江州經過之時多感晁頭領并眾豪傑苦苦相留宋江因見  
父命嚴訓不肯肯住正是天賜機會於路直至潯陽江上又遭際

子思  
李

豪傑不想小可不才。一時間到後。狂言險累。了戴院長性命。感謝東位豪傑。不避凶險。來虎穴龍潭。力救殘生。又蒙協助。報了冤仇。思同天地。今日如此犯下大罪。開了兩廂州城。必然申奏去了。今日不由梁江不上梁山。泊投托哥哥去。未知衆位意下若何。如是相從者。只今收拾便行。如不願去的。一聽尊命。只恐事發。反遭負累。煩可尋思。說言未絕。李逵跳將起來。便叫道。都去都去。但有不去的。吃我一鳥兒砍做兩截。便能宋江道。你這般齷齪說話。全在各大弟兄們心。肯意何方。可同去。衆人議論道。如今殺死了許多官軍人馬。鬧了兩廣州郡。他如何不申奏朝廷。必然起罪馬來擒獲。今若不隨哥哥去。同死同生。却投那里去。宋江大喜。謝了衆人。當日先叫朱貴和宋萬。先回山寨。程去報知。次後分作五起。進程頭一起。便是晁蓋。宋江。花榮。秦明。李逵。第二起。便是劉唐。杜遷。石勇。薛永。侯德。第三起。便是李

卷之六十一  
第五起便是燕順王姪虎穆弘穆春鄭天壽白勝五起二十八個  
頭領帶了一千人等將這所得黃文炳家財各各分開裝載上車子  
穆弘帶了穆太公并家小人等將應有家財金寶裝載車上莊客數  
內有不想去的都賞發他些銀兩自投別主去傭工有怨去的同  
便往南四離陸續去了已自行動穆弘收拾莊內已了放起千數個  
火把燒了莊院撇下了田地自投梁山泊來且不說五起人馬登程  
卻次進寨只隔二十里而行先說第一起晁蓋宋江花榮戴宗李逵  
五騎馬帶着車仗人等在路行了三日前面來到一個去處地名喚  
做黃山岡宋江在馬上與晁蓋說道這座山生得形勢怪惡莫不有  
大夥在內可着人催趕後面人馬上來一回過去說猶未了已見前  
面山溝上響鳴放响宋江道我說麼且不要走動等後面人馬到

好和他廝殺。花榮便拈弓搭箭在手，是蓋戴宗各執朴刀，李逵拿雙斧，攔護着宋江，一齊趨馬向前。只見山坡邊閃出三五百個小嘍囉，當先簇擁出四箚好漢，各執軍器在手，高聲喝道：「你等大闖了江州，却捺了無爲軍，殺害了許多官軍百姓，待回梁山泊去，我四箇等等多時會事的，只留下宋江卻餓了你們性命。」宋江聽得，便挺身出去，跪在地下，說道：「小可宋江被人陷害，冤屈無伸，今得四方豪傑救了宋江性命，小可不知在何處觸犯了四位英雄，萬望高擡貴手，饒恕殘生。」那四箚好漢見了宋江跪在前面，都慌忙滾鞍下馬，撇了軍器，飛遶前來，拜倒在地。地下說道：「俺兄弟們個，只聞山東及時雨宋公明大名，想殺也不能勾見面，俺聽知哥哥在江州爲事，吃官司，我弟兄商議定了，正要來劫牢，只是不得個實信。前日使小嘍囉直到江州來探子，回來說道：『已有多少好漢鬧了江州，劫了法場，救出往揭

陽鎮去了，後又統兵無爲軍，劫掠黃通判家，想哥哥必從這里來，節次使人路中來探聽，不期今日得見仁兄，這面小寨裡，曩倫薄酒，粗食，權當接風，請衆好漢，同到敝寨，盪桓片膳，別當拜會。宋江大喜，扶起四位好漢，逐一請問大名，爲頭的那人姓歐，名鵬，祖貫是黃州人，守把大江軍，因惡了本官，逃走在江湖上，綠林中，熱出這個劫字，喚做摩雲金翅，有詩爲証。

黃州生下英雄士，力壯身強武藝精，行步如飛，體出衆，願  
雲金翅是歐鵬。

第二個好漢姓蔣，名傲，祖貫是湖南潭州人，氏原是落科舉子出身，科舉不第，弄文就武，頗有謀畧，精通書策，稍萬累千，織毫不差，亦能刺鎗使棒，布陣排兵，因此人都喚他做神算子，有詩爲証。

高額尖峯智慮精，先明何處可屯兵，湖南秀氣生豪傑。

笑人稱將敬名

第三個好漢姓馬名麟祖貫是南京建康人氏原是小番子開漢出身吹得雙鉄笛使得好大濠江百十人近他不得因此人都喚他做鉄笛仙有詩爲証

鉄笛一聲山石裂

銅刀兩口鬼神驚

馬麟形貌真奇怪

人

道神仙再降生

第四個好漢姓陶名宗旺祖貫是光州人氏莊家田戶出身慣使一把鉄鍬有的是氣力亦能使鎗輪刀因此人都喚做九尾龜有詩爲証

五短身材黑面皮

鉄鍬敢掘泰山基

光州莊戶陶宗旺

古

怪人稱九尾龜

這四箇好漢接住宋江小喽囉早捧過果盒一大壺酒兩大盤肉托

過來把盞先遍晁蓋。宋江次遍花榮、戴宗、李逵，與眾歎相親厚。三  
面遍酒，沒兩個時辰，第二起頭領又到了。一個個盡都相見，把盞已  
遍。遂請眾位上山，兩起并位頭領先來到黃門山寨內。那四等好漢  
俱叫推牛宰馬，管待。却教小喽囉陸續下山，接請後面那三起十八  
位頭領上山來。筵宴未及半，且性起好漢，也都來到。盡在聚義廳  
坐筵席相會。宋江飲酒中間，在席上開話道：今次梁山收聚了哥弟  
晁天王，止梁山泊去，一同聚義。未知四位好漢肯肯了此處，同往梁  
山泊大寨相聚否？四個好漢齊答道：「若蒙二位義士不棄貧賤，情愿  
棄職墜銜，宋江晁蓋大喜，便說道：「既是四位肯從大義，便請收拾起  
程，多頭領，俱各歡喜，在山寨住了一日。過了一夜，次日宋江晁蓋  
仍舊做頭，一起下山，進發先去。次喚楊林而行，只隔着三十里，遠遠  
而來，四等好漢收拾起財帛金銀等項，帶領了小喽囉三五百餘人，

不是  
是

燒毀了寨柵，隨着第六起着程朱江，又合得這四個好漢。於路在馬上對晁蓋說道：「小弟來在湖上走了這幾遭，雖是受了驚恐，却也結識得這許多好漢。今日同哥哥上山去，這回只得死心踏地與哥哥同死同生。」一路上說着開話，不覺早來到朱貴酒店裡了。且說四個守山寨的頭領，吳用、孫勝、林冲、秦明和兩個新來的蕭讓、金大堅，已得朱貴、朱萬先回報，知每日差小頭目棹舡出來酒店裡迎接，一起人都到金沙灘上，插鼓吹笛，衆好漢們都乘馬驅迎上寨來。到得閣下，軍師吳學究等六人，把了接風酒，都到聚義廳上，焚起一爐好香。晁蓋便請宋江爲山寨之主，坐第一把交椅。宋江那里肯，便道：「哥哥差矣。感蒙衆位不避刀斧，救拔宋江性命，哥哥原是山寨之主，如何却讓不才坐？若要堅執如此相讓，宋江情愿就死。晁蓋道：賢弟如何這般說？當初若不是賢弟擔那血海般干已，救得



裴等推入性命。且道如何。有命。其志。聚。殊。甚。是。也。錄。之。想。在。錄。不。坐。  
謙。坐。來。江。道。位。倪。論。年。齒。兄。長。也。大。才。歲。宋。江。若。姓。了。豈。不。真。是。勇。  
三。推。吳。蓋。坐。了。第。一。位。宋。江。坐。了。第。二。位。吳。學。究。坐。了。第。三。位。公。孫。  
勝。坐。了。第。四。位。宋。江。道。休。分。功。勞。高。下。梁。山。泊。一。行。舊。頭。領。法。在。邊。  
坐。位。上。坐。新。到。頭。領。法。右。邊。客。位。上。坐。待。日。後。出。力。多。寡。那。時。另。行。  
處。齊。衆。人。齊。道。兩。信。之。極。當。左。右。這。一。帶。是。林。冲。劉。唐。阮。小。二。阮。小。  
五。阮。七。杜。遷。林。萬。孫。自。白。勝。右。邊。這。一。帶。論。年。甲。次。序。互。相。推。讓。花。  
榮。亦。則。黃。維。戴。宗。李。俊。穆。弘。張。橫。張。順。燕。順。呂。方。郭。盛。蕭。讓。王。  
慶。虎。薛。永。金。天。堅。祝。春。李。立。歐。鵬。兩。敬。童。威。童。猛。馬。麟。石。勇。候。健。鄭。  
天。壽。陶。宗。旺。共。是。四。十。八。頭。領。坐。了。大。吹。大。搦。且。吃。慶。喜。筵。席。宋。江。  
說。起。江。州。蔡。九。知。府。捏。造。謠。言。下。單。說。與。衆。人。願。耐。黃。文。炳。那。時。衆。  
又。不。干。他。已。却。在。知。府。面。前。胡。言。亂。道。解。說。道。耗。因。家。太。耗。因。

大上的  
言語大  
皇帝小  
且不樂  
人道語

家錢糧的人，先在家裏，個木字不是個宋字，刀兵點水工脚，  
兵之人，必是三點水着個正字，不是個江字，這個正應宋江身上那  
後兩句道：縱橫三十六，搆亂在山東，合王宋江造反在山東，以此拿  
了小可，不期戴院長又傳了假書，以此黃文炳那廝，據按知府，只要  
先斬後奏，若非衆好漢救了，焉得到此。半邊跳將起來，道：好哥哥，正  
應着天上的言語，雖然吃了他些苦黃文炳那賊也吃我殺得快活，  
放着我們有許多軍馬，便造反怕怎地。晁蓋哥哥便做了大皇帝，宋  
江哥哥便做了小皇帝，吳先生做個丞相，公孫道士便做個國師，我  
們都做個將軍，殺去東京奪了皇位，在那里快活却不，好不強似這  
個烏木泊裡，戴宗慌忙，喝道：鐵牛，你這廝胡說，你今日既到這里，不  
可使你那在江州性兒，須要聽兩位頭領哥哥的言語，號令亦不許  
你胡言亂語，多嘴多舌，再如此多言，插口，先割了你這顆頭來爲令。

不是不  
人

非請才活作  
以管後人李達道嘆也君別了我這驢頭幾時再長的半個出來我只吃酒便了衆多好漢都笑晁蓋先叫安頓穆太公一家老小叫取過黃文炳的家財賞勞了衆多出方的小嘍囉取出原將來的信籠交還戴院長收用戴宗那里宣要定變收放庫內公支使用晁蓋叫衆多小嘍囉恭拜了新頭領李俊等都參見了連日山寨裡殺牛宰馬作慶賀筵席不在話下再說晁蓋教向山前山後各撥定房屋居住山寨裡再起造房舍修理城垣至第三日酒席上宋江起身對衆頭領說道宋江還有一件大事正緊要與衆弟兄小可今欲下山走一遭乞假數日未知衆位宜否晁蓋問道賢弟今欲要往何處幹甚麼大事宋江不慌不忙說出這個去處有分教鎗刀林裡再遇一遭殘生山崩邊傍傳授千年勳業正是只因玄女書三卷留得清風數篇畢竟宋公明要往何處去走一遭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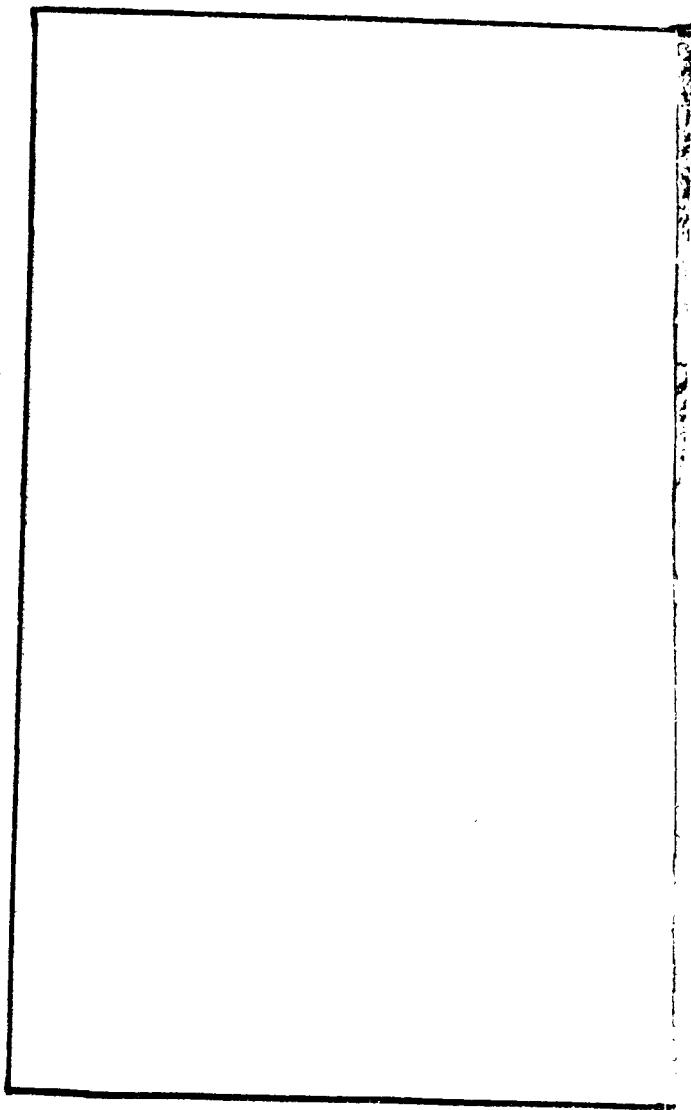
黃。汝。炳。平。時。人。品。不。佳。點。點。蔡。九。知。府。一。事。未。嘗。不。是。不。可。并。論。  
其。長。使。簡。簡。如。渠。兄。做。佛。子。國。家。真。好。之。誰。本。

鍾伯敬先生批評水滸傳卷之四十一終

水滸傳

卷之四十一

十一



第四十二回

還道村受三卷天書

宋公初遇九天玄女

詩曰

爲人當以孝爲先，定省須教效聖賢。一念不差方合義，寸心無愧可通天。路通還道非僥倖，神授天書豈偶然。遇宿逢高先降識，宋江元是大羅仙。

話說當下宋江在筵上對衆好漢道：「小可宋江，自蒙救護上山，到此連日飲宴，甚是快樂，不知老父在家，正是如何？」卽自江州申奏京師，必然行移濟州，着落郓城縣追捉家屬。比捕正犯此事，恐老父受驚，性命存亡，不保。宋江想念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深恩，昊天罔極，因父老生育之恩，難報，暫離山寨，欲往做鄉去家，申報老父上山。

不自  
其

是

昏定晨省以盡好敬以絕掛念不知衆兄弟違新寒否晁蓋道賢弟這件是人倫中大事養生送死人子之道不戕我和你受用快樂到教家中七父吃苦如何不依賢弟只是衆兄弟們連日辛苦寨中人馬未定再停兩日點起山寨些少人馬一逕去取了來宋江道仁兄再過幾日不妨只恐江州行移到濟州追捉家屬這一件不好以此事不宜遲也不須點多人去只宋江潛地自去和兄弟宋清搬取老父連夜上山來那時使鄉中人不知鬼不覺若還帶了多人件去時必然驚嚇鄉里反招不便晁蓋道賢弟路中倘有疎失無人可救宋江道若爲父親死而無怨當日苦當不住宋江堅執要行便取簡篋笠戴了提條短棒腰帶利刃便下山去衆頭領送過金沙灘自回且說宋江過了渡到朱貴酒店裡上岸出大路投卸城縣來路上少不得飢寒渴飲夜住曉行一日逢宋家村曉了到不得且投客店歇了

次日趨行到宋家村時，却早且在林子裡伏了，等待到晚，却投社  
來敲後門，莊裏聽得，只見宋清出來開門，見了哥哥，吃那一驚，慌忙  
道：哥哥你回家來怎地？宋江道：我特來家取父親和你。宋清道：哥哥  
你在江州做了的事，如今這里都知道了，本縣差下這兩個趙都頭，  
每日來勾取，管定了我們不得轉動。只等江州文書到來，便要捉我  
們父子二人，下在牢裏監禁，聽候拏你。日裏夜間，一二百土兵巡繞，  
你不宜遲快去梁山泊，請下衆頭領來救父親，并兄弟。宋江聽了，驚  
得一身冷汗，不敢進門，轉身便走。迤梁山泊路上來，是夜月色朦朧，  
路不分明，宋江只顧揀僻淨小路去處走，約莫也走了一個更次，只  
聽得背後有人發起喊來，宋江回頭看時，只隔一二里路，看見一簇  
火把照耀，只聽得叫道：宋江休走，早來納降。宋江一頭走，一面肚裏  
尋思不聽晁蓋之言，果有今日之禍。皇天可憐，垂救宋江，遠遠望見



一箇去處，只顧走，少間風掃薄雲，現出那輪明月。宋江方纔認得，仔細叫聲苦，不知高低，看了那箇去處，有名喚做蓮道村。原來周圍都是高山峻嶺，山下一道澗水，中間單單只一條路入來。這村左來右去，走只是這條路，更沒第二條路。宋江聽的這個村口，欲待回身，却被背後趕來的人，已把住了路口，火把照耀如同白日。宋江只得澆入村裏來，尋路躲避。抹過一座林子，早看見一所古廟，但見

牆垣頹損，殿宇傾斜，兩扇窗壁長青苔，滿地花磚生碧草。門前小鬼折臂膊，不顯狰狞，殿上判官無儀貌，不成禮敬。供床上蜘蛛結網，香爐內蟻蟻營窠。狐狸常棲綠牀中，蝙蝠不離神帳裏。料想經年無客過，也知盡日有雲來。

宋江只得推開廟門，乘着月光入進廟裡來。尋箇躲避處，前殿後殿相了一回，安不的，身心裏越慌。只聽的外面有人道：「多管只走在這

廟裡宋江聽時，是趙能聲音。急沒躲處，見這殿上一所神厨。宋江罵起帳幔，望裡面探身，便鑽入神厨裏。安子短棒，做一堆兒，伏在厨內。氣也不敢喘，屁也不敢放，只聽的外面，拿着火把，照將入來。宋江在神厨裏偷眼看時，趙能趙得，引着四五個人，拿着火把，各到處照着。看照上殿來，宋江道：「我今番走了死路，幸陰靈遮護，則箇神明庇佑。」一箇筒都走過了，没人看着神厨裏。宋江道：「却不是天幸？」只見趙得將火把來，神厨內照一照。宋江道：「我這番端的受縛。」趙得一隻手將朴刀，捍帳起神挑，上下把火只一照，火烟冲將起來，冲下一片屋塵來，正落在趙得眼裡，眯了眼，便將火把丟在地下，一脚踏滅了。走出殿門外來，對土兵們道：「這厮不在廟裡，別又無路，却走向那里去了？」土兵眾人答道：「多是這厮走入村中，柵林裡去了。」這裡不怕他走到那里去，這個村喚做還道村，只有這條路出入，裡面雖有高山林木。

却無路上的去亦不怕他走了小都頭把住於口他便會插翅飛上天去也走不脫了待天明村裏去細細搜捉趙能趙得道也是引了土兵下殿去了宋江道却不是神明護佑若還得了性命必當重修廟宇再建祠堂陰靈保佑則箇說猶未了只聽的有幾箇土兵在廟門前叫道都頭在這里了趙能趙得和衆人一夥搶入來宋江道却不又是晒氣施遣必被擒捉趙能到廟前問時在那里土兵道都頭你來看廟門上兩箇壁手跡以定是却纔推開廟門閃在裏面去了趙能道說的是再仔細搜一搜看這衆人再入廟裡來搜看宋江道我今運這般寒拙今番必是休了那衆人去殿前殿後搜遍只不曾翻過磚瓦衆人又搜了一回火把看看照上殿來趙能道多是藏在神厨裏却纔兄弟着不仔細我自照一照看一個土兵拿着火把趙能一手揚起帳幔五七個人伸頭來看一看高專俱林纔看一

風

文人之  
悲  
不  
如

只見神廟裡捲起一陣惡風，那火把都吹滅了。黑煙騰騰，對面不見趙能，却又作怪。平地里捲起這陣惡風來，想是神明在裡面定喚怪我們，只管來照。因此起這陣惡風，顯應我們，且去罷。休只守住村口，待天明再來尋獲。趙能道：只是神廟裏不會看得仔細，再把鎗去棚一棚。趙能道是也。兩個却待向前，只聽得殿後又捲起一陣怪風，吹的飛砂走石，滾將下來，搖的那殿宇吸吸地動。罩下一陣黑雲，布合了上下，冷氣侵人，毛髮豎立。趙能情知不好，叫了趙得道兄弟快走。神明不樂，眾人一閃都避下殿來，望廟門外跑去。有幾個懶懶了的，也有閃閃了腿的，扒的起來，逃命走出廟門。只聽的廟裡有人叫饒，怨我們趙能再入來看時，兩個士兵跌倒在龍龕裡，被樹根鈎住了衣服，死也掙不脫。手裡丟了朴刀，扯住衣服叫饒。宋江在神廟裡聽了，忍不住笑。趙能把士兵衣服解脫了，領出廟門去。

那裏在神道最靈處，只會在神道  
廟前的小鬼，作起來我們只去守在村口，等他若不叫他飛了  
去，他便能道說得是，只消村口四百里守定，衆人都墜掉印去了  
用謝江在神廟裡口稱慚愧，這雖承禮這廟個命了，却怎難凶凶  
越口去，正在廟內尋思，有幾無計，只聽得後面有人腳步出來，宋江  
道：却又苦也，早是不錯出來，只見兩個青衣童兒，趕到廟前，舉口  
道：小童奉娘娘法旨，請星主到廟，宋江那聖童，敢說答話，外面童子  
又道：娘娘有請，星主可行，宋江道：那聖童，敢說答話，外面童子  
休得遲疑，娘娘久等，宋江聽的驚聲，語不是男子之音，便從椅子  
底下鑽將出來，看時，却是兩個青衣童兒，侍立在此床邊，宋江吃子  
一驚，却是兩個泥神，只聽的後面又說道：星主娘娘有請，宋江分  
別兩個，鑽將出來，只見是兩個青衣童兒，齊齊躬身，各打箇稽

首宋江看那女童時但見

朱纈綠髮，皓齒明眸，飄飄不滌塵埃，耿耿天仙風韻，螺髻鬢山，  
雙梳鳳頭鞋，蓮瓣輕盈，額抹珠簪，青斗色，織成銀縷帶飛，真紫雙環，  
就金霞依稀，翻花董夔，戒彷彿蓬萊耗鳥使。

當下宋江問道：「這位童童自何而來？」清衣道：「奉娘娘法旨，有請星主  
赴宮。」宋江道：「仙童差矣，我自姓宋名江，不是甚麼星主。」清衣道：「如何  
差了？」請星主便行，娘娘久等，宋江道：「甚麼娘娘，亦不曾拜識，如何敢  
去請星主？」星主到彼，便知不必詢問，宋江道：「娘娘在何處？」清衣道：「只  
在後面宮中。」清衣前引便行，宋江隨後跟下殿來，轉過後殿側首，一  
座子墻角門，清衣道：「星主從此間進來。」宋江跟入角門來，看時，星  
月滿天，香風拂拂，四下里都是茂林修竹，宋江尋思道：「原來這廟後  
又有這箇去處，早知如此，却不來這里躲避，不受那許多驚恐。」宋江

行着。道兩邊松樹。喧搗。兩行水。纏着。纔是。杏抱。不交。的大松樹中。  
間平坦。一條。義善。大街。宋江。看以。暗暗。尋思。道。我到。不想。古廟。後有。  
這般。好路。徑。跟着。青衣。行。不過。十里。來路。聽得。潺潺。的。澗水。響。看前。  
面。時。一座。青石。橋。兩邊。都是。朱欄。杆。岸上。栽種。奇花。異草。蒼松。茂竹。  
翠柳。天桃。橋下。翻銀。滾雪。般。的水。流。從。石洞。裏。去。過的。橋。基。看。時。兩。  
道。奇樹。中間。一座。大朱。紅橋。星門。宋江。入。的。橋。星門。看。時。擡頭。見一。  
座。宮殿。但見。

金釘。朱戶。碧瓦。雕簷。飛龍。盤柱。戲明。珠。雙鳳。幃屏。鳴曉。日。紅泥。墻。  
壁。紛紛。御柳。圍宮。花翠。雉。樓臺。滾滾。祥光。籠。瑞影。窓。橫。龜。背。香。風。  
冉冉。遊。黃。林。簾。捲。縵。紗。皓。月。團。團。懸。紫。綺。若。非。天上。神。仙。府。定。是。  
人間。帝。主。家。

宋江見了，尋思道：「我住居郓城縣，不曾聽的說有這個去處。」

恐不敢動脚。青衣催促請星王，引引入門內。有個龍燈，兩層下，  
蓋是朱紅亭柱，都掛着綉簾。正中一所大殿，殿上燈燭熒煌。青衣從  
龍嵬內一步步引到月臺上，聽得殿上塔前，又有幾個青衣道：「娘娘  
有請。」星王進來，宋江到大殿上，不覺肌膚戰慄，毛髮倒豎，下面都是  
龍鳳磚塔。青衣入簾內，奏道：「請至宋星王在塔前，宋江到簾前，御塔  
之下，躬身再拜，俯伏在地，口稱：『臣乃下濁庶民，不識聖上，伏望天慈，  
憐賜憐憫。』」御簾內傳旨教請星王坐。宋江那裏敢擡頭，教四個青衣  
扶上盞墩坐。宋江只得勉強坐下，殿上喝聲捲簾，數個青衣早把朱  
簾捲起，搭在金鉤上。娘娘問道：「星王別來無恙？」宋江起身再拜，道：「臣  
乃庶民，不敢面謁聖容。」娘娘道：「星王既然至此，不必多禮。」宋江恰纔  
敢擡頭，舒眼看見殿上金碧交輝，懸着龍燈鳳燭，兩邊都是青衣女  
童執笏捧圭，執旌擎扇侍從。正中七寶九龍床上，坐着那箇娘娘。宋



浩群時但見

頭縮九龍飛鳳髻，身穿金縷絲絛衣，藍田玉帶曳長裾，白玉圭璋  
擊彩袖，臉如蓮萼，天然眉目映雲環，唇似櫻桃，自在規模端雪體，  
猶如玉母宴蟠桃，似似嫦娥居月殿，正大仙容描不就，威嚴形像  
固難成。

那娘娘坐於九龍床上，手執白玉圭璋，口中說道：請星主到此，命童  
子獻酒，兩下青衣女童執着奇花金瓶，斟酒過來，斟在玉杯內，一個  
爲首的女童，執玉杯，遞酒與宋江，宋江起身，不敢推辭，接過玉杯，  
朝娘娘跪飲了一杯，宋江覺道這酒馨香馥郁，如醍醐灌頂，甘露洒  
心，又是一個青衣捧過一盞仙藥，上勸宋江，宋江戰戰兢兢，怕失了  
體面，尖着指頭，拿了一枚，就而食之，懶核在手，青衣又斟過一杯酒，  
來勸宋江，宋江又一飲而盡，娘娘法旨教再勸一杯，青衣再斟一杯。

不  
能  
解

酒過來勸宋江。宋江又飲了。仙女托過仙棗，又食了兩枚。共飲過三杯仙酒。三枚仙棗。宋江便覺道春色微醺，又怕酒後醉失體面，再拜道：臣不勝酒量，望乞娘娘免賜殿上法旨。道既是星主不能飲酒，可止教取那三卷天書，賜與星主，青衣去屏風背後玉盤中托出黃羅袱子，包着三卷天書，度與宋江。宋江拜受看時，可長五寸闊三寸厚，三寸不敢開看，再拜祇受，藏於袖中。娘娘法旨道：宋星主傳汝三卷天書，汝可替天行道爲主，全忠仗義爲臣，輔國安民去邪，歸正他日功成果滿，作爲上卿。吾有四句天言，汝當記取，終身佩受，勿忘於心。勿泄於世。宋江再拜，怨受天言，臣不敢輕泄與人。娘娘法旨道：

遇宿重重喜，逢高不是凶，北幽南至睦，兩處見奇功。

宋江聽畢，再拜謝受。娘娘法旨道：玉帝因爲星主癡心未斷，道行未完，暫罰下方，不久重登紫府，切不可分毫失忘。若是他日罪下鄴都

吾亦不能救汝。此三卷之書，可以善觀熟視，只可與天機星同觀。其他皆不可見。功成之後，便可焚之，勿留在世。所騙之言，汝當記取。目今天凡相隔，難以久留。汝當速回，便令童子急送星王回去。他日覿樓金闕，再當重會。宋江便謝了娘娘，跟隨青衣女童，下得殿庭來，出得爐星門，送至石橋邊，前溪道恰纔星王受驚，不是娘娘護佑，已被擒拿。天明時，自然脫離了此難。星王看石橋下水裏，二龍相戲。宋江見欄石時，果見二龍戲水，二龍逐擊，下一樵，宋江大叫一聲，却撞在神廚內。覺來，乃是南柯一夢。宋江扒將起來，有時，月影正午，料是三更時分。宋江把袖口裡摸時，手裡裏核三個袖裡帕子，包着天書，摸將出來看時，果是三卷天書。又只覺口裡酒香。宋江想道：這一夢，真乃奇異，似夢非夢。若把像夢來，如何有這天書在袖子裏？口中又酒香。核在手裡，說與我的言語，都記對，不曾忘了一句。不把做夢來

我自分明在神厨裏一交擲將出來有甚難見處想是此間神聖靈顯化如此只是不知是何神明揭起帳幔看時九龍椅上坐着一個娘娘正和夢中一般宋江尋思道這娘娘呼我做星主想我前生非等閒人也這三卷天書必然有用分付我的四句天言不曾忘了書衣女童道天明時自然脫離此村之厄如今天色漸明我恰出去便探手去厨裡摸了短棒把衣服拂拭了一步步走下殿來便從左廊下轉出廟前仰面看時牌額上刻着四個金字道玄女之廟宋江以手加額稱謝道慚愧原來是九天玄女娘娘傳受與我三卷天書又救了我的性命如若能夠再見天日之面必當來此重修廟宇再建殿庭伏望聖慈俯垂護佑稱謝已畢有詩爲証

遂道村中夜避灾，  
荒涼古廟側身來。  
只因一念通冥漠，  
方得天書降上台。

宋江只得趁着村口悄悄出來，離廟未遠，只聽得前面遠遠地喊聲連天。宋江尋思道：「又不濟了，立住了腳，且未可出去。我若到他前面，定吃他拿了。不如且在這里路傍樹背後躲一躲，却纔閃得入樹背後去。」只見數個士兵急急走得喘做一堆，把刀鎗拄着，一步步顛將入來。口裏聲聲都只叫道：「神聖救命則箇。」宋江在樹背後看了，尋思道：「却又作怪，他們把着村口，等我出來拿我，却又怎地？」衆人搶入來，再看時，趙能也搶入來，口裏叫道：「我們都是死也。」宋江道：「那厮如何恁地慌？」却見黃綬一棒大漢追將入來，那大漢上半截不着一絲靈肉，鬼怪般肉，手裡拿着兩把夾鋼板斧，口裡喝道：「合烏休走，遠觀不審，近看分明。正是黑旋風李逵。」宋江想道：「莫非是夢裡歷不敢走出去，那趙能正走到廟前，被松樹根只一絆，一交擱在地下。」李逵趕上，就勢一脚踏住脊背，手起大斧，却待要砍背，後又是兩箇好漢趕上。

來把毡笠兒掀在春梁上各挺一條朴刀上首的是歐陽下首的是  
陶宗旺李逵見他兩個趕來恐怕爭功壞了義氣就手把趙能一斧  
砍做兩半連廝堂都砍開了跳將起來把上兵趕殺四散走了宋江  
兀自不敢便走出來背後只見又赶上三籌好漢也殺將來前面赤  
髮鬼劉唐第二石將軍石勇第三催命判官李立這六籌好漢說道  
這廝門都殺散了只尋不見哥哥却怎生是好石勇叫道兀那松樹  
背後一個人立在那里宋江方纔敢挺身出來說道感謝眾兄弟們  
又來救我性命將何以報大恩六籌好漢見了宋江大喜道哥哥有  
了快去報與晁頭領得知石勇李立分投去了宋江問劉唐道你們  
如何得知來這裡救我劉唐答道哥哥前脚下得山來晁頭領與吳  
軍師放心不下使叫戴院長隨即下來探聽哥哥下落晁頭領又自  
已放心不下再着我等衆人前來接應只恐哥哥倘有些疎失半路

里撞見戴宗道兩個賊驢追趕捕捉羅哥晁頭領大怒分付戴宗去山寨只教留下吳軍師公孫勝阮家三弟兄呂方郭盛朱貴白勝看守寨柵其餘兄弟都教來此間尋趕哥哥聽得人說道趕宋江入還道村去了村口守把的這廝們盡數殺了不留一箇只有這幾個逃進村裏來隨即李大哥追來我等都趕入來不想哥哥在這裡說猶未了石勇引將晁蓋花榮蔡明黃信薛永蔣敬馬麟到來李立引將李俊穆弘張橫張順穆春侯健蕭讓金大聖一行衆多奸黨都相見了宋江作謝眾位頭領晁蓋道我呼賢弟不須親自下山不聽愚兄之言險些兒又做出來宋江道小可兄弟只爲父親這一事懸腸掛肚坐臥不安不由宋江不來取晁蓋道好教賢弟歡喜令尊并令家眷我先叫戴宗引杜遷宋萬王矮虎鄭天壽童威童猛送去已山寨中了宋江聽得大喜拜謝晁蓋道若得仁兄如此施恩宋江

亦無幾日。蓋宋江俱各歡喜，與眾頭領各各上馬，離了遠道村口。宋江在馬上，以手加額，望空頂禮，稱謝神明庇佑之力。當日專當拜還心願，有詩爲証。

且喜餘生得命歸，  
剝床源喜脫災非。  
仰天祝謝仁晁蓋，  
把家園載得回。

且說一行人馬，離了遠道村，逕回梁山泊來。吳學究領了守山頭領，直到金沙灘，都來迎接着，到得大寨聚義廳上，眾好漢都相見了。宋江問道：「老父何在？」晁蓋便叫請宋太公出來。不多時，跌扇子宋清、策春一乘山轎，擡着宋太公到來。衆人扶策下轎，上廳來。宋江見了，喜從天降，笑逐顏開。宋江再拜道：「老父驚恐，宋江做了不孝之子，負累了父親，吃驚受怕。」宋太公道：「耐趙能那廝弟兄兩個，每日撥人來守定了我們，只待江州公文到來，便要捉取我父子二人，解送官司。」



聽得你在楚後院門時日，有本尤個武將在前面草廩上，續後不見了，不知怎地趕出去了。到五更時候，又有三百餘人把莊門關了，將我搭扶上牆，擡下，教你兄弟四郎收拾了箱籠，放火燒了莊院，那時不由我問個緣由，迤來到這裏。宋江道：今日父子團圓相見，皆賴衆兄弟之力，也。叫兄弟來拜謝了衆頭領，晁蓋衆人都來恭賀。宋太公已舉一面殺牛宰馬，且做慶賀筵席，作賀宋公明父子團圓。當日纔辭方，次日又掛雞宰豬，奉小頭領，盡皆歡喜。第三日又做筵席，慶賀宋江父子完聚，忽然感動公孫勝一個念頭，思憶老母在蘆州離家日久，未知如何。衆人歡慶之時，只見公孫勝起身對衆頭領說道：感蒙衆位豪傑，相帶貧道許多時，恩同骨肉，只是小道自從跟隨着晁頭領到山，逐日安樂，一向不消慮。鄉州母在彼，亦恐我真人本師懸望，欲待回鄉省視一遭。暫別衆頭領三五個月，再回來。

相見以滿小道之愿免致老味掛念懸望之心晁蓋道白日已開  
生所言令堂在北方無人侍奉今既如此說特難以阻當只是不忍  
分別雖然要行只是來自相送公孫勝謝了當日盡醉方散各自歸  
帳內安歇次日早就關下排了筵席與公孫勝餞行其日衆頭領都  
在閣下送路且說公孫勝依舊做雲遊道士打扮了腰裡腰包肚包  
背上雌雄寶劍石牌上掛着棕笠手中拿把鶩篋扇使下山來衆頭  
領接住就關下筵席各各把盞送別餞行已過晁蓋道一清先生此  
去難留却不可失信本是不容先生去只是老尊堂在上不敢阻當  
百日之外專望鶴駕降臨切不可爽約公孫勝道重蒙列位頭領看  
待許久小道豈敢失信回家參過本師真人安頓了老母便回山寨  
宋江道先生何不將帶幾個人去一發就搬取老尊堂上山早晚也  
得侍奉公孫勝道老母平生只愛清幽吃不得驚慌因此不敢取來

家中自有田廬山莊。若母自能料理。州道只去省視。遭便來再得聚義。宋江道。既然如此。專聽尊命。只望早降臨爲幸。晁蓋取出一盤黃白之資相送。公孫勝道。不消許多。但只要五分足矣。晁蓋定教收下一半。打拴在腰包裡。打個稽首。別了衆人。過金沙灘。便行。望前州去了。衆頭領席散。却待上山。只見黑旋風李逵。就闌下放聲大哭。起來。宋江連催問道。兄弟。你如何煩惱。李逵哭道。千鳥氣麼。這個也甚取爺。那個也去望娘。偏做牛。是上厓坑裡鑽出來的。晁蓋便問道。你如今待要怎地。李逵道。我只有一箇老娘在家裡。我的哥哥又在別人家做長工。如何養得我娘快樂。我要去取他來。這裏快樂。這也好。晁蓋道。李逵說的是。我差幾個人同你去取了上山來。也還分好事。宋江便道。使不得。李家兄弟。生性不好。回鄉去。必然有失。是教人和他去。亦是不好。况且他性如烈火。到路上必有衝撞。

在江州殺了許多人。那個不認得他是黑旗。這幾年來，行移文書到那里了，必然原籍追訪。你又形貌兇惡，猶有棘茨路是。避遠如何得知你。且過幾時打聽得乎。淨了去取。未避李逵焦燥叫道：哥哥你也是個不歪心的人。你的爺便要取上山來快活我的娘。由他在村裡受苦兀的。不是氣破了鉄牛的肚子。宋江道：兄弟你不要焦燥。既是要去取娘，只依我三件事，便放你去。李逵道：你且說那三件事。宋江點兩個指頭，說出這三件事來。有分教：李逵去高山頂上殺一窩猛獸毒虫，沂水縣中拍幾個生靈性命，直使施爲撼地。擢天手來開巴山跳澗虫，畢竟宋江對李逵說出那三件事來。且看下回分解。

總評

宋公明取爺有些道學公孫勝望娘一箇奸詐李大哥只裏

樂再無第<sub>二</sub>道念願<sub>也</sub>是<sub>天</sub>性<sub>孝</sub>子

伯敬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四十三

竟獲翻 僅伯敬父 批評

第四十三回

假李逵剪髮劫人 黑旋风所扇殺四虎

詩曰

家住沂州翠嶺東，殺人放火恣行兇。  
因食虎肉長軀健，好說人心兩眼紅。  
開向溪邊磨巨斧，闖來岩畔斫喬松。  
有人問我名和姓，撼地搖天黑旋风。

話說李逵道哥哥你且說那三件事盡依，宋江道你要去沂州沂水縣搬取母親，第一件徑回不可吃酒，第二件因你性急，誰肯和你同去，你只自悄悄地取了娘便來，第三件你使的那兩把板斧，休要帶去，路上小心在意，早去早回，李逵道這三件事有甚麼難不得，哥哥

放。心。我。只。念。日。便。符。符。也。不。住。子。當。下。李。道。撒。札。得。夾。他。只。騎。在。日。  
腰。刀。提。條。料。刀。帶。了。一。錠。大。銀。二。五。個。小。銀。兩。吃。了。幾。杯。酒。唱。個。大。  
路。謝。了。衆。人。便。下。山。來。過。金。沙。灘。去。了。晁。蓋。宋。江。並。衆。頭。領。送。行。已。  
罷。回。到。大。寨。裡。聚。義。廳。上。坐。定。宋。江。放。心。不。下。對。衆。人。說。道。李。道。道。  
個。兄弟。此。法。真。然。有。味。不。知。衆。兄。弟。們。誰。是。他。鄉。中。人。可。與。他。那。里。  
探。聽。個。消息。枉。透。便。道。只。有。朱。貴。原。是。沂。州。沂。水。縣。人。與。他。是。鄉。里。  
宋。江。聽。罷。說。道。我。却。忘。了。前。日。我。自。離。別。聚。會。時。索。趙。已。自。認。得。朱。  
貴。是。同。鄉。人。宋。江。便。看。人。去。請。朱。貴。小。嘍。囉。飛。報。下。山。來。直。至。店。裡。  
請。的。朱。貴。到。來。宋。江。道。今。有。李。道。兄。弟。前。往。家。鄉。搬。取。老。母。因。他。酒。  
性。不。好。爲。此。不。肯。差。人。與。他。同。去。該。恐。路。上。有。失。我。們。難。得。知。道。今。  
知。賢。弟。是。他。鄉。中。人。你。可。去。他。那。里。拜。識。走。一。道。朱。貴。答。道。小。弟。是。  
沂。州。沂。水。縣。人。見。在。一。個。兄。弟。喚。做。朱。富。在。本。縣。西。門。外。開。着。個。酒。

這李逵他是本縣百丈村黃店裏住有個哥哥喚做李達專與人  
家做長工這李逵自小兒頑因打死了人逃走在江湖上一向不會  
回歸如今着小弟去那里探聽也不妨只怕店裡無人看管小弟也  
多時不曾還鄉亦說要回家探望兄弟一遭宋江道這個無人看店  
不必你憂心我自教侯健石勇替你暫管幾日朱貴領了這言語相  
辭了衆頭領下山來便走到店裡收拾包裹交割舖面與石勇侯健  
自遶沂州去了這里宋江與晁蓋在寨中每日筵席飲酒快樂與吳  
學究看習武書不在話下且說李逵獨自一個離了梁山泊取路來  
到沂州縣界於路李逵端的不吃酒因此不惹事無有話說行至沂  
水縣西門外見一簇人圍着榜看李逵也立在人叢中聽得讀道榜  
上第一名正賊宋江係郟城縣人第二名賊戴宗係江州兩院押獄  
第三名從賊李逵係沂州沂水縣人李逵在背後聽了正待措手畫





也。不妨。

叫兄弟朱富來與李逵相見了。朱富置酒相待。李逵道：「李逵道：『誰奈煩。』朱貴道：『小路走多大出，又有乘勢奪包裹的剪徑賊人。』李逵應道：『我怕甚鳥戴。』」上世並兒，提了朴刀，跨了腰刀，別了朱貴。朱富便出門，投百丈村來，約行了數十里，天色漸漸微明，去那露草之中，走出一隻白虎兒來，望前路去了。李逵趕了一直，笑道：「那畜生到引了我一程路，有詩爲証。」

山逕崎嶇靜復深

西風黃葉滿疎林

偶逢雙斧嘍囉漢

橫

索行入買路金

正走之間，只見前面有五十來株大樹叢雜，時值新秋葉兒正紅，李逵來到樹林邊，只見轉過一條大漢，唱道是會的，留下買路錢，免得奪了包裹。李逵看那人時，帶一頂紅絹抓髻兒頭巾，穿一領籠布襖，手裡拿着兩把板斧，把黑鬚髯在臉上，李逵見了，大喝一聲：「你這廝是甚麼鳥人，敢在這里剪徑？那漢道：若問我名字，嚇碎你心胆。老爺叫做黑旋風，你留下買路錢，并包裹，便饒了你性命。容你過去。」李逵大笑道：「沒你娘鳥興，你這廝是甚麼人？那里來的，也學老爺名目在這里胡行。」李逵挺起手中朴刀，攔腰那漢，那漢那里抵擋得住，却待要走，早被李逵腰股上一朴刀，攔腰在地，一脚踏住胸脯，唱道：「認得老爺麼？那漢在地下叫道：「爺爺饒孩兒性命。」李逵道：「我正是江湖上的好漢黑旋風，李逵便是，你這廝厚莫老爺名字，那漢道：」

人雖然姓李不是真的黑旋風，他是爺爺江湖上有名目，提起  
大名神鬼也怕，因此小人盜學爺爺名目，胡亂在此剪徑，但有孤  
客入經過，聽得說了黑旋風三個字，便撇了行李，逃走了去，以此得  
這些利息，實不敢害人，小人自己的賤名，叫做李鬼，只在這前村住，  
李達道耐這廝無禮，却在這裡奪人的包裹行李，却壞我的名目，  
學我使兩把板斧，且教他先吃我一斧，匹手奪過一把斧來，便砍李  
鬼慌忙叫道：爺爺殺我一個，便是殺你兩個，李鬼道：小人本不敢剪徑，家中因有  
怎的殺你一個，便是殺你兩個，李鬼道：小人本不敢剪徑，家中因有  
個九十歲的老母，無人養贖，因此小人準題爺爺大名，唬嚇人，奪些  
單身的包裹，養贖老母，其實並不會敢害了一個人，如今爺爺殺了  
小人家中老母，必是餓殺，李達雖是個殺人，不斬眼的魔君，聽的說  
了這話，自肚裏尋思道：我特地歸家來取娘，却倒殺了一個養娘的。

李逵之  
孝非平

聖人

君子可  
與也  
非也

人。去地也不值。我罷罷我罷。你這廝性命放將起來。李逵手提着斧頭便拜。李逵道。只我便是。真黑旋風。你從今日後。休要壞了我的名目。李鬼道。小人今番得了性命。回到家改業。再不敢倚着爺爺。名目在這里剪徑。李逵道。你有孝順之心。我與你十兩銀子做本錢。便去改業。李鬼拜謝道。重生的父母。再長的爹娘。李逵便取出一錠銀子。押與李鬼拜謝去了。李逵自築莊園。却種莊稼。手裡呢。然他。是個孝順的人。必去改業。我若殺了。他。也不合天理。我。也。去。休。拿了。朴刀。一步。黃。後。山。僻。小路。而來。走到。山。脚。下。看。看。莊。莊。裡。又。饑。又。渴。四。下。裡。都。是。山。邊。小。路。不。見。有。一。個。酒。樓。飯。店。正。走。之。間。只。見。遠。地。山。凹。裏。露。出。兩。間。草。屋。李。逵。見。了。進。到。那。人。家。裡。來。只。見。後。門。走。出。一。個。婦。人。來。鬢。髮。異。邊。插。一。簇。野。花。搵。一。臉。胭脂。鉛。粉。李。逵。下。朴。刀。道。嫂。子。我。是。過。路。客。人。此。水。饑。餓。尋。不。着。酒。食。店。我。與。你。

賈足錢，夾你回些酒飯吃。那婦人見了李逵，這般模樣，不敢說。只得答道：酒便沒買處，飯便做些與客人吃了去。李逵道：也罷，只多做些個，正肚中饑，出鳥來。那婦人道：做一升米不少麼？李逵道：做三升米飯來吃。那婦人向厨中燒起火來，便去溪邊淘米，將來做飯。李逵却轉過屋後聽時，那婦人正要上山討柴，開後門見了，便問道：大哥那里閃了腿？那漢子應道：大嫂，我險些兒和你不厮見了。你道我晦氣麼？指望出去尋個單身的過，整整的等了半個月，不曾發市，能今日抹着一個，你道是誰？原來正是那真黑旋風，却恨撞着那驢鳥，我如何敵得他過？倒吃他一杆刀，倒翻在地，定要殺我。喫我假意叫道：你殺我一個，却害了我兩個。他便問我緣故，我便告道：家中有個九十歲的老娘，無人瞻養，定是餓死。那驢鳥真個信我，饒了

我性命文與我一個銀子做米錢教我咬下嘴裏痰涎怕他害怕  
了，趕將來且離了那林子裡，僻淨處睡了一回，從後山走向家來，那  
婦人道休要高聲，却纔一個黑大漢來家中，教我做飯，莫不正是他，  
如今在門前坐地，你去張一張看，若是他時，你去尋些麻藥來，放在  
菜內，教那廝吃了，麻翻在地，我和你對付了他，謀得他些金銀，搬  
往縣裏住去，做些買賣，却不強似在這裡剪徑，李達已聽得了，便道  
：「同耐這廝，我到與了他一個銀子，文饒了性命，他到又要害我，這個  
正是情理難容。」一轉來到後門邊，這李鬼却待出門，被李達匹鬚揪  
住，那婦人慌忙自望前門走了，李達捉住李鬼，按翻在地，身邊掣出  
腰刀，早割下頭來，拿着刀，却透前門，尋那婦人時，正不知走那里去  
了，再入屋內來，去房中搜看，只見有兩個竹籠，盛些舊衣裳，底下搜  
得些碎銀兩，并幾件銀環，李達都拿了，文去李鬼身邊，搜了那銀兩。

升米飯  
舒下飯

銀子都打縛在包袱裡去。舖裡看時，三升米飯早燒了。只沒幾  
下飯，李逵盛飯來吃了一回，看着自笑道：「好痴漢，放着好肉在面前，  
却不會吃。」拔出腰刀，便去牽鬼腿，止割下兩塊肉來，把些水洗淨了，  
籠裡烘些炭火來，便燒。一面燒，一面吃，吃得飽了，把李鬼的屍首，把  
放屋下，放了把火，提了朴刀，自投山路裡去了。那草屋被風一掬，都  
燒沒了。有詩爲証：

劫掠財財害善良，誰知天道降災殃。  
家園蕩盡身遭戮，到此翻爲沒下場。

李逵道：「草店東時日已平西，逕進到家中，推開門，入進裡面，只聽  
得娘在床土問道：「是誰入來？」李逵看時，見娘雙眼都盲了，坐在床土。  
念佛。李逵道：「娘，鉄牛來家了。」娘道：「我兒你去了許多時，這幾年正在  
那里安身？」李逵道：「只是在人家做長工，止博得些飯食吃。」娘道：「全



今大言  
不必信  
果的必  
人必信  
不知乃  
守公詐

不。敢。欺。我。如。你。思。量。你。眼。前。流。乾。困。此。瞎。了。雙。目。你。會。向。正。道。如。他。  
李。逵。尋。思。道。我。若。說。在。梁。山。泊。落。草。娘。定。不。肯。去。我。只。假。說。便。了。李。  
逵。道。鉄。牛。如。今。做。了。官。上。路。特。來。取。娘。娘。道。恁。地。却。好。也。只。是。你。  
恁。生。和。我。去。得。李。逵。道。鉄。牛。特。娘。到。前。路。却。覓。一。輛。車。兒。載。去。娘。道。  
你。等。大。哥。來。却。商。議。李。逵。道。等。做。甚。麼。我。自。和。你。去。便。了。恰。待。要。行。  
只。見。李。逵。提。了。一。罐。子。飯。來。入。得。門。李。逵。見。了。便。拜。道。哥。哥。多。年。不。  
見。李。逵。罵。道。你。這。厮。歸。來。則。甚。又。來。負。累。人。娘。便。道。鉄。牛。如。今。做。了。  
官。特。地。來。取。我。李。逵。道。娘。呀。休。信。他。恁。是。常。和。他。打。殺。了。人。教。我。  
披。枷。帶。鎖。受。了。萬。千。的。苦。如。今。又。聽。得。他。和。梁。山。泊。賊。人。通。同。劫。了。  
法。場。闖。了。江。州。現。在。翠。山。泊。做。了。惡。盜。前。日。江。州。行。移。公。文。到。來。差。  
落。原。籍。追。捕。正。身。却。要。捉。我。到。官。比。捕。又。得。財。主。替。我。官。司。分。理。道。  
他。兄。弟。已。自。十。來。年。不。知。去。向。亦。不。肯。回。家。莫。不。是。同。名。同。姓。的。人。

今人爲  
分一錢五  
兄弟自  
知氣  
那作把  
五十五  
銀子所  
今兒

供鄉貫又替我上下使錢因此不吃官司杖限追要見今出榜賞  
三千錢捉他你這厮不死却是家來胡說亂道李逵道哥哥不要焦  
燥一發和你同上山去快活多少是好李逵大怒本待要打李逵却  
又敵他不過把飯罐撇在地下一直去了李逵道他這一去必然報  
人來捉我却足脫不得身不如急早走罷我大哥從來不曾見這大  
銀我且留下一錠五十兩的大銀子放在床上大哥歸來見了必然  
不趕來李逵便解下腰包取一錠大銀放在床上叫道娘我自背你  
去休娘道你背我那里去李逵道你休問我只顧去快活便了我自  
背你去不妨李逵當下背了娘提了朴刀出門望小路裡便走却說  
李逵迤來財主家報了領着十來個莊客飛也似趕到家裡看時不  
見了老娘只見床上留下一錠大銀子李逵見了這錠大銀心中忖  
道鐵牛留下銀子背娘去那里藏了必是梁山泊有人和他來我若

此平水許景

卷之四十三

見了幾  
便  
弟了。

趕去倒吃他壞了性命。想他背娘必去山寨裡快活。衆人不見了李  
達，都沒做理會處。李達却對衆莊客說道：「這馱牛背娘去，不知往那  
條路去了。這裡小路甚雜，怎地去趕他。」衆莊客見李達沒理會處，各  
自回去了。不在話下。這裡只說李達怕李達領人趕來，背着娘只遊  
亂山深處，僻靜小路而走。看看天色晚了，但見

暮烟橫遠岫，宿霧瑣高峰。慈鴉撩亂投林，百鳥喧呼傍樹，行行雁  
陣墜長空。飛入蘆花點點，螢光明野，迥偏依腐草。茅荆夾路，鶯聞  
更鼓之聲，古木懸崖。時見龍蛇之影，捲起金風，飄敗葉，吹來雪，  
布深山。

當下李達背娘到嶺下，天色已晚了，娘雙眼不明，不知早晚。李達却  
自認得這條嶺，喚做沂嶺。過那邊去，方纔有人家。娘兒兩個，趁着星  
明月朗，一步步舞上嶺來。娘在背上說道：「我兒，那里討口水來？」

也。娘李逵道：「老娘且待過嶺去，備了人家安歇了，做些飯吃。」娘道：「日中吃了些乾飯，口渴的當不得。」李逵道：「我喉嚨裡也烟發火出，你且等我背你到嶺上尋水與你吃。」娘道：「我兒端的渴殺我，也救我一救。」李逵道：「我也困倦的要不得。」李逵看着，捱得到嶺上，松樹邊一塊大青石上，把娘放下，插了朴刀在側邊，分付娘道：「奈心坐一坐，我去尋水來你吃。」李逵聽得溪澗裡水響，聞聲尋將去，抹過了兩三處山脚，到得那澗邊看時，一溪好水，怎見得有詩爲証。

穿唯透壑不辭勞，

遠望方知出處高。

溪澗豈能留得住，

終

歸大海作波濤。

李逵扒到溪邊，捧起水來自吃了幾口，尋思道：「怎地能勾得這水去，把與娘吃。」立起身來，東觀西望，遠遠地山頂上見個庵兒。李逵道：「好攀藤攬葛，上到庵前，推開門看時，却是個泗州大聖祠堂，面前有

個石香爐。李逵用手去撥，原來却是卵石鑿成的。李逵撥可一回，  
 那里扳得動。一時性起來，連那石子搬出前面石磔上，一盞把那香  
 爐磕將下來，拿了再到溪邊，將這香爐水裡浸了，拔起亂番洗得乾  
 淨，挽了半香爐水，雙手擎來，再尋舊路，夾七夾八走上嶺來，到得松  
 樹裡邊，石頭上不見了娘，只見朴刀插在那里。李逵叫娘吃冰，杳無  
 踪跡，叫了幾聲不應。李逵定住眼，四下里看時，尋不見娘，走不得三  
 十餘步，只見草地上一段血跡。李逵見了，心裡越疑，趕着那血跡  
 尋將去，尋到一處大洞口，只見兩個小虎兒在那里，舐一條人腿。李  
 逵心裡忖道：我從梁山泊歸來，特將老娘來取他，千辛萬苦，背到這  
 里，却把來與你吃了。那鳥大虫，拖着這條人腿，不是我娘的，是誰的？  
 心頭火起，赤黃鬚豎立起來，將手中朴刀挺起來，搠那兩個小虎。這  
 小大虫被搠得慌，也張牙舞爪，鑽洞而來，被李逵手起先搠死了。二

不  
之  
天

個那一個望洞裡便鑽了入去。李逵趕到洞裡，也嚇死了。入洞  
大虫洞內，李逵却便伏在裡面。張外面時，只見那母大虫張牙舞爪  
空窩裡來。李逵道：「正是你這業畜吃了我娘，放下朴刀，跨洛擊出，膽  
刃那母大虫到洞口，先把手去窩裡一剪，便把後半截身軀坐將入  
去。李逵在窩內看，得仔細，把刀朝母大虫尾底下盡平生氣力，捨命  
一砍。正中那母大虫，李逵使得方重，和那刀靶也直送入肚裡  
去了。那老大虫吼了一聲，就洞口帶着刀跳過澗邊去了。李逵却拿  
了朴刀，就洞裡趕將出來。那老虎負疼，直搶下山石岩下去了。李逵  
恰待要趕，只見就樹邊捲起一陣狂風，吹得敗葉樹木如雨一般，打  
將下來。自古道：雲生從龍，風生從虎。那一陣風起處，星光輝之下，  
大吼了一聲，忽地跳出一隻吊睛白額虎來。李逵看那大虫，但見  
一  
聲吼，料是將靈，兩眼閃閃閃電光，搖頭擺尾，欺存孝。

爪張牙橫林葉

那大虫望李達撲來，十撲那李達不慌不忙，趁着那大虫的勢力，手起一刀，正中那大虫額下，那大虫不會再展，再撲一者，被那疼痛，二若傷着他，那氣斃，那大虫退不勾五七步，只聽得鴉十聲，如倒連壁，山登時開死在樹下，那李達時間殺了子母四虎，還又到虎窩邊，將者刀復看了一遍，原恐還有伏虎，且無有踪跡，李達也因乏了，走向泗州大聖廟，禮拜天，次日早晨，李達却來收拾親娘的兩腿，及刻的骨殖，把布衫包裏，且到浦州大聖廟後，掘土坑，葬了李達大，張了一場，有詩為證。

浩嶺西風九月秋

雌雄猛虎黑林丘

因將老母身軀咬

致

使英雄血泪流

手執鋼刀探虎穴

心如烈火報冤讐

立誅

四虎威神力

千古傳名李鐵牛

千六百  
然賜

這李達肚裡又憐又憐不免收拾也果拿了秤斤錢路過得幾處  
嶺來只見五七個獵戶都在那里取箭撈箭筒見了李達一身血污  
行將下嶺來衆獵戶吃了一驚問道你這客人莫非是山神土地如  
何敢獨自過嶺來李達見問自肚裡尋思道如今沂水縣出榜賞三  
千貫錢捉我我如何敢說實話只說罷罷答道我是客人昨夜和娘  
過嶺來因我娘要水吃我去嶺下取水被那大虫把我娘拖去吃了  
我直尋到虎巢裡先放了兩個小虎後殺了兩個大虎泗州大聖廟  
裡睡到天明方纔下來衆獵戶齊叫道不信你一個人如何殺得四  
個虎便是李存孝和子路也只打得一個這兩箇小虎且不打緊那  
兩個大虎非同小可我們爲只兩個畜生正不知都吃了幾頓粗棒  
這條沂嶺自從有了這窩虎在上面整三五個月没人敢行我們不  
信敢是你哄我李達道我又不是此間人後來由哄你做甚麼你們



不信我和你上嶺去尋討與你乾磨磨入去扛了下來。衆獵戶道：若  
端的有時，我們自得重重的謝你，却遲好也。衆獵戶打起湖哨來，二  
霎時聚起三五十人都拿了橈，鎗，跟李達，再上嶺來。此時天  
大明朗，都到那山頂上，遠遠望見窩邊，果然殺死兩個小虎，一個在  
窩內，一個在外面，一隻母虎死在山岩邊，一隻雄虎死在泗州大  
聖廟前。衆獵戶見了殺死四個大虫，盡皆歡喜，便把索子抓縛起來。  
衆人扛擡下嶺，就邀李達同去請賞。一面先使人報知李正，上戶都  
恭迎接，着擡到一個大戶人家，喚做曹太公莊上。那人原是關吏，專  
在鄉放刁把盞，近來奉命，買財，只是爲人行短。當時曹太公  
親自接來相見了，邀請李達到草堂上，坐定，動問那殺虎的緣由。李  
達却把夜來同娘，割上髮水吃，因此殺死大虫的話說了一遍。衆  
人都呆了。曹太公動問壯士高姓名諱。李達答道：我姓張，無諱。只喚

做張大膽曹太公道真乃是夫胆壯去不憚的胆大如何殺的四個  
大虫一壁廂叫安排酒食管待不在話下且說管村裡得知沂嶺殺  
了四個大虫撞在曹太公家講動了村坊道店問的前村後村山僻  
人家大男幼女成群雜隊都來看虎入見曹太公相待着打虎的壯  
士在廳上吃酒數中却有李鬼的老婆逃在前村爹娘家裡隨着衆  
人也來看虎却認得李逵的模樣慌忙來家對爹娘說道這個殺虎  
的黑大漢便是殺我老公燒了我屋的他正是梁山泊黑旋風李逵  
爹娘聽得連忙來報知里正里正聽了道他既是黑旋風時正是嶺  
後有丈村打死了人的李逵逃走在江州又做出事來行棧到本縣  
原籍逃犯如今官司出三千貫拿錢拿他他却走在這里暗地使人  
去請得曹太公到來商議曹太公惟道更衣急的到李正家裡正  
說這個殺虎的壯士便是嶺後有丈村裡的黑旋風李逵見今官軍

着落拿他曹太公道你們要打聽得仔細不是時倒惹得不舒  
 真個是時却不妨要拿這時也容易只怕不是他時却難里正道是  
 有李鬼的老婆認得他會來李鬼家做飯做飯了李鬼曹太公道既  
 是如此我們且只顧置酒請他却問他冷煮殺了大虫還是去縣  
 請功只是要枋裡計賞若還他不宜去縣裡請功時便是黑旋風了  
 着人輪換把盞灌得醉了縛在這里却去報知本縣差都頭來取去  
 萬一無失衆人道說行是里正說與衆人商量定了有浣溪沙詞爲  
 証

殺却兇人繳却券西楓林下路匆匆怒逢猛虎聚前岡格殺繩除  
 村婦患潛謀難免報警成脫離羅網更高強

曹太公回家來款住李達一面且置酒來相待便道適間拋擲請勿  
 見怪且請壯士解下腰間包袋放下并刀免懸坐一坐李達道好

李太公  
原係官

好  
一  
盆  
熱  
湯

我的腰刀已插在雄虎肚裡了，只有刀鞘在這里。若起開剝時，可說  
 來還我曹太公道壯士放心。我這里有的是好刀，相送一把與壯士。  
 懸帶李達解了腰刀尖刀，并纏袋包裹，都遞與莊客收貯，便把朴刀  
 倚在壁邊。曹太公再取大盤肉來，大盞酒來，聚多大戶并李正獵戶  
 人等輪番把盞。大碗大鍾，只顧勸李達。曹太公又請問道：「不知壯士  
 要將這虎解官請功，只是在這里討些資發？」李達道：「我是過往客人，  
 怕些箇偶然殺了這箇猛虎，不湏去縣裡請功，只此有些資發便罷。  
 若無我也去了。」曹太公道：「如何敢輕慢了壯士？」少刻村中飲取盤纏，  
 相送我這里自解虎到縣裡去。李達道：「布衫先借一領與我換了。」  
 曹太公道：「有有。」當時便取一領細青布納襖，就與李達換了。身上  
 的血污衣裳，只見門前故舊，都將酒來與李達把盞作慶。一盃  
 一盃，熱湯，不知是計，只顧開懷暢飲，全不記宋江分付的言語。

不兩個時辰，把李逵灌得酩酊大醉，立腳不住，衆人扶到後堂空屋下，放翻在一條板棧上，就取兩條繩子，連板棧綁住了，便叫李正帶人飛也似去縣裡報知，疑引李鬼老婆去做原告，補了一紙狀子。此時鬧動了沂水縣裡，知縣聽的大驚，連忙陞廳問道：「黑旋风拿住在那里，這是謀叛的人，不可走了。」原告人并徧戶答應道：「見縛在木解帶大戶家，爲是無人禁得他，誠恐有失，路上走了，不敢解來。」知縣隨即叫喚本縣都頭去取來，就廳前轉過一個都頭來，聲喏：「那人是誰？」有詩爲証：

面潤眉濃鬚髮赤，雙睛閃綠似審人。  
沂水縣中青眼虎，

你都頭是李雲。

當下知縣喚李雲止廳來，分付道：「沂水縣下曹大戶莊上，拿住黑旋风李逵，你可多帶人夫，密地解來。」林腰間動村坊，被他走了。李都頭領

舌肯下廳來了，點起三十個老郎土兵，各帶了器械，便進沂州村中。承這沂水縣是個小處，如何掩飾得過。此時街市上講動了，說道：「拿着了開江州的黑旋風，如今差李柳頭去拿來。」朱貴在東莊門外，朱富家聽得了這個消息，慌忙來，面對兄弟朱富說道：「這黑廝又做出來了，如何解救？」宋公明特駕他誠恐有失，差我來打聽消息。如今他吃拿了，我若不救得他時，怎的回寨去見哥哥？似此怎生是好？」朱富道：「大哥且不要慌，這李柳頭一身好本事，有三五十人近他不得，我和你只兩個同心合意，如何敢近傍他？只可智取，不可力敵。」李雲曰：「常時最是愛我，常常教我使些器械，我即有個道理教他。只是在這里安不得身了，今晚煮了三二十斤肉，將十數瓶酒，把肉大塊切了，却將些蒙汗藥，抹在裏面，我兩個五更帶數個火家挑着去，半路裡僻靜處，等他解來時，只做與他把酒賀喜，將衆人都麻翻了。」

却放李遠如何。朱貴道此計大嫌裏不宜遲。可以整頓。急早便去。朱  
富道只是李雲不會吃酒。便麻翻下。終久省得快。還有件事。倘或日  
後得知。須在此安身不得。朱貴道兄弟。你在這里賣酒。也不濟事。不  
如帶個老小。跟我上山。一發入了。幾論秤。分金銀。換套穿夾服。却不  
快活。今夜便叫兩個火家。覓下一輛車兒。先送妻子和細軟行李。起  
身。約在十里牌等候。都去上山。我如今包內帶得一包家汗藥。在  
這里。李雲不會吃酒時。肉裏發癢。些癢着。他多吃些。也麻倒了。救得  
李遠。同上山去。有句不可。朱富道再再說得是。便叫人去覓下了一  
輛車兒。打拴了三五個包箱。都套車兒上。家中產物都套了。叫渾家  
和兒女上了車子。分付兩個火家。跟着車子。只顧先去救了李遠。後  
面隨即使來。有詩為証。

人放火。憤為非。好似然。菟捕翅飛。宋貴不離。驚魂。定

朱貴接弟入國屏

且說朱貴朱富當夜煮熟了肉，切做大塊，將藥來拌了，連酒裝做兩  
盤，帶了二三十個空碗，又有若干菜蔬，也把菜來拌了，恐有不吃肉  
的，教他着手，兩擔酒肉，兩個火家各挑一擔，弟兄兩個，自提了些  
果盒之類，四更前後，直接將來，僻靜山路口坐，等到天明，遠遠地只  
聽得敲着鑼響，朱貴接到路口，且說那三十來個土兵，自村裏吃了  
半夜酒，四更前後，把李達打明綁了解將來，後面李都頭坐在兜離  
兒上，看看早來到面前，朱富便向前翻住，問道：「師父且喜，小弟將來  
接方桶內自一盞酒來，斟一大鍾，上勸李雲，朱貴托着肉來，火家捧  
過來，李雲見了，權放下轎，跪向前來，說道：「賢弟何勞如此遠接，朱  
富道：「脚裏徒弟的孝順之心，李雲接過酒來，到口不吃，朱富跪下道：「  
小弟已知師父不飲酒，今日這個喜酒也飲半盞兒，見徒弟的孝順



之態。李雲推却不過。舉手兩口。卷席便道。備茶不飲。添酒。請些肉。  
李雲道。夜間已飽。吃不得了。朱實道。師改行。了許多路。肚裡也餓了。  
雖不中吃。胡亂薦些。也免徒弟之誦。林兩埋好的。通將過來。李雲道。  
他如此。加勸。只得勉意。吃了兩塊。朱實把酒來勸。止戶里。王并。魏元。  
人等。都勸了。三碗。朱實便叫。兵雜。騷。舞。人。都來吃酒。這般。男女。都。  
單。便。倒。交。替。好。吃。不好。吃。有用。到。口。且。補。吃。正如。這。風。捲。殘。雲。落。花。  
流水。一。齊。上。空。撒。下。了。幾。盞。是。鬆。眼。看。了。朱。實。弟。兄。兩。個。已。知。川。  
語。故。意。惹。你。們。做。個。我。吃。些。朱。實。道。道。卻是。友。人。有。何。酒。肉。與。你。吃。  
這。般。纜。才。快。閉。了。口。李。雲。看。着。土。兵。閉。道。叫。走。只。見。一。個。側。都。面。面。  
廝。走。動。不。得。以。頭。脚。麻。都。跌。倒。了。李。雲。急。叫。中。了。計。了。恰。待。前。面。  
不。覺。自。家。也。頭。重。脚。腫。疊。倒。了。軟。做。一。堆。睡。在。地。下。當。時。朱。實。宿。  
奈。奪。了。一。條。朴。刀。喝。聲。孩。兒。們。休。走。兩。個。挺。起。朴。刀。來。趕。這。纜。不。價。

吃酒肉的莊客并那看的人走得快的走了走得遲的就擱元在地  
李逵大叫一聲把那綁縛的麻繩都揮斷了便奪過一條朴刀來殺  
李雲朱富慌忙攔住叫道不要害他是我的師父爲人最好你只顧  
先走李逵應道不殺得曹太公老驢如何出得這口氣李逵趕上手  
起一朴刀先斃死曹太公并李鬼的老婆續後里正也殺了性起來  
把獵戶排頭兒一味俄懶將去那三十來個土兵都被斃死了這看  
的人和聚莊客只恨爹娘少生兩隻腳却望深村野路逃命去了李  
逵還直顧尋人要殺朱富喝道不干看的人事休只管傷人慌忙攔  
住李逵方纔住了手就土兵身上剝了兩件衣服穿上三個人提着  
朴刀便要從小路裡走朱富道不好却是我送了師父性命他醒時  
如何見的知縣必然趕來你兩個先行我等他一等我想他前日教  
我的恩義且是爲人忠直等他趕來就請他一發上山入夥也是我

的恩。願免得教回無去。吃苦。無歡。這地。教你也。覺的是。我。個。先。去。跟  
了。車子。行。留。連。遠。在。路。傍。教。你。等。他。只。有。李。雲。那。個。魔。的。藥。快。沒。一  
個。時。辰。便。醒。若。是。他。不。趕。來。時。你。們。兩。個。休。執。迷。他。知。富。道。這。是  
自。然。了。當。那。株。寶。兩。行。去。了。只。說。燕。雲。和。李。遠。並。在。路。傍。邊。等。候。果  
然。不。到。箇。個。時。辰。只。見。李。雲。挺。着。十。條。朴。刀。飛。也。似。趕。來。大。叫。道。強  
賊。林。走。李。遠。見。他。來。的。兇。跳。起。身。挺。着。朴。刀。來。開。李。雲。恐。傷。朱。富。正  
是。有。分。教。梁。山。泊。內。添。做。虎。鬚。義。膽。前。慶。四。人。畢。竟。與。施。恩。同。青。殿  
底。二。人。勝。敗。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李。大。首。將。死。四。虎。不。特。勇。猛。過。人。亦。是。純。孝。格。天。地。至。誠。感。鬼。神。  
志。實。神。矣。有。進。無。退。之。人。若。作。勇。猛。論。猶。非。知。已。識。此。然後。可。與  
信。附。而。飲。羽。之。事。

廣德先生拙詩忠義水滸傳卷之四十四

竟陵種醒伯敬文 批評

第四十四回

錦豹子小徑逢戴宗，病尉遲長街遇石秀。

詩曰

蒙傑遭逢信有陽，連環的鎖共相尋。矢言三德情堅石，

而同心義斷金。七國爭雄今繼迹，五湖雲擾振遺音。漢

將相歸屠釣，莫惜梁山耀別心。

話說當時李逵挺着剗刀，來鬧李雲，兩個就官路傍邊鬧了五七合，不分勝敗。朱富便把村刀去中間隔開，叫道：「且不要鬧，都聽我說。」人都住了手。朱富道：「師父聽說小弟多蒙屈愛，指教錦棒，非不感恩。只是我哥朱貴，現在梁山泊做了頭領，冷寒及時雨宋公明將冷

小  
兵  
人

着他來照帶李大哥，不爭敵你拿。解京教我哥，如何回去見得。  
 宋公明因此做下這場手段，却燒李大哥，乘勢腰纏師父，却是小弟。  
 不肯容他下手，只殺了這些，止這幾個人，結法得透了，猜道師父回。  
 法不得以來，趕我小弟，又想師父自滿，恩谷特地在此相尋，師父你。  
 是個精細的人，有甚不著得，知冷殺害了許多人性命，又走了黑旋。  
 風你底生回法，見得知縣，你若回，盡時先吃官司，盡時無人來相。  
 救不如冷自和我們一同，比出，殺進來，各明入了城，求和，尊意若何。  
 李雲舞思了半晌，便道：賢弟，只怕他那里不肯收留我麼？宋富笑道：  
 師父你如何不如，由東邊，雨未看，專才招賢納士，結識天下好漢。  
 李雲舞道：歡口氣道：閃得我有家難進，有國難投，只喜得我，又無妻。  
 小不怕吃官司，拿了，只得隨你們去，林達，親笑道：我哥，你何不。  
 原說，便和李雲舞，動掃了，這李雲舞，不曾學老小，亦無家蕩，當下三人合。

他的被  
殺了  
吃虎  
那大  
起來  
無一  
些

作一處來。走車半路上，朱貴接見了大喜，四喜好漢跟了車仗，便行於路無話。看看相近梁山泊，路止又迎着馬麟、鄭天壽都相見了。說道：「晁宋二頭領又差我兩個下山來，作聽你消息。今既見了，我兩個先去回報。」當下三人先上山來報知。次日四喜好漢帶了朱富家眷都至梁山泊大寨聚義廳來。朱貴向前先引李雲拜見晁宋二頭領，相見衆好漢，說道：「此人是沂水縣都頭，姓李名雲，綽號青眼虎。」次後朱貴引朱富來拜衆位，說道：「這是舍弟朱富，綽號笑面虎，都相見了。」李逵訴說取娘至沂嶺被虎吃了，因此殺了四虎，又說假李逵剪徑被殺一事。衆人大笑。晁宋二人笑道：「被你殺了四個猛虎，今日山寨裡又添的兩個活虎。」上山正宜作慶，衆多好漢大喜，便教殺羊宰牛，做筵席慶賀。兩個新到頭領，晁蓋便叫去左邊白勝上首坐定，吳用道：「近來山寨十分興旺，感得四方豪傑望風而來，皆是二公之德。」

根根兄弟之願也。然楚如此，冠請朱貴仍復學軍山東濟店，替回在  
勇侯健朱富老小強檢所所舍住居。且今山寨事業大了，非爾  
日可再設三奏酒館，專十探聽吉凶事情，往來義士上山，如若朝  
調遣官兵捕盜，可以報知，如何進兵，好做準備。兩山地，而廣制，可令  
童康童猛弟兄兩個帶領有數個火伴，那里開店，令李立帶十數個  
次家去山南邊那裏開店，令石勇也帶十來個伴當，去北山那里開  
店，仍復都娶設立水亭，號筒接應船隻，但有緩急，隻怕飛捷報來山  
前，設置三座大關，專令差巡探行住，但有一應委差，不許調遣，早  
晚不得擅離，又令陶宗旺把持監五桶港汊，修水路，開河道，整理定  
于城垣，築彼山前大路，他原是燕丸出身，修理久慣，令蔣敬掌管庫  
藏倉廩，支出納入，積蓄累千，精通書算，令蕭讓設置寨中寨外，山上  
山下三關把隘，許多行移關防文約，大小頭領號數頗多，令金大堅刊

造離刻一應兵符印信牌面等項令侯健管造表也鐵甲五方等件令李雲監造梁山泊一應房舍廳堂令馬麟監督修造大小戰船令宋萬白勝去金沙灘下寨令王矮虎鄒天壽去鴨嘴灘下寨令穆春朱富管收山寨錢糧呂方郭盛於聚義廳兩邊耳房安歇令宋清管筵宴都分檢已定筵席了三口不在話下梁山泊自此無事每日只是操練人馬教演武藝水寨裡頭領都教習駕船赴水船上廝殺亦不在話下忽一日宋江與晁蓋吳學究并眾人閒話道我等弟兄聚會今日都共聚大義只有公孫一清不見回還我想他回動州探母參師期約百日便回今經日久不知信息莫非昧信不來可恨戴宗兄弟與我去走一遭探聽他虛實下落如何不來戴宗道願往宋江大喜說道只有賢弟去得快每日便知信息當日戴宗別了眾人次早打扮做個承肩下山去了但見



雖爲走卒，不占軍班。一生帶作與鄉人，兩腿欠他行路債。尋常結  
束青衫，皂帶繫其身。趕趁程途，信籠艾書，常愛護。監司出入，皂花  
藤杖，掛官牌。帥府行軍，夾棒黃旗，書令字。家居千里日，不移時便  
到。願增緊，急軍情時，不避劫不違宣限。早向山東食黍米，晚來觀  
府吃糲菜。

且說戴宗自離了梁山，亦取路望蘇州來。把四個甲馬拴在腿上，作  
避神行法。來於路只吃些素茶素食，在路行了三日，來到近水縣界。  
只聞人說道：前日走了黑旋風，傷了好多人，連累了都頭李雲不知  
去向。至今無獲處。戴宗聽了，冷咲。當日正行之次，只見遠遠地轉過  
一個大來，看見了戴宗，走得快，那人立住了脚，便叫一聲：神行太保。  
戴宗聽得，回過臉來，定睛看時，見山嶽下小徑邊立着一個大汉，怎  
生模樣，但見

白泡陽笠子如銀燈，拖着紅縷，白圍裙，衣似翡翠，玉羅襪，錦綉履，  
膊纏紫肚腿，護膝襪，輪鞋，沙魚鞞，斜插腰刀，筆管鎗，銀絲纏棍，  
那人頭圓耳大，鼻直口方，生得眉秀目疎，腰細膀闊，遠看青龍盤，  
石洞，近觀飛虎下雲端。

戴宗聽得那人叫了一聲神行太保，連忙回轉身來，問道：壯士素不  
曾拜識，如何呼喚賤名？那漢慌忙答道：足下直乃是神行太保，攙了  
餘便拜倒在地。戴宗連忙扶住，茶禮問道：足下高姓大名？那漢道：小  
弟姓楊名林，祖貫彰德府人氏，多在綠林叢中安身，江湖上都叫小  
弟做錦豹子楊林。數月之前，路上酒肆裡，遇見公孫勝先生，同在店  
中吃酒相會，備說梁山泊晁宋二公招賢納士，如此義氣，寫下一封  
書，教小弟自來投大寨入夥，只是不敢擅進，誠恐不納，因此心意未  
定，進退踟躕，不曾敢來。外日公孫先生所說李家道口，舊有朱貴開

酒店在彼招引上山入夥的人。山寨裡亦有一個招賢廳。報頭。願  
做神行太保。戴院長。日行八百里路。今見兄長行步非常。因此喚一  
聲看。不想果是仁兄。正是天幸無心而得遇。戴宗道。小可特為公孫  
勝先生回蘄州去。杳無音信。奉晁某三公將令差遣來蘄州探聽  
消息。尋取公孫勝還寨。不期却遇足下相會。楊林道。小弟雖是彰德  
府人。這蘄州管下地方州郡都走遍了。倘若不棄。就隨侍行。兄長同  
走一遭。戴宗道。若得足下作伴。實是萬幸。尋得公孫先生見了。一同  
回梁山泊去。未遲。楊林見說了大喜。就邀住戴宗。結拜為兄。戴宗收  
了甲馬。兩個緩緩而行。到晚就投村店歇了。楊林置酒請戴宗。戴宗  
道。我使神行法。不敢食葷。兩個只買些素飯相待。結義為兄弟。過了  
一夜。次日早起打火。吃了早飯。收拾動身。楊林便問道。兄長使神行  
法走路。小弟如何走得。上。只怕同行不得。戴宗笑道。我的神行法。

帶得人同走。我把兩個甲馬拴在你腿上，作法來也。和我一般走得快，要行便行，要住便住，不然你如何趕得我走。楊林道：「只恐小弟是凡胎濁骨的人，比不得兄長神體。」戴宗道：「不妨，是我的這法，諸人都帶得，作用了時，和我一般行，只是我自吃素，並無妨礙。」當時取兩個甲馬，替楊林縛在腿上。戴宗也只縛了兩個，作用了神行法，吹口氣在上面，兩個輕輕地走了去。要緊要慢，都隨着戴宗行。兩個於路閒說些江湖上的事，雖只見緩緩而行，正不知走了多少路。兩個行到巳牌時分，前面來到一個去處，四圍都是高山，中間一條驛路。楊林却自認得，便對戴宗說道：「哥哥，此間地名喚做飲馬川，前面兀那高山巖，常常有人夥在內，近日不知如何，因為山勢秀麗，水遶峰環，以此喚做飲馬川。兩個正來到山邊，過只聽得忽地一聲鑼響，戰鼓亂鳴，走出一二百小喽囉，攔住去路，當先擁着兩箇好漢，各執一條

精力大喘道行人須住脚你兩個是甚麼爲人那里去的會裏的  
把買路錢來饒你兩個性命楊林笑道哥哥你看我結果那呆鳥  
着筆管鎗將入去那兩個頭顱見他來得兇走近前來看了土首  
前那個便問道且不要動手兀的不是楊林哥哥麼楊林見了却總  
認得上首那個太漢提着軍器向前剪拂了便喚下首這個長漢都  
環施禮罷楊林請過戴宗說道兄長且來和這兩個弟兄相見戴宗  
問道這兩個壯士是誰如何認得賢弟楊林便道這個認得小弟的  
好漢他原是蓋天軍襄陽府人氏姓鄧名飛爲他雙睛紅赤江湖上  
人都喚他做火眼狻能便一條鐵鏈人皆近他不得多曾合夥一  
別五年不曾見面誰想今日他却在這裡相遇着鄧飛便問道楊林  
哥哥這位兄長是誰必不是等閒人也楊林道我這仁兄是梁山泊  
好漢中神行太保戴宗的便是鄧飛聽了道莫不是江州約戴院長

能行八百里路程的戴宗，道小可便是那兩個頭領。戴宗看那鄧雅時，生平只聽得說大名，不想今日在此舞榭歌臺，戴宗看那鄧雅時，生得如何，有詩爲証。

原是襄陽關撲撲，江湖飄蕩不思歸。多食人肉雙睛赤，火

眼俊，說是鄧飛。

當下二位壯士施禮罷，戴宗又問道：「這位好漢高姓大名？」鄧飛道：「這兄弟喚作孟康，祖貫是真定州人氏。善造大小船隻，原因押送花石，湖裏造大船，喚作提調官，催併責罰他，把本官一時殺了，棄家逃走。在江湖上綠林中安身，已得年久，因他長大白淨，人都見他一身好肉體，起他一個綽號，叫他做玉幡竿孟康。戴宗見說大喜，看那孟康時，怎生模樣，有詩爲証。

能學強弩衝頭陣，善造藤牌越大江。真州妙手樓船匠，自

王幡竿是孟康

當時戴宗見了二人，心中甚喜，四圍好漢說話，問楊林問道：二位兄弟在此聚義幾時了？鄧飛道：不瞞兄弟說，也有五年之上，只近者戴宗，在此這直西地而上，遇着一個哥哥，姓裴名宣，祖貫是京兆府人氏，原是本府六案孔兄出身，及好刀筆，爲人忠直聰明，分毫不肯苟且，本處人卻稱他鉄面孔目，亦會拈槍使棒，舞劍輪刀，智勇足備，爲因朝廷除將一員貪酷知府到來，把他尋事，刺配沙門島，從我這里經過，被我們殺了，防送公人，救了他，在此安身，聚集得三二百人，這裴宣，棍棒得好，雙劍，讓他年長，覓在山寨中爲主，煩請二位義士同袍，小寨相會，片時，便叫小喽囉牽過馬來，請戴宗、楊林都上了馬，四騎馬望山寨來行不多時，早到寨前，下了馬，裴宣已有人報知，連忙出寨降階而接，戴宗、楊林看裴宣時，果然好表人物，生得肉白肥胖，

四平八穩心中暗喜，怎見得有詩爲記。

問事時智巧心靈，落筆處神號鬼哭。心平恕寬，髮無私。稱

裴宣鉄面孔目。

當下裴宣出寨來降階迎接，遂請二位義士到聚義廳，俱各講禮罷，謙讓戴宗正面坐了，次是裴宣、楊林、鄒飛、孟康、五壽、郝漢、賓主相待，坐定筵宴。當日大吹大插，飲酒三闌和氣，看管聽說，這也都是地煞星之數。時節到來，天幸自然義聚相逢，衆人吃酒中間，戴宗在筵上說起晁宋二頭領，招賢納士，結識天下四方豪傑，待人接物，一團和氣，仗義疎財，許多好處，衆頭領同心協力，入百里梁山泊，如此雄壯，中間苑子城、蓼兒洼，四下里都是茫茫烟水，更有許多軍馬，何愁官兵到來，只當把言語說他三個。裴宣回道：小弟寨中也有三百來人馬，財賦亦有十餘輛車子，糧食草料不算，倘若仁兄不棄微賤時，



引薦于大寨入夥。愿聽號令効力。未知尊意若何。戴宗大喜。道是宋二公待人接納。並無異心。更得諸公相助。如錦上添花。若果有此心。可便收拾下行李。待小可和楊林去蘄州見了公孫勝先生回來。那時一同扮做官軍。星夜前往。衆人大喜。酒至半酣。移去後山斷金亭。上看那飲馬川景致。吃酒端的好個飲馬川。但見

一望茫茫野水。週迴隱隱青山。幾多老樹。映殘霞。數片綠雲。飄遠。荒田寂寞。應無稚子看牛。古渡淒涼。那得笑人飲馬。只好強人安寨柵。偏宜好漢展旌旗。

戴宗看了這飲馬川一派山景。喟嘆道。好山好水。真乃秀麗。你等二位如何來得到此。祁飛道。原是幾個不成材小廝們。在這里屯札。後被我兩個來奪了。這個去處。衆皆大笑。五等好漢。吃得大醉。裴宣起身舞劍飲酒。戴宗稱贊不已。至晚各自回寨內安歇。次日戴宗定要

又意者  
傳大  
走出來

和楊林下山三位好漢苦留不住相送到山下作別自回寨裡來收  
拾行裝整理動身不在話下且說戴宗和楊林離了飲馬川山寨在  
路曉行夜住早來到蘄州城外投個客店安歇了楊林便道哥哥我  
想公孫勝先生是個出家人必是山間林下村落中住不在城裡戴  
宗道說得是當時二人先到城外一到處詢問公孫勝先生下落消  
息並無一人曉得他住了一日次早起來又去遠近村坊街市訪  
問人時亦無一個認得兩個又回縣中散了第三日戴宗道敢怕城  
中有人認得他當日和楊林却入蘄州城裡來尋他兩個尋問老成  
人時都道不認得敢不是城中人只怕是外縣名山大剎居住楊林  
正行到一個太街只見遠遠地一派鼓樂迎將一個人來戴宗楊林  
立在街上看時前面兩個小牢子一個馱着許多禮物花紅一個捧  
着若干段子采繒之物後面青羅傘下罩着一個押獄劊子那人生

得好處人物露出藍靛般一身花綉兩眉入異鳳眼朝暎淡黃面皮  
細細有幾根鬚鬚那人租買是河南人氏姓楊名雄因跟一個叔伯  
哥哥來蜀州做知府一狗流落在此續後一個新任知府却認得他  
因此就發他來兩院押獄兼充市曹行刑劊子因為他一身好武蔬  
面貌微黃以此人都稱他做病閻索楊雄有一首臨江仙詞單道着  
楊雄好處但見

兩臂雕青錦樣玉頭巾環眼嵌玲瓏鬢邊愛插翠芙蓉背心書劍  
字衫串染猩紅問事廳前送手段行刑處刀利如風微黃面色細  
眉濃入稱病閻索好漢是楊雄

當時楊雄在中間走着哨後一個小娘子擎着鬼頭靴法乃原來終  
去市心裡決刑了回來衆相識與他掛紅賀喜送回家去正從戴宗  
楊林面前迎將過來一簇人在路口欄住了把盞只見側首小路上

又撞出七八個軍漢來爲頭的一個叫做踢殺羊張保這漢是鄆州  
守禦城地的軍帶着這幾個都是城裡城外時常討開錢使的破落  
戶漢子官詞累次奈何他不改爲見楊雄原是外鄉人來鄆州有人  
懼怕他因此不怯氣當日正見他賞賜得許多段匹帶了這幾個沒  
頭神吃得半醉却好趕來要惹他又見衆人攔住他在路口把盞那  
張保撥開衆人鑽過面前叫道節級拜揖楊雄道大哥來吃酒張保  
道我不要酒吃我特來問你借百十貫錢使用楊雄道誰是我認得  
大哥不曾錢財相交如何問我借錢張保道你今日詐得百姓許多  
財物如何不借我些楊雄應道這都是別人與我做好看的怎麼是  
詐得百姓的你來放我我與你軍衛有司各無統屬張保不應便時  
衆人向前一圍先把花紅段子都搶了去楊雄叫道這廝們無禮却  
待向前打那搶物事的人被張保匹胸帶住背後又是兩個來拖住

不是賊  
人

了手，那幾個都動起護來，小輩子們各自回避了。楊雄被張都井  
網，漢逼任了施藥，不得，只得忍氣解折，不關正關中間，只見一條  
大漢挑着一擔柴來，看見衆人逼住楊雄，動彈不得，那大漢看了，路  
見不平，便放下柴擔，冷嘲衆人前來勸道：你們因甚打這節級，那張  
都，靜起眼來，喝道：你這打着，餓不死，凍不殺的乞丐，收家多骨，那大  
漢大怒，焦燥起來，將張都匹頭只一捉，一交擗翻在地，那幾個幫閒  
的，見了，却好要來勸，誰被那大漢一拳一個都打的東西，西歪，楊  
雄方纔纔得身，把出本單來，施展動，一對拳頭，荔枝相似，那幾個破  
落戶都打翻在地，張都離地，不是頭扒，將起來，一直走了，楊雄忿怒，  
大踏步趕將去，張都跟着拾包袱的走，楊雄在後面追着，趕轉小巷，  
走了，那大漢兀自不歇手，在路只尋人厮打，戴宗、楊林看了，暗暗地  
兩采道：端的是好漢，此乃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真壯士也。有詩爲証。

路見不平真可怒，拔刀相助是英雄。那堪石秀真豪傑，慷慨相投入彀中。

當時戴宗楊林向前邀住，勸道：「好漢且看我三人薄面，且罷休了，兩個把他扶勸到一個巷內，楊林替他挑了柴擔，戴宗挽住那漢手，邀入酒店裡來。楊林趁那柴擔剛到，開兒裡面，那大漢又手道：「感蒙二位大哥解救，可小人之福。戴宗道：「我弟兄兩個也是外鄉人，因見壯士仗義之心，只恐泥牛奉手太重，恐傷人命，特地做這個出場，請壯士酌三盃到此相會，結義則個。那大漢道：「多得二位仁兄解拆，小人這場却又蒙賜酒相待，實是不當。楊林便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有何傷乎？且請坐。」戴宗和談，那漢那里肯俗上。戴宗楊林一代坐了，那漢坐于對席，叫過酒保，楊林身邊取出一兩銀子來，把與酒保道：「不必來問，但有下飯，只顧買來與我們吃了。」一發總筭，酒保接了銀子。

去一而鋪下菜蔬菓酒等物。這類聖人依過數載。戴宗到道莊。高  
姓大名。貫鄉何處。那樸林遠小人。姓石名秀。租負是金。樓羅。康府人。  
氏自小學得些鎗棒在身。一生執意。路見不平。但要去相助。人都喚  
小弟作拚命三郎。因隨叔父來外鄉販羊馬賣。不想叔父半途亡故。  
消折了本錢。還鄉亦不得。竟落在北薊州賣柴度日。既蒙拜識。當以實  
告。戴宗道。小可兩個。因來此間幹事。得遇壯士如此豪傑。留落在此。  
賣柴。怎能夠發跡。不若魁身。江湖中去。做個下半世快樂也好。石秀  
道。小人只會使些鎗棒。無甚本事。如何能夠發達快樂。戴宗道。這  
殿時節。樞密得真。出者朝廷不明。出乃奸臣閉塞。小可一個薄識。因  
一口氣去投。進了梁山泊。宋公明大略。如今論秤分金銀。換套穿衣。  
服。與等期。程。結安了。早晚都做個官人。石秀嘆口氣道。小人便要去。  
也無門路可進。戴宗道。壯士若肯去時。小可當以相薦。石秀道。小人

不敢拜問二位官人貴姓。戴宗道：小可姓戴名宗，兄弟楊名林。秀道：江湖上聽的說個江州神行太保，莫非正是足下。戴宗道：小可便是。叶楊林身邊包袱內取一錠十兩銀子，送與石秀做本錢。石秀不敢受，再三謙讓，方纔收了。作謝二人藏在身邊，纔知道他是梁山泊神行太保。正欲要和戴宗、楊林說些心腹之話，投托入夥，只聽的外面有人拿問入來。三個看時，却是楊雄帶領着二十餘人，都是做公的，走入酒店裡來。戴宗、楊林見人多吃了一驚，開門兩個慌忙走了。石秀起身迎住道：節級那里去來。楊雄便道：大哥何處不尋你，却在這里飲酒。我一時被那廝封住了手，施展不得，多蒙足下氣力救了我這場便宜。一時間只顧赶了那廝去，奪他包袱，却撇了足下這夥兄弟，聽得我廝打都來相助，依還奪得捨去的花紅段匹回來。只等足下不見，却纔有人說道：兩個客人勸他去酒店裡吃酒。因此接



得知特地尋將來。石秀道：却纔是兩個外鄉客人，邀在這裏的。三不說些閑話，不知節級呼喚楊雄大喜，便問道：足下高姓大名？貴鄉何處？因何在此？石秀答道：小人姓石名秀，祖貫是金陵建康府人氏。平生雖直，路見不平，便要丟命相讓。以此都喚小人做拚命三郎。因隨叔父來此地販賣羊馬，不期叔父半途亡故，消折了本錢，流落在此。蘄州賣柴度日。楊雄看石秀時，果然好個壯士，生得上下相等，有首西江月詞，道着石秀好處，但見

身似山中猛虎，性如火上澆油。心雄膽大有機謀。親處逢人搭惹，全仗一條桿棒。只憑兩個拳頭。掀天聲價滿皇州。拚命三郎石秀。當下楊雄又問石秀道：却纔和足下一處飲酒的客人，何處去了？石秀道：他兩個見節級帶人進來，只道相關，以此去了。楊雄道：恁地時，先喚酒保取兩甕酒來。大碗斟衆人，一家三碗吃了去。明日却得來。

相會衆人都吃了酒自去散了。楊雄便道：「石家三郎你休見外，此間必無親眷，我今日就結義你做個弟兄如何？」石秀見說大喜，便說道：「不敢動問節級貴庚。」楊雄道：「我今年二十九歲。」石秀道：「小弟今年二十八歲。」就請節級坐，受小弟拜爲哥哥。石秀拜了四拜。楊雄大喜，便叫酒保安排飲饌。酒果來，我和兄弟今日吃個盡醉方休。正飲酒之間，只見楊雄的丈人潘公帶領了五七個人直尋到酒店裡來。楊雄見了，起身道：「泰山來做甚麼？」潘公道：「我聽得你和人廝打，特地尋將來。」楊雄道：「多謝這個兄弟救護了我，打得張保那廝見影也害怕。我如今就認義了石家兄弟做我兄弟。」潘公叫好，且叫這幾個弟兄吃碗酒了去。楊雄便叫酒保討酒來，衆人三碗吃了去，便教潘公中間坐了。楊雄對席上首，石秀下首，三人坐下。酒保自來斟酒。潘公見了石秀，這等英雄長大，心中甚喜，便說道：「我女婿得你做個兄

弟射部也不枉了公門中出入誰敢欺負他又問道叔原曾做甚  
買賣道路石秀道先父原是操刀屠戶潘公道叔原曾有得殺牲口  
的勾當麼石秀笑道自小吃屠家飯如何不省得宰殺牲口潘公道  
恐漢原是屠戶出身只因年老做不得了止有這個女婿他又自一  
身入官府差遣因此撇了這行衣飯三人酒至半酣計筭了酒錢石  
秀將這擔柴也都准了三人取路回來楊雄入得門便叫大嫂快來  
與這叔叔相見只見屈布簾裡面應道大哥你有甚叔叔楊雄道你且  
休問先出來相見有簾起處搖搖擺擺走出那個婦人來生得如何  
石秀看時但見

黑鬢鬢髮兒細彎彎眉兒光溜溜眼兒香噴噴口兒直隆隆鼻兒  
紅乳乳腮兒粉堂堂臉兒輕娉娉身兒玉纖纖手兒一捻捻腰兒  
軟腰腰肚兒窸失失脚兒花簇簇鞋兒肉姍姍胸兒白生生腿兒

更有一件窄袖秋衣，絳紅盤龍黑綢，正不知是甚麼東西，有詩為証。

二八佳人體似酥，淺開雙劍斬恩夫。雖然不見人頭落，脂粉教君骨髓枯。

原來那婦人是七月七日生的，因此小字喚做巧雲。先嫁了一個吏員，是蘆州人，喚做王押衙。兩年前身故了，方纔晚嫁得楊雄，未及一年，夫妻石秀兒那婦人出來，慌忙向前施禮，道：嫂嫂請坐。石秀便云：那婦人道：奴家年輕，如何敢受禮。楊雄道：這個是我今日新認義的兄弟，你是嫂嫂，可受半禮。當下石秀推盃山倒玉柱，拜了四拜。婦人還了兩禮，請入來，裡面坐地，收拾一間空房，教叔叔安歇。不在話下。過了二宿，話休絮煩。次日楊雄自出去應官，府分村家，道安插石秀衣服巾帽，客店內有些行李包裹，都教去取來。楊雄家裡安

散了却說戴宗揚林自酒店裡看見那夥做公的，水來拿錢，石秀、劉  
開裡兩個自走了，酒到城外客店中歇了。次日又去尋劉公孫勝，兩  
日絕無人認得，又不知他下落住處。兩個商量了，且回去，要便再來  
尋訪。當日收拾了行李，便起身離了薊州，自找伙馬川來，和裴宣、魏  
雅、孟康一行，人馬扮作官軍，星夜望梁山泊來。戴宗要見他功勞，又  
料合得許多人馬上山，這段話下來，揠着，再說有楊雄的夫人潘公  
曾和石秀商量，要開財庫作坊。潘公道：「我家後門頭是一條斷路，小  
巷，又有一間空房在後，前那裏堆棗，又使，所備作坊，就教叔叔做房。  
及歡在裡面，又好照管。」石秀見了，也喜端的，便益潘公再尋了個舊  
時識熟副手，孫林叔擊管帳目。石秀慮承了，叫了副手，便把大青  
大纒糕點起肉案子，木盆砧頭打磨了許多刀仗，整頓了肉案，打併  
了作坊猪肉，趕上十數個肥猪，選個吉日開張肉舖，衆鄰舍親戚，都

來掛紅賀喜吃了一陣小酒。楊雄一家得石秀開了店，都歡喜自此無話。一向潘公石秀自做買賣，不覺光陰迅速，又早過了兩個月有餘。時值秋殘冬到，石秀裡裡外外，身上都換了新衣，穿着石秀一日早起五更出外，懸賞緝盜。日下方回家來，只見舖戶不開，却到家裡看時，肉案砧頭也都收過了。休家火亦輟遊了。石秀是個精細的人，看在此裡，便省得了，自心中村道：常言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哥哥自出外去當官，不管家事，必然嫂嫂見我做了這些衣裳，以定背後有說話，又見我兩日不回，必有人搬口弄舌，想是疑心不做買賣。我休等他言語出來，我自先辭了回鄉去休。自古道：那得長遠心的人。石秀已把猪趕在圈裡，却去房中換了脚手，收拾了包裹行李，細細寫了一本清帳，從後面入來。潘公已安排下些素酒食，請石秀坐定吃酒。潘公道：叔遠出勞心，自趕猪來辛苦。石秀道：禮當丈夫。



鍾伯敬先生批評忠義水

傳卷之四十五

竟陵鍾

惺伯敬父

批評

第四十五回

楊雄醉罵潘巧雲

石秀智殺裴如海

偈曰

朝看楞伽經

暮念華嚴呪

種瓜還得瓜

種豆還得豆

經

呪本慈悲

冤結如何救

照見本來心

方便多究竟

心地

若無私

何用求天祐

地獄與天堂

作者還自受

話說這一篇言語古入留單說善惡報應如影隨形既修二祖四

緣當守三歸五戒。巨耐繼流之輩。專為狗彘之行。辱沒前修。遺臭後

世。庸深可惡哉。當時潘公說道。叔叔且住。老漢已知叔叔的意了。叔

叔兩夜不曾回家。今日回來。見收拾過家火什物。叔叔想定心。理

之。人。看。醒。



只道是不開店了。因此要去休說恁地好買賣，便不開店時，也養叔  
叔在家不瞞叔叔說我這小女先嫁得本府一個王押司，不幸沒了。  
今得二週年，做些功果與他，因此歇了。這兩日買賣，今日請下報恩  
寺僧人來做功德，就要央叔叔帶待個老漢年紀高大，熬不得夜。  
因此一發和叔叔說知，石秀道：「既然丈夫恁地說時，小人再納定性。  
過幾時，潘公道叔叔今後並不要疑心，只願隨分。且過當時吃了幾  
杯酒，并些素食收過了。林爐只見道人挑將經擔到來，鋪設壇場，擺  
放佛像供器，鼓鈸鐘磬，香燈花燭，厨下一面安排齋食。楊雄到申牌  
時分回家走一遭，來伴石秀道：「賢弟，我今夜却限當牢，不得前。凡  
事央你支持則個。」石秀道：「哥哥放心，自去。晚間兄弟替你料理。」楊雄  
去了。石秀自在門前照管，沒多時，只見一個年紀小的和尚，揭起簾  
子，入來。石秀看那和尚時，端的整齊，但見

一個青旛旋光頭新刺在廟香松子勻捺一頰黃烘烘在櫻和繡  
使沉寔痴檀香染山根鞋屐是福州染到深青九縷絲絲係西梳  
買來真紫那和尚光溜溜一雙賊眼只敢趁施主嫵娘這禿驢美  
甘甘滿口甜言專說誘喪家少婦姪情發處草庵中去覓尼姑色  
胆動時方丈肉來尋行者仰視神女思同寢每見嫵娥要講歡

那和尚入到裡面深深地與石秀打個問訊石秀答裡道師父少坐  
腸背後一個道人挑兩個盒子入來石秀便問丈丈有個師父在道  
里潘公聽得從裡面出來那和尚便道乾爺如何一向不到敝寺老  
子道便是開了這些店面却沒工夫出來那和尚便道押司週年無  
甚罕物相送些少掛剋幾包京果老子道阿也甚麼道理教師父壞  
鈔教叔叔收過了石秀自搬入去叫點茶出來門前請和尚吃只見  
那婦人從樓上下來不敢十分穿重孝只是淡粧輕抹便問叔叔誰

送物奉來石秀道：「相和尚科丈做院爺的送來那婦人便笑道：『是師兄海闊黎張如海，一個老誠的和尚，他是裝家絨線舖裡小官人，出家在報恩寺中，因他師父是家裡團徒結拜我來做乾爺長奴。』」  
兩歲因此上叫他做師兄，他法名叫做海公叔，叔喚則你只聽他講佛念經，有這般好深，惜石秀道：「緣來恁地，自那裡已有些醋料，那婦人便下樓來見和暢，石秀却背叉着手，隨後跟出來，布簾裡張着，只見那婦人出到外面，那和尚便起身向前來，合掌深深的打個問訊。那婦人便道：「甚麼道理，教師兄壞缺，和尚道：「賤妹些少薄禮微物，不足掛齒，那婦人道：「師兄何故這般說出家人的物事，怎的消受的和尚道：「敝寺新造水陸堂，也要來請賢妹，隨喜只恐節級見怪，那婦人道：「家下拙夫却不恁的計取老母死時，也曾許下血盆願，心早晚也要到上剎相煩還了，和尚道：「這是你自家的事，如何恁地，就但是分付

如海的事。小僧便去辦來。那婦人道師兄多與我娘念幾卷經便好。只見裡面姪娘捧茶出來。那婦人拿起一盞茶來。把帕子去茶罇口邊抹一抹。雙手遞與和尚。那和尚一頭接茶。兩隻眼涎瞪瞪的。只顧看那婦人身上。這婦人也嘻嘻的笑着。看這和尚人道色胆如天。却不防石秀在布簾裡張見。石秀自肚裡暗忖道。莫信直中直。須防仁不仁。我幾番見那婆娘常常的只顧對我說些風話。我只以親嫂嫂一般相待。原來這婆娘倒不是個良人。莫教撞在石秀手裡。敢替楊雄做個出場。也不見的石秀此時已有三分在意了。便揭起布簾。走將出來。那和尚放下茶盞。便道大郎請坐。這婦人便插口道。這個叔叔便是拙夫新認識的兄弟。那和尚虛心冷氣。動問道大郎貴鄉何處。高姓大名。石秀道我姓石名本。金陵人氏。因爲只好開營替人出力。以此叫做拚命三郎。我是個龜鹵漢子。禮教不到和尚休怪。裴如

海道不敢不聽小僧去接衆僧來赴道場相別出門去了那婦人道  
 師兄早來些個那和尚應道便來了婦人送了和尚出門自入裡面  
 來了石秀却在門前低了頭只顧尋思看官聽說原來但凡世上的  
 人情惟和尚色情最緊爲何說這等話且如俗人出家人都是一般  
 父精母血所生緣何見得和尚家色情最緊說這句話造上三卷書  
 中所說潘驪都小間惟有和尚家第一閱一日三餐吃了檀越施主  
 的好齋好供住了那高堂大殿僧房又無俗事所煩務裡好床好鋪  
 睡著無得尋思只是想著此一件事假如借喻說一個財主家雖然  
 十相俱足一日有多少雜事惱心夜間又被錢物掛念到五更二更  
 纔睡總有嬌妻美妾向床共枕那得情越又有那一等小百姓們一  
 日假辛辛苦苦掙扎早晨不到曉起的是五更睡的是半夜到收  
 禾未上床先去摸一摸米瓮看到底沒顆米明日又無錢總然要子

有些顏色也無些甚麼意思。因此上輪與這和尚們一心閑靜專一  
理會。這等勾當。那時古人評論到此去處。說這和尚們真個利害。因  
此蘇東坡學士道不禿不毒不禿不禿禿禿禿禿禿禿禿禿禿禿禿禿禿禿禿禿  
還有四句言語道是。

一箇字便是僧。兩箇字是和尙。三箇字鬼樂官。四字色中  
餓鬼。

且說這石秀自在門前尋思了半晌。又且去支持骨待不多時。只見  
行者先來點燭燒香。少刻海關黎引領衆僧。却來赴道場。潘公石秀  
接着相待。茶湯已罷。打動鼓鈸。歌詠讚揚。只見海關黎同一個一般  
年紀小的和尚做關黎。藉動鈴鈴。發牒請佛。獻齋讚供。諸天護法。監  
壇王盟。追薦亡夫王押司。早生天界。只見那婦人喬素梳妝。來到法  
壇上。接着手爐。拈香禮佛。那海關黎越趨精神。搖鈴鈴。念動真言。

這一堂和尚見了揚雄老漢這等模樣都七顛八倒起來但見

班首輕狂念佛號不知顛倒開黎沒亂請真言豈顧高低燒香行者推倒在瓶罇爛頭陀錯拿香盒宣名表白大宋國稱做大喜懺罪沙彌王押司金為押楚動繞的望空便撒打殿的落地不知敲鑼子的軟做一團擊響滑的墜做一塊蒲堂喧鬧繞席縱橫藏衣心忙擊鼓錯敲了徒弟手維那眼亂聲棍打破了老僧頭十年苦行一時休萬個金剛降不住

那衆僧都在法壇上看見了這婦人自不覺都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一時間惹迷了佛性禪心拴不定心猿意馬以此上德行高僧世間難得石秀却在棚邊看了也自冷笑道似此有甚功德正謂之作福不如避罪少間証盟已了請衆人和尚就裡面吃齋滿閣黎却在齋背後轉過頭來看着那婦人嘻嘻的笑那婆娘也掩着口笑兩

起注  
一五

都石來眼去，以目送情。石秀都看，在眼裡自有五分來不快意。都坐了吃齋，先飲了幾杯素酒，搬出齋來，都下了碗錢。潘公道：衆師父飽齋，則個衆和尚說道：感承施主虔心足矣，有少刻衆僧齋罷，都起身行將去了。轉過一遭，再入道場。石秀心中好生不快意，只推肚疼，自去睡在板壁後了。那婦人一點情動，那里顧的防備人看見，便自去支持。衆僧又打了一回鼓，敲動事，把些茶食果品煎點。海關黎着衆僧用心看經，請天王拜懺，設浴召亡，參禮三寶，追薦到四更時分。衆僧困倦，這海關黎越逞精神，高聲看誦。那婦人在布簾下看了，慾火熾盛，不覺情動，便教姪媛請海和尚說話。那賊禿慌忙來到婦人面前，這婆娘扯住和尚袖子，說道：師兄，明日來取功德錢時，就對爹爹說，血盆願心一事，不要忘了。和尚道：小僧記得，只說要還願也。還了好和尚，又道：你家這個叔叔，好生利害。婦人應道：這個乘他則



甚又不是親骨肉。海闍黎道：「憐的小僧，却總放心。我只道是節級的，至親兄弟，兩個又戲笑了一回。那和尚自出去判解，送亡，不想石秀却在板壁後假睡，正張得着，都看在肚裡了。當夜丑更遣場着散，送佛化紙已了，衆僧作謝回去。那婦人自土樓去睡，石秀却自尋思：「氣道哥哥恁的豪傑，却恨撞了這個淫婦，惹了一肚皮烏氣，自作坊裡睡了。次日楊雄回家，俱各不提。飯後楊雄又出去了，只見海闍黎又換了一套整整齊齊的僧衣，逕到潘公家來。那婦人聽得是和尚來了，慌忙下棋出來，接着邀入裡面坐地，便叫點茶來。那婦人謝道：「夜來多教師兄勞神，功德饒未曾拜納。海闍黎道：「不足掛齒。小僧夜來所說血盆懺願心，這一事特稟知賢姝，要還時。小僧寺裡見在念經，只要都疏一道就是。那婦人道：「好好，便叫姪媛請父親出來商議。潘公便出來謝道：「老漢打熬不得，夜來甚是有失陪侍，不想石

卷之五  
第五回

潘公  
如何

叔叔又肚疼倒了無人管待却是休怪休怪那和尚道乾爺正當自  
在那婦人便道我要替娘還了血盆懺舊願師兄說道明日寺中做  
好事就附答還了先教師兄去寺裡念經我和你明日飯罷去寺裡  
只要証盟懺願也是了當一頭事潘公道也姪明日只怕買賣不穩  
上無人那婦人道放着石叔叔在家照管却怕怎的潘公道我兒出  
口爲願明日只得要去那婦人就取些銀子做功德錢與和尚去有  
勞師兄莫責輕微明日准來上剎討茶吃海閣黎道謹候拈香收  
了銀子便起身謝道多承布施小僧將去分俵衆僧來日專等賢妹  
來証盟那婦人直送和尚到門外去了石秀自在作坊裡安歇起來  
牽猪趕趁却說楊雄當晚回來安歇那婦人待他吃了晚飯洗了脚  
子却去請潘公對楊雄說道我的阿婆臨死時孩兒許下血盆經懺  
願心在這報恩寺中我明日和孩兒去那里証盟願了便回說與林

知道楊雄道大嫂你便自說與我何妨那婦人道我對你說更怕你  
不怪因此不敢與你說當晚無話各自歇了次日丑更楊雄起來自  
去畫卯承應官府石秀起來自理會做買賣只見那婦人起來濃粧  
艷飾包了香盒買了綵燭討了一乘轎子在秀自起早照應買賣也  
不來管他做罷把燈籠迎兒也打扮了已牌時候潛來換了身衣  
裝束對石秀道小弟相煩叔叔照管門前老漢和拙女同去燒些願  
心便回石秀笑道幾幾燒些好香早晚來石秀自肚裡因知了直說  
公和迎兒跟着轎子一徑望報恩寺裡來有詩爲証

眉眼傳情意不分  
秀奴戀戀女奴禱  
設言實利還經願  
却  
向僧房會雨雲

却說海開黎道賊赤草爲這婦人結拜翁公做的爺只吃楊雄阻滯  
碍眼因此不能勾上手自從和這婦人結拜起只是眉來眼去送情

未見真實的意。因這一夜道場裡繞見他十分有意。期日約定了。那賊禿磨鎗、偷劍、整頓精神。先在山門下伺候着。見轎子到來。喜不自勝。向前迎接。潘公道：「甚是有勞和尚。」那婦人下橋來。謝道：「多有勞師兄。」海闍黎道：「不敢不敢。」小僧已和衆僧都在水陸堂上。從五更起來誦經。到如今未曾住歇。只等賢妹來証盟。却是多有功德。把這婦人和老子一引到水陸堂上。已自先安排下花果香燭之類。十有數個僧人在彼看經。那婦人都道了萬福。恭禮了三寶。海闍黎引到地藏菩薩面前。証盟懺悔罷。䟽頭便化了紙。請衆僧自去吃齋。着徒弟陪侍。海和尚却請乾爺和賢妹去。小僧房裡拜茶。一邀把這婦人引到僧房裡深處。預先都準備下了。叫聲師哥。拿茶來。只見兩個侍者。捧出茶來。白雪鑲器盞內。硃紅托子。絕細好茶。吃罷。放下盞子。請賢妹裡面坐。一坐。又引到一個小小閣兒裡。琴光黑漆春臺。掛幾幅名

八書畫小卓兒上，焚一爐妙香。潘公和女兒，代盛茶。和尚對席，連兒立在側邊。那婦人道：「師兄，端的是好個出家人去處，清幽靜樂，海闊黎道，娘子休笑話，恁生比得貴宅上。潘公道：「生受了師兄一日，我轉回去，那和尚那里肯，便道：「難得乾爺在此，又不是外人。今日齋食，只是賢妹做施主，如何不吃筋麵了去？師哥快搬來，說言未了，却早把兩盤進來，都是日常理蔬下的春蔬果子，異樣菜蔬，并諸般素饌，食物排于春盤，那婦人便道：「師兄，何必治酒，無功受祿，和尚笑道：「不厭禮數，微表薄情而已。師哥兒將酒來，斟在盃內，和尚道：「乾爺多時原來試嘗這酒，老兒飲罷，這好酒，端的味重，和尚道：「前日一個施主家，傳得此法，做了三五石米，明日送幾瓶來，與令婿吃。老子道：「甚麼道理，和尚又勸道：「無物相酬，賢姊娘子，胡亂告飲一盃，兩個小師哥，

迎兒也吃勸了幾盃，那婦人道：「酒住吃不去了，和尚道：

佛牙二  
字九

難得貴客到此再告飲幾盃潘公叫轎夫入來各人與他一盃酒吃  
和尚道乾爺不必說掛小僧都分付了已着道人邀在外面自有坐  
處吃酒酒乾爺放心且請開懷自飲幾盃原來這賊禿爲這個婦人  
特地對住下這等有九氣的好酒潘公吃夾不過多吃了兩盃當不  
由醉了和尚道且扶乾爺去床上睡一睡和尚叫兩個師哥只一扶  
把這老兒揹在一個淨房裡去睡了這里和尚自勸道娘子再開懷  
飲幾盃那婦人一者有心二乃酒入情懷自古道酒亂性色迷人那  
婦人三盃酒落肚便覺有些朦朦朧朧上來口裡嘈道師兄你只顧  
夾我吃酒做甚麼和尚扯着口嘻嘻的笑道只是敬重娘子那婦人  
道我吃不得了和尚道請娘子去小僧房裡看佛牙那婦人便道我  
正要看佛牙則個這和尚把那婦人一引引到一處樓上却是海國  
黎的成方鋪設得十分整齊那婦人看了先自五分歡喜便道你這



不傾如來法教難遵佛祖遺言一個色胆歪斜管甚丈夫利害一個淫心蕩漾從他長老裡冤這個氣喘聲嘶却似牛刷柳影那一個言嬌語澁渾如鸞轉花間一個再遊訴雨意雲情一個枕上說山盟海誓閣黎房裡翻爲快活道場報恩寺中反作極樂世界可惜善提甘露水一朝傾在巧雲中

從古及今先人留人兩句言語單道這和尚家是缺裡蛙虫凡俗人家豈可惹他自古說這禿子道

色中餓鬼獸中賊 弄假成真說祖風 此物只宜林下看 豈

堪引入畫堂中

當時兩個雲雨纔罷那和尚拽住這婦人說道你既有心于我我身死而無恙只是今日雖然虧你作成了我只得一霎時的恩愛快活不能勾終夜歡娛以後必然害殺小僧那婦人便道你且不要慌我



便有心  
帶

已學思一條計了。我的老公，箇月創有二十來日，嘗集上賓，我相  
覓了迎兒，教他每日在後門裡伺候。若是夜晚，老公不在家時，便殺  
一個香，舉兒出來燒，夜香爲號。你便入來，不妨。只怕五更睡着，不  
知省覺。却那里尋得一個報曉的頭陀，買他來後門頭，大敲木魚，高  
聲叫佛，便好出去。若買得這等一個時，無者得他外面策望，云乃不  
教你失了曉，和尚聽了這話，大喜道：妙哉！你只顧如此行，我這里自  
有個頭陀，胡道人我自分付他來策望便了。那婦人道：我不敢留戀  
長，恐這廝們疑忌我，快回去是得。你只不要悞約。那婦人連忙再  
整雲鬟，重勻粉面，開了樓門，便下樓來。教迎兒叫起潘公，慌忙便出  
僧房來，轎夫吃了酒，麪已，在寺門前伺候。海關黎只送那婦人到山  
門外。那婦人作別，上了轎，自和潘公迎兒歸家。不在話下。却說這海  
關黎自來尋報曉頭陀，本房原有個胡道，今在寺後起居，粗小庵中。

遇活諸人都叫他做胡頭陀。每日只是起五更來誦木魚。勸人念佛。天明時收掠齋飯。海和尚喚他來房中。安排三盃好酒相待了。他又取些銀子送與胡道。胡道起身說道。弟子無功。怎敢受祿。日常又承師父的恩惠。海闍黎道我自看你是個志誠的人。我早晚出些錢。貼買道度牒。剃你爲僧。這些銀子。權且將去。買些衣服。穿着。胡道感激。恩念不盡。海闍黎日常時。只是教師哥。不時送些午齋。與胡道待節下。又帶挈他去看經。得些齋襯錢。胡道感恩不淺。竊思道他今日又與我銀兩。必有用我處。何必等他開口。胡道便道。師父但有使令小道處。卽當向前。海闍黎道。胡道你既如此好心。說時。我不瞞你。所有潘公的女兒。要和我來往。約定後門首。但有香卓兒在外時。便是教我來。我却難去那里。若是你先去看。捺有無。我終可去。又要煩你五更起來。叫人念佛時。可就來那里後門頭。看没人。便把木魚

之子  
其  
姓

大鼓報曉高聲時佛我俱好出來胡道便道這倒有何難哉當時應  
允了其日先來潘公後閉首討齋飯只見迎兒出來說道你這道人  
如何不來前門討齋飯却在後門裡來那胡道便念起佛來裡面道  
婦人聽得了也自瞧科便出來後門問道你這道人莫不是五更報  
曉的頭陀胡道應道小道便是五更報曉的頭陀教人省睡晚間宜  
燒些香教人積福那婦人聽了大喜便叫迎兒去樓上取一串銅錢  
來布施他這頭陀張得迎兒轉背便對那婦人說道小道便是海閻  
黎心腹之人特的使我先來探路那婦人道我已知道了今夜晚間  
你可來看如有香卓兒在外你可便報與他則個胡道把頭來點着  
迎兒取將銅錢來與胡道去了那婦人來到樓上却把心腹之事對  
迎兒說了自古道人家女使謂之奴才但得了些小便宜如何不隨  
順了天大之事也都做了因此人家婦人女使可用而不可移却又

少他不得古語不差有詩爲証

透暖偷寒起鴉胎 壞象歸的是奴才 請看當日紅娘事 却

把鴛鴦哄得來

天已

且說楊雄此日正該賞年未到晚先來取了鋪蓋去自監裡上宿這迎兒得了些小意兒巴不到晚自去安排了香卓兒黃昏時接在後門外那婦人却閃在旁邊伺候初更左側一個人帶頂頭巾閃將入來迎兒問道是誰那人不答應便除下頭巾露出光頭來這婦人來在側邊見是海和尚罵一聲賊秃倒好見識兩個厮撲厮抱着上樓去了迎兒自來接過了香卓兒關上了後門也自去睡了他兩箇當夜如膠似漆如糖似蜜如酥似髓如魚似水快活淫戲了一夜自古道莫說歡娛嫌夜短只要金雞報曉晝兩箇正好睡里只聽得咯咯地木魚嚮高聲念佛和尚和婦人夢中驚覺海闍黎披衣起來道我

去也。今晚再相會。那婦人道。你後俱有香卓兒。稱我兩拜。你便不  
負約。如無香卓兒。在後門。你便切不可來。那和尚下牀。依前戴頭巾。  
迎兒開後門。放他去了。自此爲始。但見楊雄出去當埽上宿。那和尚  
便來家中。只有個老兒。未晚先自要去睡。迎兒這個頭。已自是做  
一路了。只要瞞石秀。一個那婦人淫心起來。那黑鬍鬚。這和尚又知  
了婦人的滋味。兩個似被攝了魂魄的一般。這和尚只待頭臨報  
了。便離寺來。那婦人學得迎兒做脚。放他出入。因此快活。偷養和尚  
戲耍。自此往來將近廿。有餘。這和尚私來了千數遍。且說這石秀  
每月收拵了店時。自在坊裏歇宿。常有這件事掛心。每日委決不下。  
却又未曾見這和尚往來。每日五更睡覺。不時跳將起來。料度這件  
事。只聽得報曉。隨他直來巷裡。敲木魚。高聲時。佛石秀是個乖覺的  
人。早聽了八分。冷地裡思量道。這條巷是條死巷。如何有這頭陀。

道普度衆生、救苦救難、諸佛菩薩、石秀聽得、叫得蹣蹣、便跳將起來、去門縫裡張時、只見一個人戴頂頭巾、從黑影裡閃將出來、和頭陀

日來這里敲木魚、叫佛事、有可疑、當是十一月中旬之日、王更石秀正睡不着、只聽得木魚敲響、頭陀直敲入巷裡來、到後門口高聲叫道、普度衆生、救苦救難、諸佛菩薩、石秀聽得、叫得蹣蹣、便跳將起來、去門縫裡張時、只見一個人戴頂頭巾、從黑影裡閃將出來、和頭陀去了、隨後便是迎兒來、闌門、石秀見了、自說道、哥哥如此豪傑、却恨討了這個淫婦、倒被這婆娘騙過了、做成這等勾當、已得天明、把猪出去、門前挑了賣個早市、飯罷、討了一遭賒錢、日中前後、逕到州衙前來、尋楊雄、却好行至州橋邊、正迎見楊雄、楊雄便問道、兄弟那里去來、石秀道、因討賒錢、就來尋哥哥、楊雄道、我常爲官事忙、併不會和兄弟快活、吃三盃、且來這里坐一坐、楊雄把這石秀引到州橋下一個酒樓上、揀一處僻淨、閣兒裡、兩個坐下、叫酒保取瓶好酒來、安排盤饌、海鮮、菜酒、二人飲過三盃、楊雄見石秀只低了頭、尋思、楊雄

是個性急的人。便問道：兄弟你心裏存些不樂，莫不家裡有甚苦話，傷觸你處？石秀道：家中也無有甚話。兄弟感承哥哥，把做親骨肉一般看待，有句話敢說。庶務雄道：兄弟何故？今日見外有的話，但說不妨。石秀道：哥哥每日出來，只顧承當官府，却不知背後之事。這個嫂嫂不是良人，兄弟已看在我眼裡多遍了。且敢說今日見得有細恐不佳來尋哥哥，直自休休。楊雄道：我無背後眼你，且說是誰？石秀道：前者家裡做坊場，請那個賊秃海州和來，嫂嫂便和他石來眼去。兄弟都看見，第三日又去寺裏遺血盆懺願心，兩個都帶酒歸來。我近日只聽一個頭陀，直來巷內喚來魚餌佛，那厮敲得作怪。今日五更被我起來張時，看見果然是這賊秃，披頭巾，從家裡出去。這等淫婦要他何用？楊雄聽了大怒道：這賊人怎敢如此？石秀道：哥哥且息怒，今晚都不要提，只和每月三殿，明日只推做上廟三更後，知

再來敲門那廝必然從後門先走兄弟一把筆來在哥哥面前  
道兄弟見得是石秀又分村道哥哥今晚且不可胡發說話楊雄道  
我明日約你便是兩個再飲了幾盃筭透了酒錢一同下樓來出得  
酒肆各散了有詩爲証

飲散高樓便轉身 楊雄怒氣飲沾巾 五更專等頭陀過 半

條鋼刀要殺人

只見四五個虞候叫楊雄道那里不尋節級知府相公在花園裡坐  
地叫尋節級來和你們使棒快走快走楊雄便分付石秀道本官喚  
我只得去應答兄弟先回家去石秀當下自歸家裡來收拾了店面  
自去作坊裡歇息且說楊雄被知府喚去到後花園中使了幾回棒  
知府看了大喜叫取酒來一連賞了十大賞鍾楊雄吃了都各散了  
衆人又請楊雄去吃酒至晚吃得大醉扶將歸去那婦人見丈夫醉



思也  
心悔之  
所必也

了，謝了衆人，却自和迎兒挑上樓梯去，明晃晃地點着燈燭，楊雄坐在床上，迎兒去脫輪鞋，婦人與他塗頭巾，解巾幘，楊雄看了那婦人，一時驚上心來，自古道：醉是醒時言，指着那婦人罵道：「你這賤人，賊姦子，好及待我結果了你。」那婦人吃了一驚，不敢回話，且伏侍楊雄睡下。楊雄一頭上床，睡了一面，口裡恨恨地罵道：「你這賤人，脫賸潑婦，那厮敢大虫口裡倒涎我手裡，不到得輕輕地放了你。」那婦人那里敢喘氣，直待楊雄睡着，看看看到五更，楊雄酒醒了，討水吃，那婦人便起盥漱水，遞與楊雄吃了，卓上殘燈尚明，楊雄吃了水，便問道：「大嫂，你夜來不曾脫衣裳睡？」那婦人道：「你吃得爛醉了，只怕你要吐，那里敢脫衣裳，只在腳後倒了一夜。」楊雄道：「我不曾說甚麼言語？」那婦人道：「你往常酒性好，但吃醉了便睡，我夜來只有些兒放不下。」楊雄又問道：「石秀兄弟這幾日不曾和你快活，吃得三盃你家裡也自安詳？」



隻手來摸我肩前道嫂嫂你有孕也無被我打脫了手本待要發  
起來又怕鄰舍得知咲話裝你的望子也得你歸來却又溫溫也似  
醉了又不敢說我恨不得吃了他你兀自來問石秀兄弟怎的這婦  
人反坐石秀有詩爲証

可怪潘姬太不良、偷情潛自入僧房、  
彌縫翻害忠貞客、

片虛心假肚腸、

楊雄聽了、心中火起、便罵道、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這  
廝倒來我面前、又說海闊黎許多事、說得個沒巴鼻、眼見得那廝慌  
了、便先來說破、使個見識、口裏恨恨地道、他又不是我親兄弟、起了  
出去便罷、楊雄到天明下樓來、對潘公說道、宰了的牲口、醃了罷、  
今日便休要做買賣、一霎時把櫃子和肉案都拆了、石秀天明正  
了肉出來、門前開店、只見肉案并櫃子都拆了、石秀是箇乖覺

是

其  
處  
教  
夫  
文  
夫

人如何不省得笑道是了因楊雄醉得說出言走透了消息到此這  
娥使個見識擬定是及說我無禮他教楊雄時收了肉店我若便和  
他分辨教楊雄出醜我且退一步了自却別作計較石秀便去作坊  
裡收拾了包裹楊雄怕他羞耻也自去了石秀提了包裹跨了解麻  
尖刀來辭潘公道小人在宅上打擾了許多時今日哥哥既是收了  
鋪面小人告回帳目已自明明白白並無分文莽去如有毫釐昧心  
天誅地滅潘公被女婿分付了也不敢留他石秀相辭去了却只在  
近巷內尋個客店安歇賃了一間房住下石秀却自尋思道楊雄與  
我結交我若不明白得此事枉送了他的性命他雖一時聽信了這  
婦人說心中怪我我也沒分別不得務要與他明白此一事我如  
今且去探聽他幾時當半上宿起個四更便見分曉在店裡住了兩  
日却去楊雄門前探聽當晚只見小牢子取了鋪蓋出去石秀道今



刀把水盆直敲入巷裡來。海關黎在床上却好聽得水魚喀喀地響，連忙起來，披衣下樓，迎兒先來開門，和尚隨後從後門裏閃將出來。石秀兀自把水魚敲響，那和尚悄悄喝道：「只顧敲做甚麼？」石秀也不應他，讓他走到巷口，一跌放翻，按住喝道：「不要高則聲，高則聲便殺了你。」只等我剝了衣服，便罷。海關黎知道石秀那里敢掙扎，則聲被石秀都剝了衣裳，赤條條不着一絲，悄悄去屈膝，拔出刀來，三四刀擗死了，却把刀來放在頭陀身邊，將了兩個衣服捲做一捆包了。再回客店裡，輕輕地開了門，進去悄悄地闔上了，自去睡不在話下。却說本處城中一箇賣糕粥的王公，其日早挑着一担糕粥，點個燈籠，一個小猴子跟着出來，趕早市。正來到死屍邊過，却被絆一交，把那老子一担糕粥傾瀉在地下，只見小猴子叫道：「苦也。」一個和尚醉倒在道里，老子摸得起來，摸了兩手血跡，叫聲苦，不知高低幾家鄰。

會聽得都開了門出來把火照看其火燒地都是血影。個屍首  
在地上。衆鄰舍一把拖住老子。要丟到陳告。正是禍從天降。火向  
地生。恰似破屋更遭連夜雨。漏缸又起打頭風。王公畢竟破衆鄰舍  
拖住兒官。爲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桶蓋淫婦人處。非尊德也。亦何爲大丈夫。背後七眼。禦衛之詩  
俱然。

石家三郎。委婉詳悉。矢不妄發。發無不中。看他明白此一事。可緝。

竟陵鍾惺伯敬公批評

第四十六回

病關索大鬧榮屏山 拚命五火燒祝家莊

詩曰

古賢遺訓大叮嚀，氣酒財花少縱情。李白沉江真鑒識，綠

珠累主更分明。銅山蜀道人何在，爭帝圖王客已傾。寄語

縉紳須頓悟，休教四大日營營。

話說當下衆鄰舍結住王公，直到薊州府裡首告知府，却纔陞廳。一  
行人跪下告道：「這老子挑着一擔糕粥，潑翻在地下，看時却有兩個  
死屍在地下，一個是和尚，一個是頭陀，俱各身上無一絲頭陀身邊  
有刀一把，老子告道：『老漢每日常賣糕糜，管生只是兩更出來趕趁，



今朝起得早，了些個和這缺頭猴子，只顧走不看，而裏交結翻秘，  
磔都打碎了，只見兩個死屍亂碌碌的在地上一時失驚，叫起來，倒  
被鄰舍扯住到官，望相公明鏡，可憐兒辯察，知府隨即取了供詞，行  
下公文，委當方里甲，帶了伴作行人，押到隣舍王公一伴人等，下來  
檢驗屍首，明白回報，衆人登場看檢，已了回州稟復，知府爲被殺死  
僧人，係是報恩，詩閣醉齋如海，傍邊頭陀，係是辭後，知道和尚不穿  
一絲，身上匪四道，鞠傷致危，死胡道，身邊見有兇刀，這把只頸項  
上有勒死痕傷一道，想是胡道掣刀，搥死和尚，懼罪口行勒死，知府  
叫供本寺僧，鞠問緣故，俱各不知情由，知府也沒的決斷，當案孔  
目稟道：眼見得是這和尚裸形赤體，必是和那頭陀，甚不公不法  
的事，互相殺死，不干王公之事，隣舍都教召保廳候，屍首着仰本寺  
住持，卽檢棺木，棺裏木制處，立相互相殺死的文，習便了，知府道

狂小八  
性如人  
英尚為

也是隨即發落了一千人等不在話下。爾州府在有些外司。們亦知此事在街上講動了。因此做成一隻曲兒來。道是

回耐禿囚無狀做事。只恁狂蕩暗約嬌娥。要為夫婦。未同鴛帳。怎禁負惡。潘盈粘屏。諸多和尚血泊。肉腐屍里巷。今日赤條條。甚麼模樣。立雪齊腰。投岩喂虎。全不想祖師經上。目連救母生天。這賊禿為娘身喪。

後來薊州城裡書會。們備知了這件事。拿起筆來。又做了這隻臨江仙詞。教唱道

破戒沙門情最惡。終朝女色昏迷。頭施做作。亦蹺蹺。睡來同衾枕。死去不分。雖小和尚。片時狂性起。大和尚。說喪魂。血長街上露出。這些兒。只因胡道者。害了海關黎。

這件事。蒲城裡都講動了。那婦人也驚得呆了。自不敢說。只是肚裡

暗暗地用苦勸雄在蘭州府裡有人告道殺死那和尚他心裡厚賺了七八分錢想此一筆准是石秀做出來了我前日一睡間錯怪了他我今日倒避且去尋他問他個真贗且是過州橋前來以聽得背後有人叫道哥哥那裏去楊雄道頭來見是石秀道兄弟我正受尋你處石秀道哥哥且來我下處和你說話把楊雄引到後店裡小房內說道哥哥兄弟不說甚麼楊雄道兄弟你休疑我是我一時愚蠢不是了酒後失言又被那婆娘騙過了怪兄弟相問不得我今特來尋你兄弟請罪石秀道哥哥兄弟雖是個不才小人却是頂天立地的好漢如何肯做這等之事怕哥哥日後中了奸計因此來尋哥哥有表記教哥哥看將過和尚頭隨的衣裳盡鎖在此楊雄看了心頭火起便道兄弟林怪表今夜棒割了這賤人出這口惡氣石秀笑道你又來了你既是公門中勾當的人如何不知法度你又不

曾拿得他真姦如何殺得人倘或是小弟胡說時却不錯殺了人  
難道是此怎生罷休得石秀道哥哥只依着小弟的言說教你做個  
好男子楊雄道賢弟你怎地教我做個好男子石秀道此間東門外  
有一座翠屏山好生僻靜哥哥到明日只說道我多時不曾燒香我  
今來和大嫂同去把那婦人賺將出來就帶了迎兒同到山上小弟  
先在那里等候着當時對面把這是非都對得明白了哥哥那時許  
與一紙休書棄了這婦人却不是上着楊雄道兄弟何必說得你身  
上清潔我已知了都是那婦人謊說石秀道不然我也要哥哥知道  
他往來真實的事楊雄道既然兄弟如此高見必不差了我明日准  
定和那婦人來你却休要恨了石秀道小弟不來時所言俱是虛謬  
楊雄當下別了石秀離了客店且去府裡辦事至晚回家並不提起  
亦不說甚只和每日一般次日天明起來對那婦人說道我昨夜夢

見神人時我說有舊願不曾還得。向日許下陳門外幾廟裏那炷香願未曾還得。今日我閒些要去還了，須和你同去。那婦人道你便自去還了罷，要我去何用。楊雄道這願心却是當初說親時許下的，必須要和你同去。那婦人道既是恁地，我們早吃些素飯，燒湯洗浴了去。楊雄道我去買香紙，雇轎子，你便洗浴了梳頭，插帶了等我，就叫迎兒也去走一遭。楊雄又來客店裡相約，石秀板罷便來，兄弟林冲石秀道哥哥你若接得來時，只教在半山裡下了轎，你三個步行上來，我自在上面一個僻處，你不要帶閒人上來。楊雄約了石秀買了紙燭歸來，吃了早飯，那婦人不知有此事，只顧打扮的齊齊整整，迎兒也插帶了，轎夫扛轎子早在門前伺候。楊雄道泰山看家，我和大嫂燒香了便回。潘公道多燒香，早去早回。那婦人上了轎子，迎兒跟着，楊雄也隨在後面，出得東門來，楊雄便分付那轎夫道：「與我擡

上翠屏山去我自多還你些錢不到一個時辰早來到那翠屏山  
上但見

遠如藍靛近若翠屏澗邊老檜摩雲岩上野花映日漫漫青草蒲  
日盡是荒墳幾處白楊回首多應亂冢一望並無開寺院崔嵬好  
似北邙山

原來這座翠屏山却在薊州東門外三十里都是人家的亂墳上面  
並無菴舍寺院暫厝盡是古墓當下楊雄把那婦人控到半山叫轎  
夫歇下轎子拔去葱管搭起轎簾叫那婦人出轎來婦人問道却怎  
地來這山裡楊雄道你只顧且上去轎夫只在這裡等候不要來少  
刻一發打發你酒錢轎夫道這個不妨小人自只在此間伺候便了  
楊雄引着那婦人并迎兒三個人上了四五層山坡只見石秀坐在  
上面那婦人道香紙如何不將來楊雄道我自先使人將土去了把

婦人忙扶我到去處。收籬裡。着秀儀。包裏腰刀桿棒。都放在樹根前。來道。嫂嫂拜揖。那婦人連聲應道。叔叔怎地也在这里。一面說。一面肚裡吃了十驚。看秀道。在此壽筵多時。楊雄道。你前日對我說道。叔叔多遍把言語調戲你。又將手摸着你胸前。問你有孕也未。今日這里無入。你兩個對的明白。那婦人道。呀。過了的事。只顧說甚麼。石秀睜着眼。來道。嫂嫂。你怎麼說這般閒話。正要背背面前說個明白。那婦人道。叔叔。你這舉動。兒提做甚麼。石秀道。嫂嫂。你休要硬諍。教你看個証見。便去包裹裡。取出海關黎。并頭施的衣服來。擗放地下。道。你認得麼。那婦人看了。飛紅了臉。無言可對。石秀騰地擗出腰刀。便與楊雄說道。此事只問迎兒。便知端的。楊雄便揪過那丫頭。跪在面前。唱道。你這小賤人。快好好實說。怎地在和尚房裡入道。怎生約會。把香卓兒爲號。如何教頭施來敲沐魚。實對我說。休道。

不  
作

性命但瞞了一句先把你剝做肉泥迎見叫道官人不干我事不  
要殺我我說與你却把僧房中吃酒上樓看佛牙趕他下樓來看遊  
公酒醒說起兩個背地裡約下第三日教頭隨來化齋飯叫我取銅  
錢布施與他娘子和約定但是官人當牢上宿要我撥香卓兒放  
出後門外便是暗號頭陀來看了我却去報知就是加晚海關黎扮做  
俗人帶頂頭巾入來五更裡只聽那頭陀來敲木魚嚮高聲念佛為  
號叫我開後門放他出去但是和尚來時瞞我不得只得對我說了  
娘子許我一付劍一付衣袈我只得隨順了似此往來通有數十  
遭後來便吃殺了又與我幾件首飾教我對官人說石叔叔把言語  
調戲一節這個我眼裡不曾見因此不敢說只此是實並無虛謬迎  
兒說罷石秀便道哥哥得知麼這般言語須不是兄弟教他如此說  
請哥哥却問嫂嫂備細緣由楊雄揪過那婦人來唱道賊賤人丫頭



不知

說了

已都招了，便你一點兒林類，再取齊精對說，說不曉得，你賤人一  
性命。那婦人說道：我的不是了，你看我舊日夫妻，乞面饒恕了我。  
一過石秀道：哥舍糊不得，須要問嫂嫂一個明白。恰細緣由，楊雄  
唱道：賤人你快說。那婦人只得把偷和尚的事，從做道場在里說起。  
直至往來一一都說了。石秀道：你却怎地對哥哥倒說我來調戲你。  
那婦人道：前日他醉了，罵我，我見他罵得蹊蹊，我只猜是叔叔看見。  
被綻說與他，到五更程又提起來，問叔叔如何，我却把這話來支  
吾。寔是叔叔，並不曾恁地。石秀道：今日三面說得明白了，任從哥哥  
心下如何措置。楊雄道：兄弟，你與我拔了這賤人的頭面，剝了衣裳。  
我親自伏侍他。石秀便把那婦人頭面首飾衣服都剝了。楊雄割下  
蘇裙帶來，親自用手把婦人綁在樹上。石秀也把迎兒的首飾都去  
了。這過刃來，說道：哥哥，這個人，留他做甚麼。一發斬草除根。

雄應道果然兄弟把刀來我自動手迎兒兒頭勢不敵却待要  
雄手起一刀揮作兩段那婦人在樹上叫道叔叔勸一勸石秀道嫂  
嫂哥哥自來伏待你楊雄向前把刀先斡出舌頭一刀便割了且教  
那婦人叫不的楊雄却指着罵道你這賊賤人我一時糊塗聽不明  
險些被你瞞過了。一者壞了我兄弟情分二乃久後必然被你害了  
性命不如我今日先下手爲強我想你這婆娘心肝五臟怎地生着  
我且看一看一刀從心窩裡直割到小肚子上取出心肝五臟掛在  
松樹上楊雄又將這婦人七事件分開。却將後面衣服都拴在包  
裏裡了楊雄道兄弟你且來和你商量一個長便如今十個奸夫一  
個淫婦都已殺了只是我和你投那里去安身立命石秀道兄弟已  
尋思下了自有個所在請哥哥便行不可耽遲楊雄道却是那里去  
石秀道哥哥殺了人兄弟又殺人不去投梁山泊入夥却投那里去

正是

姦淫婦女說緣因

頃刻屍骸化作塵

若欲避他災與禍

乘

山泊裡好潛身

楊雄道且住。我和你又不曾離得他那里。一個入如何便宜收錄我。們石秀道哥哥差矣。如今天下江湖出管倒山東及時雨宋公明。招攬士結識天下好漢。誰不知道。放着我和你一身好武藝。愁甚不。積留楊雄道。凡事先難後易。免得後患。我却不合是公人。只恐他疑心。不肯安着我們。石秀笑道。他不是押司出身。我教哥哥一發放心。前者哥哥認識兄弟。那一日先在酒店裡和我吃酒。的那兩個人。一個是梁山泊神行太保戴宗。一個是錦豹子楊林。他與兄弟十兩一錠銀子。尚兀自在包裡。因此可去托他。楊雄道。既有這條門路。我去收拾了些繩。便走石秀道。哥哥也。這般悲。答備或入。其。其。

李任如何脫身，放着包拯，只見有若干劍，劍首偷兄弟，又有些劍，再有三五個人，也勾用了何須文法，取討惹起是非，來如何救解，這事少時，便發不可遲滯，我們只好望山後走，石秀便背上行，裝拿了桿棒，楊雄抽了腰刀，在身邊提了朴刀，却待要離古墓，只見松樹後走出一個人來，叫道：「清平世界，蕩蕩乾坤，把人割了，却去投奔梁山泊入夥，我聽得多時了。」楊雄石秀看時，那人納頭便拜，楊雄却認得這人，姓時名遷，祖貫是高唐州人氏，流落在此間，一地里做些飛鷹走壁，跳籠騙馬的勾當，曾在蘄州府裡吃官司，却得楊雄救了，他人都叫他做「鼓上蛇」，怎見得時遷的好處，有詩爲証：

骨軟身軀健，眉濃眼目鮮。  
形容如怪族，行步似飛仙。  
夜靜穿牆過，更深繞屋懸。  
偷管高手指，敲上蠅時遷。

當時楊雄喝道：「便問時遷你說甚麼？」時遷道：「節級哥哥聽，小人近

日沒甚道路，在這山裏，那甚苦境，那甚餘，因見得這樵夫行裏，不敢出來衝撞，却聽說去投梁山泊，人如今在此，只做得些偷鷄盜狗的勾當，幾時是了，跟隨的三位哥，背上背去，却不好，未知尊意肯帶那小人麼？石秀道：「既是好漢，中人物，他那里如今招納壯士，那爭你一個，若如此說時，讓開路，去將這道小人，却認得小路去，當下引了楊雄，石秀，二人，取小路，去投梁山泊去，且且說這兩樵夫，在許山，遇着那紅日，那酒，不見，已個下來，分付了，不飲上去，換不過，不免補被，趁此山來，只見一隊老鴉，成團打塊，在古墓上，兩個樵夫，上去教，那厚來，却是老鴉，啄那肚腸吃，以此那樵夫看了，吃那一驚，慌忙回家，報與那公，一同去，蘄州府裡，首告知府，隨即差委一員太尉，帶了伴作行人，來尋，屏山，檢驗屍首，已了，因覈知府，稟道：檢得一口婦人，潘巧雲，刺在松樹邊，使女，逆兒，殺死。

在古墓下墳邊遺下一堆婦人頭。隨衣服知府聽了道：「想起前日這和尚頭隨的事，條細詢問潘公那老子，把這僧房酒醉一節和這石秀出去的緣由，都說了一遍。知府道：「眼見得是此婦人與這和尚通姦，那女使頭隨做腳想這石秀那廝，路見不平，殺死頭隨和尚楊雄，這廝今日殺了婦人，其使無疑，定是如此。只拿得楊雄石秀，便知端的。當卽行移文書，出給賞錢，捕獲楊雄石秀，其餘轎夫等人等，各放回。聽候潘公自去買棺木，將屍首殮葬。不在話下。再說楊雄石秀時，遷離了鄆州地面，在路夜宿。曉日不則一日，行到鄆州地面，過得香林。注早望見一座高山，不覺天色漸漸晚了，看見前面一所靠溪客店。三個人行到門前看時，但見

前臨官道，後傍大溪，數百株垂柳當門，一兩樹梅花，傍屋荆榛籬。若周廻遠定，茅茨蘆葦，簾櫳前後，遮藏土炕，右壁廂一行書寫門。

■暮接五湖賓左勢下七字句庭戶湖迎三島客離居野活荒村  
外亦有高車駟馬來

當日黃昏時候店小二却待閉門只見這三個人撞將入來小二問  
道客人來路遠以此晚了時還道我們今日走了一百里以上路程  
因此到得晚了小二哥放他三個入來安歇問道客人不曾打火麼  
時還道我們自理會小二道今日沒客歇竈上有兩隻鍋乾淨客人  
自用不妨時還問道店裡有酒肉賣麼小二道今日早起有些肉都  
被近村人家買了去只剩得一瓮酒在這裡並無下飯時還道也罷  
先借五升米來做飯却理會小二哥取出米來與時還就淘了做起  
一鍋飯來石秀自在房中安頓行李楊雄取出一隻釵兒把與店小  
二先回他這瓮酒來吃明日一發筭帳小二哥收了釵兒便去裡面  
取出那瓮酒來開了將一碟兒熟菜放在卓子上時還先提一桶湯

衆呼楊雄石秀洗了脚手，一面篩酒來，就來請小二哥一處坐地吃酒。放下四隻大碗，斟下酒來吃。石秀看見店中簷下插着十數把好朴刀，問小二哥道：「你家店裡怎的有這軍器？」小二哥應道：「都是主人家留在這裡。」石秀道：「你家人是甚麼樣人？」小二道：「客人，你是江湖上走的人，如何不知我這裡的名字？前面那座高山，便喚做獨龍岡。山前有一座另樓，擺岡子，便喚做獨龍岡上面，便是主人家住宅。這裡方圓三百里，却喚做祝家莊。莊主太公祝朝奉有三個兒子，稱爲祝氏三傑。莊前莊後有五七百人家，都是佃戶，各家分下兩把朴刀與他。這里喚做祝家店，常有數十個家，人來店裡上宿，以此分下朴刀在這里。」石秀道：「他分軍器在店裡何用？」小二道：「此間離梁山泊不遠，地方較近，只恐他那里賊人來借換，因此準備下石秀道：「我與他些銀兩，回與我一把朴刀，用如何？」小二哥道：「這個却使不得。」器械



上都編着口號。我小人吃不得至人家的棍棒。我這主人法度不輕。石秀笑道。我自取笑你。你却便慌。且只顧飲酒。小二道。小人吃不得。先去歇了。客人自便。寬飲幾盃。小二哥去了。楊雄石秀又自吃了。一回酒。只見時遷道。哥哥要肉吃麼。楊雄道。店小二說沒了肉賣。你又那里得來。時遷嘻嘻的笑着。去籠上捉出一隻老大公鷄來。楊雄問道。那里得這鷄來。時遷道。小弟却纔去後面淨手。見這隻鷄在籠裏。執愚沒甚與哥哥吃酒。被我悄悄把去。溪邊殺了。捉桶湯去後面。就那里撈得乾淨。煮得熟了。把來與三位哥哥吃。楊雄道。你這廝還是這等賊手。賊。石秀笑道。還不改本行。三個笑了一回。把這鷄來手撕開吃了。一面盛飯來吃。只見那店小二畧睡一睡。放心不下。扒將起來。前後去照看。只見廚桌上有些鷄毛。都是鷄骨頭。却去籠上看時。半籠肥汁。小二慌忙去後面籠裡看時。不見了鷄。連忙出來問。

道客人你們好不達道理如何偷了我店裡報曉的鷄時遇道見  
見了却叫我自路上買得這隻鷄來吃何曾見你的鷄小二道我店  
裡的鷄却那里去了時遇道被賊解解拖了黃狸子吃了鷄腐撲了  
去我却怎地得知小二道我的鷄籠在籠裡不是你偷了是誰石秀  
道不要爭值幾錢倍了你便罷店小二道我的是報曉鷄店內少他  
不得你便陪我十兩銀子也不濟只要還我鷄石秀大怒道你詐嚇  
誰老爺不陪你便怎地店小二笑道客人你們休要在這里討野火  
吃只我店裡不比別處客店拿你到莊上便做梁山泊賊寇解了去  
石秀聽了大罵道便是梁山泊好漢你怎麼拿了我去請賞楊雄也  
怒道好意還你些錢不陪你怎地拿我去小二叫一聲有賊只見店  
裡赤條條地走出三五个大漢來徑透楊雄石秀來被石秀手起一  
拳一個都打翻了小二哥正待要叫被時遇一掌打腫了臉作聲不

得這幾個大漢都從後門走了。楊雄道：兄弟這廝們以定去報人來。我們快吃了飯走了罷。三個當下吃饱了，把包裹分開，腰了，穿上麻鞋，跨了腰刀，各人去鎗架上揀了一條好朴刀。石秀道：左右只是左右，不可放過了。他便去窰前尋了把草窠，裡點個火，望裡面凹下，焯着看。那草房被風一煽，刮刮雜雜火起來。那火頃刻間天也似般大。三個搜開脚步，望大路便走。正是：

小忿原來爲攬鷄，便教兵懸及點黎。  
智多星用連環計，祝

氏莊倒作粉齏。

三個人行了兩個更次，只見前面後面火把不計其數，約有一二百人，發着喊，趕將來。石秀道：且不要慌，我們且揀小路走。楊雄道：且住。一個來殺一個，兩個來殺一雙。待天色明朗，却走說猶未了。四下裡冷挑來，楊雄當先，石秀在後，時還在中三個捉着朴刀來戰莊客。那

夥人初時不知，輪着鎗棒趕來，傷雄手起朴刀，早斃了五七個。前面的便走，後面的急待要退。石秀趕入去，又攔翻了六七八四下。裡莊客見說，殺傷了十數人，都是要性命的，思量不是頭，都退了去。三個得一步，趕一步，正走之間，喊聲又起。枯草裡舒出兩把撿鎗，正把時，遞一撿鎗搭住，拖入草窩去了。石秀急轉身來，救時，遞背後又舒出兩把撿鎗來，却得楊雄眼快，便把朴刀一撥，兩把撿鎗撥開去了。將朴刀望草裡便戳，發聲喊都走了。兩個見捉了時，遞怕深入黃地，亦無心戀戰，衝不得時，遞了。且四下里尋路走罷，見東邊火把亂明，小路上又無叢林樹木，兩個便望東邊來。衆莊客四下里趕不着，自救了帶傷的人去，將時，遞背剪綁了，押送祝家莊來。且說楊雄石秀走到天明，望見前面一座村落，酒店石秀道：哥哥，前頭酒肆裡買碗酒飯吃了去。尋問路程，兩個便入村店裡來，倚了朴刀，對面坐下。因

海餽取些酒來，餽做些飯吃。海保一面鋪下菜蔬，酒盞，將酒來，方  
猛，極吃，只見外面一個人奔將入來，身材長大，生得潤臉方腮，眼鮮  
耳大，貌醜形危，穿一領藍絹袖衫，戴一頂萬字頭巾，繫一條白粗肚  
牌，一面穿一雙油膩靴，呼道：「大官人，教你們挑擔來，莊上納店主人  
逃忙，應道：「裝了擔，立刻便送到莊上。」那人分付了，便轉身，又說道：「快  
撥來，却待開門，正從楊雄石秀面前過，揚雄却認得他，便叫一聲：「小  
龍，你如何却在這裡？」不道我一看，那人回轉頭來，看了一看，却道：「認  
得，便叫道：「恩人，如何來到這裡？」望着揚雄石秀，便拜，不是楊雄撞見  
了這個人，有分教：梁山泊自醫，天下那箇英雄，獨龍岡前亂殺，下一  
堆屍首，直教祝家莊上三番，關寨子城中，大隊來，畢竟楊雄石秀遇  
見的那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石家三郎作事精幹勇而且智如楊班者特草草耳雖然當肩  
勞履清一雄已哉

鍾伯敬先生批訂







人馮南公幹來到這裏，楊雄附耳低言道：「我在蘄州殺了人，欲要投梁山泊去入夥。昨晚在祝家店投宿，因調一個來的火伴時遷偷了牠店裡報曉鷄，一時與店小二鬪將起來，性起把他店屋放火，都燒了。我三個連夜逃走，不隄防背後趕來，我弟兄兩個殺翻了他。幾個不想亂草中間，衝出兩把撿鈎，把時遷搭了去。我兩個亂撞到此，正要開路，不想遇見賢弟杜興，道：「恩人不要慌，我教放時遷還你。」楊雄道：「賢弟少坐，則飲上面，立人坐下。」當時飲酒，杜興便道：「小弟自從離了蘄州，多得恩人的恩惠，來到這裏，感承此間一個大官人見愛，收錄小弟在家中做個主管，每月撥與論千，盡托付杜興身上。以此不想回鄉去，楊雄道：「此間大官人是誰？」杜興道：「此間獨龍岡前面有三座山岡，列着三個村坊，中間是祝家莊，西邊是扈家莊，東邊是本家莊。這三處莊上三村裡，弄來總有一二萬軍馬人等，惟有祝家

莊取豪傑爲頭家，長喚做祝朝奉，有三個兒子，名爲祝氏三傑。長子祝龍，次子祝虎，三子祝彪。又有一個教師喚做鈇棒樂廷玉。此人有一萬夫不當之勇，莊上自有二三千了得的莊客。西邊有個扈家莊，莊主扈太公有個兒子喚做飛天虎，也了得了得，惟有一個女兒最英雄，名喚一丈青。扈三娘使兩口日月雙刀，馬上如法了得。這裏東村莊上却是杜興的主人，姓李名應，能使一條渾鉄點鋼鎗，背藏飛刀五口，百步取人，神出鬼沒。這三村結下生死誓願，同心共意，但有吉凶，遞相救應。惟恐梁山泊好漢過來借糧，因此三村準備下抵敵他。如今小弟引二位到莊上，見了李大官人，求書去荅救時遷楊雄。又問道：你那李大官人，莫不是江湖上喚撲天鵬的李應？杜興道：正是他。石秀道：「湖上只曉得說獨龍岡有個撲天鵬，李應是好漢，却原來在這里，多問他真個了得，是好男子。我們去走一遭，楊雄便。」

喚酒保計算酒錢，杜興那里肯要他還，便自招下酒錢，三個離店。店便引楊雄、石秀來到李家莊上，楊雄看時，真個好大莊院，外面週週一遭澗港，粉牆傍岸，有數百株合抱不交的大柳樹，門外一座橋，接着莊門，不得門來到廳前，兩邊有二十餘座鎗架，明晃晃的都插滿軍器。杜興道：「兩位哥哥在此少等，待小弟入去報知，請大官人出來相見。」杜興入去不多時，只見李應從裡面出來。楊雄、石秀看時，果然好表人物，有臨江仙詞爲証。

鵝眼鷹睛頭似虎，燕頰猿臂狼腰。疎財仗義結英豪。愛騎雪白馬，喜着絳紅袍。背上飛刀藏五把，點鋼鎗。斜嵌銀條性剛，誰敢犯分毫。李應真壯士，名號撲天鷗。

當時李應出到廳前，杜興引楊雄、石秀上廳拜見。李應連忙若禮，便教上廳請坐。楊雄、石秀再三謙讓，方纔坐了。李應便叫取酒來，且

思  
區  
與  
所

待楊雄石秀兩個再拜道。望乞大官人教書與祝家莊求收贖。遇性命生死不敢有忘。李應教請門館先生來商議。修了一封書。緘填寫名諱。使個鬪書印記。便差兩個副主管贖了。倩一匹快馬。星火去祝家莊。取這個人來。那副主管領了東人書札。上馬去了。楊雄石秀拜謝罷。李應道。二位壯士放心。小人書由便當放來。楊雄石秀又謝了。李應道。且請去後堂少叙。三盃待兩個隨進裡面。就具早膳。相待飯罷。吃了茶。李應問些鎗法。見楊雄石秀說的有理。心中甚喜。已牌時分。那個副主管回來。李應喚到後堂。問道。去的這人在那里。主管答道。小人親見朝奉下了書。倒有放還之心。後來走出祝氏三傑。反焦燥起來。書也不回。人也不放。定要解上州去。李應失驚道。他和我三家村裡。結生死之交。書到便當依允。如何恁地起來。必是你說得不好。以致如此。杜興你須自去走走。遭親見祝朝奉說個仔細。聽

李應  
原熱心  
殿亦效

由杜興道小犬恩去，別求與人親筆書到那裏，後幾首放李應道  
說得是急取一幅花箋，紙來茶廳親寫，寫畢封皮面上，便寫  
諱字圖書，把與杜興接了，後積湊過一匹快馬，俗主鞍轡，拿了鞭子  
便出莊門，上馬加鞭，迤迤家莊去了。李應道二位放心，我這封親筆  
書去，少刻定當放還兄弟，相見楊雄，有勞深謝了，留在後堂飲酒，筵  
席，看看天色待晚，不見杜興回來，李應心裏疑惑，再教人去接，只見  
莊客報道杜主管回來，李應問道幾個人回來，莊客道只是主管  
獨自一個跑馬回來，李應搖首道這却更作怪，往常道不是這等  
地搭今日緣何特地，楊雄有番都跟出前廳來看時，只見杜興下了  
馬，入得莊門，見他模樣，真得驚漲了兩皮半臉，說不的話，杜興怒氣  
時有詩爲証。

怪眼圓睜誰敢近，

神眉剔剔豈堪當。

生來長在巾山府，

鬼

臉英雄性最剛

李應出到前廳，連忙問道：你且說備細緣故，怎麼地來。杜興道：小人賣了東人書呈到他那里，第三重門下却好遇見祝龍、祝虎、祝彪弟兄三個坐在那里，小人聲了三個喏。祝彪喝道：你又來做甚麼？小人躬身稟道：東人有書在此拜上，祝彪那廝變了臉，罵道：你那主人恁地不曉人事，早晌使個潑男女來這里下書，要討那個梁山泊賊人時遷。如今我正要去解上州裡去，又來恁地。小人說道：這個時遷不是梁山泊人數，他自是蘄州來的客人，今投做莊東人，不想誤燒了官人店屋。明日東人自當依舊蓋還，萬望高擡貴手，寬恕寬恕。祝家三個都叫道：不還不還。小人又道：官人請看東人書札在此。祝彪那廝接過書去，也不拆開來看，袖手扯的粉碎，喝叫把小人直又出莊門。祝彪祝虎發話道：休要惹老爺們性發，把你那李應捉來，也做梁山

治強寇解了去。小人若對東人不盡言說，實被那三個畜生無禮，把東人百般穢罵，便喝叫莊客來拿小人。被小人飛馬走了，於路上氣死。小人耐耐那厮，枉與他許多年結生死之交。今日全無些仁義，那李應聽罷，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心頭那把無明業火，高舉三千丈，按納不下，大呼莊客快備我那馬來。楊雄石秀諫道：「大官人息怒，休爲小人們壞了貴處義氣。」李應那壁肯聽，便去房中披上一副黃金鎖子甲，前後獸面掩心，穿一領大紅袍，背膊邊插着飛刀一把，拿了一點鋼鏡，戴上鳳翅盔，出到莊前，點起三百悍勇莊客，杜興也披一副甲，持把鎗上馬，帶領二十餘騎馬軍。楊雄石秀也披掛起，挺着朴刀，路着李應的馬，遠遠祝家莊來。日漸銜山時分，早到獨龍岡前，但將人馬排開，原來祝家莊又蓋得好，占着這座獨龍山岡，四下一遭

獨龍那莊，正造在岡上，有三層城牆，都是頑石壘砌的，約高三丈，前

後兩座莊門兩條吊橋，牆裡四邊都蓋窩舖，四下里遍插着鎗刀軍器，門樓上排着戰鼓銅鑼。李應勒馬在莊前大罵祝家三子，怎敢毀誘老爺，只見莊門開處，擁出五六十騎馬來，當先一騎似火炭赤的馬上，坐着祝朝奉第三子祝彪出馬，怎生打扮：

頭戴縷金鳳翅荷葉盔，身穿連環瑣子梅花甲，腰懸一付弓和箭，手執二件刀與鎗，馬額下紅纓如血染，寶鏃邊氣焰似雲霞。

當下李應見了祝彪，指着大罵道：「你這廝口邊脰腥未退，頭上胎髮猶存，你爺與我結生死之交，誓愿同心共意，保護村坊，你家但有事，情要取人時，早來早放，要取物件，無有不奉，我今一個平人，二次修書來討你，如何扯了我的書札，賤辱我名，是何道理？」祝彪道：「俺家雖和你結生死之交，誓愿同心協意，共捉梁山泊反賊，掃清山寨，你如何却結連反賊，意在謀叛？」李應喝道：「你說他是梁山泊甚人，你這廝」



却寬平人做賊當得何罪。祝彪道：賊人時遷已自招了，你休要在道里胡說亂道。遮掩不過你去便去，不去時連你捉了也做賊人解送。李應大怒，拍坐下馬，挺手中鎗，便遶祝彪兩邊搥起鼓來。祝彪縱馬去戰，李應兩個就獨龍岡前，一來一往，一上一下，鬥了十七八合。祝彪戰李應不過，撥回馬便走。李應縱馬趕將去，祝彪把鎗橫擔在馬上，左手拈弓，右手取箭，搭上箭，拽滿弓，靛得較親，背翻身一箭。李應急躲時，臂上早着。李應翻身半墜下馬來。祝彪便勒轉馬來，捨人。楊雄右秀見了，大喝一聲，閃兩條朴刀，直遶祝彪馬前殺將來。祝彪抵擋不住，急勒回馬便走。早被楊雄一朴刀，戳在馬後股上。那馬負疼，壁直立起來，險些兒把祝彪掀在馬下。却得隨從馬上的人，都搭上箭射將來。楊雄右秀見了，自思又無衣甲遮身，只得退回不趕。杜興也自把李應救起上馬先去了。楊雄右秀畏了衆莊客也走了。祝家

莊人馬趕了一二三里路見天色晚來也自回去了杜興扶着李應回到莊前下了馬，同入後堂坐，衆宅眷都出來看視，拔了箭矢伏侍，卸了衣甲，便把金瘡藥敷了瘡口，連夜在後堂商議，楊雄石秀說道：「既是大官人被那廝無禮，又中了箭，非不効力，時遷亦不能勾出來，我弟兄兩個只得上梁山泊去，懇告晁宋二公，并衆頭領來，與大官人報仇，花救時遷，李應道：「非是我不用心，實出無奈，兩位壯士只得休怪，叫杜興取些金銀相贈，楊雄石秀那里肯受，李應道：「江湖之上，二位不必推却，兩個方纔收受，拜辭了李應，杜興送出村口，指與大路，杜興作別了，自回李家莊，不在話下，且說楊雄石秀取路投梁山泊來，早看見遠遠一處新造的酒店，那酒旗兒直挑出來，兩個入到店裡，買些酒吃，就問路程，這酒店却是梁山泊新添設做眼的酒店，正是石勇掌管兩個，一面吃酒，一頭動問酒保上梁山泊路程，石勇見

他兩個非常便來答應道：「你兩位客人從那里來，要問甚麼事？」楊雄道：「我們從蘄州來。」石勇猛回想起道：「莫非足下是那秀濂、楊雄道我乃是楊雄，是個兄弟。」石秀大哥如何得知石秀名，石勇慌忙道：「小人不認得。」前者戴宗哥哥到蘄州回來，多曾稱說兄弟長，聞名久矣。今得上山，且喜且喜。三個叙禮罷，楊雄石秀把上件事都對石勇說了。石勇隨即叫酒保置辦外間酒來相待。推開後面水亭上，坐了攪起方，放了一枝獨箭。只見對港蘆葦叢中，早有小喽囉搖過船來，活剪纜，邀二位上船，直送到鴨嘴灘上岸。石勇已自先使人上山去報知，早見戴宗、楊林下山來迎接，俱各叙禮罷。一同上至大寨裡，眾頭領知道有好漢上山，都來聚會。大寨坐下，戴宗、楊林引楊雄、石秀上廳來，見晁蓋、宋江、并眾頭領相見已罷。晁蓋細問兩個踪跡，楊雄石秀把本身武藝投托入夥，先說了。眾人大喜，讓位而坐。楊雄漸漸

是天王  
大長正  
徑

說到有個來投托大寨同人聚的時，還不合偷了祝家店裏報曉雞。一時爭鬧起來，石秀放火燒了他店屋。時遷被捉，李應二次修書去討，怎當祝家三子堅執不放，誓願要捉山寨裡好漢。且又千般辱罵，耐耐那廝十分無禮，不說萬事皆休，纔然說罷，晁蓋大怒，喙叫孩兒們將這兩個與我斬乞報來。正是

傷雄石秀訴衷腸，可笑時遷行不減。  
惹得群雄齊發怒，與兵三打祝家莊。

宋江慌忙勸道：哥哥息怒。兩個壯士不遠千里而來，同心協助，如何却要斬他？晁蓋道：俺梁山泊好漢自從聚併王倫之後，便以忠義爲主。全施仁德於民，一個個兄弟下山去，不曾折了銳氣。新舊上山的兄弟們，各各都有豪傑的光彩。這廝兩個把梁山泊好漢的名目去偷雞吃，因此連累我等受辱。今日先斬了這兩個，將這廝首級去那

印倫  
尺銀些

里就令便起軍馬去就洗滌了那個村坊不要輸了銳氣如何孩兒  
們快斬了報來宋江勸住道不然哥哥不聽這兩位賢弟却纔所說  
那個鼓上蟻時遷他原是如此等人以致惹起祝家那廝來豈是這工  
位賢弟要玷辱山寨我也每每聽得有人說祝家莊那廝要和俺山  
寨敵對即日山寨人馬數多錢糧缺欠非是我等要去尋他那廝倒  
來吹毛求疵因而正好乘勢去拿那廝若打得些莊倒有三五年糧  
食非是我們生事害他其實那廝無禮哥哥權且息怒小可不才親  
領一支軍馬故請幾位賢弟們下山去打祝家莊若不洗滌得那個  
村坊誓不還山一是與山寨報仇不折了銳氣二乃免此小輩被他  
挫辱三則得許多糧食以供山寨之用四者就請李應上山入夥吳  
學究道兄長之言最好豈可山寨自斬手足之人戴宗便道寧乃斬  
了小弟不可絕了賢路眾頭領方勸是蓋坊終免了二人揚雄石秀

也自謝罪宋江撫諭道賢弟休生異心此是山寨號令不得不如此便是宋江倘有過失也須斬首不敢容情如今新近又立了鉄面孔目裴宣做軍政司賞功罰罪已有定例賢弟只得恕罪恕罪楊雄石秀拜罷謝罪已了見蓋叫去坐于楊林之下山寨裡都喚小嘍囉來叅賀折頭領已畢一面殺牛宰馬且做慶喜筵席撥定兩所房屋教楊雄石秀安歇每人撥十個小嘍囉伏侍當晚席散次日再備筵席會衆商量議事宋江教喚鉄面孔目裴宣計較下山人數啟請諸位頭領同宋江去打祝家莊定娶洗滌了那個村坊商議已定除晁蓋頭領鎮守山寨不動外留下吳學究劉唐并阮家三弟兄呂方郭盛護持大寨原撥定守灘守關守店有職事人負俱各不動又撥新到頭領孟康營造船隻頂替馬麟監督戰艇寫下告示將下山打祝家莊頭領分作兩起頭一撥宋江花榮李俊穆弘李逵楊雄石秀黃信

歐鵬楊林帶領三千小嘍囉五百騎軍波掛出不下山前道第五擒  
便是林冲秦明戴宗張橫張順馬麟鄧飛王矮虎白勝也帶領三千  
小嘍囉三百馬軍隨後接應再着金汝灘鴨嘴灘三處小寨四教宋  
萬鄭天壽守把就行接應糧艸晁蓋送路已了自回山寨且說宋江  
并衆頭領逕透祝家莊來於路無話早來到獨龍山前尚有一里多  
路前軍下了寨柵宋江在中軍帳裡坐下便和花榮商議道我聽得  
說祝家莊裡路徑甚雜未可進兵且先使兩個人去探聽路途曲折  
然後進去。知得順逆路程却總進去與他敵對李逵便道哥哥兄弟  
閒了多時不曾殺得一個人我便先去走一遭宋江道兄弟你去不  
得若破陣衝敵用着你先去這是做細作的勾當用你不着李逵笑  
道量這個鳥莊何須哥哥費力只兄弟自帶了三二百個孩兒們殺  
將去把這個鳥莊上人都砍了何須要人先去打聽宋江喝道你這

爾等

所休胡說。且一壁廂去。叫你便來。李逵走開去了。自說道。打死幾個蒼蠅也何須大驚小怪。宋江便喚石秀來說道。兄弟曾到彼處。可和楊林走一遭。石秀便道。如今哥哥許多人馬到這里。他莊上如何不陞備。我們扮做甚麼樣人入去好。楊林便道。我自打扮了解魔的法師去。身邊藏了短刀。手裡擎着法環。路搖搖將入去。你只聽我法環響。不要離了我前後。石秀道。我在蘄州原曾賣柴。我只是挑一擔柴進去賣便了。身邊藏了暗器。有些緩急。圖膽也用得着。楊林道。好好。我和你計較了。今夜打點五更起來便行。宋江聽了。心中也喜。有詩爲証。

鼠雞無賴咲時遷。被捉遭刑不可言。搔動宋江諸煞曜。三

鼎運節作平川。

且說石秀挑着柴擔先入去。行不到二十里來。只見路徑曲折多難。



公秀此  
八的是  
加得

四下里灣環相似樹木叢密難認路頭石秀便歇下柴擔不走聽得  
背後法環嚮得漸近石秀看時却見楊林頭帶一箇破笠子身穿一  
領舊法衣手裡擎着法環於路搖將進來石秀見沒人叫住楊林說  
道看見路徑灣雜難認不知那里是我前日跟隨李應來時的路天  
色已晚他們衆人都是熟路正看不仔細楊林道不要管他路徑曲  
直只顧揀大路走便了石秀又挑了柴只顧望大路先走見前面一  
村人家數處酒店肉店石秀挑着柴便望酒店門前歇了只見店內  
把杆刀鎗又插在門前每人身上穿一領黃背心寫個大祝字往來  
的人亦各如此石秀見了便看着一個年老的人唱個喏拜揖道丈  
人請問此間是何風俗爲甚都把刀鎗插在當門那老人道你是那  
里來的客人原來不知只可快走石秀道小人是山東販裏子的客  
人消折了本錢回鄉不得因此擔柴來這里賣不知此間鄉俗地理

老人道：客人只可快走別處躲避。這裏早晚要大厮杀也。石秀道：此間這等好村坊，去處怎地了？太廝難。老人道：客人你敢真個不知，我說與你。俺這裏喚做祝家莊，村岡上便是祝朝奉衙裡。如今惡了梁山泊好漢，見今引領軍馬在村口，要來廝殺。却怕我這村里路雜，木敢入來，見今駐劄在外面。如今祝家莊上行號令下來，每戶人家要我們精壯後生，准備着，但有令傳來，便要去策應。石秀道：丈人村中總有多少人家？老人道：只我這祝家村，也有一二萬人家。東西還有兩村人接應。東村喚做撲天鵬李應，李大官人；西村喚做龐太公莊，有個女兒喚做龐三娘，綽號一丈青，十分了得。石秀道：似此如何？却怕梁山泊做甚麼？那老人道：若是他們初來時，不知路的，也要吃捉了。石秀道：丈人怎地初來要吃捉了？老人道：我這村裡的路，有首詩說道：好個祝家莊，盡是盤陀路，容易入得來，只是出不去。石秀聽罷，便



說之間只聽得外面炒鬧石秀聽得道拿了一個細作石秀吃了一驚跟那老人出來看時只見七八十個軍人背綁着一個人過來石秀看時却是楊林剗得赤條條的索子綁着石秀看了只暗暗地叫苦悄悄假問老人道這個拿了的是甚麼人爲甚事綁了他那老人道你不見說他是宋江那里來的細作石秀又問道怎地吃他拿了那老人道說這廝也好大胆獨自一個來做細作打扮做個解魔法師閃入村裡來却又不認這路只揀大路走了左來右去只走了死路又不曉的白楊樹轉灣抹角的消息人見他走得差了來路踉蹌報與莊上大官來捉他這廝方纔又掣出刀來手起傷了四五個人苗不住這里人多一發上去因此吃拿了有人認得他從來是賊叫做錦豹子楊林說言未了只聽得前面喝道說是莊上三官人巡綽過來石秀在壁縫裡張時看見前面擺着二十對纓鎗後面四五個

人騎戰馬都響弓插箭又有三五對青白哨馬中間擁着一個年少的壯士坐在一匹雪白馬上全付披掛了弓箭手執一條銀鎗石秀自認得他特地問老人道過去相公是誰那老人道這官人正是祝朝奉第三子喚做祝彪定着西村扈家莊一丈青爲妻弟兄三個只有他第一了得石秀拜謝道老爺爺指點歸路出去那老人道今日晚了前面倘或廝殺枉送了你的性命石秀道爺爺可救一命則個那老人道你且在我家歇一兩日打聽得沒事便可出去石秀拜謝了坐在他家只聽得門前四五替報馬報將來排門分付道你那百姓今夜只看紅燈爲號齊心併力捉拿梁山泊賊人解官請賞叫過去了石秀問道這個人是誰那老人道這個官人是本處捕盜巡檢今夜約會要捉宋江石秀見說心中自忖了半回討箇火把叫了安甯自去屋後草窩裡睡了却說宋江軍馬在付口屯駐不見楊林石

李大將  
不計利  
古所以  
久他下

秀出來回報隨後又使歐鵬去到村口出來回報道聽得那里講動說道捉了一個細作小弟見路徑又雜難認不敢深入重地宋江聽罷忿怒道如何等得回報了進兵又吃拿了一個細作必然陷了兩個兄弟我們今夜只顧進兵殺將入去也要救他兩個兄弟未知你衆頭領意下如何只見李逵便道我先殺入去看是如何宋江聽得隨即便傳將令教軍士都披掛了李逵楊雄前一隊做先鋒使李俊等引軍做合後穆弘居左黃信在右宋江花榮歐鵬等中軍頭領搖旗吶喊搥鼓鳴鑼大刀闊斧殺遶祝家莊來比及殺到鴈籠岡上是黃昏時分宋江催儻前軍打莊先鋒李逵脫得赤條條的揮兩把夾鋼板斧大剌剌地殺向前來到得莊前看時已把吊橋高高地拽起了莊門裡不見一點火李逵便要下水過去楊雄扯住道使不得關隘莊門必有計策待哥哥來別有商議李逵那里忍得住拍着雙斧

隔岸大罵道那鳥祝太公老賊你出來黑旗賊箭在道望莊上只  
是不應宋江中軍人馬到來楊雄接着報說莊上並不見人馬亦無  
動靜宋江勒馬看時莊上不見刀鎗軍馬心中疑忌猛省道我的不  
是了天眷上明明戒說臨敵休急暴是我一時見不到只要救兩個  
兄弟以此連夜起兵不期深入重地直到了他莊前不見敵軍他必  
有計策快教三軍且退李逵叫道哥哥軍馬到這里了休要退兵我  
與你同進去你都跟我來說由未了莊上早知只聽得祝家莊裡  
一箇號砲直飛起半天裡去那獨龍岡上千百把火把一齊點着那  
門樓上弩箭如雨點般射的來宋江道取舊路回軍只見後軍頭領  
李俊人馬先奮起喊來說道來的舊路都阻塞了必有埋伏宋江教  
軍兵四下里尋路走李逵揮起雙斧徑來尋人廝殺不見一個敵軍  
只見獨龍岡上山頂又放一箇砲響聲未絕四下里喊聲震地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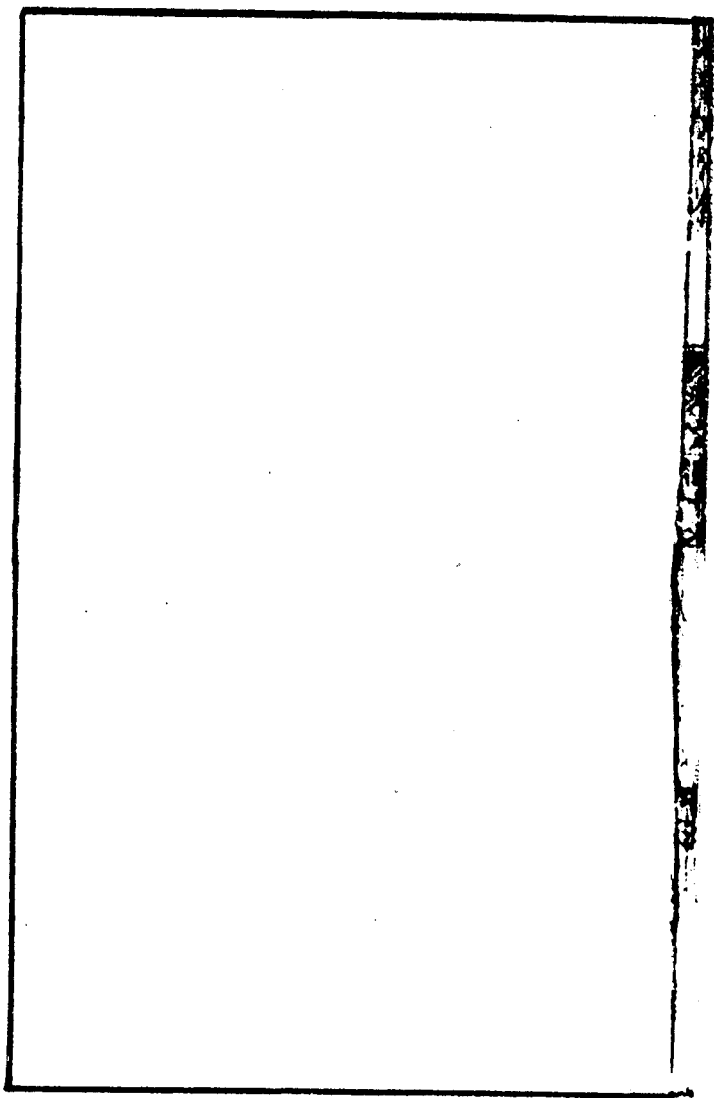
侯班馬才能難脫龍潭虎穴，正是安排縛虎擒龍計。要捉驚天動地人，畢竟來公明并眾將軍馬，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人家少年子弟，不識世務，任着他做性氣，每足喪家下身如虎。虎者可鑑也。

水滸傳卷之四十七





竟陵鍾惺伯敬父 批評

第四十八回

一丈青單使王矮虎 宋公明兩打祝家莊

詩曰

虎噬狼吞滿四方 三莊人馬勢無雙  
天王掉號惟晃蓋 雨高名羨宋公明  
可笑金睛王矮虎 翻輸紅粉皂三娘  
他年簡聚梁山泊 女輩英雄獨擅場

話說當下宋江在馬上看時，四下里都有埋伏軍馬，且教小喽囉只徑大路殺將去，只聽得五軍屯塞住了，衆人都叫苦起來。宋江問道：「怎麼叫苦？」衆軍都道：「前面都是盤蛇路，走了一遭，又轉到這里。」宋江道：「教軍馬望火把亮處，有房屋人家取路出去，又走不多時，只見前

石秀  
宋江

軍又發起喊來，叫道：「總得望火把亮處取路。」又有苦竹簽、鐵蒺藜，遍地撒滿鹿角，都塞了路口。宋江道：「莫非天喪我也。」正在慌急之際，只聽得左軍中間穆弘隊裡鬧動報來，說道：「石秀來了。」宋江看時，見石秀煞着口刀，趕到馬前道：「哥哥休慌，兄弟已知路了。」暗傳下將令，教五軍只看有白楊樹，便轉灣走去，不要管他路濶路狹。宋江催趲人馬，只看有白楊樹，便轉。宋江去約走過五六里路，只見前面人馬越添得多了。宋江疑忌，便喚石秀問道：「兄弟怎麼前面賊兵衆廣？」石秀道：「他有燭燈爲號，且尋燭燈便走。」花榮在馬上看見，把手指與宋江道：「哥哥你看，見那樹影裡這碗燭燈麼？」只看我等投東，他便把那碗燈望東扯，若是我們投西，他便把那碗燈望西扯。只那些兒，想來便是號令。宋江道：「怎地奈何？」他那碗燈花榮道：「有何難哉？」便拈弓搭箭，縱馬向前，望着影中，只一箭，不端不正，恰好把那碗紅燈射將下。

來四下里埋伏軍兵不見了那碗紅燈便都自亂流起來宋江叫石秀引路且殺出村口去只聽得前面喊聲連天一帶火把縱橫撩亂宋江教前軍札住且使石秀領路去探不多時回來報道是山寨中第二撥軍馬到了接應殺散伏兵宋江聽罷進兵夾攻奪路迤出村口併殺祝家莊人馬四散去了會合着林冲秦明等衆人軍馬同在村口駐劄却好天明去高阜處下了寨柵整點人馬數內不見了鎮三山黃信宋江大驚詢問緣故有昨夜跟去的軍人見的來說道黃頭領聽着哥哥將令前去探路不隄防蘆葦叢中討出兩把鍬鈎拖翻馬脚被五七個人活捉去了救護不得宋江聽罷大怒要殺陸行雷漢如何不早報來林冲花榮勸住宋江衆人納悶道莊又不曾打得到折了兩個兄弟似此怎生奈何楊雄道此間有三個村坊結併所有東村李大官人前日已被祝彪那廝射了一箭見今在莊上養

疾哥何不去與他計議。宋江道：「我正忘了，問他便知本處地理虛實，分付教取一對殿前羊酒，選一騎好馬，并鞍轡，親自上門去求見。」隨即與林中秦明、樵守柵寨。宋江帶同花榮、楊雄、石秀上了馬，隨行三百馬軍，取路投李家莊來。到得莊前，早見門樓緊閉，吊橋高拽，起了牆裡擺着許多莊兵人馬，門樓上早擡起鼓來。宋江在馬上叫道：「俺是梁山泊義士宋江，特來謁見大官人，別無他意，休要隄備。」莊門上杜興看見，有楊雄、石秀在彼，慌忙開了莊門，放隻小舡過來與宋江聲喏。宋江連忙下馬來答禮。楊雄、石秀近前稟道：「這位兄弟便是。」引小弟兩個投李大官人的，喚做鬼臉兒杜興。宋江道：「原來是杜主管，相煩足下對李大官人說，俺梁山泊宋江久聞大官人大名，無緣不曾拜會。今因祝家莊要和俺們做對頭，經過此間，特獻綵段名馬，並酒薄禮，只求一見，別無他意。」杜興領了言語，再渡過莊來，直到廳

李應

前李應帶傷被攔坐在床上杜興把宋江要求見的言語說了李應道他是梁山泊造反的人我如何與他厮見無私有意你可回他話道只說我臥病在床動止不得難以相見改日却得拜會禮物重蒙所賜不敢祇受

三祝英雄不可干

便將羊酒事高談

李應倨傲情辭偽

緊

閉重門不放參

杜興再渡過來見宋江稟道俺東人再三拜上頭領本欲親身迎迓奈緣中傷患軀在床不能相見容日專當拜會重蒙所賜厚禮並不敢祇受宋江道我知你東人的意了我因打祝家莊失利欲求相見則個他恐祝家莊見怪不肯出來相見杜興道非是如此委實患病小人雖是中山人氏到此多年了頗知此間虛實事情中間是祝家莊東是俺李家莊西是扈家莊這三村莊上誓願結生死之交有事

互相救應。今番惡了俺東人，自不去救應。只恐西村扈家莊上要來相助他莊上別的不打緊，只有一個女將喚做一丈青扈三娘，使兩口日月刀，好生了得。却是祝家莊第三子祝彪，定爲妻室。早晚娶娶，若是將軍要打祝家莊時，不須提備東邊，只要緊防西路。祝家莊上前後有兩座莊門，一座在獨龍岡前，一座在獨龍岡後。若打前門，却不濟事。若是兩面夾攻，方可得破。前門打緊，路難認，一遭都是彎蛇路徑，濶狹不等。但有白楊樹，便可轉灣。方是活路，如無此樹，便是死路。石秀道：「他如今卻把白楊樹木砍伐了，將何爲記？」杜興道：「雖然砍伐去了，樹如何起得根盡也。須有樹根在彼，只宜白日進兵去攻。打黑夜不可進去。」宋江聽罷，謝了杜興，一行人馬，却回寨裡來。林冲等接着，都到大寨裡坐下。宋江把李應不肯相見，并杜興說的話，對衆說。領說了李逵，便插口道：「好意送禮與他，那厮不肯出來迎接。」

哥我自引三百人去打開烏莊腦揪這廝出來拜見哥哥宋江道兄弟你不肯得他是富貴良民懼怕官府如何造次肯與我們相見李逵笑道那廝想是個小孩子怕見衆人一齊都笑起來宋江道雖然如此說了兩個兄弟陷了不知性命存亡你衆兄弟可竭力向前跟我再去攻打祝家莊衆人都起身說道哥哥將令誰敢不聽不知教誰前雲霧旋風李逵說道你等是小孩子我使前去宋江道你做先鋒不利今番用你不着李逵低了頭忿氣宋江便點馬麟鄒飛歐鵬王矮虎四個跟我親自做先鋒去第二點戴宗秦明楊雄石秀李俊張橫張順白勝准備下水路用人第三點林冲花榮穆弘李逵分作兩路策應衆軍操撥已定都飽食了披掛上馬且說宋江親自要去做先鋒攻打頭陣前打着一面大紅帥字旗引着四個頭領一百五十騎馬軍一千步軍直殺進祝家莊來於路着人探路直來到獨



龍岡前宋江勒馬看那祝家莊時果然雄壯古人有篇詩讚便見祝家莊氣象但見

獨龍山前獨龍岡，獨佔山身祝家莊。  
遶岡一帶長流水，遶環匝皆垂楊。  
牆內森森羅劍戟，門前密密排刀鎗。  
飄揚旗幟驚鳥雀，紛紜矛盾先光芒。  
強弩硬弓當要路，灰瓶砲石護垣牆。  
對敵盡皆雄壯士，當鋒多是少年郎。  
祝龍出陣真難敵，祝虎交鋒莫可當。  
更有祝彪多武藝，叱咤嗚嗚比霸王。  
朝奉祝公謀畧廣，金銀羅綺有千箱。  
樽酒常時延好客，山林鎮日會豪強。  
久共三村盟誓約，掃清強寇保村坊。  
白旗一對門前立，上面明書字兩行。  
填平水泊擒晁蓋，踏破梁山捉宋江。

當下宋江在馬上看了祝家莊那兩面旗心中大怒說道我若打

想為救  
來那知  
和姓說  
見

不得祝家莊求不回梁山泊衆頭領看了一齊都怒起來宋江驕  
人馬都到了留下第二撥頭領攻打前門宋江自引了前部人  
過獨龍岡後面來看祝家莊時後面都是銅牆鐵壁把得嚴整  
看之間只見五匹彪軍馬納着喊從後殺來宋江留下馬麟都  
飛把住祝家莊後門自帶了歐鵬王矮虎分一半人馬前來迎山  
坡下來軍約有二三十騎馬軍當中簇擁着一員女將怎生結束但

霧鬃雲環嬌女將鳳頭鞋寶鏡斜踏黃金甲襯紅紗縵帶柳  
腰端跨巨斧把雄兵亂吹玉戩手將猛將生拿天然美貌海棠花  
一丈青當先出馬

那來軍正是扈家莊女將一丈青扈三娘一騎青駿馬上輪兩口日  
月雙刀引着三五百莊客前來祝家莊應宋江道聞說扈家莊有

這箇女將好生了得。想來正是此人。誰敢與他迎敵。說由未了。只見  
連王矮虎是個好色之徒。聽得說是個女將。指望一合便捉得過來。  
當時喊了一聲。驟馬向前。挺手中鎗。便出迎敵。一丈青兩軍納喊。那  
扈三娘拍馬舞刀來戰王矮虎。一個雙刀的熟鬧。一個單鎗的出衆。  
兩個鬥敵十數合之上。宋江在馬上看時。見王矮虎鎗法架隔不住。  
原來王矮虎初見一丈青。恨不得便捉過來。誰想鬥過十合之上。看  
看的手顫脚麻。鎗法便都亂了。不是兩個性命相撲時。王矮虎却要  
做光起來。那一丈青是個乖覺的人。心中道。這廝無理。便將兩把雙  
刀二上直下。砍將入來。這王矮虎如何敵得過。撥回馬却待要走。被  
一丈青縱馬赶上。把右手刀掛了。輕舒猿臂。將王矮虎提離鞍鞵。活  
捉去了。衆莊客齊上。把王矮虎橫拖倒拽。捉了去。歐陽見折了丑漢。  
便提起刀來。殺一丈青。縱馬跨刀。換着歐鵬兩個。攔路。原來歐鵬和

是軍寨子弟出身使得好大滾刀宋江看了暗暗地叫苦怎的一箇  
歐鵬刀法精熟也敵不得那女將半點便宜卻飛在遠遠處看見捉  
了王矮虎歐鵬又戰那女將不下跑着馬提了鉄鎗大發喊趕將來  
祝家莊上已看多時誠恐一丈青有失慌忙放下吊橋開了莊門祝  
龍親自引了三百餘人驟馬提鎗來捉宋江馬麟看見一騎馬使起  
雙刀來迎住祝龍廝殺卻飛恐宋江有失不離左右看他兩邊廝殺  
喊聲迭起宋江見馬麟開祝龍不過歐鵬開一丈青不下正慌哩只  
見一彪軍馬從剌斜里急將來宋江看時大喜却是霹靂火秦明聽  
得莊後廝殺前來救應宋江大叫秦統領你可替馬麟秦明是洞悉  
性的人更兼祝家莊捉了他徒弟黃信正沒好氣拍馬飛起狼牙棍  
便來直取祝龍祝龍也挺鎗來敵秦明馬麟引了人却奪王矮虎那  
一丈青看見了馬麟來奪人便撇了歐鵬却來接住馬麟廝殺兩個

都會使雙刀馬上相迎着。正如遍風飄玉屑，雪撒瓊花。宋江看得眼  
都花了。這邊秦明和祝龍鬪到十合之上，祝龍如何敵得秦明過。莊  
廟裡面那教師樂廷玉，帶了鐵鎚上馬，挺鎗殺將出來。歐鵬便來迎  
住樂廷玉，廝殺樂廷玉也不來交馬，帶住鎗時，刺斜里便走。歐鵬趕  
將去，被樂廷玉一飛鎚，正打着翻筋斗，顛下馬去。卻飛大叫孩兒們，  
放人上馬，飛着鉄鎗，逕遶樂廷玉。宋江急喚小喽囉，收得歐鵬上馬。  
那祝龍當敵秦明不住，拍馬便走。樂廷玉也撇了鄧飛，却來戰秦明。  
兩個鬥了一二十合，不分勝敗。樂廷玉賣個破綻，落荒即走。秦明舞  
棍，逕趕將去。樂廷玉便掣荒草之中，跑馬入去。秦明不知是計，也追  
入去。原來祝家莊那等去處，都有人埋伏。見秦明馬到，拽起絆馬索。  
來連人和馬都絆翻了。發聲喊捉住了秦明。鄧飛見秦明墜馬，慌忙  
來救。急見絆馬索拽扣，待回身，兩中裡叫聲着撻鉤，似亂麻一般搭

牙然馬上活捉了去。宋江看見，只叫得苦。止收得歐鵬上馬，馬繮撒了一丈青，急遶來保護宋江，望南而走。背後樂廷玉、祝龍一丈青，分投趕將來看。看沒路，正待受縛，只見正南上一夥好漢，飛馬而來。皆後隨從，約有五百人馬。宋江看時，乃是沒遮欄楊弘、東南上也有三百餘人，兩個好漢飛遶前來。一個是病關索楊雄，一個是拚命三郎石秀。東北上又一個好漢高聲大叫，留下人着宋江看時，乃是小李廣花榮。三路人馬一齊都到。宋江心下大喜，一發併力來戰樂廷玉。祝龍莊上望見，恐怕兩個吃虧，且教祝虎守住莊門，小郎君祝彪騎一疋劣馬，使一條長鎗，自引五百餘人馬，從莊後殺將出來。一齊混戰。莊前李俊、張瑄、張順下水過來，被莊上亂箭射來，不能下手。戴宗、白勝只在對岸叫喊。宋江見天色晚了，急叫馬麟先保護歐鵬出村口去。宋江又教小喽囉篩糧聚糧，衆好漢且戰且走。宋江自拍馬

到處尋不着，只恐弟兄們迷了路。正行之間，只見一丈青飛馬回來。宋江措手不及，便拍馬望東而走。背後一丈青緊追着，八個馬蹄，翻盪撒飯相似，趕投深村處來。一丈青正赶上，宋江待要下手，只聽得山坡上有人大叫道：「那鳥婆娘，趕我哥哥那里去！」宋江看時，却是黑旋風李逵，輪兩把板斧，引着七八十個小嘍囉，大踏步趕將來。一丈青便勒轉馬，望這樹林邊去。宋江也勒住馬看時，只見樹林邊轉出十數騎馬軍來，當先簇擁着一個壯士，怎生結束，但見：

兜頭盔穩戴，磨銀鎧甲重披。素羅袍上綉花枝，獅蠻帶瑣瑤竈砌。丈八蛇矛緊挺，霜花駿馬頻嘶。蒲山都喚小張飛，豹子頭林冲便是。

那來軍正是豹子頭林冲，在馬上大喝道：「兀那婆娘，走那里去！」一丈青飛刀縱馬，直透林冲。林冲挺丈八蛇矛迎敵，兩個鬪不到十合，林

冲賣個破綻施一丈青兩口刀砍入來林冲把蛇矛逼個住兩口刀逼斜了，赶攏去，輕舒猿臂，欵扭狼腰，把一丈青只一拔，活挾過馬來。宋江看見喝聲，不知高低，林冲叫軍士綁了，驛馬來問道：「不會傷犯了哥哥，宋江道：『不曾傷着，便叫李逵快走村中接應。』衆好漢且教來村口商議。天色已晚，不可戀戰，黑旋風領本部人馬去了。林冲保護宋江，押着一丈青在馬上，取路出村口來。當晚衆頭領不得便宜，急急都趕出村口來。祝家莊人馬也收回莊上去，請村中殺死的人，不計其數。祝龍教把捉到的人，都將來陷車囚了。一發拿了宋江，却解上東京去請功。扈家莊已把王矮虎解送到祝家莊去了。且說宋江收回大隊人馬，到村口下了寨棚，先教將一丈青過來，喚二十個老成的小嘍囉着四個頭領，騎四匹快馬，把一丈青拴了雙手，也騎一疋馬，連夜與我送上梁山泊去，交與我父親宋太公收管便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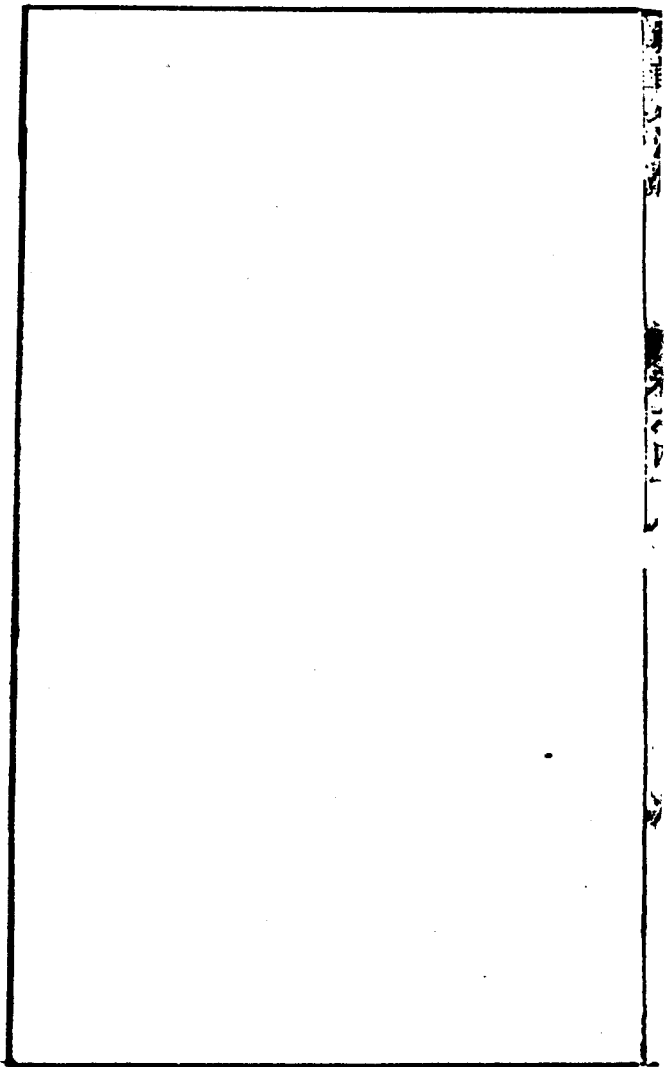


周話待我回山寨自有發落。張頭領都只道宋江與秦連個女子，  
督小心送去。就把一輛車兒，教歐鵬上山去將息。一行人都領了將  
令，連夜去了。宋江其夜在帳中納悶，一夜不睡，坐而待旦。次日只見  
探事人報來，說軍師吳學究引將三阮頭領，并呂方、郭盛帶五百人  
馬到來。宋江聽了，出寨迎接了軍師吳用，到中軍帳裡坐下。吳學究  
帶將酒食來與宋江把盞賀喜。一面犒賞三軍，衆將吳用道：「山寨裡  
是頭領多，聽得哥哥先次進兵不利，特地使將吳用并五個頭領來  
助戰，不知近日勝敗如何。」宋江道：「一言難盡，耐祝家那廝，他莊門  
上立兩面白旗，寫道：『填平水泊擒晁蓋，略破梁山捉宋江。』這廝無禮，  
竟一遭進兵攻打，因爲失其地利，折了楊林、黃信。夜來進兵，又被一  
夾青捉了王矮虎、樂廷玉，鎗打傷了歐鵬，絆馬索拖翻捉了秦明、鄧  
飛。如此失利，若不得林教頭恰活捉得一丈青時，折盡銳氣。今來似

此如之奈何。若是宋江打不得祝家莊，破城不出，這幾個兄弟，豈願自死於此地也。無面目回去，見得晁蓋哥哥，吳學究笑道：「這個祝家莊，也是合當天敗，却好有此這個機會。」吳用想來，唾手而得，事在旦夕，可破宋江聽罷，大驚，連忙問道：「軍師神機妙策，人不敢及，請問先生這祝家莊如何？」旦夕可破，機會自何而來？吳學究笑着不慌不忙，帶兩個頭頭，說出這個機會來，有分教：祝家莊上殺數百個壯漢，村夫梁山泊中添八九個英雄好漢。正是空中伸出拿雲手，救出天羅地網人。畢竟軍師吳用對宋江說出甚麼機會來，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王矮虎實是好色，却不遮掩。卽在性命相併之地，只是幸其性耳。若是道學先生，便有無數戴頭蓋尾的，所在日夷行跣的光景。



竟陵鍾惺伯敬父批評

第四十九回

解珍解寶雙越獄 孫立孫新大劫牢

西江月

忠義立身之本，奸邪壞國之端。狼心狗俸濫居官，致使英雄捩腕。  
奪虎機謀可惡，劫牢計策堪觀。登州城郭痛悲酸，頃刻橫屍遍滿。  
話說當時吳學究對宋公明說道：今日有個機會，却是石秀面上。一  
起來投入夥的人，又與欒廷玉那廝最好，亦是楊林鄧飛的至愛相  
識。他知道哥哥打祝家莊不利，特獻這條計策，來入夥，以爲進身之  
報。隨後便至五日之內，可行此計。却是好麼？宋江聽了大喜道：妙哉。  
才纔笑逐顏開，說話的却是甚麼計策？下來便見看官牢記這段話。

頭原來和宋公明初打祝家莊時，同一事發，却難這邊說一句，那邊說一回，因此權記下這兩打祝家莊的話頭，却先說那一回來，投入夥的人，乘機會的話，下來接着開目，原來山東海邊有個州郡，喚做登州，登州城外有一座山，山上多有豺狼虎豹，出來傷人，因此登州知府拘集獵戶，當廳委了杖限文書，捉捕登州山上大虫，又仰山前山後里正之家，也要捕虎文狀，限外不行，解官痛責，枷號不恕，且說登州山下有一家獵戶，弟兄兩個，哥哥喚做解珍，兄弟喚做解寶，弟兄兩個都使渾鉄點鋼，又有一身驚人的武藝，當州裡的獵戶們都讓 he 第一，那解珍一個綽號喚做兩頭蛇，這解寶綽號叫做雙尾蝎，二人父母俱亡，不曾婚娶，那哥哥七尺以上身材，紫棠色面皮，腰細膀闊，曾有一篇臨江仙，單道着解珍的好處：

雄是登州蒐獵戶，忠良編惡奸邪，虎皮戰襖鹿皮靴，硬弓開滿月。

強弩騰揮車，渾鉄鋼叉無敵手。縱橫誰敢關，怒時肝胆盡橫斜。  
解珍心性惡，人號兩頭蛇。

那個兄弟解寶，更是利害，也有七尺以上身材，面圓身黑，兩隻腿上，刺着兩個飛天夜叉，有時性起，恨不得騰天倒地，拔樹搖山，也有一篇西江月，單道着解寶的好處。

性格忘生拚命生，志氣英豪。趕翻糜鹿與猿猴，殺盡山中虎豹。  
手執蓮花鉄鏡，腰纏蒲葉尖刀。腰間紫束虎筋條，雙尾蝎英雄解寶。

那弟兄兩個，當官受了井限文書，回到家中，整頓窩弓藥箭等子，鐵叉穿了豹皮袴，虎皮套頭，拿了鉄叉，兩個迤邐登州山上，下了窩弓，去樹上等了一日，不齊事，收拾窩弓，下去。次日又帶了乾糧，再上山伺候。看看天晚，弟兄兩個，再把窩弓下了，扒上樹去，直等到五更。

又沒動靜。兩個移了窩子。却來西山避下了。坐到天明。又等不着。兩個心焦。說道。限三日內。要納大虫。遲時。須用受責。却是怎地好。兩個到第三日。夜。伏至四更時分。不覺身體困倦。兩個背。厮靠着。且睡未。曾合眼。忽聽得。箭子。發響。兩個跳將起來。拿了鋼叉。四下里看時。只見一個大虫。中了藥箭。在那地上滾。兩個攔着鋼叉。向前來。那大虫見了人來。帶着箭。便走。兩個追將向前去。不到半山。里時。藥力透來。那大虫。當不住。吼了一聲。滑滾滾。滾將下山去了。解寶道。好了。我認得這山。是毛太公莊。後園裡。我和你下去。他家取討大虫。解寶當時。弟兄兩個。提了鋼叉。逕下山來。投毛太公莊。上敲門。此時方纔天明。兩個敲開莊門。人去。莊客報與太公知道。多時。毛太公出來。解珍解寶。放下鋼叉。齊了喏。說道。伯伯。多時不見。今日特來拜擾。毛太公道。你如何來得這等早。有甚話說。解珍道。無事。不敢驚動伯伯。惟寢。

如今小侄因爲官司委了其限。大書要捕獲大虫，一連等了三日。今早五更，射得一個，不想從後山滾下在伯伯園里。望煩借一路，取大虫則個。毛太公道不妨。既是落在我園里，二位且少坐，放弟兒肚饑。吃些早飯去。取叫莊客且去安排早膳來相待。當時勸二位吃了酒飯，解珍解寶起身謝道：感承伯伯厚意，望煩引去取大虫。還小侄毛太公道：既是在我莊後，却怕怎地。且坐吃茶，却去取。未遲。解珍解寶不敢相違，只得又坐下。莊客奉茶來教二位吃了。毛太公道：如今和賢侄去取大虫。解珍解寶道：深謝伯伯。毛太公引了二人入到莊後，叫莊客把鑰匙來開門。自籠開不開。毛太公道：這樹多時不曾有人來開，敢是鎖鎖了。因此開不得去。取鉄鏈來打開了罷。莊客便將鉄鏈來敲開了鎖。衆人都入園裡去看時，遍山遊去看，尋不見。毛太公道：賢侄，你兩個莫不錯看了。認不仔細，敢不曾落在我園裡。解珍



道我兩個怎地得錯看了。是這里生長的人如何不認得。毛太公道。你自尋便了。有時自搵去解寶道哥。你且來看這里一帶草滾得平平地都倒了。又有血路在上頭。如何得不在這里。必是伯伯家莊客擡過了。毛太公道。你休這等說。我家莊上的人如何得知有大虫在園裡。便又擡得過。却也須看見。方纔當面敲開鎖來。和你兩個一同入園裡來尋。你如何這般說話。解珍道。伯伯你須還我這個大虫去解官。毛太公道。你這兩個好無道理。我好意請你吃酒飯。你倒賴我大虫解寶道。有甚麼賴處。你家也見當里正官府中也委了。其限文書。却沒本事去捉。倒來就我見成。你倒將去請功。教我兄弟兩個吃限棒。毛太公道。你吃限棒。干我甚事。解珍解寶睜起眼來。便道。你敢教我搜一搜麼。毛太公道。我家比你家各有內外。你看這兩個教化頭。倒來無禮。解寶搶近廳前。尋不見。心中火起。便在廳前打。

將此家解珍也。就廳前搬折圍子，打將入去。毛太公叫道：「解珍，解珍，白晝搶劫，那兩個打碎了廳前椅桌，見莊上都有準備，兩個大拔步出門，指着莊上罵道：『你賴我大虫，和你官司理會。』」

解氏淚，餓捕獲。毛家巧計牢籠。當日因爭一虎，後來引起雙龍。

那兩個正罵之間，只見兩三疋馬，投莊上來，引着一大伴當解珍。聽得是毛太公兒子毛仲義，接着說道：「你家莊上莊客捉過了我大虫，你爹不討還我，顛倒要打我弟兄兩個。」毛仲義道：「這廝村人不省事，我父親故是被他們瞞過了。你兩個不要發怒，隨我到家裡討還你。」便是解珍解寶謝了毛仲義，叫開莊門，教他兩個進去，待得解珍解寶入得門來，便教關上莊門，喝一聲下手。兩廊下走出二三十個莊客，并恰纜馬後帶來的，都是做公的那兄弟兩個，措手不及。衆人一

發上把解珍解寶綁了。毛傑義道：「我家昨夜自射得一個大虫，如何  
來白賴我的乘勢搶掠我家財，打碎家中什物，當得何罪？」解上本州  
也與本州除了一害。原來毛仲義五更時，先把大虫解上州裡去了，  
却帶了若干做公的來捉解珍解寶，不想他這兩個不識何面，正中  
了他的計策，分說不得。毛太公教把他兩個使的鋼叉并一包贓物，  
拉擡了許多打碎的家火什物，將解珍解寶剝得赤條條地，背剪綁  
了解上州裡來。本州有個六案孔目，姓王名正，却是毛太公的女婿。  
已自先去知府面前稟說了，纔把解珍解寶押到廳前，不分說個  
翻便打，定要他兩個招做混賴大虫，各執鋼叉，因而搶掠財物。解珍  
解寶吃拷不過，只得依他招了。知府教取兩面二十五斤的死囚枷  
來枷了，釘下大牢裡去。毛太公毛仲義自回莊上商議道：「這兩個男  
女却放他不得，不若一發結果了他，免致後患。」當時父子二人自來

照裡分付孔目王正與我一發斷草除根萌芽不發我這里自行去  
郊野的打閃節却說解珍解寶押到死囚牢裡引至亭心上來見這  
個節級爲頭的那人姓包名吉已自得了毛太公銀兩并聽信王孔  
目之舌教對付他兩個性命便來亭心裡坐下小牢子對他兩個說  
道快過來跪在亭子前包節級喝道你兩個便是甚麼兩頭蛇雙尾  
蝎是你麼解珍道卻然別人叫小人們這等混名實不曾陷害良善  
包節級喝道你這兩個畜生今番我手裡教你兩頭蛇做一頭蛇雙  
尾蝎做單尾蝎且與我押入大牢裡去那一個小牢子把他兩個帶  
在牢裡來見没人那小節級便道你兩個認得我麼我是你哥哥的  
妻舅解珍道我只親弟兄兩個別無那個哥哥那小牢子道你兩個  
還是孫提轄的兄弟解珍道孫提轄是我姑舅哥哥我却不曾與你  
相會足下莫非是樂和舅那小節級道正是我姓樂名和祖貫茅州

人氏先祖挈家到此將姐姐嫁與孫提轄爲妻我自在此州理勾當  
做小半子人見我唱得好都叫我做鉄叫子樂和姐夫見我好武藝  
教我學了幾路鎗法在身怎見得有詩爲証

玲瓏心地衣冠整 俊俏肝腸語話清 能唱人稱鉄叫子 樂  
和聰慧是天生

原來這樂和是個聰明伶俐的人諸般樂品盡皆曉得學着便會  
事見頭知尾說起鎗棒武藝如糖似蜜的愛爲見解珍解寶是個好  
漢有心要救他只是單絲不成線孤掌豈能鳴只報得他一個信樂  
和說道好教你兩個得知如今包節級得受了毛太公錢財必然要  
害你兩個性命你兩個却是怎生好解珍道你不說起孫提轄則休  
你既說起他來只央你寄一個信樂和道你却教我寄信與誰解珍  
道我有個房分姐姐是我爺面上的却與孫提轄兄弟爲妻見在東

門外十里牌住原來是我姑娘的女兒，叫做母大虫，額大嫂，開張店，家裏又殺牛開賭，我那姐姐，行三二十人，近他不得，姐夫孫新這等本事也輸與他，只有那個姐姐和我弟兄兩個最好，孫新孫立的姑娘，却是我母親，以此他兩個，又是我姑舅哥哥，央煩的你暗暗地寄個信與他，把我的事說知姐姐，必然自來救我，樂和聽罷，分付說：賢親，你兩個且寬心着，先去藏些燒餅肉食來牢裡，開了門，把與解珍解寶吃了，推了事故，鑽了牢門，教別個小節級看守了門，一逕逕到東門外，望十里牌來，早望見一個酒店，門前懸掛着牛羊等肉，後向屋下一簇人，在那里賭博，樂和見酒店裡一個婦人，坐在櫃上，用眼看時，生得如何，但見

眉籠眼大，胖面肥腰，插一頭異樣釵環，露兩臂時興釧鐲，紅裙六幅，渾如五月榴花，翠巖數層，紫葢三春楊柳，有時怒起，提井欄，便

打老公頭忽地心焦拿石確敲翻莊客腿生來不會拈針線正是  
山中母大虫

承母

樂和入進店內看着顧大嫂唱個喏道此間姓孫麼顧大嫂慌忙答  
道便是足下却要沽酒却要買肉如要賭錢後面請坐樂和道小人  
便是孫提轄妻弟樂和的便是顧大嫂笑道原來却是樂和舅駁年  
不曾拜會尊顏和姍姍一般模樣舅舅且請裡面拜茶樂和跟進裡  
面客位裡坐下顧大嫂便問道聞知得舅舅在州裡勾當家下還  
忙少閒不曾相會今日甚風吹得到此樂和答道小人無事也不敢  
來相惱今日廳上偶然發下兩個罪人進來雖不曾相會多聞他的  
大名一個是兩頭蛇解珍一個是雙尾蝎解寶顧大嫂道這兩個是  
我的兄弟不知因甚罪犯下在牢裡樂和道他兩個因射得一個大  
虫被本鄉一個財主毛太公賴了又把他們兩個強扭做賊搶虜家

解入州裡來他又上上下下都使了錢物早晚間要教包節級牢裡  
做翻他兩個結果了性命小人路見不平獨力難救只想一者占親  
二乃義氣爲重特地與他通個消息他說道只除是姐姐便救得他  
若不早早用心着力難以收拔顧大嫂聽罷一片聲叫起苦來便叫  
大家快去尋得二哥家來說話這幾個火家去不多時尋得孫新歸  
來與衆和相見怎見得孫新的好處有詩爲詞

軍中才俊子

眉目有伸威

鞭起烏龍見

鎗來毒蛇飛

曾

藏鴻鵠志

家有虎狼妻

到處人欽敬

孫新小尉遲

原來這孫新祖是瓊州人氏軍官子孫因調來登州與孔弟兄就此  
爲家係新生得身長力壯全學得他哥哥的本事使得幾路好鞭鎗  
因此多人把他弟兄兩個比尉遲恭叫他做小尉遲有顧大嫂把上  
件事對孫新說了孫新道既然如此教舅舅先去他兩個已下在



牢裡。李望舅舅看覷則個我夫妻商量個長便道理。却過來相投舅  
舅樂和道。但有用着小人處。盡可出力而行。當得向前。顧大嫂置酒  
權待已了。將出一包金銀。付與樂和。望煩舅舅將去牢裡。散與衆人。  
并小牢子們。好生週全他兩個弟兄。樂和謝了。收了銀兩。自回牢裡。  
來替他使用。不在話下。且說顧大嫂和孫新商議道。你有甚麼道理。  
救我兩個兄弟。孫新道。毛太公那斷有錢有勢。他防你兩個兄弟出  
來。湏不肯干休。定要做番了他兩個。似此必然死在他手。若不去劫。  
牢別樣也救他不得。顧大嫂道。我和你今夜便去。孫新笑道。你怎  
敢。我和你也要弄個長便劫了牢。也要個去向。若不得我那哥。哥  
這兩個人行不得這件事。顧大嫂道。這兩個是誰。孫新道。便是那  
叔姪兩個。最好賭的鄒淵。鄒潤。如今見在登雲山臺峪裡。聚衆打賭。  
他和我最好。若得他兩個相幫助。此事便成。顧大嫂道。登雲山臺。

哩不遠你可連夜去請他叔侄兩個來商議孫新道我如今便去  
可收拾下酒食肴饌我去定請得來顧大嫂分付火家宰了一口猪  
鋪下數盤菓品案酒捧下卓子天色黃昏時候只見孫新引了兩等  
好漢歸來那個爲頭的姓鄒名淵原是萊州人氏自小最好賭錢開  
漢出身爲人忠良慷慨更兼一身好武藝氣性高強不啻杏人江湖  
上喚他綽號出林龍怎見得有詩爲証

平生度量寬如海 百萬呼盧一笑中 會使折腰飛虎棒 鄒  
淵名號出林龍

第二個好漢名喚鄒潤是他侄兒年紀與叔叔彷彿二人爭差不多  
身材長大天生一等異相腦後一個肉瘤以此人都做綽號獨角龍  
那鄒潤往常但和人爭鬪性起來一頭撞去忽然一日一頭撞折了  
瀾邊一株松樹看的人都驚呆了怎見得有詩爲証

瓶後天生瀟汁數 小筆畫折瀾邊綠 大頭長漢名鄒潤 壯  
士人稱獨角龍

當時顧大嫂見了，請入後面屋下坐地，却把上件事告訴與他說了。商量劫牢一節，鄒潤道：「我那裏雖有八九十人，只有二十來個心腹的，明日幹了這件事，便是這裏安身不得了。我却有個去處，我也有心要去多時，只不知你夫婦二人肯去麼？」顧大嫂道：「莫甚麼去處，都隨你去，只要救了我兩個兄弟。」鄒潤道：「如今梁山泊十分興旺，宋公明大肯招賢納士，他手下見有我的三個相識在彼，一個是錦豹子楊林，一個是火眼狻猊鄒飛，一個是石將軍石勇，都在那里入夥了多時，我們救了你兩個兄弟，都一發上梁山泊投逕入夥去如何？」顧大嫂道：「最好有一個不去的，我便亂鎗截死他。」鄒潤道：「還有一件，我們倘或得了人，誠恐登州有些軍馬追來，如之奈何？」係新道我的

魏青哥見得本州兵馬提帳如个登州只有他一個了得幾番草草  
際時心裏他殺散了到處聞名我明日自去請他來要他依允便了  
鄒淵道只怕他不肯落草孫新說道我自自良法嘗吃了半夜酒歡  
到天明留下兩個好漢在家裡却使一個火家帶領了一兩個人推  
一輛車子快入城中營裡請我哥孫提轄并嫂嫂樂人娘子說道  
家中大嫂害病沉重似煩來家看視顧大嫂又分付火家道只說我  
病重臨危有幾句緊要的話須是便來只有幾番相見囑付火家推  
車兒去了孫新專在門前伺候等接哥哥極罷時分遠遠望見車兒  
來了載着樂人娘子背後孫提轄騎着馬十數個軍漢跟着望十里  
脚來孫新入去報與顧人嫂得知說尚嫂來了顧大嫂分付道只依  
我如此行孫新出來接見尚嫂且尚嫂下了車兒回到房裡看視  
弟媳婦病重孫提轄下了馬入門來踏的好條大漢淡黃面皮落腮

鬚鬚八尺以上身材，姓孫名立，鎮號病尉遲，射得硬弓，騎得劣馬，使一管長鎗，腕上懸一條虎眼竹節鋼鞭。海邊人見了，望風而降。怎見得有詩爲証。

鬚鬚黑霧飄

性格流星急

鞭鎗最熟慣

弓箭常溫習

別

臉似雜金

雙睛如點漆

軍中顯姓名

病尉遲孫立

當下病尉遲孫立下馬來，進得門，便問道：「兄弟，嬌子，害甚麼病？」孫新答道：「他害得瘦，候病得蹉跎，請哥哥到裡面說話。」孫立便入來，孫新分付大家，着這騾跟馬的軍士去對門店裡吃酒，便教大家牽過馬，請孫立入到裡面來坐下。良久，孫新道：「請哥哥嫂嫂去房裡看病。」孫立同樂大娘子入進房裡，見沒有病人，孫立問道：「嬌子病在那裡？」房內只見外面走入顧大嫂來，那淵源潤跟在背後，孫立道：「嬌子，你正是害甚麼病？」顧大嫂道：「伯伯拜了，我官些救兄弟的病。」孫立道：「却又

作性救甚麼兄弟。顧大嫂道：伯伯，你不要推諉，他現在城內，我知道他兩個是我兄弟，倘不是你的兄弟，孫立道我並不知因由。是那兩個兄弟？顧大嫂道：伯伯在上，今日事急，只得直言拜稟。這解珍解寶被登雲山下毛太公與同王孔目設計陷害，早晚要謀他兩個性命。我如今和這兩個好漢商量已定要去城中劫牢，救出他兩個兄弟，都投梁山泊入夥去。恐怕明日事發，先負累伯伯，因此我只推患病，請伯伯姆姆到此說個長便。若是伯伯不肯去時，我們自去上梁山泊去了。如今朝廷有甚分曉，走了的都沒事兒在的，便吃官司。官言道：近火先燒伯伯，便替我們吃官司坐牢。那時又没人送飯求救你伯伯尊意若何？孫立道：我却是登州的軍官，怎地敢做這等事。顧大嫂道：既是伯伯不肯，我們今日先和伯伯併個你死我活。顧大嫂身邊便掣出兩把刀來，鄒淵、鄒潤各拔出短刃在手，孫立叫道：請

子且住。休要急速。待我從長計議。緩緩地商量。藥大娘子豈得半  
做聲不得。顧大嫂道。既是伯伯不肯去時。即便先送姆姆前行。我  
們自去下手。孫立道。難要如此行時。也待我歸家去收拾包裹行李。  
看個虛實。方可行事。顧大嫂道。伯伯的藥。阿舅透風與我們了。一  
疑去劫牢。一就去取行李不遲。孫立嘆了一口氣。說道。你衆人既是  
如此行了。我怎的推却得開不成。日後倒要替你們吃官司罷罷罷。  
那像一處商議了行。先叫鄒淵去登雲山寨裡。收拾起財物人馬。帶  
了那二十個心腹的人。來店裡取齊。鄒淵去了。文使孫新入城裡來。  
問樂和討信。就約會了。暗通消息。解珍解寶得知。次日登雲山寨裡。  
鄒淵收拾金銀已了。自和那起人到來相助。孫新家裡也有七八個  
知心腹的大家。并孫立帶來的十數個軍漢。共有四十餘人。孫新宰  
了兩個豬。一豎羊。衆人盡吃了一飽。教顧大嫂貼肉藏了尖刀。扮做

個送飯的婦人先去孫新跟着孫立鄒潤領了鄒潤各帶了火家分作兩路入去正是

捉虎翻成縱虎突 賊官污吏巧安排 樂和不去通關節 怎

得牢賊鉄甕開

且說登州府牢裡包節級出了毛太公錢物只要陷害解珍解寶的性命當日樂和拿着水火棍正立在牢門裏獅子口邊只聽得拽鈴子響樂和道甚麼人頗大嫂應道送飯的婦人樂和已自瞧科了便來開門放顧大嫂入來再開了門將過廊下去包節級正在亭心坐着看見便喝道這婦人是甚麼人敢進牢裡來送飯自古獄不通風樂和道這是解珍解寶的姐姐自來送飯包節級喝道休要教他入去你們自與他送進去便了樂和討了飯却來開了牢門把與他兩個解珍解寶問道舅舅夜來所言的事如何樂和道你姐姐入來了



大嫂  
紗衣

孫等前後相應樂和便把匣床與他兩個關了只聽的小牢子來  
 報道孫提轄敲門要走入來包節級道他自是軍官來我牢裡有何  
 事幹休要開門領大嫂一萋萋下亭心邊去外面又叫道孫提轄焦  
 躁了打開包節級忿怒便下亭心來領大嫂大叫一聲我的兄弟在  
 那里身邊領掣出兩把明晃晃尖刀來包節級見不是頭望亭心外  
 便走解珍解寶提起枷從牢眼裡鑽將出來正迎着包節級包節級  
 措手不及被解寶一枷梢打重把腦蓋打得粉碎當時領大嫂手起  
 早戩翻了三五個小牢子一齊發喊從牢裡打將出來孫立孫新把  
 兩個當住了見四個從牢裡出來一發望州衙前便走鄒淵鄒潤早  
 從州衙裡提出王孔目頭來街市上大喊起行步的人先逃出城去  
 孫提轄騎着馬彎着弓搭着箭壓在後面街上人家都閉上門不敢  
 出來州裡做公的人認得是孫提轄誰敢回前關當眾人簇擁着孫

如  
此  
何  
探

立。透。出。城。門。去。一。直。望。十。里。牌。來。扶。攬。樂。大。娘。子。上。了。車。兒。個。大。娘。  
上。了。馬。幫。着。便。行。解。珍。解。寶。對。衆。人。道。叵。耐。毛。太。公。老。賊。冤。家。如。何。  
不。報。了。去。孫。立。道。說。得。是。便。令。兄。弟。孫。新。與。舅。舅。樂。和。先。護。持。車。兒。  
前。行。着。我。們。隨。後。趕。來。孫。新。樂。和。簇。擁。着。車。兒。先。行。去。了。孫。立。引。着。  
解。珍。解。寶。鄒。淵。鄒。潤。并。火。家。伴。當。一。逕。透。毛。太。公。莊。上。來。正。值。毛。仲。  
義。與。公。在。莊。上。慶。壽。飲。酒。却。不。隄。備。一。夥。好。漢。納。聲。喊。殺。將。入。去。  
就。把。毛。太。公。毛。仲。義。并。一。門。老。小。盡。皆。殺。了。不。留。一。個。去。臥。房。裡。搜。  
檢。得。十。數。包。金。銀。財。寶。後。院。裡。擄。得。七。八。疋。好。馬。把。四。疋。捎。帶。馱。載。  
解。珍。解。寶。揀。幾。件。好。的。衣。服。穿。了。將。莊。院。一。把。火。齊。放。起。燒。了。各。人。  
上。馬。帶。了。一。行。人。趕。不。到。三。十。里。路。早。趕。上。車。仗。人。馬。一。處。上。路。行。  
程。於。路。莊。戶。人。家。又。奪。得。三。五。疋。好。馬。一。行。星。夜。遶。上。梁。山。泊。去。不。  
一。二。日。來。到。石。叟。酒。店。裡。那。鄒。淵。與。他。相。見。了。問。起。楊。林。鄧。飛。二。人。

石勇蒼道說起宋公明去打魏家寨，並天都跟去，兩次失利，聽得報來說楊林、鄧飛俱被陷在那里，不知如何備圍。祝家莊三子豪傑又有教師、鐵棒、藥、廷玉相助，因此二次打不破。那莊孫立聽罷，大笑道：「我等衆人來投大寨入夥，正沒半分功勞，獻此一條計策，打破祝家莊，爲進身之報。如何？」石勇大喜道：「願闡良策。」孫立道：「樂廷玉那厮，和我是個師父教的武藝，我學的鎗刀，他也知道。他學的武藝，我也盡知。我們今日只做登州對調來，鄆州守把徑過來，此相見，他必然出來迎接。我們進身入去，裡應外合，必成大事。此計如何？」正與石勇說計未了，只見小校報道：「吳學究下山來，前住祝家莊救應去。」石勇聽得，便叫小校快去報知軍師，請來這裡相見。說由未了，已有軍馬來到店前，乃是呂方、郭盛、并阮氏三雄，隨後軍師吳用帶領五百人馬到來。石勇接入店內，引着這一行人都相見了，備說投托入夥獻

許。璋吳用聽了大喜，說道：「既然衆位好漢肯作成山寨，且休上山，便煩請往祝家莊行此一事，成全這段功勞，如何？」孫立等衆人皆喜。一齊都依允了。吳用道：「小生今去也。」如此見陣，我人馬前行。衆位好漢隨後，發便來。吳用道：「商議已了，先來宋江寨中見宋公明，眉頭不展，面帶憂容。」吳用道：「致酒與宋江解悶，備說起石勇、楊林、鄧飛三個的一起相識，是登州兵馬提轄病尉遲孫立和這祝家莊教師樂往，上是一個師父教的，今來共有八人投托大寨入夥，特獻這條計策，以爲進身之報。」今已計較定了，裏應外合，如此行事。隨後便來。衆見兄長宋江聽說罷，大喜，把愁悶都撇在九霄雲外，忙叫寨內致酒安插筵席等來相待，却說孫立教自己的伴當人等跟着車仗人馬，投一處歇下，只帶了解珍、解寶、鄭淵、鄭潤、孫新、顧大嫂、樂和，共是八人來。衆宋江都講禮已畢，宋江置酒設席相待，不在話下。吳用道：「解珍、解寶、鄭淵、鄭潤、孫新、顧大嫂、樂和，共是八人。」

號令與衆人教第三日如此行第五日如此行分付已了孫立等衆人領了計策一行人自來和車仗人馬投祝家莊進身行事再說吳學究道敝動戴院長到山寨裡走一遭快與我取將這四個頭領來我自有用他處不是教戴宗連夜來取這四個人來有分教打破了祝家莊壯觀得梁山泊直教天罡龍虎相逢日地煞風雲際會時畢竟軍師吳學究取那四個人來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頗大嫂莫說只一婦人况且是姑舅姊妹便肯如此出力如今看眉丈夫同胞兄弟及有下石的如何如何